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二册目次

子部・儒家類

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二十二卷

〔明〕徐必達輯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徐必達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張全書二十二卷》提要

刻周張二子書序

宋儒中興吾道于開創則推
元公而朱子稱之曰不由師傳
予謂元公之傳遠矣取知易固
不能知元公也易之初有象而
無辭蓋五常九法之名未
立而易行焉孔子曰五十以學
易大哉易乎其象設其意
傳其機微其言絕擧以
取無非斟酌元化者其孰
能與于斯夫而世之畸言理
言數者方詹詹乎遊于域域之

奥也以是為見則最彰而已矣周子起道州著太極圖及易通二書而四聖人之奧曖然揭之曜于中天令世之戴天者徒曰仰其大明而不見其有徹也圖之說曰無極而太

極動靜互根兩儀立焉萬物生焉而通之言曰誠無為幾善惡於是天下後世之學者始曉然知乾元統天之秘不在宇宙而近在當人今總至大要若道州者所謂入一悟之

門者也無以攝有吾安得謂之無有以顯無吾安得謂之有情識之實忘吾安得以知取文辭之路絕吾安得以言述斯亦千古一大快哉當其時見知之士即毋如洛陽而関

西張子實與相上下至家著者則正蒙東西銘二編蒙之言曰太虛無形氣之本體至靜無感性之淵源而歸本于盡性之聖人蓋朱子嘗亟稱焉以為有當太極無極之

指此無足疑頗天地萬物之在太虛亦若野馬絪縕之離于日中直法象爾乃至他日則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門哉若夫海水氷漚之喻非通于晝夜之故而知者不及此矣夫子者皆特起百世之下獨以其精神命脉遡洙泗無及羲軒假令聳游賜侍坐聖人聞無言之指當不疑何也而世且疑其浩文武謂至有所述

焉而疑之後是無異執權衡者不知有捶鈎而泥尋尺者不知有運斤也吾聞古之擇善者詢于蒭蕘柱下之禮郯子之官莫不有文武之道而學者頗欲自閑其四通六闢之塗以是爲道吾不知矣吾願後之志道術者將不信於其説毋務以不信爲中距姑存其説而深惟之將有信于其説毋務以信爲先入姑存其説而深惟之

易固有言同歸殊塗而周子亦曰不思則不能通微神同至符思啓至鍵豈無有悅然見天地之大全者荀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疑益非也而以稷于曲士固當吾友考功徐德夫有味于周子之言併取張書合刻以傳可謂知統者矣

明南京國子監祭酒掌翰林院後學劉曰寧拜手撰

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序

自子輿氏後學絶道喪者千五百餘年周張兩先生崛起有宋之世蓋濂溪於洙泗稱承家肖子於洛閩稱剏基王父云而橫渠則固其介弟行也濂溪提綱啟鑰首云無極而太極而橫渠云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非所稱造車于室不謀合轍者耶夫吾身一天地也繼之者善徧體萬物爲非有遺也將來則進成功則退何有於我此無極而太極之旨也

皇王湯之故不矜不伐有天下而不與五伯失之故三歸反坫栩栩焉已自封成周猶在湯失之間乎名誥洛誥諸篇大則幾矣化乎何有孔孟湯之故天地位萬物育而無聲無臭自若也親親長長以平天

下而不加不損自若也佛老失之故不謂有生于無即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而世儒或竊其髓以附吾道之影遂有遺棄事物屏黜思慮專務靜虛以完養精神者矣有味乎紫陽之言此理自來實無形

象故曰無極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在講學應事外也而何世儒見之邊也蓋嘗就二者而衡其弊滯于有者認生為得認死為喪認杯酒局棋皆天地間不可磨

滅之事是以胸中不勝膠膠膈膈而酗之易盈取之易竭然其弊止于一身于君臣父子之際猶無傷也淪于無者注其心于茫昧不可知之地而僥倖頓悟謂晝夜陰陽皆不足以累其心謂魂魄知覺即是

已性無其惡併無其善遂以過為不礙事障可弗可弗改也以善為動用即乖可弗遷也以窮理集義為支離而主敬讀書皆可廢也其歸卒以山河大地為幻妄以君臣父子為假合其弊不胥中國而夷之不止吁出奴入主誕信相訕其賊道可勝嘆哉君子欲激其波而迴其瀾胡不自吾夫子折衷之也以夫子從心不踰必自立始而曰不知禮無以立也然則入門次第斷可識矣是以橫渠學大原篇專教

學者且須觀禮又曰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于非禮勿言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旨哉言乎夫成性則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神則無極而太極之能事畢矣故不窺橫渠之門而欲遽闖濂溪之室吾未見其得也嘗考二程親受太極圖于周子然未嘗言之其論張子清虛一大之說亦曰使人向别處走而獨于禮教深有契也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嗚呼二程先生憂世覺民之意豈不甚〻切〻乎哉盖必達少讀太極正蒙而不覺目眩心駭徒望洋也已求之通書西銘間猶迷津也又已得張子禮教之指而于濟渡杠梁少有悟焉循而守之差可鮮過遂推原程子之意而合刻之濂溪書太極通書外僅詩文尺牘數首其餘紫陽時已不傳橫渠書甚多今止得二銘正蒙理窟易說而語錄文集則止得呂公柟所抄者其散見性理近思錄二程書者稍採補之遺言則曰拾遺〻事則曰附錄掛一漏萬不無望于後之君子

萬曆丙午四月望檇李後學徐必達書於銓曹書院

目錄

四卷

書

五卷

六卷

七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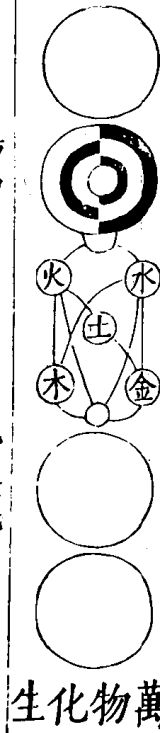
周子全書卷之一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太極圖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卽陰陽而指其本

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乀者陽之變也乚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

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

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

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

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

幽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盖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静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静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盖不假修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静虚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别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盖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説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甞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甞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愚既爲此説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

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説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

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爲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

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爲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爲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況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爲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

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況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爲類則亦不得爲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爲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爲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爲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爲體用亦豈爲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爲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

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
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既爲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
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
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
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
耶熹竊謂以爲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
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
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
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

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
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
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
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
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
之原而略於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
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
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
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
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
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
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
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
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
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
體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
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
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

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
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
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
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戊
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
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
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
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据而增此自爲
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illegible]

見之士猶或妄有議議若增此字其爲前修之累
啟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
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
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
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
之理也○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
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
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

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
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
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太極之旨
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
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
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
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
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
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
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
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
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
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
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
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
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
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

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卽四德
之元元卽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
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
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
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明別出許
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
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
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審○今人
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
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乎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

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

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

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

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游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傳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説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攷定同人説但傳之書蓁無恙而周子之易説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説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説而亦無所謂姤説同人説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

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旣已反復論辯究極其説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輒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於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盖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八倍爲十六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地鬼神之奥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黄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晩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汨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甚至薄蝕

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啟斯道始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盖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卽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卽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

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眞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啓蒙

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義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

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郤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義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句則太極不如先

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二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

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卽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

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

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無極而太極辯　　黃榦

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爲一屋之中居高處蓋爲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舉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爲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喻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爲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舉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

是取極名之而繫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雖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所用極字取義略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它書關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滯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義之意故爲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措辭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托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實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爲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爲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爲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爲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語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龐辯爲之切嘆故著其說如此云

五行說　　黃榦

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

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掩而不得達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則陽之濕氣浸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爲木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浸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爲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

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盖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代者也氣曰木火金水盖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此段性理太極圖註作黄勉齋五行篇又作周子曰）

太極圖解序　張栻

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於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盖以手授二程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於穆修修之學出於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盖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卽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太極四時運行

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愚不敏輒舉大端與朋友共議焉雖然太極豈可以圖傳也先生之意特假圖以立義使學者默會其旨歸要當得之言意之表可也不然而謂可以方所求之哉

太極圖解後序　張栻

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荅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略可睹獨未及此圖何耶以爲未可遽示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於此耶栻應之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玫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於敬眞積力久則夫動靜之幾將深有感於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默得於胸中不然縱使辯說之詳猶爲無益也嗟乎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與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於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

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
理也今欲作兩節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
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
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
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
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
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
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爾

書太極圖解後　　游九言

易有太極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人肖天地試卽

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
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
極先識吾心澄神端慮察而見焉始知夫子發明
造化之蘊啓悟萬世而羲易奥旨益著或謂妄加
無極或以訓就文義名之失夫子之意遠矣

太極圖通書總序　　朱熹

右周子之書一編今舂陵零陵九江皆有本而互
有同異長沙本最後出乃熹所編定視他本最詳
密矣然猶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
極一圖通書之指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
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
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之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
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淸逸誌先生之
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
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旣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
後祁寬居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
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
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
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
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於書之大義雖

若無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
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
亦或不能有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
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
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
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
實刪其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生
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誌謂易通疑卽通書而易
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
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綴葺緒餘

與圖說通書絕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熹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

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于後云

周子全書卷之一　終

周子全書卷之二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通書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

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

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
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
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
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
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
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
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

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
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
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
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
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
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
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
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
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
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
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
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

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
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
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
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
是也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

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効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

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
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
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
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
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

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愼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愼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卽禮正卽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性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

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機通
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志學章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説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
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

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
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
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
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

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

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

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一云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卽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

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
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
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
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
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
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

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
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
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
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
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
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爲要一
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
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
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閒自無別用力處
矣

周子全書卷之三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卽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

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晩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爲文者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
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
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〇或疑有德者必
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
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
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
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

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
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敎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
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
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
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
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
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
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
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
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

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
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
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
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盖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盖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

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値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

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

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

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書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攷訂合為事狀一篇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慚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宿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附錄

通書序略　　胡宏

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周子名惇頤字茂叔舂陵人推其道學所自或曰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先天圖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生有天下之願而卒與鳳歌荷蓧長往不來者伍於聖人無可無不可之道亦似有未至者程明道先生嘗謂門弟子曰昔受學於周子令尋仲尼顏子所樂者何事而明道先生自再見周子吟風弄月以歸道學之士皆謂程顥氏續孟子不傳之學則周子豈特為种穆之學而止者哉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將為百世之利澤如水行地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顧愚何足以知之然服膺有年矣試舉一二語為同志者起予之益乎患人以發策決科榮

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則曰志伊尹之所志
人以知識聞見爲得而自晝不待價而自沽也則
曰學顏子之所學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
之學者然後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
業無窮矣故此一卷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宜其度
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是
以叙而藏之遇天下之善士又尚論前修而欲讀
其書者則傳焉

通書後跋　張栻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
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栻刻于嚴陵學宮以示
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睹夫大全卑則
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
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
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
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
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
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
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
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
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
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

周子全書卷之三附錄終

周子全書卷之四　雜著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文

養心亭說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有文其居背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

予偶至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吉州彭推官詩序

惇實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承乏袁州盧溪鎮市征之局局鮮事袁之進士多來講學於公齋因談及今朝江左律詩之工坐間誦吉州彭推官篇者六七其句字信乎能覷天巧而膾炙人口矣我聞分寧新邑宰上未踰月而才明之譽已飛數百里有謂惇實曰邑宰太博思永即鄉所誦之詩推官之子也吉與袁鄰郡父兄輩皆識推官第爲善内樂殊忘官之高卑齒之壯老以至於沒其慶將發於是乎惇實故又知推官之德暨還邑局聞推官之詩益多亦能記誦不忘十五年而太博爲刑部郎中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惇實自南昌知縣就移僉署巴川

郡判官廳公事益梓鄰路也泝流赴局過渝州越三舍接巴川境間有温泉佛寺艤舟遊覽忽覩楊詩乃推官之作喜豁讀訖錄本納于轉運公公復書重謝且曰願刻一石若蒙繼以短序尤荷厚意故序於詩後而命工刻石置寺之堂焉實嘉祐二年正月十五日云承奉郎守太子中舍僉署合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周惇實撰

邵州遷學釋菜文

惟夫子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上自國都下及州縣通立廟貌州守縣令春秋釋奠

維天子之尊入廟肅恭行禮其重誠與天地參焉儒衣冠學道業者列室於廟朝夕目瞻晬容心慕至德幾於顏氏之子者有之得其位施其澤及生民者代有之然夫子之宮可忽歟而卲置於惡地掩於衙門左獄右庾穢喧歷年惇頤攝守州符嘗拜堂下惕汗流背起而議遷得地東南高明協卜用舊增新不日成就彩章冕服儀坐有序諸生既集率僚告成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薦以兗國公顏子配

維治平五年歲次戊申正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權發遣邵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周惇頤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修廟學成恭修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
神

賦

拙賦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者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詩

題門扉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間

題濂溪書堂

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沉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軸賢聖談無音窗前即疇圃圃外桑麻林

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

書窗夜雨

秋風拂盡熱半夜雨淋漓遶屋是芭蕉一枕高響圍恰似釣魚船蓬底睡覺時

石塘橋晚釣

濂溪溪上釣思歸復思歸釣魚船好睡寵辱不相隨肯為爵祿重白髮猶羈縻

靜思篇

靜思歸舊隱日出半山晴醉榻雲籠潤吟窗瀑瀉清

開方爲達士忙只是勞生朝市誰頭白車輪未[illegible]

贈譚虞部致仕

淸時望郎貴白首故鄕歸有子紆藍綬將孫着綵衣
松喬新道院鶴老舊漁磯知止自高德寧爲遁者肥

天池

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暉金波從地湧寶醆穿林飛
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

遊大林

二月山房煖林花互照明路盤層頂上人在半空行
水色雲含白禽聲谷應淸天風拂襟袂縹緲覺身輕

宿崇聖

公程無暇日暫得宿淸幽始覺空門客不生浮世愁
溫泉喧古洞晩磬度危樓啟曉都忘寐心疑在沃州

題浩然閣

劉侯戴武弁政則心吾儒士茂先興學子賢勤讀書
猷爲莫不善才力盖有餘西北方求帥浩然寧久居

題冠順之道院壁

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
往事一如此朱顏安在哉寄語地上客歷亂竟誰催

憶江西提刑何仲容

蘭似香爲友松何枯向春榮來天澤重歿去黼[illegible]
畫作百年夢終歸一窖塵痛心雙淚下無復見賢人

劒門

劒立溪峰信險深吾皇大道正天心百年外戶都無
閉空有關名點貢琛

春晩

花落柴門掩夕暉昏鴉數點傍林飛吟餘小立闌干
外遙見樵漁一路歸

題太顚壁

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顚何似

者數書珎重更留衣

牧童

東風放牧出長坡誰識阿童樂趣多歸路轉鞭牛背
上笛聲吹老太平歌

經古寺

琳宮金刹接林巒一徑潛通竹徑寒是處塵埃皆可
息時淸終未恐辭官

同友人遊羅巖

聞有山巖即去尋亦躋雲外入松陰雖然未是洞中
境且異人間名利[illegible]

題惠州羅浮山

紅塵白日無閑人況有魚緋繫此身關上羅浮[illegible]
目浩然心意復吾眞

題鄷州仙都觀

山盤江上虬龍活殿倚雲中洞府深欽想眞風杳何
在偃松喬栢共蕭森

宿山房

久厭塵坌樂靜元倖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眞境不能
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遊赤水縣龍多山書仙臺觀壁

到官處處須尋勝惟此合陽無勝尋赤水有山仙甚
古攀躋聊足到官心

喜同費長官遊

尋山尋水侶尤難愛利愛名心少閑此亦有君吾甚
樂不辭高遠共躋攀

和費君樂遊山之什

雲樹巖泉景盡奇登臨深恨訪尋遲長樓未得於何
記猶有君能雅和詩

江上別石郎中

落葉蟬聲占渡頭渡頭人擁欲行舟別離情似長江
水遠赤隨公日夜流

香林別趙清獻

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軒車更共入山
腳旌旆且從留渡頭精舍泉聲淸灑灑高林雲色淡
悠悠談終道與愁言去明日瞻思上郡樓

同石守遊

朝市誰知世外遊杉松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
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
相留傷人莫咲凭欄乂爲戀林居作退謀

任所寄鄉關故舊

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香醪
味舉筯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淸贏得夢
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春慵只一般

書

上二十六叔書

姪男惇頤啓孟秋猶熱伏惟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
叔母諸兄長尊體起居萬福周與來知安樂喜無盡
惇頤守官於外與新婦幸如常不勞憂念來春歸鄉
卽遂拜侍伏望順時倍加保愛不備姪男惇頤狀上
二十六叔三十一叔諸叔母諸兄長座前七月六日

夜　諸弟諸姪安樂好將息好將息

與仲章姪書

仲章夏熱計新婦男女安健我此中與叔毋季老通老韓姐善二以下並安近遞中得先公加贈官誥贈諫議大夫家門幸事幸事汝備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也未相見千萬好將息不具叔付仲章

六月十四日　諸處書立使周一父子送去叔毋韓姐傳語汝與新婦姪兒姪女各計安好將息好將息百一百二附兄嫂起居之間善二與新婦安安汝切不得來周翁夫妻安否周一父子看守墳塋小心否周切二安否如何也

與傅秀才書

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下昨日飯會上草草致書不識已達否日惟履用休適惇實自春來郡事併多又新守將至諸要備辦稍有一日空暇則或過客或節辰或不時聚會每會即作詩雅則雅矣形勞亦瘁故尚未有意思爲足下作策問勿訝勿訝遂州平紋紗輕細者湶得好皂者告買一疋自要作夏衫并買樗蒲綾袴段二箇碎事煩聒愧悚愧悚急遣人探新守次走筆不謹瞻燠加愛不宣惇實頓首傅君茂才足

慰李才元書

惇實頓首變故不常竊審尊夫人太君奄棄榮養伏惟號天永慕難以勝處罔極奈何孝思奈何敢冀節哀以從中制卑情不任苦痛之至謹奉疏以慰不宣

謹疏四月某日汝南周惇實疏上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山陽度正撰

年譜

眞宗天禧元年丁巳是歲先生生周氏之先自帝嚳
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其後遂以爲氏漢有汝南
侯先生蓋汝南之後也初諱惇實字茂叔避英宗
舊諱改惇頤世家營道莫詳其遷徙所自族衆而
業儒曾祖從遠祖智強智強五子長式終汀州上
杭縣令次鐸次正皆不仕次輔成次軫輔成卽先
生之父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

賜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累贈諫議大夫葬于
道州營道縣營樂鄉鍾樂里樓田先娶唐氏生礪
礪生仲章卽先生有書付之桂嶺君贈諫議大夫
誥而使之告墓者也唐卒左侍禁鄭燦成都人有
女先適盧郎中盧卒諫議以爲繼室是生先生

天禧五年辛酉先生時年五歲

乾興元年壬戌先生時年六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先生時年七歲

天聖七年己巳先生時年十三志輒高遠濂溪舊有
橋橋有小亭先生常釣遊其上吟風弄月至今父
老皆能言之

天聖九年辛未先生時年十五侍禁之子龍圖閣學
士珦令先生母兄盧惇文挈之遂偕母仙居縣太
君自營道入京師依舅氏

明道元年壬申先生時年十六

景祐元年甲戌先生時年十八

景祐三年丙子先生時年二十行義名稱有聞於時
龍圖公名子皆以惇字因以惇名先生奏補試將
作監主簿故盧氏子亦名惇文

景祐四年丁丑先生時年二十一七月十六日仙居

縣太君鄭氏卒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

寶元元年己卯先生時年二十二

康定元年庚辰先生時年二十四服除從吏部調洪
州分寧縣主簿

慶曆元年辛巳先生時年二十五按先生序彭應求
詩自言慶曆初爲分寧主簿當是此年時分寧縣
有獄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辯士大夫交口稱之嘗
被臺檄攝袁州盧溪鎭市征局鮮事袁之進士來
講學於公齋者甚衆

慶曆四年甲申先生時年二十八部使者以爲才奏

舉南安軍司理參軍

慶曆五年乙酉先生時年二十九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

慶曆六年丙戌先生時年三十大理寺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令二子師之及爲郎每遷授當舉代輒以先生名聞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伊川生於明道二年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故明道傳云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惇實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聞焉按程氏家傳珦知虔州興國二年就移知龔州二年覃明堂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亂陷龔州按國史皇祐二年祀明堂其明年智高叛則珦之倅興國正是年也以轉運使王逵薦移郴州郴縣令長沙王氏極云先生首修縣學有修學記當考

慶曆八年戊子先生時年三十二爲郴縣令知州事李初平知其賢不以屬吏遇之嘗聞先生論學歎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請得爲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二年而後有得初平兩知郴州按題名記此其再任時也

皇祐元年己丑先生時年三十三李初平卒子幼先生曰吾事也爲護其喪歸葬之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

皇祐二年庚寅先生時年三十四爲郴州桂陽令

皇祐五年癸巳先生時年三十七先生在郴桂皆有治績諸公交薦之

至和元年甲午先生時年三十八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喜曰是初仕分寧始至能辨其疑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

至和二年乙未先生時年三十九

嘉祐元年丙辰先生時年四十以太子中舍僉書合州判官事先生性好山水泝峽至秭歸閱龍昌洞之勝與廬陵蔣粲洪崖彭德純遊焉蔣記之事見

秭歸集是歲十一月至合州十日視事轉殿中丞
賜五品服
嘉祐二年丁酉先生時年四十一正月十五日作彭
推官宿崇勝院詩序九月回謁鄉官州司錄黃又
回謁解元才郎今不詳其爲誰氏子當是去年鄉
貢今年南省下第而歸者聞先生學問故來求見
耳遂寧傳耆伯成少有俊才年十四薦於鄉先生
妻黨陸丞自小溪解官東歸過合陽爲先生言傳
之爲人先生致書於傳傳答書云孰事以濟衆爲
懷神所勞賚故得高士與施至術而心朋遠寓名

方豈不盛哉賤子聞之弗勝喜躍書言心朋意似
指二程後書又云違遠高賢鄙吝復萌曩接高論
固多餘意行思坐想默有所得不遂溺於時習失
於古道也傳已來合陽見先生矣後書又謂蒙示
姤說意遠而不迂詞簡而有法雜之元結集中不
知孰爲元孰爲周也盧次山謂其詞深意密如軻
之文鄭夫人前適盧郎中次山必郎中族黨之知
學者味其言尤爲知先生耳是歲傅和先生席上
酬孟翱太傅詩有異時公行已其勢不可獨善
策疲蹇助公施蘊蓄舒張太平策散作蒼生雨
句
嘉祐三年戊戌先生時年四十二傳伯成請策題先
生未暇作因遣人至遂寧探問新合州使君有書
寄傳且託買皂紗作夏衫幷樗蒲綾袴段二箇按
先生在合州與同事者三人何涉董宗式李鄲何
涉之來在先生前李鄲在四年十月惟宗式在三
年三月此乃三月四日書則所探新合州爲宗式無疑
耳
嘉祐四年己亥先生時年四十三左丞蒲公宗孟從
蜀江道于合初見先生相與款語連三日夜而歎

曰世有斯人歟乃議以其妹歸之
嘉祐五年庚子先生時年四十四六月十九日先生
解僉判職事時呂給事陶爲銅梁令有送先生序
幷詩呂先有詩賀先生弄璋今併載集中先生初
娶職方郎中陸參之女封縉雲縣君按嘉祐二年
傳與先生書云封君尊候康寧又云聞封君雅甚
平復然竟以不起又按呂和叔有詩賀其弄璋未
知陸所出否也至是再娶常丞蒲師道女是爲左
丞宗孟之妹左丞二姊五妹其別黎郎十娘詩云
六娘周家婦晚方偶良姻迺是我手娉不見五六

春先生在合人心悅服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
苟下之人亦不從旣去相與祠之南禪按劒門在
先生有題劒門詩先生在合陽無因過劒門或是
嘗過閬中蒲氏聞劒門之勝因往遊耳先生東歸
時王荆公安石年三十九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
相遇語連日夜安石退而精思忘寢食是歲趙清
獻公抃以言事切直出知虔州
嘉祐六年辛丑先生時年四十五遷國子博士通判
虔州先生前在合陽或譖之清獻清獻臨之甚威
先生處之超然清獻疑終不釋至是熟試先生所
爲執其手嘆曰幾失君矣今日廼知周茂叔也薦

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嘉祐八年癸卯先生時年四十七行縣至雩都邀餘
杭錢建侯拓四明沈幾聖希顏遊羅巖正月七日
刻石四月壬申英宗登極遷虞部員外郎贈父柱
嶺君爵郎中五月作愛蓮說是歲虔州民失火焚
千餘家朝廷行遣差替先生時出行縣不自辨明
韓魏公曾魯公皆知之遂對移通判永州程師孟
時知洪州以詩送行有永水自然勝灝水浯溪廣
不謙濂溪沙頭候吏瞻旗脚境上鄉人待馬蹄之句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先生時年四十八
治平二年乙巳先生時年四十九三月十四日同宋
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至山巔有遊大林寺詩江南
西路轉運使成都李公大臨才元以詩謁先生于
濂溪云詹前翠靄逼廬山門掩寒流盡日閒指江
州之濂溪也運使李公丁憂四月先生以疏慰之
清獻公自成都寄詩先生云君向濂溪湖外行倅
藩仍喜便歸程指道州之濂溪也按成都記清獻
以是年四月視事所寄詩當在四月以後十一月
合饗天地于圓丘先生遷比部員外郎先生在武
昌嘗以詩一軸寄蒲左丞除夕方達次年正月左

丞復成十詩答之今載清風集
治平四年丁未先生時年五十一先生素貧初入京
師鬻其產以行擇留美田十餘畝畀周興耕之以
灑掃其父郎中之墓至是自永州移文營道言之
因歸故里經澹山留題巖扃云周惇頤攜二子壽
燾歸春陵展墓三月六日與鄉人蔣瓘區有鄰歐
陽麗理椽陳賡同遊含輝洞洞在今營道縣二里
刻石其陰八日營道給吏文付周興從先生之言
也神宗登極遷朝奉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加贈父

諫議大夫六月十四日與其兄之子仲章手帖云
可具酒果香茶詣墳前告聞先公諫議是也其帖
後歸張敬夫先生在永州三年嘗作拙賦旣去永
人思之爲立祠題曰康功胡寅明仲有詩云千古
濂溪周別駕一篇清獻錦江詩是秋攝邵州事九
月先生自邵陽癸遁以改定同人說寄傳伯成傳
時知嘉州平羌縣明年傳復先生書云蒙寄貺同
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
到處宜乎宗師仰慕之不暇也先是邵之學在牙
城之中左獄右庚卑陋弗稱先生始至伏謁先聖
祠下愳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南逾
月而成

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先生時年五十二荆湖北路轉
運使孔延之爲先生作邵學記書曰治平五年正
月三日其日先生率僚吏諸生告于先聖先師亦
書治平五年神宗卽位改治平五年爲熙寧元年
時改年詔未到故學記及祝辭皆作治平五年耳
後人狥尋常便利之說輒從其學他所乾道元年
知州事胡侯始復其舊張敬夫爲詳其事而記之
云呂正獻公公著在侍從聞先生名力薦之今[illegible]

獻公在中書擢授廣東路轉運判官有啟謝正[illegible]
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於高賢無一日之雅
熙寧三年庚戌先生時年五十四轉虞部郎中擢提
點廣南東路刑獄
熙寧四年辛亥先生時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
點刑獄職事具進退官吏得辠者自以爲不寃行
部至潮州有題太顚堂詩時虞部郎中杜諮知端
州禁百姓采石獨是知州古斷人號爲杜萬石幾
爲先生發摘因此愳請每官員一任只得買石硯
二枚遂爲著令先生盡心職事務在矜恕俄得疾
聞水鬵仙居縣太君鄭氏墓遂乞南康八月朔移
知南康軍十二月十六日改葬於江州德化縣廬

阜清泉社三愳山葬畢曰強疾而來爲葬爾今猶
欲以病污麾紱耶上南康印分司南京
熙寧五年壬子先生時年五十六先生平日俸祿悉
以周宗族奉賓友及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
然不以爲意酷愛廬阜至是遂築書堂而定居焉
正過九江必造所謂書堂者距州城十許里堂之
左卽先生之祠有塑像三山帽紫衣方領赤舄坐
乎方床之上又左則爲光風霽月亭自州城[illegible]

先至焉右則愛蓮亭拙堂後爲一室其前刻[illegible]
說拙賦及太極圖通書墓碣祠記圖書皆附晦[illegible]
解釋於其下不著何人書或云永嘉陳益之書之
門外數步卽發源蓮花峰下先生寓名以爲濂溪
者溪之外不二十里卽廬山正嘗留詩云維莫之
春萬象都望花尋栁過溪居一源流水元清潔幾
片浮雲自卷舒獨對高山吟景行細看芳草訂遺
書可憐魚鳥渾無意相向欣欣總自如夔措王中
甫嘗爲德化縣近因書道舊云好事者重修書堂
前詩不復存矣

熈寧六年癸丑先生時年五十七淸獻公抃再尹成
都聞先生去拜章乞留朝命及門以六月七日先
生卒二子壽燾皆太廟齋郎以十一月二十一日
葬先生于仙居縣太君墓左從遺命也孔文仲爲
文以祭先生曰童蒙之歲隨宦于洪論父之執賢
莫如公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又曰有文與學又敏政事絕吟不比伊傳自視其
後蘇文忠公追賦濂溪詩有曰先生豈我輩造物
乃其徒言之至此是必嘗見太極圖者故推之於
造物以形容之也黃太史亦云人品甚高胸中[illegible]

落如光風霽月非其親見先生接其辭氣則其所
以爲言亦安能曲盡其妙惟先生稟生知之異質
加以汲汲於學故一時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一藝
一能有過於人有聞於世者無不訪問然其所至
皆天造自得所謂不由師傳默契道體者是爲得
之或謂穆摶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今种穆
所著存於世者古文而已然亦未絕於理觀摶與
張忠定語及公事先後有太極動靜分陰陽之意
然其所爲龍圖記蓋唐末五代偶麗之體與太極
圖說絕不相似今觀太極圖說精妙微密與易大

傳相類蓋非爲此圖者不能爲此說非爲此說者
不能爲此圖義理混然出於一人之手決非前人
剏圖後人從而爲之說正是以謂不由師傳默契
道體者之爲得之也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子先
生之學蓋出老子然老子之言無極如列子莊子
之言無窮無極釋氏之言無量無邊蓋指四旁爲
義先生之言無極而太極是指中間極至之理今
以其字之同而不察其旨之大異比而同之不惟
不足以知先生之意恐於老子之言亦未識其指
歸也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

壽涯或謂邵康節之父邂逅文恭於廬山從隱
老浮圖遊遂同授易書所謂隱者疑卽壽涯也其
後康節著皇極經世書以數爲宗文恭立朝論堯
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商丘爲
宋宋火德大夏爲幷幷爲水古稱參辰不並火盛
則水衰宜進辰抑參蓋亦星曆之學也先生之學
得之者莫知明道伊川明道伊川嘗云靈山會下
若干人皆悟道某敢道無一人悟者若果有一人
悟道臨死時須求一尺帛裹頭盖謂曾子以士之
身死於大夫之簀爲非禮必易之而後卒彼斷髮

之人不能全而歸之本之則無知先生之所不取
也今以先嘗請問於此二人者卽謂其學本出於
此二人者亦失之遠矣盖孔子問禮於老聃訪樂
於萇弘謂孔子生知未嘗師問老聃萇弘者固不
可謂孔子之學本出於老聃萇弘者可乎此不待
聖智知其必不然耳先生既没之後春陵人祠之
學宮復於里舍塑像春秋二仲有職於學官者蓮
故事廼舍中夙興盬薦惟謹淳熙庚子郡博士章
頴捐俸金率士子增大之於廳之左右闢兩齋
曰吟風弄月以處學者晦菴帥長沙首遣祝

奠云維紹熙五年歲在甲寅八月巳丑朔二十八
日丙辰朝散郎秘閣修撰權發遣潭州軍兼管內
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
都總管借紫朱熹謹遣學生廸功郎道州寧遠縣
尉馮允中致祭于濂溪先生周公明道先生程公
伊川先生程公於皇道體泓穆無窮義農既遠孔
孟爲宗秦漢以還名崇實否文字所傳糟粕而已
大賢起之千載一逢兩程之緒自我周翁淸瀟之
源有嚴皃象欲覿無因徒有悵望吏以毀告閔然
于衷出金少府往佐其功爰俾諸生敬陳一酌先

生臨之有赫無昧尚饗今刻祠中壽字季老第百
一生於合州銅梁令呂陶以詩賀之娶鄭氏卽先
生母黨元豐五年黃裳榜登第初任吉州司戶次
秀州知錄終司封郎中燾字通老一字次元蒲所
生生於虔州初授司法元祐三年李常寧榜登第
官知成都府終朝議大夫徽猷待制二子既顯累
贈宣奉大夫先生之學門人弟子多矣而二程爲
能傳之二程之學門人弟子亦多矣而謝上蔡楊
龜山游定夫侯師聖尹彥明爲能得之龜山傳之
羅仲素仲素傳之李延平延平傳之晦菴先生師

聖傳之胡文定公文定傳之五峰五峰傳之張
夫敬夫及晦菴相繼稍被召用推明先生之學所
在祠先生於學宮以興起學者而又解釋太極圖
說及通書正學者之差繆明其心法以示後世使
百世之下有志之士得其書而讀之如親授於先
生聖賢事業可學而能謂孔孟之學絕而復續豈
誣也哉然必嘗從事於此也然後知之近年以來
蜀之推行其學講明踐修者葢衆臨卭魏華甫了
翁除潼川憲使下問於正令政令所當先者正謂
之曰濂溪先生幸仕敝鄉下車之初宜遣祀幣委

僉判或教官告之導學者趨向既而華甫更思所
以表顯之者遂具奏曰臣猥以晚學誤被簡注擢
司詳刑于蜀之東既服攸司兼攝漕輓職分所繫
於敎學立師崇化善俗所不當後因惟國朝盛時
先正鉅公多在於蜀其生有顯秩沒有卹章載在
史册者不待贅陳如其間有道德隆重學問正大
為世師表而爵位弗稱至未舉易名之典臣偶職
勸學且先賢故蹟適在所部敢憚控陳臣竊見故
虞部郎中周頤嘗為合州僉書判官州事不經其
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傳謂蜀之賢人君

子莫不喜稱之其於流風所漸迄今未泯士競講
學民知嚮方春秋奉嘗有永無替臣始到官遣吏
卽其祠而用幣焉退復惟念是特願所以施諸一
方見諸行事之一二耳蓋自周衰孔孟沒更秦漢
魏晉隋唐學者無所宗主支離泮渙莫適與歸醇
質者滯於佔俾訓詁雋爽者溺於記覽詞章言義
理則流於清虛寂滅論事功則騖於權謀智巧誣
民惑世淪於肌髓不可救藥斯民也堯舜三代之
所以治也涉秦而後千數百年治日常少亂日常
多寧不以此而頤獨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探造化

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秘卽斯人日用常行之
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
曉然於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於
俗師則淪於異端蓋有不足學者於是河南程顥
程頤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於時皆
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
孟絕學獨盛於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繫治
理所關誠為不小特拘命秩未舉節忠故紹興初
侍講胡安國常有請于朝先爵程顥兄弟使得從
食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乾道間太學錄魏掞之

又嘗曰宰相請祠程顥兄弟於學皆不果行如頤則又程頤兄弟親炙而師事之者安國挾之未及以為言則尤為闕典也臣愚欲望聖慈詳臣所陳如以為可采乞下之禮官如先朝邵雍徐積等故事先將周頤特賜美謚其於表章風厲誠非小補臣竊欲效使臣勸學之職因遂致蜀人甘棠之思故出位僭言冒昧及此臣之罪大矣惟陛下裁幸貼黃臣竊見朝廷近歲嘗因中外臣僚奏請如朱熹張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兄弟今錄其後而遺其先恐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是敢僭請所

乞睿照朝廷方下禮官討論而了翁又奏上曰臣聞謚者行之迹昔人所以旌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飾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修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陸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溫益而謚定簡汪伯彥而謚定忠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行而章章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千百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徒高第其有功於生民之類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出之者亦不以為闕也臣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周頤易名之請又貼黃云近歲如朱熹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實宗周頤及程顥程頤今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

風與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以遽議耶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誠無可以加此者舍曰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定表而出之庶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向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出位犯分薦瀆聖聰伏俟斧鑕之誅貼黃臣曩

者本爲周頤嘗任本部故敢致易名之請因併及
程顥程頤則已有僭越之嫌矣旣荷聖慈悉加采
納然同時如崇文殿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張載講
道關中世所傳西銘正蒙理窟禮說諸書所以開
警後學爲功亦不在周頤及程顥兄弟下而易名
之議亦未有以爲言者其門人嘗欲謚爲明誠中
子司馬光以爲弟子誄師不合於禮今若自公朝
舉行闕典使之徧及諸儒無復遺餘之憾則正學
益闡善類胥奮不勝斯道之幸欲乞聖慈併下有
司討論施行太常寺申上奉聖旨令禮官議撰周

頤程顥程頤賜謚文善恭詳近制臣僚請謚先下
博士定議考功覆議厥爲常典今來濂溪明道伊
川先生定謚事關名教議不可輕蓋先儒如韓愈
不過謚文公歐陽修不過謚文忠今傳周程之學
者如朱熹已謚文張栻已謚宣呂祖謙已謚成謚
法之美無以踰此茲欲推崇師學加異後人見苟
出於巳私恐未合於公議竊考唐實應間諸請謚
者先從考功判議太常定謚都省集官共議定訖
然後奏上又考國朝治平編勅諸臣僚定謚太常
禮院集官擬議下考功覆議判都省官即於都堂
集合省官議定聞奏今三先生鳴道闡教爲一代
儒宗所有定謚乞遵唐及國朝故事下太常寺或
都省集官擬議既定仍下博士撰文庶厭服公論
禮部太常寺遵從尚書省劄子同共擬定尋據承
議郎太常丞兼權兵部郎中臧格議曰太哉元乎
在易爲乾德之首在春秋爲始年之法天下之理
蓋未嘗無其初也古者大道修明人心純一聖賢
之功固無自而見不幸而渙散彈殘之餘有能復
振遺響俾絶者自我而續晦者自我而明是故有
元之義焉參之大易春秋之說又寧有異旨哉自

孟氏没異端滋熾重以專門於漢清談於晉至唐
則文藝益工展轉沉痼以迄五季之陋幾于壼餧
不存矣而在人心者了亡恙也宋興鉅公名人塲
奕後先其聞道亦不爲淺大槩更相推激終不離
乎文字議論之末而挈提宗旨孰主是道淑諸人
有濂溪先生焉學問淵懿超然自得特出于萬物
之表而其最深切者太極有圖所以發是理之幽
秘易通有書所以闡是圖之精微圖有無窮之義
書有不盡之言學者潛玩而力行之如是可以探
二氣五行之運如是可以見中正仁義之本如是

可以識神物動靜之別槩曰廣大高深究其歸則
不外乎日用飲食之常斷斷乎其有功於斯世也
蓋嘗深探其造道之所由來矣或謂得之先天先
天得之龍紀其說幾於迂誕而無考又云其圖實
出於穆脩脩之傳出於陳摶摶老子之學也闓端
淸處之地而能統盟斯道抑有疑焉要知先生所
得之奥不俟師傳匪由知索神交心契固已極其
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
之無言窮顏淵之所以樂是果何味而獨嚅嚌之
耶故能發前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

遠者不墮於荒忽使循守者不淪於滯固私意小
智何所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如密雲宿
霧有日斯赫如斷港絕潢有泉斯湧當旦晝梏亡
之餘而平旦之復固淸明也當六陰旣剝之後而
天地之心固生生而不息也其功用豈不偉哉近
世朱文公熹張宣公栻呂成公祖謙尊敬斯學或
列之篇端或記于書後或雜于註釋之辞或嚴于
問對之確先生之名蓋廣大光明於時矣謹按謚
法主善行德曰元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
貫通上接乎洙泗條理精密下逮乎河洛以元易

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濂
溪始昔潘興嗣何人敢誌其墓彼其爲說曰善談
名理宜不免于後人之誚也格具官博士職當議
謚茲復妄論先生抽關啓鑰得吾道之正傳自謂
無愧於心若夫繪畫摹寫以鄰於僭與時或與潘
同誚則不敢辭旣送吏部朝奉郎軍器監考功郎
中樓觀復議曰理學之說隱然於唐虞三代之躬
行開端於孔門洙泗之設教推廣於子思孟軻之
講明駁雜於漢唐諸儒之議論而復恢於我宋濂
溪先生周公頤一濬其源而洗之混混益昌於今

放諸百世無疑也先生亦何心於易名哉監司有
請博士有議謚曰元公追尊也然而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乾坤位焉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
萬物資生凡曰元者謂其肇於此者也故以元者
善之長又曰春秋以一爲元先生之於理學晦而
明之窒而通之亦可謂之元乎及覲河汾王通嘗
遊孔子之廟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
蓋嘗三復斯言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是又乾坤之元也夫子生於晚周果何與乎

太極哉春秋之際三綱淪九法斁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理學亦幾乎息矣夫子出而開天理明人極扶持而封植之殆猶乾坤之再造耳謂之合德太極宜矣知夫子與太極合德則闡夫子所謂合德者於剝蝕之餘謚之以元不亦可乎於是賜謚曰元實嘉定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右正少時得明道伊川之書讀之始知推尊先生而先生仕吾鄉時已以文學聞於當世遂搜求其當時遺文石刻不可得又欲於架閣庫求其書判行事而郡當兩江之會屢遭大水無復存者始仕遂寧聞其鄉前輩故朝議大夫知漢州傳耆曾從先生遊先生嘗以姤說及同人說寄之遂訪求之僅得其目錄及長慶集載先生遺事頗詳久之又得其手書手碣二帖其後過秭歸得秭歸集之成都得李才元書臺集至嘉定得呂和叔淨德集來懷安又得蒲傳正清風集皆載先生遺事至於其他私記小說及先生當時事者皆纂而錄之一日經夔路運司帳幹楊齊賢相會成都時楊方草先生年譜且先屬以補其闕刊其誤楊先生之鄉士也操行甚高記覽亦極詳博意其所考訂必已精審退而閱之其載先生來吾鄉歲月頗自差舛甚者以周恭叔事爲先生事又以程師孟送行詩爲趙清獻詩於是屢欲執筆未暇也及來重慶官事稍閒遂以平日之所聞者而爲此篇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本末爲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正往時嘗有志遍遊先生所遊之處以訪其遺言遺行今自以衰晚莫能遂其初志有志之士儻能垂意搜羅補而修之使無遺闕實區區之志也

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其絕千有餘年而復續續之未久復也又晦昧至近世復燦然大明小人之用事者自以爲不利於已盡力以抑絕之賴天子之聖明大明黜陟而斯文復興如日月之麗天人皆仰之有願學之志假令百世之下復有能沮毀之者其何傷於日月乎其何傷於日月乎嘉定十四年八月十九日後學山陽度正謹序

惟善兄頃在成都讀通鑑其後常患目昏不能多作字其編類濂溪世家年表藩執筆從旁書之書至買平紋紗衫材樗蒲綾袴段蕃曰不太苛細否曰此固哲人細事如食之精膾之細魚之餒絆緅

之餙紅紫之服富貴者之絺綌鄉黨皆備書之今讀之如生於千載之前共堂合席也豈可忽乎蕃恐觀者之不達乎此故書之以示同志云嘉定十四年九月二十有五日弟蕃百拜謹跋

周子全書卷之六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像贊

朱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事狀

濂溪先生墓誌銘　南豐潘興嗣

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曾祖諱從遠祖諱智強皆不仕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贈諫議大夫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珦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景祐中

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簿君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以君爲有才奏舉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以苛刻蒞下吏無敢可否君與之辨事不爲屈因置手版歸取誥勑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薦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其爲治精密嚴恕務盡道理民至今思之改太子中書簽判單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今上即位恩改駕部趙公抃入參大政奏君爲廣南東路轉運判

官稱其職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君盡心職事
矜在矜恕雖瘴癘僻遠無所憚勞竟以此得疾懇請
郡符知南康軍未幾分司南京趙公抃復奏起君而
君疾已篤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
享年五十七君篤義氣以名節自礪郴守李初平最
知君既薦之又賙其所不給初平卒子尚幼君護其
喪以歸葬之士大夫聞君之風識與不識皆指君曰
是能葬舉主者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
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爲好名君處之裕如也在南
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一夜始蘇視其家服御之物

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嘗
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每從
容爲予言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
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
異時與予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君之
志也尤善譚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
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毋鄭氏封仙居縣太君娶陸
氏職方郎中參之女再娶蒲氏太常丞師道之女子
二人曰壽曰燾皆補太廟齋郎以其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葬於德化縣德化鄉淸泉社毋夫人墓左從遺
命也壽等次列其狀來請銘乃泣而爲之銘曰人之
不然我獨然之義貫於中貴於自期謭謭日甚風俗
之偷乃如伊人吾復何求志固在我壽則有命道之
不行斯謂之病

濂溪先生行實　朱熹

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頤
世居道州營道父輔成大中祥符八年登蔡齊榜進
士第嘗爲賀州桂嶺令贈諫議大夫毋鄭氏封仙居
縣太君先生少孤養外家景祐用舅氏龍圖閣學士
鄭公珦奏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主簿先生

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其爲政精密嚴恕務
盡道理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
之部使者薦其才爲南安軍司理獄有囚法不當死
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與相可否者
先生獨與之辨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
得不死且賢先生薦之移郴州桂陽令皆有治績用
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南昌人見先生來
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於是更相告語勿違教命而
以汚善政爲恥也改太子中書舍人簽書合州判官

事轉殿中丞一郡之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民不肯從趙清獻公爲使者小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也轉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趙公來爲守熟視先生所爲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遷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邵州事新學校以教其人熙寧元年用趙公及呂正獻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三年轉虞部郎中提點刑獄先生不憚出入之勞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處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設施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先生病矣因請南康軍以歸趙公

再尹成都復起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娶陸氏封縉雲縣君再娶蒲氏封德清縣君子壽燾皆太廟齋郎先生所著書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先生在南安時年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子顥頤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薦之程公二子皆倡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統世所謂二程先生者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在郴時其守李公初平知先生論學嘆曰吾欲讀書如何先生曰公老矣無及也惇頤請得與公言之初平遂日聽先生語蓋二年而有得王荆公提點江東刑獄時已號爲通儒先生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先生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其奉己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在南昌時得疾暴卒更一日夜始甦或視其家只一敝篋錢不滿百李初平卒子幼不克葬先生護其喪歸葬之分司而歸妻子饘粥不給曠然不以爲意也廬山之麓有溪焉築室其上名之曰濂溪因語其友清逸居士潘延之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

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咏先王之道足矣此其出處之本意也豫章黃庭堅稱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志林壑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冤濂溪之名雖不足以對其美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惸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風猶足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識者亦或有取於其言云

濂溪先生傳　　元脫脫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

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汚穢善政爲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

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

其爲學知道因與爲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燾官至寶文閣待制

周子全書卷之七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諸儒議論

山谷黃氏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於取名而樂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明道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又曰茂叔窻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又曰顥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而自謂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請納拜茂叔走避

伊川作明道行狀曰先生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

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
又曰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
伯淳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邵伯溫作易學辯惑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
庭公掞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
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
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
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呂本中作童蒙訓曰營道何棄仲農父自作營道齋
詩序曰營道縣出郭二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
氏家焉族衆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肩廬阜力不能
返故居乃結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
蘇黄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文字傳
誤吁可歎已濂溪之周至今蕃衍云
延平李氏曰黄山谷謂周子灑落如光風霽月此善
形容有道者氣象
邢恕和叔曰茂叔聞道甚早
朱子曰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
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
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

也
又曰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
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
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
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
於時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又曰太極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物之所行而明主
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
修爲者由秦漢以來盖未有臻於斯也
又曰濂溪圖書雖簡古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不
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
私以復焉其施則善於家而達於天下其具則復古
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
又曰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着力即自然
有個省力處
又曰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
勉齋黄氏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
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
致知又曰[illegible]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北溪陳氏曰粤自羲皇作易首闢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皐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羣聖之法作六經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天下騖於俗學蓋千數百餘年昏昏冥冥醉生夢死不自覺也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

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凡求道入德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羣聖之心下以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羣聖之大成而嗣周程之嫡統接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北山陳氏曰昔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而所以語門人者皆日用常道未嘗及易也夫子歿門人各以所聞傳道于四方者其流或少差獨曾子子思之傳得其正子思復以其學授孟軻氏斯時[illegible]日氏之說昌矣孟軻氏歿又曠千載而泯不傳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旣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氏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指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

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

西山眞氏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彝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丘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淪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於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亦非若異端之虛寂百氏之支離也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之言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又曰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雖多爲之辭無以易此言矣

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爲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親得其傳道日以章迨胡子朱張推衍究極亦幾無餘蘊矣

周子全書卷之七終

張子全書

總目

經學理窟目錄

張子全書卷之一

宋晦翁朱熹註釋　明後學徐必達校正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

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
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
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
其視之也皆如巳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
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
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
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巳之儕輩矣
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
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
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

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
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
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
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
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
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巳故爲父
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巳故爲
宗子之家相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
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
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
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
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
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
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
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
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
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

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

其異而及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毋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牿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

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熹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已巳晦翁題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全書卷之一終

張子全書卷之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正蒙一

太和篇第一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説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

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

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
以萬殊者感外物爲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爲感者絪
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
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
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
月五星逆天而行幷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

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
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
其右行最速日爲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
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
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鎭星地類然根本
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爲
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
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
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

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回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

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爲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爲之食矣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壁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盖有不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

水德之盛者歟

火曰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旣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爲而

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爲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爲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
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
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
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
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
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爲
能存神物物爲能過化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
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義以反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
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
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説（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僞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

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
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
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
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
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
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
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
回則免難於苟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

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
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
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
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

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巳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巳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巳知爾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爲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冰者歟 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爲善人信人

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

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
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

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
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
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
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
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
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
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
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
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爲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爲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爲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
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盍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爲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與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

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藏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

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張子全書卷之二終

張子全書卷之三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月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
已以安人修已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慊於天
下
正已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
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
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
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
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

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
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文以言
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違乎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縶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晉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桼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敎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與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有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祭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喩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俾卑以求富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于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驕樂後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敲周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
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
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

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
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
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借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
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
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
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
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无作又無其爻二字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溥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筤竹爲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睹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

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
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
散推蕩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
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

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
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
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
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

興己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
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素粉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嘘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髪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髪而直韜之爾

萋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温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大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王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敘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巳故次五事巳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敘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礿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

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
祫烝祫則烝嘗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
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為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幷遠廟為祧者二無不
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幷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
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幷高祖干祫

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
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
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
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
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
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今與東銘自爲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眞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終

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

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

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

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

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爲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張子全書卷之三　終

張子全書卷之四　經學理窟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

之且十人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醫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間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

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棊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

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

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廛也

既使爲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illegible]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殿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

者世祿之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棊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

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斂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揚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揚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
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
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
外有占者征之什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
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
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閒此也不獨築場
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

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
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
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
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
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
田庶人在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
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
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
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
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
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甿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
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
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
之間必更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

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
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
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
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
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
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
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

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閒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
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
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閒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閒者或已受之民徙
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
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耡粟助貸於民之粟或
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閒粟貸之得其與積則平
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
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爲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
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
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
郊之宅有征可知
耡粟興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閒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閒而未歸空上
有量力者暫貸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
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
稱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間十家區分而聚居者
詩人所謂十畝之閒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
無井受之田徙有近郭園廛而已故耕者無所用其
力則棄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
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illegible]畝

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
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
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
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閒
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
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
之通制也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illegible]百上
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以[illegible]

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葢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葢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大宰之職難看葢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

之於始祖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蝃蝀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已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

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舉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子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羑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羑里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又

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温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爲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

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

厚給以養宗子宗子勢重卽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某官之宅或存一影堂如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眞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閑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閑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閑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旣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張子全書卷之五　　經學理窟二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卽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

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入門而縣興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

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宫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平或避諱爲徵上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鍾黃鍾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卽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稃

三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豊熟山上便有山下亦
或有之
律吕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
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正
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
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
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

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
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
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
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濵
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
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頽靡其人
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
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
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
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
戒顔回也今之琴亦不逺鄭衛古音必不如是古音
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决無
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
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顔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

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
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
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閭仕者其心
止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
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
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卽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
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
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

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
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
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
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
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
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
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
知所以行義由内也皆非也當合内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

人之速無如禮學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
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
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
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
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
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
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
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
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
廣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弘
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大則入於
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
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
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
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
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
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
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
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
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
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
者則當有所尊敬之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
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

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没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爲奔迫反動其

心何者古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奧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猶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巳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虚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印

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巳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巳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搴搖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爲生道

息則死也終是僞物當以木偶人爲譬以自戒知息
爲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況聖人
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
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問學之次第云爾
整齊卽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
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
作旣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
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

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
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
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
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爲仁矣蓋目者人之
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巳之敬傲必
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
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
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
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
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仲尼嘗曰吾見
其居於位也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
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於學詩曰溫溫
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
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
巳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
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博之以文則
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

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巳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
德卽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巳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
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
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
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
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
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

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修持修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於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於實處轉為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與仲尼心則同至於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丞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於人舜為人君猶起於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於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公之弟御史）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張子全書卷之五終

張子全書卷之六　經學理窟三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爲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愈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爲接無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爲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爲興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爲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棊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
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爲之則能
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
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
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
是俗事
今人自强自是樂已之同惡已之異便是有固必意
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虛心處則教者不須言

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爲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
是須涵泳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
嘗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
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
達人只有立與達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
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

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惰於進道無
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
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
已能尋見義理則自有旨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已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
短長不能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
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
物能役心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
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蓋惟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
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

不欲明則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爲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己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己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己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爲力今須自作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爲無天德今攣眉以思已失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能亂吾所守脫文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若要成德須是速之行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

不成章不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

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卽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急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

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爲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爲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爲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

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矣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爲善易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己所守未明故常爲語言可以移動己守既定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

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

者禮記則是諸儒雜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惠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得看若義理則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關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蓋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

守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界
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
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
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
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
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
大匠斲希不傷手也
爲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
人雖貴爲公卿若所爲無以異於人未免爲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
得者也
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
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
事雖不爲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
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
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
老子剡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爲
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
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
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
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爲不當爲
之事自知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

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
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
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
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
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閑閑得數日便
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

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爲不聞是耳之聞未可以爲聞也

愛道則凡爲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爲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爲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

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滅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没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己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此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由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火宿之微茲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病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天資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面舉之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爲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晝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

聞也必以了悟爲聞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其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動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爲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

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爲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名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甚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爲難己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爲學者之

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

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

書爲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眞者多矣

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

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

以前言爲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

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

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

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易簡

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

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

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

應物也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

中鑒則人與已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已莫

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爲天理常在身與物均

見則自不私已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已身則自明然

身與心常相隨無柰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

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爲當絕於已乃不能絕即

是私已是以大人正已而物正須待自已者皆是著

見於人物自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

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

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爲有

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爲其身

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已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

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

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

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適從

雖日撻而求其不升堂不可得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

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

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趣嚮着

心處如何
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在饑

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眞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卽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

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巳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粗入精也如孝事親忠

事君一種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

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踈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己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
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墻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墻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爲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死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某向時謾說以爲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爲學閑書未用閱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静却求不寐

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眞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爲然且爲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

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

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啟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宣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宣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

數日粮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

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柰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況如今逺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柰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柰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

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

可便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秋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

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其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卹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緦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近使家人為

之世學泯没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逮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忌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

張子全書卷之七終

張子全書卷之八　　經學理窟五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今爲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爲

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疏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

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緣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疏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爲之

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爲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古者既爲孟月之祭又爲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爲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

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堂何不合祭之分而作夏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羣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

七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
脬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尊殺
必因重事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
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
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為之則男子薦之又如
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為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
者賢者之效不為細也
五更而祭非禮也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
有牲體少而羞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祔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
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祔祔時則不
祠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
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
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
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
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
臣為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
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
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
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
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

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
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
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
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
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
其禘祫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
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
祫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
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

其人始誕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墠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墠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墠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

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是壇墠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亦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爲八昆虫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

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泰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泰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泰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旅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

四以下恐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

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

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

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

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

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

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

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

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

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

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哭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朞而猶

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持致哀示變而已古人

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

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然

褻慢故始無設爲重僞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

葦席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

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

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

然後爲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爲主故以重爲

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

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

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

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

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

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

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

室別爲一所可也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

爲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

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

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歿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已自冠取妻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為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

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加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為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為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為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服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

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祥閏月亦算之

古者爲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受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五服之內方許爲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疏屬爲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絰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卽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爲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

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爲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畱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

尚衣斁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

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煅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三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古之吉冠縮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當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末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為末齊衰不末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末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持牲少牢饋食一出孺悲之學不勝欽歎父母

張子全書卷之八終

張子全書卷之九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易說上

乾

乾元亨利貞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正也

貞者專靜也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處陰故曰在淵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羣龍无首吉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之行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正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歟易曰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為時各不同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不一則乖競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亦言天行健天道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極而言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内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通言乎聖人之德聖人之性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

位之者皆造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逸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為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與聖者同能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為沽激之行以求明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信不知悔也大而

得簡易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吾志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溥化龍德而見也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不暇及人者也

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

孟子主教故須說乎豈好辯哉乎不得已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溥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德溥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卽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
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
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
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涉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以躍德非爲邪故進退上下惟義所適惟時所合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
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
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
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一章止爲飛龍
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逐一類去本在
上者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
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而自喪之也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居大中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
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
天耳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顏子未成性是爲潛龍亦未肯止于見龍蓋以其
德其時則須當潛顏子與孟子時異顏子有孔子
在可以不顯孟子則處師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
顯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時也九四曰上
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此時可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爲邪
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
之自无不利非爲邪則是陟降庭止也進德修業

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
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爲誕
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惟
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
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
不恤其他誕先登于岸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
或謂造爲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化則純
是天德也聖猶天也故不可階而升聖人之教未
嘗以性化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神
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

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眞人其辭險窄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上九亢龍緣卦畫而言須分初終終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分則安有過亢

易雖以六爻爲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求也乾初以其在初處下況聖修而未成者可也上以居極位畫爲亢聖人則何亢之有若二與三皆大人之事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此則是聖可階也三四與二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止之處也時舍時止

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爲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理計之如崇德之事尚可勉勉修而至若大人以上事則无修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而知也直待已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然而人爲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惟已知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爻卻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修而可至化則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大與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皐陶輩猶未必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爲所以接人者與聖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爲聖如禹之德斯可謂之大矣其心以

天下爲己任規模如此又克己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於吾无間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眞仲尼須自覺有殊在他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爲賢於仲尼者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爲心常以聖人之規模爲己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隙不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儻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則必

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爲已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乃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湏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於大以成性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

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以貞解情利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盡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樂之哀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健中正中爻之德

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爲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六爻擬議各正

性命其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和且正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而不疑所以日見乎外可也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修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凡言龍喻聖也若顏子可

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卽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

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浩然无間則天地合德照无偏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无體然後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

坤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以西南爲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爲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位東北木之位也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敎大者也

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

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自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處之處也始離而終既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有慶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彖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地道之有乎者故曰光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中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效法故光

屈申動靜終始各自別今以剛柔言之剛何嘗无靜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申動靜終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義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恐遲晩中間譬之瘠之或秀腴之或不秀然而不直之生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恤惟知有義理

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以直內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已敬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爲之實爲之故成其仁

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

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
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
雜也天玄而地黃

正位居體所以應黃裳之美

屯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剛柔始交
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
宜建侯而不寧

往則失其居矣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磐桓猶言柱石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侯如
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班布不進之貌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illegible]
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
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
也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
也

待求而往

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身來之為言屬
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
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易曰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
于坎入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
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
童蒙以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

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着字雜着於
物所以爲蒙蒙昬蒙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時之義甚大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
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
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
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
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也此時

也匪所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
通則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
教者之功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
人以正法也
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所私系用心存公雖不
能諭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
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
也故一作終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擇婦而納之則吉
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家
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
吝獨遠實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彖
之義同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

也
蒙瞶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瞶則傷
義而衆不率也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
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
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
首亦言有孚義同此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

行功也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需于酒食吉
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爲惟於
飲食而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
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九三需于
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
敗也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
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
於失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彖曰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
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
大川入于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
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
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以陰居下體
爲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辨直故小有言
終吉 直一作正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巳應理爲不
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衆无辜被禍故
曰邑人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爲他累專應上九則
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
吝故曰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卽命渝安貞
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
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體健而比於三理爲不直故不克訟

師

師貞丈人吉无咎
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維鷹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大人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帥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

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必原筮者愼所與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已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九五顯

比主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
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上
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順奔
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
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爲濫刑故邑
人不誡爲上用中此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
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一云上使中者付
得其人也

小畜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
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
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
子以懿文德
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反自道三爲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爲失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爲柔制故曰反目
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
合志雖爲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
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六四爲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攣如不疑則亦
爲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

履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
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初九素履
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陰累不干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幽人之正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大君者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三五不累於巳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則獲應而有喜也

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

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亾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寧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雖陰陽義反取交際爲大義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艱貞无咎著戒未然也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陰而外陽内柔而外剛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險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他國皆无道只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其道否乃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耻者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於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

包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其其生叢然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能與人同未足爲正也

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二與五應而為佗間巳直人曲望之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

大有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

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illegible]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惟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關防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旣易而無備則威如乃吉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無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

謙

謙亨君子有終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止於下故光明
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已尊已又悅已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

卑又無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隱高於卑謙之象也
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又如言雲雷屯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

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遜也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正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裒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爲衆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豫
豫利建侯行師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

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王者之樂莫大於是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

也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爲豫之吉莫甚焉不以悅豫而流也

隨

隨元亨利貞无咎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上九下居於初也故曰剛來下柔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爲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六三係

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爲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

九五孚于嘉吉位正中也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爲衆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

蠱

蠱元亨利涉大川

元亨然後利涉大川

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憂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體也弱而止待能之時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爲之唱是故先甲三日以獨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爲事之唱法一作治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在承考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處中用巽以剛係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裕父之蠱不能爲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太柔故吝正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

臨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爲之戒

恐有過滿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也

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也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臨爲剛長已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

既憂之咎不長也

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利能自憂懼履可免咎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體順應正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 正一作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順命行中天子之宜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體順則无所遺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志在於臨故曰敦臨志在內也

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求神而薦褻也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內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以爲教之本故盥而不薦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在上皆謂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也天不言藏其用而四時行神道如盥而不薦之類盥簡潔而神薦褻近而煩也

有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感何謂用感凡教化設施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皆感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所觀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其在
下卦之體而應於上故曰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體柔巽而以陰居下賓之必无過也故利（下一作陰）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觀我所自出者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家之

政志有所未平也有君子循理之心則可免咎俯
視九五之爲故曰觀其生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
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
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
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
而成文

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
先王以明罰勑法
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居有過之地而已噬之乘剛而動爲力不勞
動未過中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所閒在四四爲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

毒能以爲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
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
也
五爲陰柔故喻乾胏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艱正
吉其德光大則其正非艱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九四上九難於屈服故曰乾肉得居中持堅之義
而危則得无咎也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文明之德以貴居賤修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賁其須起意在上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以陰居陰性爲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陰陽相間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爲悔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悔一作際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貴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

剝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處剝之時順上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虛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三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剝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獨應於陽故反爲衆陰所剝然无所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迫近君位猶自下剝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剝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

故以諭膚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爲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者以其居尊制裁爲卦之主故不云剝之也終无尤㤙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巳不以宮人見畜爲耻也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猶爲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於下是終不可用之也

復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

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爲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象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爲靜而動天則无心无爲无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已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凡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爲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靜也閉關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故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民后不省方如言當庶優暇不甚省事又明是繼文之主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祇猶承也受也一云祇悔作神祇之祇祇之爲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亡不可使成而形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所處非位非頻蹙自危不能无吝 吝一作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性順位中无宅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剛長柔危

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故天災人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

无妄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育不以時害莫甚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

也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爲物首則可乘剛
處實則凶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
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爲説緣耕穫生詞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九五无妄
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爲疾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
以无妄爲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
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
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彖曰大畜剛健篤實
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
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象曰天在山中大畜
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
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強
學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
始有光明惟能定巳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
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
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
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
明蒙雜而著（著占着字）雜着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

初九有厲利巳象曰有厲利巳不犯災也
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巳也
九二輿説輹象曰輿説輹中无尤也
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中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牿説輻之害不
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豶
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爲絕句艮爲止止二陰也不以止其類也故亨

頤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畜養之象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頤求養而无恥者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羣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顛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履邪好動係說於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　係說於上一作係而說上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從之慶驕則有它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川蓋養然後可動耳

大過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

无悶

陽剛過實於中本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幼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爲心則撓乎下吝

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盆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

習坎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惟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

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

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物則无易

象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何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无復凝滯人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云入于坎窞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則
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
坎終无功也
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
貳剛柔際也
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相得誠素既
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進出之漸故
无凶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
故聖人惜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
也一本云坎盈則進而往有尚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
道凶三歲也
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
復之凶故爲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險之極乘剛宜其爲所拘縶也

離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著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惰於博覽惟大人能
勉而繼之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剛處
下物所願交非矜慎之甚何以免咎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九三日昃
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
可久也
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
能久也故君子爲德夭壽不貳
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視桑榆之
暮景不足則貪於爲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
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爲

樂不爲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已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麗中正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

出征以正邦也

有嘉折首服而善之也獲匪其醜執訊弗窮不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

張子全書卷之十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易說中

咸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之爲道以虛受爲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脢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爲言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爲咸也感之道不一或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見虎則能

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咸速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譏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六二咸其腓凶

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居則吉躁則凶以男下女爲正咸之道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間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釋氏以感爲幻妄又有憧憧思以求朋者皆不足道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兌性悅未免乎思以求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諂瀆之悔

感非有意咸三思以求朋此則不足道

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天下之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虛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蓋爲不與物校待彼伸則已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亂[illegible]橫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存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

九五咸其脢志末也

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

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一无曰字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恒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

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

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巳也利有攸往終則有

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

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矣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

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情天地

之心皆放此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爲常求之過深也故入

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持一作特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係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

容也

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惟常守一

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常非位則功无以致故

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

在上大无功也

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

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上故大无功也易

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惟要人玩之乃得

遯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

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曰與時行又

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爲憎惡之惡遠小人不可

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之爲言敬小

人而違之之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遠難
在乎先幾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
志也
黃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合之位戡難
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
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爲內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
然以斯處遯危疾宜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暱於事幾不
忿怒成仇則私溺爲累矣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正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大壯
大壯利貞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
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象曰雷在天
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
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己
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
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
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

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己
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
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
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
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
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意思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
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
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不剛惟大
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爲事業以教天下
今夫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耻以爲屈而不爲

耳不顧義理之君何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爲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逾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正吉三以四爲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爲陰累守己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羊外柔而內很六五以陰處陽羊喪之象也能去其內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位非其所堪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

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正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寛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上歷九四不爲衆信則取侮可必若志應在上爲衆允則悔亡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鼫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爲相反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

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內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

明夷

明夷利艱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與三同體三爲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雖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爲已用故

欲拯闇同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與上六同爲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之正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家人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
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
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
定矣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火出
家人道在於烹爨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

乎此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男處女下悔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
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位爲過中則履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以化成天下
故王假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睽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
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
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
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象曰上火
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
以辟咎也
履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馬復屈下惡
人能免於咎
九二遇主於巷无咎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睽之際不失其道乖睽
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乘剛遇敵與衛皆困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閒已往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內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與羨可獲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剛中之德爲物所歸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與解繇同義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他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往則速吉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上合于五則得黃矢之象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人負乘之象

貪以致寇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駢附險亂即解解之則朋信 當一作正

六五君子惟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道亨則邪類之退必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忘義而貪故以喻隼

損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爲而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六三本爲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彙征三人並行

則反非益上之道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已亦可喜而无咎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况其下者乎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本爲九三雖爲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得臣无家咎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大川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當上之益修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爲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

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爲王者之任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
志也
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爲依遷之國
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
足告王故曰告公
本爲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懲在下以爲依
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
從蓋上以益下爲心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

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上九莫益之或擊之
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
之反或益之之義爲文故又云自外來也
未嘗損己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

夬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
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
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
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爲德乃終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
行无恩以及下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警懼中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

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
暴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
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
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
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悅
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illegible]故必有慍
雖其有慍於正无害故无咎[illegible]君子之道綽然
餘裕終不爲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巳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illegible]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聽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大矣哉

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於近則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 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怙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之不至則失其幾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所係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之爲物根固於下瓜之爲實潰必自內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萃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與渙卦義同故繇詞互見

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

聚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

聚不以正私邪勝也

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爲宜

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於物也 凝一作疑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爲衆輕侮若能啼號齋咨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

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爲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允信也自信於己與上合志而升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與萃六二同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上皆陰柔往无所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巳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困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困危之際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美物方至然未可有爲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 際一作世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心有偏係吝也以陽履柔故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爲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爲之時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

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云動悔有悔猶云動
悔之悔也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

无與也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以既出爲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克滿可汲爲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爲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逺邇皆獲其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无應於上无敝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冽寒泉美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爲衆所利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革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賤而无應非大亨以正之德中堅自守不可有爲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可嘉

也

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兌兌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云征則雖正而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約巳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

始信巳可行故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爲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望而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

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觀而從也

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卽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爲班班之縟革面而聽命巳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巳爲棄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内尚質闇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着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爲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爲顏子之文可也

鼎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

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柔率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卽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

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爲革爲塞困巳路
而爲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
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
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
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上下革塞則
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使應初則其
悔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其路則吉可
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承乘皆剛悔
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此鼎耳之失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黄耳中以爲實也

居中故其耳黄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

正勁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陰柔以固
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耳虛鉉剛故
曰剛柔節也

震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彖曰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
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
也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
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之時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
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不一能懼而
改行則无眚矣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處衆陰之中爲衆附比剛陽之德而以位陰故泥
而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懼往亦厲懼來亦厲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保故
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

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一作云懼險之中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則民弗與也故以征則凶能以鄰爲懼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既附四已或與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爲戒不待及身而戒則无咎

艮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雖處喧鬨亦无害於爲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猶有不容之意至於市井紛嚣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入他人之庭不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徒止其腓腓所未聽故心不能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止於心故能艮其身咸之九四朋從爾思義近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漸

漸女歸吉利貞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者天地之施交女歸吉進得位皆指六四（施一作始）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可久之德難從无徵之德君子不以責人君子以賢德自居不強率人待其心回故善俗自然（一作不可推行无徵難從之德）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鴻爲水鳥漸進之始出至于干鴻鵠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處非君子信巳而行義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衎衎和樂貌飲食和樂不徒飽而已言獲志之多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漸卦九三六四易位而居三離上卦四離下體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然相與之固物莫能間故利用禦寇也征不復者變爲艮且得位也如六四之得桷三四非正合故曰失其道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木非鴻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然本坤之爻進而爲巽故或得其桷居之可安也順巽則衆所與也故得所安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无應於下羽絜无汙且處於高故曰漸陸

歸妹

歸妹征凶无攸利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然泰道將終征將爲否故曰凶

三五皆乘剛必退反乃吉

歸妹與革均是澤爲大卦義不相干故革具四德而歸妹初不言德也妹者是少女之稱也對長男而言之故言少女先儒爲姪娣之義於卦不見於爻辭則有君與娣之稱長男而與長女是人之常也少女而與少男是人之感也說以動須是歸妹聖人直是盡人情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永常禮之終知人情之敝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陽處於上不可不隨故征吉以兊應震合卦之義常道也爻爲陽故能履非匹故跛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震動乎上雖匹而不至所以眇陽中故能視不援上幽人之正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三陰本彙征在上今六三反下而爲兊故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女當待年于家今待年夫家而反歸故曰未當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當速交而爲泰今獨後者三有所待也故曰愆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六五同又於此見[illegible]爲之戒也以其貴行故戒其滿以幾望（一作又於此見新故之戒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與六三皆陰故士女无實

豐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宜日中不宜過中也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

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月盈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
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獄致
刑民不惑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
旬災也
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陽爻

則蔀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凡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
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
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
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
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絕去上六而不
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之終不可用
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應亦陽故云
夷主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閴其无人自藏也

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墨其行窮
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
故曰天際翔也
旅
旅小亨旅貞吉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初六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為
取災之道也

六二旅卽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
尤也
居得位卽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
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
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
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爲瑣瑣志窮卑
下不能大助於已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
得故其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亾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
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
得譽美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
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
曰終莫之聞也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剛巽
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
見大人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初六進退利
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于武人之貞
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在牀下然
不失中道下爲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爲之使吉而
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論虛華過實者言
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宜志在比
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乘剛悔終可亾近比於

五不爲諂妄而又二三并爲所獲不私其累而樂
爲已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亾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讓始也
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
爲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
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
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柔巽過極雖爲之下物不爲用故曰喪其資斧凶
資斧尚喪餘用殫矣

兌

兌亨利貞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
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
講習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亾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商兌未
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爲
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
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
也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與三爲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
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象曰風行水
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

而馬壯其吉宜也
九二渙奔其杌悔亾象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亾故曰奔其杌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出其悔終存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援上而進惟求自脫于險无悔而已非能㓒物者也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爲心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于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爲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於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乃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乘剛在上若係于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

節

節亨苦節不可貞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以苦節爲貞其道之窮必矣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見塞於九二故不出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咎之故无咎兌說也故能嗟咨取咨
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已之詔而天下悅大人過旣改則復何咎之有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以剛居中得乎盛位僾爲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

貴常保故曰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正悔也必正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

中孚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

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爲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爲衆所信取悔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孚交如則威如乃吉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所歸位以德致爲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恒其德莫非己致（一作惟敵是得故未之云云）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絶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一作免咎）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 一云將變而爲小過也

小過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時宜用過雖過正也

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爲以求安過於自大其禍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巳下猶不可過况其它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爲衆所疾非過爲防愼人或戕之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爾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爲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正當思奮爾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巳上也

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不巳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日西而東趨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巳上亦尚往之義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

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

既濟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過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六

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凶之道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

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未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有強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與進凶之道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剛陽之德迫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也初處險中叛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上之任是以有賞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

張子全書　卷之十　易說　五十三

原缺

張子全書卷之十一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易說下

繫辭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

不見兩則不見易　物物象天地

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為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

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直一作著）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轉地方則須安靜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

是故剛柔相摩

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既消爍氣復升騰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大始者語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蓋莫知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也初未嘗有地而乾漸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為而為故其成也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

天地

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氣能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之爲物㹦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謂之聖乎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歟悔吝由麤不足而生亦兩而已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彖者言乎其象也

象謂一卦之質

齊小大者存乎卦

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
稱名小而取類大也
辨吉凶者存乎辭
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
悔吝吉凶之萌惟介於石者能見幾而作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
所動之幾微也靜知一作靜志
震无咎者存乎悔
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

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
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太乎所造彌者彌縫補
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營之義易之爲書與天地準
易卽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
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
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
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
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

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
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
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
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
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
邊耳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

而无形方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
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
知有无之故
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
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
明之故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
知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
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

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夫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爲之經營不可以有愛付之无憂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安土樂其所自生[illegible]忠厚之道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爲說說有无斯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則可以兼統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姑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

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飲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

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

有也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聞見不足以爲已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爲已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趨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

百姓日用而不知

百姓日用不知溺於流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

系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

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

用聖人天治自足矣

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

然後日新
生生之謂易
生生猶言進進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極數之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通變之謂事
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
易簡之善配至德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
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夫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敎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於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
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完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卽道

義從此出
智極其高故效天禮着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
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易之爲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

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已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聽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斷也知金鐵之可斷

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

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楊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

極兩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

兩兩 地兩效剛柔之法也 七離九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正
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
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
兩爲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
故土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
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
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反始滋至无筭不越於是陽

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
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
也

一地兩二也 三地兩六也坤用 五地兩十也
一天三三也 三天三九也乾用 五天三十五也
凡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參天兩地者
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揲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
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云五
歲再閏者盡遇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
巳四十乃時之數也

六七八九十
五四三二一 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
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

位相得化也

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
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
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
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
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
酢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
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
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
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
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
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行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化之於已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無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

尚辭則言无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于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辭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而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以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

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修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易受命乃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中庸所謂至矣天下之理斯盡因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所以因貳以濟民行也

旣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神
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
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
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
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有所不知
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爲近无知
者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神譬之
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
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
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卽神而
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无
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性之流也
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爲別
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者謂之神然
暴亦固有漸是亦化也

聖人通天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
所感則化感亦有[illegible]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
又難專謂之化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
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
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
心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

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
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麤至小之事亦
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
立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
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
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
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
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

吉凶與民同患

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知藏諸用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

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

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取捨之故故作易以先之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民患除憂疑亾用利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制而用之謂之法

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聖人之法也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用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云變通莫大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

其中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　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聖人作易以著效之故曰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作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作書契效法猶地出圖書　一云猶河洛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
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
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
變而通之以盡利
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
鼓之舞之以盡神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神一作詞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
神爲之也詞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

也於象固有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鶩說使人
向之極盡動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盡神
者與巫之爲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
好歌舞爲巫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于鼓
舞之極也故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爲
言語其動而已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
毁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
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
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
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
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
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
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
事業
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乾坤成列而

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而別之故謂
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可謂通矣舉盡利
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典禮易之事業也
道一作體
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各殊故謂之變
顯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
非有心所及也
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者謂之道也形
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之器无形迹者

卽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卽器也見於事實如禮義是也

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使民知寒暑之變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一端耳

凡不形以上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爲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爲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生是道也是易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

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上天之載无聲臭可象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成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而後能明乎神

繫辭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

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

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

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 正明不爲日月所
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
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月
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
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
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
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爲聞見
所轉其見其聞湏透徹所從來乃不眩惑此蓋謂
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動也

正明不爲日月之所眩正觀不爲天地之所遷正
觀正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爲日月之
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之能如
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德見其
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有信有
此苟不自信則終爲物役

事千變萬化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因爻象之旣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
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

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

聖人之情見乎辭

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

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

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

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

地之宜如爲黑爲剛鹵爲大塗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柔附於物飲血茹毛之教古所先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類革之使民宜之也

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君逸臣勞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别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犧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知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悅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有備則无患故豫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

過

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養道雖至禁網尚疎但懲其乖亂而已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之象

棟屋脊檩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檩爲棟則其間已有宇不得上棟也若指袱爲棟又益遠矣宇[illegible]垂而下故言下宇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禮成教備養道足而後刑可行政可明明而不疑易說制作之意蓋取諸某卦止是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夫子之言耳 一備修作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 御作禦 一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

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喪矣將陳恬智交養故序日月寒暑屈申相感之義也

君子行義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申之變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屈申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精義入神養之至也

義以經爲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无方

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卽非行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惡其鑿也百慮而一致先

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歸乎理而
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盛也率本
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咸其心也不
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
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
物而有所系着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入神豫而
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日先撰次
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前則自一
月前栽培挨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事前定皆
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行之者也

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則何患乎
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无備備則
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往自失故
要在利用安身盆以養德也若夫窮神知化則是
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而至大而
化則必熟化卽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謂貫穿天
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
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
淺深

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

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
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
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

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
萌豫卽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
人之事則在思勉力行可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
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
之大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
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自是別隔爲一節義有精麤窮理則至于精義

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爲一故神通天下爲一
物在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
此則存博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
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

化事之變也

大可化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
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矣神爲不測故緩謂不足

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
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申順理則身安
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有我所能勉哉乃能
炤物須放心寛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况德性
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浅心可得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後動者也
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暗於事變者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明君子之見幾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
矣
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
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
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
知幾者爲能以屈爲申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幾知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
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而斷可識
矣
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
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吉

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苟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也

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 一無止字

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傚天卑必法地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顯由末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

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无之矣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者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

[illegible]於知幾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大无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

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

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爲陽於地爲剛於人爲仁坤於天則陰於

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之門戶旣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

其文詞錯綜而條理不雜

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人一作理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

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

其事肆而隱

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

因貳以濟民行

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孰能與於此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以至于極盡精微處也天下之理旣已思盡思易之三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諳識情僞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巽德之制也

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履和而至

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隹

益長裕而不設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也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息必誠如川之方至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不足益人難哉易曰益

長裕而不設信夫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
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巽稱而隱
順以達志故事舉而意隱
井以辯義
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也
巽以行權
不巽則失其宜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也蓋其爲道

屢遷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
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
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
之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
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
亾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賤之用非內外之主中爻以
要存亾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
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
柔之爲道不利遠者
柔之用近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
爻者交雜之義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
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

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
百物不廢巨細无不察也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
擬議云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
也簡易故能悅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
簡易然後能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
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
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卽是隨文耳太虛之

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illegible]健不耳何以發散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天爲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效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

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

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象所趨各異故曰情言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

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申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蓍此所謂生蓍非謂在野而生蓍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蓍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起其用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
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
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
之用息
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
已
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
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
參也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
理義卽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卽爲理
義言理義不如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
可忘理於義此理云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
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
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克實之美與
詩之言美輕重不同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原也
致與至爲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

窮理盡性卽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
所禀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
則不容有不知
天道卽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
人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同意
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
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凡人剛柔緩急趨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

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
窮盡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理又盡性然後
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已而言之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
陰陽剛柔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
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
也而謂之人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

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

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

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之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雞

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雞之象

乾為寒為冰為大赤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 明一作類

坤為文為衆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震為旉為蒼莨竹為萑葦

震為萑葦為蒼莨竹為旉皆蕃鮮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

巧且順也為白因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為血卦為赤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其燥也 一作且躁也

艮為徑路為小石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作且

兌為毀折為附決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

柔者必折也

序卦

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　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緼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故受之以屯

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物生必蒙

蒙冒未肆 一作蒙穉者 蒙昧未肆

需者飲食之道也

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

坎者陷也離者麗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

雜卦

屯見而不失其居

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

蒙雜而著

蒙雜而著 著古着字 雜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說在外巽入在隱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小過過也

過而未顛也

履不處也

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吉

大過顛也

過至於顛故曰大

歸妹女之終也

妹歸而長女之終也 一作歸妹

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

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爲易撮聚衆意以爲辭欲曉後人也化不可言難知可以言難見如日景之行則可知之其所以行難見也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巳方虛心以鄉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爲占聖人則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爲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上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爲疑少故也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

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爲有以何謂之无如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然之爲體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仁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

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爲德切於人事

有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既巳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生氣之生即是道是易

乾不居正位是乾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入德處不移則是道不進重滯者也動靜不失其時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張子全書卷之十一 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 語錄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上智下愚不移克其德性則爲上智安於見聞則爲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爲天

已定而所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知舜也舜爲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
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
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
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
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
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爲之
已德性克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
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
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訂頑之作只爲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
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
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
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
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而已
元不曾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
如此而已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
知之爲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爲知包着心
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
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
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
所謂知及只言心到處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
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

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
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比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
益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
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
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
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
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爲作則武王已是述
湯事也若以伊尹爲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

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爲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爲人

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

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近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爲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爲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學須以三年爲期孔子曰期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期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爲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爲限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爲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

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達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

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謀之太迫則心勞而

不虛質之大煩則泥文而滋弊此僕所以未置懷於
學者也
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爲我
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
遁辭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言（知言）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
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爲惡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爲一猶
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
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
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
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
授於人則爲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爲性（亦可謂命）形得之
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
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
自茲愈遠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已
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
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
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寔
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寔
也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
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爲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
非道也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
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
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
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
太虛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
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
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
虛中來
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
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
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
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

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
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
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
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
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
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
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
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
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
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
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
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
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
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
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

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
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
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
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
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
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
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
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

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爲到其閫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甞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爲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然褊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禀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

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爲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麤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禀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爲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苟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卽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

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卽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作）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某只爲少小

時不學至今日勉強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眞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

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禮自外作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

恐以聞見爲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爲心若只以聞見爲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巳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爲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巳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巳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巳明何爲不爲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妥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巳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巳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巳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刄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

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張子全書卷之十二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　文集抄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校正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諭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曆二年某月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疆謂兵之眾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鉦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寨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illegible]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敢我舉汝礪汝戈汝鉏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畚杵胡虜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爾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夗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

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書勞賞才以鈇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汝家呂氏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

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兵筦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

賀蔡密學第四

茲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強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嚮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爲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爲渭師所敗潰遁而東其氣沮摧十亾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既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亾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幸少選未召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投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

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日升不息以攘患保民爲己任蓋知浮議強力不足以勝人心奪天命則含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爲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

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爲不得已爲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䢴皇皇而爲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爲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不能不知麼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

衣食足取克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亾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焚於死亾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illegible]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 右清野

師爲虜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技捂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間其多少之差此其大畧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滅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戍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

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卒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顚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

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明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田 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闊步

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作小無事一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爲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矢舉鬪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稅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爲計得矣然寇讎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爲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爲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爲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爲持久取勝之策爲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

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
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 右擇守
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
外修實於內爲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
而力日不足豈善爲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
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
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
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虜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 右足用
警敗 者以中國取敗戎虜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
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爲

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爲言者以戎虜用兵習
知此利令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
爲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
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
順之利餘利皆得以（一無以字）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
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
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讎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
（苟一作則 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
之才智殊絕不侔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
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
付兵云云 右警敗

與蔡帥邊事畫一 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接引告哀人使過
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
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
知中國爲（一無爲字）仁義爲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
赦邊陲釁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
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
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敘陳將恐
羽翼既成却論舊怨志懷稍適輙踵前非謀之不臧

亂靡有定某今有人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
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面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
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橫山人戶爲
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亾罪人景珣之徒信其
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
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內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
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
今日專輙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綏

州安存嵬名山等技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亾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僣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不（一作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亾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悉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恩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別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爲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僣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爲朝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

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覩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

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觀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內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却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某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亾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欵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乘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衰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却踵前非羽翼既成輙修舊怨某今有特幾所見條一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却出（一作至）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却欲送還未足深怪然慮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却有繫送嵬名山之請

竊恐朝廷未能決從轉滋嫌怨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罸之賊中決不能爲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賜詔書褒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射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

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弊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頗欲稍通博買但若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一作安）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塞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卻許令民間稍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喏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爲見卽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爲拓土息兵豐財制虜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爲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祥順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戶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苦西賊侵陵樂聞內附但以朝廷避引惹未甚開納今爲西賊貪噬歲被驅刼往往不戰就降甘爲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虛也銳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

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通右臂以爲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爲名只緣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橫絕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爲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榷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爲永久某以爲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趍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

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
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爲之此不容悉也

經畧司畫一第九

令據隣路關報及諸處城塞探到西界見有黄河裏
外點集人馬深慮乗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
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
行指揮審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
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

領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
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
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
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逐
人宜合將領蕃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
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來如何訓練得手下
人馬武藝精強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來堪
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
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來熟分至時可與同謀
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
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隣路或隣州至時有甚
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
令各自供析斟量巳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
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

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
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
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
尋委恭詳可否審切實封供申不得看徇人情務要
公當不悞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內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
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
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
團結隊逓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

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別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敷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勾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召

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勾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

雜詩第十

鞠歌行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修井行惻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皷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何[illegible]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從孤偏竊攘豈予思瓜李安足論

送蘇修撰赴闕四首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顓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

事請議成功器業中

闔闢天機未始休衫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爲蒼生事彼美何嘗與九州

出異歸同禹與顏未分黃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聊驗天心語默間

別館中諸公

九天宮殿鬱岧嶤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

聖心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老大

老大心思久退消個中終日面岩嶤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有喪

有喪不免道中非少爲親嫌老爲衰舉世只知隆考妣切思不見我心悲

土牀

土牀煙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温飽外漫然清世一閑人

芭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貝母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強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

題解詩後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病深

張子全書卷之十三終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輯

性理拾遺

橫渠言日月五星亦隨天轉如二十八宿隨天而定皆有光芒五星逆行而動無光芒

張子曰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爲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張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〇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憝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爲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荀況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張子曰所謂山川門霤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况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爲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亾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袪其疑耳

張子曰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〇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爲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illegible]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

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

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張子曰孟子於聖人猶是麄者

爲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爲要耳○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爲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

其喜怒好惡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

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

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

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

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

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

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

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

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

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

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

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

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

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

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

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論語說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

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論語說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

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

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

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

博學于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

然後其心亨通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

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孟子說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

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

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

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

幾非在我者 文集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

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

他人自是勇處多 語錄

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

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論語說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

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禮記說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廝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

肉刑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

異居也樂說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者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孟子說

二程書拾遺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曰奔

走荆棘殺亂杯盤之列

觀泰中氣艷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昨來餽邊喪亡今日事未可知大有可憂者以至士人相繼淪喪爲足粧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惡須有許大氣艷故生是人至如闕里有許多氣艷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艷大小大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横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正叔謂子厚越獄以謂卿監已上不追攝之者以其貴朝廷有旨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不已太辱矣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則將柰何

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則休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

横渠墓祭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于時無由致得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只消使家宰攝爾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百事皆（此有闕字）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張横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笑指揮趙俞）

恭而安（張兄十五年學）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

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一本無只是一物四字）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畆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爲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

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議論則方有益也若

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爾須使上下都無此怨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須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不由先王之道也須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須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強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不奪不饜

正叔言人志於王道是天下之公議反以爲私說何也子厚言只爲心不大心大則做得大正叔言只是做一喜好之事爲之不知只是合做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

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
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爲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

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趨走得不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子厚言十詩之作止是欲驗天心於語默間耳正叔謂若有他言語又烏得已也子厚言十篇次敘固

自有先後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

風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爲難然至於伎術能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懼此則不可知

世人之學博聞強識者豈少其終無有不入禪學者就其間特立不惑無如子厚堯夫然其說之流恐未免此敝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

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麄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甕椀中不如此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

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設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以上遺書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所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望然以爲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爲常也爲釋氏者以成壞爲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爲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不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爲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以上外書

張子全書卷之十四終

明後學嘉興徐必達輯校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若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

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已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子厚高才其學更先從雜博中過來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明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走今日且只道敬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曾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寬大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旣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

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正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閒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

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

昔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

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

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以上見程氏遺書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

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

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

汝輩可師之 遂曰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 橫渠乃歸陝西

張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伯醇云子

厚却如此不熟

張子正蒙云氷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爲有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

端改之曰東銘西銘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

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

恕從臣游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

言之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

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

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 按行狀今有兩本一本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本云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恐是後來所改 以上見程氏外書

橫渠言氣自是橫渠作用立標以明道

楊時致書伊川先生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

遂至於兼愛先生答之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

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

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

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

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見程氏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答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如

虛無卽氣則無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

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

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 一作和 之

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

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

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髣髴耳能無差乎

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
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
·然其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因
無所見處如喫木扎相似更没滋味遂生厭倦故
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
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别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
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顚連而
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於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

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
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様子
西銘之書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
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
·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
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大賢

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
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
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
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麽様
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
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
此吾與是如此王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
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

如此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
似他人只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
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夔孫曰公既久在此可將一件文字與衆人
共理會夔孫請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
夔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而今解得分曉了
·便易看
又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
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

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尚脚忙手亂況不會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却未熟然他地位却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爲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

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問程張之門於六經多指說道之精微學者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精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曰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又問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又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

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只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曾子剛毅立得墻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

訓示我廣居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

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

僻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敝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

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禀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

其大君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則天地爲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卽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

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卽天地之性子之身卽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卽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旣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

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爲順令受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

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卽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卽父父卽天地卽母母卽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卽天地之理而天地卽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

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
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
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
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
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
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
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
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
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

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
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
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
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
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
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
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
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
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
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

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
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
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
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
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
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
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
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
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
後可以善述事也

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
曰處今之時當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
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
皆宗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
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
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
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
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以上見性理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

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
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絰挽車以塟

行狀　呂大臨

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
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復仕眞宗朝爲給事中
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迪仕仁宗朝終於殿中丞知
涪州事贈尚書都官郎中涪州卒于西官諸孤皆幼
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鎭之南大振谷口因
徙而家焉先生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
叅軍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

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
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
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
五十有八是月以其喪歸殯於家卜以元豐元年八
月癸酉塟于涪州墓南之兆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
曰因尚幼先生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
不可奪涪州器之少孤自立無所不學與邠人焦寅
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
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
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
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未以爲足也於是又
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共語
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
盡棄異學淳如也間起從仕日益久學益明方未第
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
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其在雲巖政事
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
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

檄之出不能盡達于民每召鄉長于庭諄諄口諭使
往告其閭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問某
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
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
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
置意科舉相從于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
從之者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
大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並塞之
民常苦乏食而貸于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
言于府取軍儲數十萬以救之又言戍兵徒往來不

可為用不若損數以募士人為便上嗣位之二年登
用大臣思有變更御史中丞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
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
上即命召既入見上問治道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上
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
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
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執政嘗語曰新政之
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
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
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

不合寖不悅既命校書崇文先生辭未得謝復命案
獄浙東或有為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之治
獄執政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獄成還
朝會弟天祺以言得罪先生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
于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
以供歲計約而不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
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
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
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又以為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
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其自得之者窮神化
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嘗謂
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
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近世
喪祭無法喪惟致隆三年自期以下未始有衰麻之
變祭先之禮一用流俗節序燕褻不嚴先生繼遭期
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
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從古者
甚衆皆先生倡之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

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
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
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其家
童子必使洒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
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孫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
祭豈可使人為之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
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
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歲適大
歉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春之先生亟止之曰
飢殍盈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

對策不食者數四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唯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

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爾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兹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未之行爾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會秦鳳帥呂公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及至都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于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衆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衆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以歸知道之難行欲與門人成其初志不幸告終不卒其願

沒之日唯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之賻襚始克斂遂奉柩歸殯以葬又卜以三月而葬其治喪禮一用古以終先生之志某惟先生之學之至備存于書略述于謚議矣然欲求文以表其墓必得行事之迹敢次以書

哭子厚先生詩　明道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慟哭知何恨豈獨交親念舊遊

論謚書　司馬光

橫渠之沒門人欲謚爲明誠夫子質於明道先生先生疑之訪于溫公以爲不可此帖不見于文集今藏龜山楊公家

光啓昨日承問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爲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

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于伯淳而伯淳謙遜猶謀及于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淳擇而折衷之光再拜

張子全書卷之十五終

周張全書二十二卷內府藏本

明徐必達編周子書自太極圖說通書而外僅得詩文尺牘數首附以年譜傳誌及諸儒之論爲七卷張子書正蒙理窟易說而外兼載語錄文集其散見於性理近思錄二程書者蒐輯薈粹別爲拾遺附錄通十五卷

朱子註釋濂關三書不分卷

〔清〕王植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雍正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濂關三書無卷數》提要

濂溪太極圖說一篇通書四十章橫渠西銘一篇皆朱子手所注釋表章於世者也葢朱子於此三書旣爲之註復詳爲之說闡發不遺餘力尊之與語孟五經等而後儒顯微抉幽以暢其意旨之未盡者亦幾蠶然備矣後學或且病之曰擇焉弗精語焉弗詳也夫謂其弗精則考亭微言具在於是謂其弗詳則一言而千百其詞

尙何以加焉乃猶不足厭賢哲之心而驟而讀之亦有難得其端緒之所在者言未循其序而理未裒於一也夫言多而擇之無術雖微詞渺義尙汨沒於繁雜紛賾之中矧新安未定之言諸賢未醇之論如涇渭同流而丹黝雜陳能無惘惘哉余嘗從事於此思爲訂正乃爲二法例之一曰以傳從經說之發明大文者卽依大文爲序次使條分縷析皆按次而列一曰以疏通

注意之發明注義者即以注義爲標準使經直緯横皆從一而定若作室然彼始其事者並搆垣墉楝宋榱桷楹礎階砌既無一不具矣取資用宏或未暇細爲經理吾欲去其麗雜奠其杌隉無俟另闢門庭而改作之第於位置未善者爲之調方向通戸牖界墻垣覩者自覺煥然一新余於是書志此物也若夫悟太極無極之妙念乾父坤母之原體仁義中正之實求踐形性

肖之旨心研力追有非言詮所可槩者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將伯之呼所望於二三同志何如哉雍正元年秋七月深澤王植序

太極圖說總論

愚按圖說總論舊附篇末然提綱挈領固宜揭之於前以攝全書之旨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禀受明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問太極圖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謬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参互考証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藴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

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修國史中有濂溪張程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為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為前修之累啟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為父辨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腳之語神祖猶俯從之況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為例則無不可改之理矣○周子吃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某若不分別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仔細去看否○周子太極圖經許多人不與他思量出自某逐一與他思索方得他如此精密○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愚按以上共十一條首四條總論一篇之意次二條論首句妄增自為二字之失次一條於圖說中舉其所言用功處次三條論看太極圖法末一條辨圖之非出於陳希夷也

朱子答陸子靜書曰來書反復其於太極無極之辨詳矣然以其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群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

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的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于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床上之床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于太極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于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其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論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請以其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極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初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于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又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愚按此朱陸不同之一端故特錄全文以備考云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原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

或詳或畧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邃理者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注剛柔）自二而四（自注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自注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維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

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如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徧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愚按以上共九條朱子所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也首四條以圖與易並論次一條以極字與劉子受中之中並論次二條以圖說與張子西銘正蒙並論次一條與程子並論末條與邵子一陽初動處二語並論

南軒張氏曰先生崛起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菴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

時覧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上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察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能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

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晩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傅氏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姤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同人說但傅之書藁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姤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然其言詞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已反覆論辨究極其說旁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正也敝不自量併以其聞之先生者附之于此學者其亦熟復而深味之哉

謝氏方叔曰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

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為數往自巽而坤為知來八倍為十六十六倍為三十二三十二倍為六十四天地鬼神之奧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為萬世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夬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寔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于是乎有辭孔子生于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于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曾不外此去聖浸遠世之諸儒或汩於訓詁詞章之末或溺於權詐功利之習甚至薄剩於虛無寂滅之教其斲喪天理滋甚更千百年至我國朝天啟斯道始

有濂溪周先生獨傳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太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五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于生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極動靜之妙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六爻之中五上為天三

四為人初二為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恉也至于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為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據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倚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而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床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大有造于萬世學者矣

愚按此段於首句注內造化樞紐二句極其明徹雖總論書旨實闡發註意

黃氏瑞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緒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稿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為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劾以此最後臺臣排擊偽學有厭貫誤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授一意分更分猶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元劉因記太極圖後略云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為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其寃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而亦不審乎此之過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為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也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及為圖書法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所自豈亦不考乎此故其說之不決於一與夫周子邵子先天太極之圖雖不必所傳之小於一而其理未嘗不一其理之小于河圖者則又未嘗不一也

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亦即太極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心之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夫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亦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為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為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夫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亦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為陰中之陽即陰靜中之為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耦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即生水火一也

丹永光氏太極本河圖論略曰昔人疑周子之學傳自陳希夷朱子以為太極圖非希夷所有然則何由而得之曰由河圖太極生兩儀易言之矣易圖已標太極一圖周子心畫之妙不在最上一圖而在第二層陽動陰靜之圖中涵太極陽陰各半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以著陰陽動靜互為其根之義今觀河圖五位乎中以象太極分十包五五陽十陰此即太極內一層之陰陽也下一左三一三皆陽上二右四二四皆陰是半為陽半為陰也一之外六三之外八六八皆陰二之外七四之外九七九皆陽是亦半為陽半為陰也以一三之陽外環以六八之陰二四之陰外環以七九之陽且內陽外陰內陰外陽與太極圖之互根者不相同歟圖說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所言五行之序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無不符而其為圖水居右之上火居左之上木居左之下金居右之下土位乎中起水左旋而火而木而金而土順乎序也其相生則起左之下終右之上其相克則起右之下終左之上可謂錯綜盡致矣五行各一太極又總一太極則非河圖所有而周子所推以發天地之秘者也第四五圖又以男女萬物之不可勝紀但為二圖括之見男女總一太極萬物總一太極而男女萬物有無數太極乃圖畫所不盡者寓

於二圖中此亦非河圖所有而周子所推以發天地之秘者也同者自可為因不同者無嫌於創皆由反覆河圖而得謂太極演河圖〻説賛易可也謂太極即河圖〻説即易無不可也

李厚菴氏榕村剳記一條曰太極圖首之以太極太極者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棨然萬分而不見其不足是故圓以員象之所以目其渾淪一理之妙也其次為陰陽動静互根神之所以不測也動静一本於極道之所以不貳也圖之陰中有陽〻中有陰而陰陽之中共涵太極以此也又其次為五行圖之五行交系乎上猶之陰陽之互根也其総會於一

猶之陰陽之中涵太極也又其次為萬物萬物之極所以兩之者蓋人自生於父母以後而離本也愈遠其視天地也邈乎其不相属故周子分別男女萬物言之以為所以受之於父母者與天地同自天地而生此也自父母而生亦此也人之生於天地父母通乎一理而全受而歸之天地父母也同乎一道嗚呼此即西銘之指意根本也惟時正學方興群賢授受不約而合有如此○西銘恰似圖説第二篇

愚按太極圖為圖者五第一圖即在下数圖中非数圖之上別有此圖也下数圖中各有最上一圖非一圖止為一圖也凡陰陽為一圖而太極一圖在内五行為一圖而太極陰陽在内人物氣化形化總為二圖而太極陰陽五行之三圖俱在内是又當於蜜不盡處尋出圖外之意非五圖各為一圖也圖説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見人之一身便是一太極圖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以下見聖人渾然一太極圖上半言天之所以生人下半言人之所以合天也要之太極一圖從造化〻育人物未生之始言之而玩此圖者須從人身體驗方有所得人性太極也性有形乎是無極而太極也人心已發即動而生陽也未發即静而生陰也心有動静而性之理隨之以見即所乘之機也性與心不相離亦不相雜性不可見即心而指其動静之理以為性猶太極不可見即陰陽而指

其動静之理為太極也人身上下前後左右俱分陰陽如天地東西南北分之一定而不移也若動而復静語而復黙呼而復吸無一息之停亦如日月寒暑循環代謝命之流行而不已也五性五官亦陽变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人身太極陰陽五行實自天地来故無一息不與天地相肖於此求之思過半矣○圖説一篇朱子分十節看覺脉絡分明

太極圖說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修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爲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蓋亦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太極圖

注。○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爲言耳。◎陽動陰靜此○太極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太極者。其本體也。◎陽動者。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靜者。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陰中之陽者。☾陽動之根也。☾陽中之陰者。☽陰靜之根也。乂變合五行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乀陽變者。陽之變也。丿陰合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稚故次火。㊎陰稚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乂變合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太極◎陰靜陽動乂變合五行。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太極。無假借也。（圖）真精妙合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
極也○（萬物化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
極也○（自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
人○（極）者於是乎在矣然形☽（陰）之為也神☾（陽）之發也五性
（火水土木金）五行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
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
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太極）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
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
所謂☾（陽）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也
○（太極）之躰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

人○（極）於是乎立而○（太極）◎（陰陽）（水火土木金）五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
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修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
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極）也陽也剛也仁
也所謂☾（陽）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陰）也物之終
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太極）也故曰易有太
極◎（陰陽）之謂也

愚按文內小註未詳出於何人或曰山陽度氏所注也

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
指之否朱子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意○問孟子言性
與伊川如何曰孟子是剔出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

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而其於太極圖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
雜乎陰陽而為言○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
體用蓋靜即太極之体也動即太極之用也○問南軒云太極
之躰至靜如何曰不是又曰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
言如何曰如此却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問陰盛何以居右
陽盛何以居左曰左右但以陰陽之分耳○又問木陽稱故次火
金陰稱故次水豈以水生木土生金耶曰以四時之序推之可
見○問仁義禮智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
實此四者實有此仁實有此義與禮智如五行之有土非土則

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于四時各寄旺十八日或謂旺于戊己
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旺夏末月令載中央土者以此故也
○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
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為四行之寔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
寔也○金木水火土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五行各
耑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
中節者為不善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
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或以善惡為男女
之分或以為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
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

陰陽亦可以言男女〇問中也仁也感也所謂陽者太極之用所以行正也義也寂也所謂陰者太極之体所以立或疑如此分配漸至於支離穿鑿曰但虛心味之久當自見〇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陰陽動静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〇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体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体纔說義便是用就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止言兄足矣纔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為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〇問仁義礼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来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礼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礼智說則春仁也夏礼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来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〇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静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体在陰然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此只是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静用前又是体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静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静便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〻前又是呼

愚按以上共十五條首二條疏圖解非有以離乎陰陽[illegible]次二條疏用之行體之立二句南軒之說若無以甚異於朱子然朱子即動静而分言之則静者太極之体所以立動者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南軒主太極而實指之以為其體至静則於本然之妙所乘之機未免混而為一失之遠矣次一條疏水陰盛四句次三條疏五性五行之德句次二條疏善惡男女之分句次一條總疏寂感体用數句次三條疏仁義中正分屬動静体用之故次一條疏先言用後言体之故以上五條所疏之義說見篇末總注

北溪陳氏曰五者謂之五常亦謂之五性然造化上推原来只

是五行之德仁在五行為木之神在人性為仁義在五行為金之神在人性為義禮在五行為火之神在人性為礼智在五行為水之神在人性為智人性中只有仁義礼智四位却無信位如五行木位東金位西火位南水位北而土無定位只寄旺於四位之中木屬春火属夏金属秋水属冬而土無專氣只分王於四季之間四行無土便都無所該載猶仁義礼智無信便都不定了則仁義礼智之実理便是信〻却易曉仁義礼智須逐件看得分明又要合聚看得脉絡不亂〇問智是知的確定在五行何以属水曰水清明可鑒似智又是造化之根本凡天地間萬物皆得水方生只看地下泉脉滋潤何物不資之以生亦

猶萬事非智不可。須知得確定。方能成此水于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而智亦萬事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

愚按此溪二條皆疏圖解五性五行之德句。

無極而太極。

注。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也。

朱子曰。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無極而太極。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物之

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脉絡井々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攧撲不破。○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々地在那裏。只是說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無極而太極。正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看。故又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問無

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極下言太極。竊疑上言無窮無極下言至此方極。曰無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無極。曰太極既無形氣象如何。曰只是理。○問明道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則周子之所謂無極也。不可容言也。若太極則性之謂也。太極固純是善自無極而言則只可謂之。總明道之言。所以發明周子之意也。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問無極而太極々々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

無之至。至々無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底地說都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理之至有也。曰亦得。○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体。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休。詳見總論內答陸子靜書。○問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曰有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休。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無象。○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

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象自四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諭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曰邵子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大凡讀書不要般涉但温尋舊底不妨不可將新底来攙○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問無極而太極因而字故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静而生陰說一生字便見其自太極来今曰而則只是一理○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只是太極否曰蒼蒼者是上天理在載字上○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寔見得說有說無或先或

後都無妨礙

愚按以上共二十二條首六條總解本句大意次三條明其為無形而有理之義次二條辨以太極為總善之誤及解為極有極無之失次四條解無極之義而其第二三條皆論易言有周子言無立言不同之故也次三條解太極之義次二條解而字末二條疏注所引詩上天之載二句也○大全舊本於圖解及大文各節分載小注各數條數十條不等讀者膽前顧後多覺未洽故為類彙其說而次之如此然朱子立言既不厭其詳而及門所記錄又各以所聞為異同故前後各節多複出錯見而意寔相發讀者當會其大意所在無徒拘於一節一句之間可也

勉齋黃氏曰極之得名以屋之脊棟為一屋之中居高處盡為衆木之總會四方之尊仰而擧一屋之木莫能加焉故極之義雖訓為至而實則以有方所形狀而指名也如北極皇極爾極民極之類皆取諸此然皆以物之有方所形狀適似於極而具極之義故以極名之以物喩物蓋無難曉惟大傳以易之至理在易之中為衆理之總會萬化之本原而擧天下之理莫能加焉其義莫可得名而有類於極於是取極名之而繫以太則其尊而無對又非他極之比也然則太極者特假是物以名是理繼因其有方所形狀以名而非有方所形狀之可求雖與他書

所用極字取義畧同而以實喻虛以有喻無所喻在於言外其意則異周子有見於此恐夫人以他書極字之例求之則或未免滞於方所形狀而失聖人取喻之意故為之言曰無極而太極蓋其指詞之法猶曰無形而至形無方而大方欲人知夫非有是極而謂之太極亦特託於極以明理耳又曰太極本無極也蓋謂之極則有方所形狀矣故又反而言之謂無極云耳本非有極之定欲人不以方所形狀求而當以意會於此其反覆推本聖人所以言太極之意最為明白後之讀者字義不明而以中訓極已為失之然又不知極字但為取喻而遽以理言故不惟理不可無於周子無極之語有所難通且太極之為至理其辭已足而加以無極則誠有似於贅者矣因見象山論無極書正應不能察此而輒肆於粗辨為之竊歎因著其說如此云

愚按勉齋此條因陸子論無極書而發觀此則朱子答書之說益明而子靜之失益見矣

北溪陳氏曰所謂無極而太極而字只輕接過不可就此句中間截作兩截看無極只是說理無形狀無方体正猶言無數無臭之類太之為言甚也太極是極至之甚無可得而形容故以太名之〇三極之道三極云者只是三才極至之理其謂之三極者以是三才之中各具一太極而太極之妙無不流行於三才之中也外此百家諸子都說屬氣形去差了如漢志謂太極

函三為一乃是指做天地人三箇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底物老子說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此正是指太極莊子謂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亦是指三才未判渾淪底物而道又別是一箇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分為二矣不知道即是太極道是以理之通行者而言太極是以理之極至者而言何嘗有二理耶〇無極之說始於誰乎柳子曰無極之極康節先天圖說亦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極之後陽分陰也是周子以前已有無極之說矣但其主意各不同柳子康節是以氣言周子則專以理言之耳〇理雖無形狀方体萬化無不以之為根柢樞紐以其渾淪極至之甚故謂之太極文公解此句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解無極二字所謂萬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是解太極二字又解以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多少是分明

愚按北溪四條首條總解本句大意次條解太極之義而即易辭三極之道以發明之次一條解無極之義末條則號文公注語也

雙峯饒氏曰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為闔闢之主如户之有樞

細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
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為之
根柢為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為天
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
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
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
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
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
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
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

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前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
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乎

愚按此注本句大意而詳疏注中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
與總論謝氏方叔所疏宜參看

西山真氏曰無極而太極豈太極之上別有所謂無極哉不過
謂無形無象而至理存焉耳蓋極者至極之理也窮天下之物
可尊可貴孰有加於此者故曰太極也世之人以北辰為天極
以屋脊為屋極此皆有形而可見者周子恐人亦以太極為一
物故以無極二字加於其上猶言本無一物只有此理也自陰
陽以下則麗乎形氣矣陰陽未動之前則只是此理豈有物之

可名耶即吾一心而觀之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渾然一性而
已無形無象之中萬理畢具非所謂無極而太極乎

愚按此亦總解本句大意

萍鄉胡氏曰先師文公有云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今
雖多為之詞無以易此言矣然則邵子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
極何耶曰先師所釋以各義言之也邵子道為太極以流行者
言之也心為太極以統會者言之也流行者萬物各具一理統
會者萬物同出一原不知統會無以操存不識流行無以處物

愚按此述朱子解太極無極之說而並論邵子道為太極二
語

華注極字可以零細說至小之物俱有之是小德川流太極
二字統体說合天地萬物之理而言之是大德敦化○河汾
薛氏曰太極圖上面大圈子即陰陽中小圈子在陰陽中見
其不離於上見其不雜其實一而已矣

愚按此句乃圖之第一圈也易繫辭上傳之十一章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子本此而以無極
足其義專以理言若橫渠合太極兩儀而象之性則兼氣言
之矣○嘗為之論曰太極之名何昉乎自孔子之贊易始也
何以謂之極曰北極之在天也屋極之在室也比類而名之
以名名無名而名可立也何以謂之太極曰至矣盡矣蔑以

加矣以無可名者而為之名非常名所可名也自未有天地之先迄天地生物以後皆斯理為之根柢統貫於其間出之不已而未嘗有所加損焉渾然爾淳然爾此其所以極也然則何以言無極而太極曰極本無名而極之為名既以有名名矣猶恐拘虛者不知名之可以名無名也仍於非常名之中示以本無可名之義而後不執於無亦不滯於有蓋無在而無乎不在者也然則實而驗之將何如曰道為太極心為太極康節之言即濂溪之意故無極之說立而性可知也太極無形而乘氣機為動靜人性渾然而以心之存發為體用性本無對而心其動靜以傳性者也故無極之說立而心之於性可知也啟蒙論筮之旨以心為太極而兩手應之以所虛一蓍為太極而分二揲四應之推類以求用者有形而應用者無形二者有方而無形者靡盡無極之說立而天下之萬事萬物盡可知也乃史之傳周子也以圖說而有自為二字之失象山之疑周子也以無極而狃於皇極大中之義是皆徵於名而不得其所以名惑於無而不得其無名之名者也然則太始太素太玄之紛紜與夫非空非色未始有無之冥渺又何異其家自立說以為吾道之翳也哉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注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

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〇周子說太極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拈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卽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〇無極而太極人都想象有箇光明閃爍底物在那裏都不知本是說無這物事只是有箇理能如此動靜而已〇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

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或問太極曰未發是理已發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于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這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是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這理爲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生氣之內也○問有此理然後有此氣然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有渣滓○問理在先氣在先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時都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又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端緒便是理若氣不

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二者有則俱有又問未有一物之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今人說是陰陽上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無極只是無形狀太極只是至理理不外乎氣若說截然在陰陽五行之先及在陰陽五行之中便是理與氣判而爲二物矣○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總說太極便帶着陰陽總說性便帶着氣不帶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不可不拆開說○動靜非太極而所以動靜者乃太極也故謂非動靜外別有太極則可謂動靜便是太極之道則不可○謂太極涵動靜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是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今日爲頭已前底更不管理意思○問動

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矣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
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去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
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極復靜〻極復動還當把
那箇做劈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把眼前即今箇
動斬截便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〻以前又是動如今日
一晝過了便是夜夜過了又是明日晝即今晝以前又有夜了
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要說時日起也只是把今日建子說
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
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動一靜便是一箇闔闢
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〻靜者性之所以

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定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
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
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一
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
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曰一陰一陽則是一陰了又
一陽往來循環不已者乃道也○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
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
体之所為也故語道体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

謂之道 詳見總論答陸子書〻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
之本聖人之所以聖者誠而已○有此理則有此物徹頭徹尾
皆是此理所謂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問誠者物之終始
而命之道也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
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做○誠之通是造化流行
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既得此理而皆
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
然不動者誠之復○問太極圖解曰動而生陽誠之通也繼之
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靜而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
各正其性命也夫無極之真誠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不

息而萬物繼此以出與因此以成者皆誠之著固無有不善者
亦無非性也似不可分陰陽而為辭如以資始為繫於陽以正
性命為繫於陰則若有獨陽而生獨陰而成者矣詳究先生之
意必謂陽根於陰〻根於陽陰陽原不相離如此而非得於言
表者不能喻此也曰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
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無陽然物之未形則屬乎
陽物正其性不為無陰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謂張忠定公
語云公事未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
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于我處是性繼是接續綿〻之意成是
凝成有主之意○繼之者善繼之為義接續之意言既有此道

理其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即各具此理而為性也○太極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便是繼之者善靜而生陰々主凝結然後萬物各正性命方是成之者性○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會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々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無對○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々氣凝聚即為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當初原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々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滾々將去如水車相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是義不動則靜不靜則動如人不語則嘿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

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々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問必至于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問分陰分陽是帶上句曰然○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後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闔不窮之妙○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概上是地之形質○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々而動闔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峰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渤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

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儀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若論流行底則只一箇消長而已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也若對峙底則有兩箇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也若論對立底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程子所謂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為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句相須其義始備○問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可移也不知各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定位耳○問如何是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識者謂此語最精

蓋太極是理陰陽是氣理無形而氣有迹氣既有動靜則所載之理亦安得無動靜○陰陽動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推

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形而上者是理纔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事物雖大是形而下者理雖小是形而上者○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非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程子謂攔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作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明此正是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問伊川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

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說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遠乎道處如人君須止於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令人不解恁地說更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竟未動之前須靜靜之前又須動推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于此耳

截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

愚按以上共六十七條首六條統論太極動靜之理而其後二條則借人心之已發未發以明之也大全舊載延平所論一條謂動而生陽只是理不可以已發言所論雖精而於太極動靜為理為氣之分理附於氣以為動靜之義猶未推究入細終不若朱子本然之妙所乘之機二語為最精故僭為芟之一以朱子之說為正次二條言生陰生陽之義曰有動之理便是動而生陽又曰動而後生陽二說若有不同蓋太極理也陰陽氣也二者未嘗相離然必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則理在上一層無此氣則理亦無所附以存故理又即在氣之中而非各為一物也二說意寔相足次六條正明太極陰陽理氣先後之分皆不外上二條之義次二條明太極陰陽之非二即圖解不離乎陰陽意次四條明太極陰陽之非一即圖解不雜乎陰陽意次五條明先言陽動之意次一條疏注天命之流行句次四條疏注所引易一陰一陽之謂道句次一條疏注所引通書誠者聖人之本句但通書言本領之本此似作本根之義不無微異次二條疏注物之終始而命之道句次二條疏注所引通書誠通誠復繼善成性四語次五條疏注所引易繼善成性次二條疏繼之者善也至繼善成性所以分陰陽說見篇末總注次四條明動靜相生陰陽互根之義次三條明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義次四條並解陰陽互根分陰分陽之義次一條疏注分之一定句次三條疏注所乘之機句次七條疏注所引易形上之道二句而其後三條併及程子所論形上形下立言之妙也至太極陰陽所以分道器亦見篇末總注末三條疏注所引程子動靜無端二語

勉齋黃氏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機四字最難看舊蔡季通問朱先生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大抵只看太極乘着甚麼機乘着動機便動乘着靜機便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轉磨止則蟻隨他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一陰便是靜一陽便是動道是太極誠是太極其動也其靜也二條上合動靜說此分動靜說動極而靜以下又換形了一箇說流行底一箇說分定底蓋太極而下上文解圖周匝此下文又滾說箇太極與陰陽自其著而觀之著是陰陽自其微而觀之微是太極問既太極陰陽不是二物如何又有

紋有蕭曰須看觀字見去他裏面拆看那非他有兩箇頭面此既言氣與理合雖然以下言雖是恁地那那裏見他入頭處所以不見他合不見他離正以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下面若有續道太極也須漏去了

愚按勉齋二條前明本節大意後號注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之意

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之不定散殊上下自古有是到今亦有是非古有而今無皆之定理之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而至萬古莫不皆然若就物而□其微始微終亦只是一実理如此始以一株花論來春氣流注到則萌蘖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單就一花葉論氣実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便謝亦盡了方其花萌蘖此実理之初也至到謝而盡處此実理之終也○誠者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斂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実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然是真実道理如此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常甜苦者萬古常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実道理自然而然

愚按北溪二條號注誠者物之終始句

節齋蔡氏曰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内蓋自陰陽未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為陰陽主者固為陷於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執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根柢樞紐之所為而大本有所不識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前謂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分道器而言也後謂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乃所謂器即道也又謂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中矣此乃所謂道即器也蓋不分上下則恐人惟以可見者為始不合道器則恐人陷老氏精粗之謬故須著如此說耳程子之意恐亦不過如此為惟以為太極只在陰陽中而已則器亦道也一句已足又何必重複耶

愚按節齋二條皆號自其著者而觀之二段之意

臨川吳氏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以天命

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之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
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如乘馬之乘機動則
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
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
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弩弦與弩機却
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便是非別有
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辭害意
　愚按吳氏此條就注中天命流行所乘之機意
葉注太極是理本無動靜然非太極則無動靜猶之人心有
仁便有惻隱之心惻隱固是情不可即謂之仁然非仁安有

此惻隱乎〇太極動而生陽八句包下文兩儀五行萬物在
內正發明太極全体大用不專主天地說所以注云萬物之
所資以始也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此萬物亦兼兩儀五行言
若以生陽生陰竟作生天生地看則中間動極而靜等句于
天地分上通不去矣〇周子於分陰分陽下方說兩儀立焉
朱子於動靜下即注曰天命之流行者何也蓋兩儀之天以
位言天命之天以理言曰天命曰誠即太極也與首節注上
天之載四字相應〇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
也就太極言之惟有此妙故有此機就陰陽言之本然之妙
即在所乘之機內所云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

愚按此太極之第二圖也圖中陰陽互根各有三層以明其
義竊意陰陽之流行者相生不窮不止三層若日月水火之
類或陰質陽体或陽質陰体又有不至三層者至其生尅代
謝之故則亦不止於三層也宜善會圖中之義而以理求之
執着則謬矣〇注貫二句提起所謂以下引成語以釋太極
動靜動極而靜以下正解本圖蓋太極者以下推其所以然
自其著者數句明陰陽中涵太極乃第二圖正意自其微者
數句明太極中有陰陽又推原第一圖也雖然以下又言陰
陽動靜於穆不已之妙須知生陰生陽動靜互根雖在造化
之初而寔貫乎天地人物之後故注以繼善成性資始各正

為說蓋造化之初生天地人物者以此而萬物化生以後所
謂動陽陰靜互為其根者此理固無一息而停也此正朱子
徹始徹終明白示人處〇注萬物兼兩儀五行萬物言之蓋
兩儀以天地定位言動靜以氣化混闢言此其大分耳然細
分之則天地之浮降東西南北之分位人物之男女面背皆
分陰分陽者也天地之混闢四時晝夜之遞運人物之生息
動止皆動靜互根者也未有天地之先如此即今所以為天
地人物者便是如此故物不專以有生之物言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注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

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
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
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
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
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
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朱子曰陽動而陰隨之故言變合
〇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
便包容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
者衮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氣順布四時生焉金木水火分屬

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八日即是土
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惟夏季十八日土氣
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
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
為可見矣〇一片底便是分作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作五片
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生來太極只是一箇理
迭運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
為萬物〇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体尚虛
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
金則資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〇天地生物先其

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輕清
金木又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〇就原頭定体上說則未分
五行時只謂之陰陽未分五性時只謂之健順及分而言之則
陽為木火陰為金水健為仁禮順為義智〇總而言之只是陰
陽分而言之有五〇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
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寔然之
理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
萬事萬物何者不出乎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〇陰陽動靜以
大体言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
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不陰陽曰

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
上陽而下陰仰手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則為
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
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蓋謂是也〇陰陽雖是兩字然只是
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
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
無限事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〇陰陽二氣
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
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
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是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

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〇統言陰陽只有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〻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屬火丙是陽丁是陰〇五行之生非有先後如數一二三四五自然有先後次序〇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内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内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〇火中有黑陽中陰也水外黑而中

却明者陰中陽也故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〇氣是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子底〇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此豈即其運行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〇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只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〻生火〻生土〻生金〻又生

水〻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愚按以上共十八條第一條解變合之義次二條統論陰陽五行四時次四條統論陰陽五行而其前二條則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次五條論陰陽其二三條分對待流行而言其四五條則言陰陽中又各有陰陽也次一條論五行次二條專論水火次三條疏注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二段

勉齋黃氏曰未有五行只將做陰陽既有五行則陰陽在五行之中矣〇問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次序如何曰水與

火對生木與金對生因云這裏有兩項看如作建寅看時則木火是陽金水是陰此以行之序論如作建子看時則水木是陽火金是陰此以生之序論大概冬春夏可以謂之陽夏秋冬可以謂之陰因云太極圖解有一處可疑圖以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金陰稺故次水木陽稺故次火此是說生之序下文却說水木陽也火金陰也却以此為陽彼為陰論來物之初生自其幼嫩如陽始生為水尚柔弱到生木已強盛陰始生火尚微到生金已成質如此則水為陽稺木為陽盛火為陰稺金為陰盛不知圖解所指是如何後請問云圖解所分恐是解剝圖体言其居左居右之位次否晦菴先生云舊也如此看只是

水而木〻而火以下畢竟是說行之序這畢竟是說生之序畢竟是可疑〇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為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為陽所揜而不得遂故火陽勝蓋生之者微成之者盛生之者形之始成之者形之終也然各以偏勝也故雖有形而未成質以氣升降土不得而雜焉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故發而為木其質柔其性暖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故結而為金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耳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

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為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蓋質則陰陽交錯凝合而成氣則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質雖一定而不易氣則變化而無窮所謂易也〇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都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〻煖後便成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為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産曰物生始化曰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又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嘗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　化之端倪物本生之始〇五行有生數有行數不知何故初生是一樣流行又是一樣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簡之義恐不如此故嘗疑其只是一樣及以造化之本原參之人物之生育初無兩樣

只是水火木金土便是次序古人欲分別陰陽造化之殊故以水火木金土為言耳自一至十之數特言奇耦多寡耳非謂次第如[illegible]積實之數非次第之數也天得奇而為水故曰一生水一之[illegible]而為三故曰三生木一極為三以一運之圓而生三故一[illegible]為三也地得耦而為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為四故曰四生金二極為四以二周之方而生四故二而為四也水[illegible]為生之陽木者極盛之陽〻極而生陰故但當以水木火金土為次序也自初生至流行皆是如此若要看陰陽奇耦一初一盛則當曰水火木金土非謂次序如此也令以為第一生水第二生火第三生木第四生金以為次序則誤矣水木火金土

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為言也以此觀之只是一樣初無兩樣也所謂一二三四但言一多一少多之極少之極也初非以次序而言猶人言一文兩文非謂第一名第二名也果以次序而言之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又成就了水然後第七而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為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為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在內者為生在外者成之也若以次序言全不成義

理矣又曰五行之序其數作三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愚按勉齋之說凡五條首條統論陰陽五行次一條辨圖解水陰盛五句與注水木陽火金陰二語之異而及陰陽盛稱之說末三條疏注生之序行之序二語謂五行次序當以行之序為主所云生之序但以一穉一盛陰陽相對為說非確有次序也竊謂圖解水盛陰五句即注所謂生之序也又云水而木木而火如環無端即注所謂行之序也圖解言生之序既以金水屬陰木火屬陽而此注又以水木為陽火金為

陰二者若有不同然合二說觀之木之為陽金之為陰此二說皆同者也惟水火之為物象坎離故水質陰而性陽火質陽而性陰以為水陰盛火陽盛者即其質而言也以為水陽火陰者即其性而言也蓋錯舉為說而意自不相悖也故朱子曰火陽中陰水陰中陽水謂之陽亦得火謂之陰亦得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云不見於經蓋緯書之說也而易之本義啟蒙及此書朱子屢引為說當必有所見矣勉齋謂一二三四之數但以奇耦多寡為言理近是而究亦未盡元儒李氏希濂嘗辨之矣勉齋又疑物由穉而盛則火水當云穉金木當云盛據唐孔氏解洪範五行謂萬物成形以微著為漸

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此與勉齋之說合然水火氣也金木之質得是而生有母子相生之義豈非母為盛而子為穉乎水冬太陰金秋少陰火夏太陽木春少陽豈非太為盛而少為穉乎大抵圖中位置皆有至理而據圖作解幾無旁及至於其變不勝窮則朱子固言之矣學者因圖解所及以通其變又非可執一說以概其餘也○元儒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為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為非有次第但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總以秋為

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克夫五行一也而以為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于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成化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体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質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穉而居後此質之序然也就氣而採其運行之常則木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体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

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為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于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葉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為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為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為經緯也今必倒其次第而但以得數多寡為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為而無與乎陰火金

皆陰之所為而無與乎陽既乖生成之序復失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為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煖後便成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者為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為序則當云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

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為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為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之以火則為尤旺故能生金而為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今但見夏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遽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為疎矣

平巖葉氏曰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木火土金水者五行自相生之序也問五行之生與五行之相生其序不同何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

土土生金々生水々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
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変合而生者原於對待之体也
一氣循環而生者本於流行之用也
　愚按此亦䟽註生之序行之序二段意
華注五行有氣有質氣是人物未生時化育底材料質是人
物既生後資用底材料
　愚按此太極之第三圖也注氣行於天只有其象如日月五
　星是也質具於地則有形矣此二句総論以下分論然無遼
　而非以下又次繳到第一圖第二圖上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
其性
注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
明其渾然一体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
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
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
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体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
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
渾然太極之全体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
可見矣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

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
陽而陰陽在其中矣○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
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有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自然却
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自見在事
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太極云
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
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
[illegible]形故曰太極本無極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
[illegible]○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之中萬
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体冲漠無朕不
可謂之有矣○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
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
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
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專以理言則
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沉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
看又復合而観之某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
本体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
書云靜而無動々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
此兼看○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

利貞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〇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〇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又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〇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曰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〇氣質之性只是此理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

為一性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氣質之性從何處得來〇問各一其性固指五行之氣質然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土之稼穡此但可見其氣質之性所稟不同卻如何見得太極之全体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不在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体但論氣質之性則此全体墮在氣質之中非別為一性也又問反復思之誠非別有一性然觀聖賢說性有是指義理而言者有是指氣稟而言者卻不容無分別敬謹薄語謂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体始悟周子所謂各一其性專是主理而言蓋五行之氣質不同人所共知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具人

所未必知也今傳文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這性字當指氣而言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体無不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這性字當指理而言一段之間文義頗相合恐讀者莫知所適從曰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〇問先生答書言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又問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曰且如這光也有在硯蓋上底也有在墨上底其光則一也〇天下無性外之物有此物即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〇問枯槁之物亦有

性是如何曰原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

愚按以上共十六條首二條解五行一陰陽句次一條解陰陽一太極句次二條解太極本無極句次三條合解三句之義次四條解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次二條疏注隨其氣質所稟不同以下之意末二條疏注所引程子天下無性外之物句

葉注性者於質上指其本然之名本是一太極在天地謂之理至五行既成質故得云性各一是氣質所為然所云性者即太極之全体理一即在分殊之中也

愚按此節總上三圈而合言之見陰陽中之一小圈與五行

之各一小圈即最上之一大圈而三圈雖分三層三層只是
一理也各一其性〻固指理却指理之墮於氣質中者言朱
子所謂性雖氣質不得者約而盡矣注隨其氣質而所稟不
同所稟即指理一物各具之太極也下各一其性五句又稱
出萬物統体之太極〇注物與性字所指各不同未嘗不各
具一物之中物以陰陽五行言豈有性外之物〻兼陰陽五
行人物言無不各具一物之中物專以五行言性之本体性
外之物性之無不在性俱以萬物統体之太極言各一其性
性以五行各具之太極言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注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渾融而無
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
之名也凝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
經綸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
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
氣化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〻變化無窮矣自
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
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体
一〻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

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
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
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〇問氣之所聚理亦聚焉然
理終為主此即所謂妙合也曰然〇真者理也精者氣也理與
氣合故能成形〇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
五行而已而其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
其生物則又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
然後可以為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為魂魄
五藏百骸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正謂是也〇無

極是理二五是氣無極之理便是性〻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
綸錯綜於其間也凝只是此氣凝聚自然生物若不如此結聚
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〇先有理後有氣先有氣後有理皆
不可得而推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
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聚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
作即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
言之在物如牝牡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牝麻及竹有雌
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〇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
生出來底形化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〻不窮底〇問易言
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圖却先言乾成男坤成女方始萬物化

生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蝨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々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天地之初如何討箇種自是氣蒸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物事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似而今人身上虱自然變化出來天地生物其序固如此遺書言氣化處可見成男成女萬物化生而無極之妙未嘗不在是焉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愚按以上共十三條首條明無極之真次一條明妙合而凝次四條總解無極之真三句次一條解乾道成男二句次五條明氣化形化之理玩朱子之意氣化即指當初兩箇無種而生為一牝一牡者兼人物言形化則指既有此兩箇後牝牡相交而生者故於凝字即云成形而於二氣交感云形交氣感氣即一男一女之氣也南軒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乃天地所以施生之本男女所以為男女者非指男女之身而言與考亭說異竊謂男女所以為男女者已在上陰陽內不待妙合而凝之後方有是也末條疏注萬物各具一太極說亦見篇末總註

北溪陳氏曰總而言之只是渾淪一箇理是一箇太極分而言

之則天地萬物各具此理是各々有一太極又都渾淪無欠缺處自其分而言成許多此道理似散了就萬物上總論則萬物統体渾淪又只是一箇太極人得此理聚於吾心則心為太極所以邵子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物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耳只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定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々小塊箇々皆圓合萬々小塊復為一大塊依舊又恁地圓陳幾叟月落萬川處々皆圓之譬亦正如此々太極所以立乎天地萬物之表而行乎天地萬物之中在萬古無極之前而貫乎萬古無極之後自萬古而上極萬古而下看來又只是渾淪一箇理總為一太極耳此理流行處々皆圓無一處欠缺終有一處欠缺便偏了不得謂之太極太極本体本自圓也

西山真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々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体一太極也

愚按此二條皆疏注萬物統体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

黃氏巖孫曰程子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至如海濵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若海中島嶼稍大人不及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則必無氣化之人或問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問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為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便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又云萬物之始氣化而生既形氣相禪則形化長而氣化消

愚按此引程子數條即朱子所云遺書言氣化處也

華注無極之真即在二五之精內故曰妙合而凝非本為二物而至此始合也○二氣交感乃動靜互根陰陽相資自然之理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之全於此亦可見矣

愚按此太極之第四五圖也真精妙合而成男女屬第四圖二氣交感而生萬物屬第五圖妙合者自然而合也玩注形交氣感則二氣交感以一男一女之相感而言非指陰陽但須知男女之交感即陰陽施受之理所在故張子曰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相感者鬼神亦体之而化矣

○注於上節及此皆云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蓋性者太極也形而上者也物者陰陽五行萬物皆此也形而下者也以太極對陰陽五行言則太極之性貫乎陰陽五行之中以太極二五對萬物言則太極具於二五之中以生人物而人物又無不各具一太極之性也此皆於陰陽五行萬物中提出太極言之又以太極貫入陰陽五行萬物言之其理精矣○易上傳之一章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下傳之五章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本義絪縕化醇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注此言衆人具動静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体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朱子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〻只是理○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問先生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体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飢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稟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

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又問物〻各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渣滓者為物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既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復稟得渣滓之甚者耳○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聚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不肖○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既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併與其知覺者而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形既生矣形体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為之也○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之事○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纔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

冬熱夏寒所生人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
會了又問惟人纔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歟曰然
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都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
是問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陽為善陰為惡亦得曰陽善
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
善也其沴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
其情則可以為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
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為善而不可以
為惡孟子言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也或問有陰
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

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
又曰氣有善惡理却皆善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
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愚按以上共十六條首條解靈字次七條解得其秀而最靈
句首條已見五行一陰陽下而此較詳其第二條以下皆詳
論人物理氣之異同也次一條解形既生矣二句次六條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而其後三條並就註陽善陰惡句末一
條統明一節大意見人身各具一太極圖也
北溪陳氏曰太極只是理理本渾淪理無形
狀無界限間隔故萬物無不各具得太極而太極之本体各各

無不渾淪惟人氣正且通為萬物之靈能通得渾淪之体物氣
偏且塞不如人之靈雖有渾淪之体不能通耳然人類中亦惟
聖人大賢然後真能通得渾淪之体一種下愚底人其昏頑却
與物無異則又正中之偏通中之塞者一種靈禽仁獸其性與
人道甚相近則又偏中之正塞中之通者細推之有不能以言
盡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付皆一般而人隨所值又各有
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稟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
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精至粹為聰明神
聖又得氣之清高而寬厚者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
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精至粹合下

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所以夫子稟得不高
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其所得之氣又不甚長僅得中壽七
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下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
粹亞於聖人只緣氣稟得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
隔蔽那義理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
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
些渣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
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
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
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

不能乘載得道理多雜詭譎是又賊戾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
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悪木根中穿過来味
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澀
是有悪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
甚醇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賊質純粹而稟氣不
清此如井泉脉味純甘絶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温
公恭儉力行篤信好古是甚麽干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
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将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上
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
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箇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脉出来甚

清却被一條別水横衝破了及或遭峽岩石頭横截衝激不帖
順了反成險悪之流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様或相倍蓰
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
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
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悪曰非發於血氣之私
便為悪乃發後流而為悪耳

愚按北溪三條前二條明惟人最靈而極論古今人稟氣賦
質有清濁純雜之不齊後一條明五性感動而善悪分向

華注此性字兼氣質言下文中正仁義聖人却從氣質中洗
刷出理義之性来

愚按此節又於人身指出一小太極圖乃人生之本然也前
朱子圖解云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形
☽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悪男女之分也
萬事萬物之象也其義精矣然一而二二而五五而十百千
萬隨處皆具此象即一擧一動無時不見此理苟得此意又
可隨時畫許多小太極圖也神發知矣言神之發而為知
神對形言○禮運篇人者五行之秀氣也韓退之原性所
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樂記篇人生而静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心性之義從圖說看去最
明竊嘗比而論之曰世之語心性者或言心而不言性或言

心而即以為性是二者皆非也夫性無形而有理猶所謂無
極而太極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皆心之為之
而性則乘是以見焉耳心之未發也中涵喜怒哀樂之用非
猶所謂静而生陰者乎其已發也形為惻隠羞悪辭讓是非
之情非猶所謂動而生陽者乎心有動静而性之理隨之故
即心而指其動静之理以為性非性有動静也非猶太極之
乘陰陽為動静故即陰陽而指其動静之理以為太極者乎
蓋當其未發也性則寂然以其寂然也因以為性之体猶夫
以静為太極之体也當其既發也性乃感通以其感通也因
以為性之用猶夫以動為太極之用也故朱子言太極曰動

靜者所乘之機而言心亦曰出入乘氣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蓋離氣不可以見理而不可以氣為理離心不可以言性而不可即謂心為性又奚旋哉然則心有人道之分何也曰心之為虛靈知覺者皆氣之為也氣之發而出於氣者為人心氣之發而出於理者為道心其道心之發也則為中節之和故心存而性存其人心之發也則好惡憂懼不得其正當正心以復性此心性之義也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自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自注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注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萬事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体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耳

問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朱子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文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衆人所以失之者以其不能全得仁義中正之極而聖人全体太極無所虧欠故其定之也乃所以一天下之動而為之敎化制其情慾使之有所檢束相率而歸于善也○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惻隱慈愛之處義則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

利貞中是亨仁是元○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于主靜是以正與義為体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黙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黙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于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礼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乾光發用處必至于利貞乃見乾之寔体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寔方見得他本領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中正仁義這四箇物事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底做本若無

夜則做甚不分曉無秋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且如人終日應接歸家歇宿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役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之類皆是〇主靜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方可省得力耳〇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中正即禮智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得當處自氣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

正應五行也〇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寛中正則切而定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定也〇問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非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〇問智者動仁者靜如太極圖說則智為靜仁為動如何曰且自体當到不相礙處方是良久曰這物事直看一樣橫看一樣子貢說學不厭為智教不倦為仁子思却言成已為仁成物為智仁固有安靜意思然施行却有運用之意智是潛伏深潛底道理至發出則有運用然至

於運用各當其理而不可易處又不常於動〇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與做智了又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〇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二字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〇中正仁義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〇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〇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体矣〇主靜云者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

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〇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以主靜者以其本靜〻極而動〻極復靜〻也者物之終始也萬物始乎靜終乎靜故聖人主靜曰若如此則倚於一偏矣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動靜理均但前字勢重耳更宜深玩之〇主靜者夜氣一章可見〇大凡人須是沉靜周先生所以有主靜之說如蒙艮一卦皆有靜止之体〇問無欲故靜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〇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

如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
此非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萬事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
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
定体便是○程子言体用一源者自理而觀則理為体象為用
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顯微無間者自象而觀則象為顯理為
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且既曰有理而後有象則理象便非
一物故伊川但言其一源與無間耳其寔体用顯微之分則不
能無也

愚按以上共二十五條首三條統明首句大意次五條就中
正仁義明主靜之義次三條解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之故次

一條明仁智分動靜之義次一條崇明正字次一條疏注處
之也正裁之也義次一條疏自注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
矣次一條疏注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乎太極之道次五條
明所以主靜之義次一條疏自注無欲故靜次一條疏注誠
之後句次一條疏注非此心無欲而靜二句末條疏注体立
而後用有以行詳亦見篇末總註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解云正義是靜正義如何謂
之靜勉齋黃氏曰是向這裏截一截便住又問此是聖人主靜
工夫學者要上靜時莫是向事物上各得箇當然之則便是主
靜否曰上節下小註云無欲故靜須就裏面下工夫今人終日

紛擾心不定發也須着几時去那裏靜坐收這心不專一則不
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但看天地之間冬間終溫燠陽氣
發洩得盡了來歲生物必不十分暢茂也多有疫癘之氣若是
凝肅藏閉大寒凝凍方藏得許多氣一發出便自充塞萬物自
是箇箇長茂人亦如此孟子言夜氣亦是如此日間固不可不
存若於早晨清明未接物時終存養得日間也自別

或問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雙峰饒氏曰中正仁義性之四
德中即禮正即智也然不曰禮智而曰中正者蓋仁義禮智專
以性之未發者言如孟子之所云而中正仁義則以性之周流
乎動靜者言若乾坤之元亨利貞也以未發者言則四者各專

一德而其發也為四端以周流動靜者言則名雖有四而寔則
一太極之流行也故中者動而無過不及之名極之用也正者
靜而不偏不倚之謂極之体也中見於事正主乎中確乎其不
可移易若戶之有樞車之有管轄天之有南北極也定萬事以
立人極莫先乎此仁者主於生育所以流通乎物我而發揮其
功用故由靜而應於動由体而達於用者仁之事也義者主於
收斂所以裁成夫事物而斷制乎彼我故動極而歸於靜用畢
而反其体者義之事也二者中正之機括而極之妙用也四者
之在吾心動靜周流如環無端亦猶天地之五氣順布而四時
行也然是極之理根於所性其体本真而靜苟有一毫之私欲

雜乎其中則利害相攻思慮錯擾而本然之体已失其正其何以能泛應曲當而使用之各得其中哉惟聖人之心天理渾然無少私欲故能寂然不動以為感而遂通之本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說也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聖人可不於此而用力哉○陰陽分而五行具男女交而萬物生而太極之理無乎不在及乎形神感而五性動善惡分而萬事出非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則人極有所不立矣何則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氣也柔剛質也形而下者也仁義性也形而上者也故自天地言之則器即道道即器本無精粗之間善惡之殊而陰陽五行之運男女萬物之生隨其氣質之所在莫不各具一太極至於人則稟氣有昏明賦質有淑慝而人欲之私或得以害其天理之正苟非有盡性者出乎其間以為天下之標的而使凡氣質之不齊者有所取則焉則人欲勝而天理滅矣此人極之立所以惟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者能之而氣質有所不與歟元公周先生生於聖道不傳千五百年之後一旦建圖屬書剖發幽秘直指無極太極以明道体而天地之所以運化人物之所以生育者莫不森然畢具於其中至於人極之立則蔽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之一言而天下之動亦得以貞夫一此其發明三極之蘊以上繼洙泗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使天下後世復見天地萬物之大全

復聞聖賢修己治人之心法若幾與伏羲始畫八卦同功可謂盛矣

愚按勉齋一條雙峰二條皆明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

北溪陳氏曰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体而酬酢萬变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功夫須從萬事萬物中串過湊合成一渾淪大本中散為萬事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体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禮者心之敬而天理之節文也心中有箇敬油然自生便是禮見於應接便自然有箇節文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如作事太質無文采是失之不及末節繁文太盛是流於太過天理之節文乃恰好處恰好處便是合當如此更無太過更無不及當然而然便即是中故太極圖說仁義中正以中字代禮字尤見親切○圖說中正仁義而注脚又言仁義中正互而言之以見此理之循環無端不可執定以孰為先孰為後也亦猶四時之春夏秋冬或言秋冬春夏以此見氣之動静無端陰陽無始也

愚按北溪三條首條明聖人所以立極中條明禮之為中末條疏自注又言仁義中正之意

西山真氏曰大凡有体而後有用如天地造化發生於春夏而斂藏於秋冬發生是用斂藏是体自十月純坤陽氣既盡不知

者謂生氣已熄不知斂藏者乃所以為發生之根自此霜雪凝固草木凋落蟲蛇伏藏微陽雖生於下隱而未露一年造化寔基於此惟冬間斂藏凝固然後春來發生有力所以冬暖無霜雪則來歲五谷不登正以陽氣發洩故也人之一心亦是如此須是平居湛然虛靜如秋冬之秘藏皆不發露渾然一理無所偏倚然後應事方不差錯如春夏之發生物物得所若靜時先已紛擾則動時豈能中節故周子以主靜為本程子以主敬為本皆此理也

愚按此亦明主靜之理

華注中正仁義即五行之性也五行有質有理質有善惡而

理則至善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不任五行之氣質而專任五行之理也主靜靜字正對上文感動動字說衆人所以不能無不善者只為妄動聖人主靜立人極故不動則已動即太極之動猶之兩儀立四時行五氣布同一自然之理故云與天地合德云云

愚按此是聖人之身渾然一太極圖也聖人之自然而然者也朱子圖解以中與仁貼動正與義貼靜是以陰陽五行分配而言蓋論理之体用宜以仁為義之体中為正之質以陰陽五行分配言之則中與仁皆就發用施行處言故屬之動義雖因物化裁而斷制之意多正雖變通不滯而堅確之意

多故屬之靜聖人以主靜立極非謂主乎正義以為中與仁之本也蓋聖人之心湛然靜正事物未至則寂然不動而無所意必與物相感則因物付物而無所固我及事物已過而湛然靜正者自若也故其汎應曲當固仁至礼全無不造極而裁制之体堅確之性有不因物而移者此所以動靜無閒而常主乎靜也然聖人則無欲故靜學者用功當時時收攝此心而又去其意必固我之私以為應務之本亦曰去欲以求靜而已非却動為靜如釋老之虛寂亦非專從事於正義而謂仁與中可緩也須善會之○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凶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

注聖人太極之全体一動一靜無違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者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寡欲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便

吉。小人悖之便凶。這物事機關一下撥轉後。便攔他不住。如水車相似。才踏發這機。便住不得。所以聖賢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静。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静為本耳。周子所謂主静者亦此意。但言静則偏。故程子只說敬。○濂溪言主静。静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静。若以為虚静則恐入釋老去。

愚按以上四條。前二條解本節。後二條既注言敬之意。

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静。要人静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静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問周先生說静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異否。曰程子是怕人不會他静字意便似入禪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静。其意大抵以静為主。朱子發明二先生意如此。至其為論有云。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須静坐始能收斂。又云始學工夫須是静坐。静坐則本原定。又云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静。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静時不静。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静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収斂。做事便有精神。又云心要精一。方静時便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照事時方好。又云為學工夫須要静。静多不妨。才静事都見得。然總是一箇敬。又云主静所以養其動。又云静者養動之根。又云主静夜氣一章可見。以上數條蓋祖周子主静之說也。至其門人以静坐功夫與役役應接不同為問。則答之云不必如此。反成坐馳。但收斂勿令放逸。到窮理精後自然思量不至妄動。凡所云為莫非至理。亦何必兀然静坐然後為持敬。又云明道說静坐可以為學。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静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静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静便說得平。又云不可特地將静坐做一件工夫。但著一敬字通貫動静。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又云存養之功不專在静坐時。須於日用動静之間無處不下工夫。乃無間斷耳。又云無事静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心運用。但常自提撕勿與俱往。便是工夫。事物之來豈以漠然不應為是耶。其答南軒書云。來教謂言静則溺於虚無。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静猶静之不能無動也。静之不可不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静互為其根。敬義夾持無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静字元非死物。至静之中自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静以養乎此耳。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静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

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所以察之者益精明耳來教又謂恭
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
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的當也至於來教所
謂要須靜以涵動之所本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体
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言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左
席出入觀省以上數條則又本程子主敬之說而不專主於靜
也
愚按此條歷引朱子所論主靜主敬之旨亦疏注言敬之意
也
華注修之者修其中正仁義也至其下手工夫周子言主靜
朱子言主敬蓋聖人全体純粹即靜即敬君子則必由敬以
主靜敬字比靜字較有力
愚按此言修之者乃學者之所當然而小人反之也○周子
言主靜似不若程子之言主敬理為渾全然世人擾攘於愛
惡攻取之中昏昏憫憫日若不給無一時寧靜之意所以理
義日昏志氣日靡則靜之一字正所以為持敬之要過歆之
木如三伏極暑汗蒸氣促得片刻清涼便覺快爽無限豈可
以二氏之虛靜遂因噎而廢食乎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注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
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
而於其中又各有体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
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
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
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証其說
朱子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
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
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
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
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
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問楊子雲云君子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之意曰仁体剛而
用柔義体柔而用剛○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仁當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
力爭要以仁屬陰引楊子之言為証殊不知仁之定体自是屬
陽至論君子所學則又就那地位上說如何拘得○陽主進而
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
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
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

為殺此則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〻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耳○問仁是柔如何屬剛義是剛如何却屬柔曰仁剛陽是一樣意思義柔陰是一樣意思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恁地舊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又問楊子云於仁也剛於義也柔如何曰仁体柔而用剛義体剛而用柔曰此豈所謂陽根陰〻根陽耶曰然○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而以仁對陽者不

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收斂仁却主發舒這是陽中之陰〻中之陽互為其根之意且如今日用賞罰到陽予人自是無疑便做将去若是刑殺時便遅疑不肯果决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仁義礼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関健蓋仁〻也而礼則仁之著義〻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両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両耳○問仁為用義為体若以体統論之仁却是体義却是用曰是仁為体義為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体用○仁存

說心性之所以為体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又有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体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体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体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且如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纔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変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反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漸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反終之理○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〻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不出陰陽二端

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不得変動矣○問原始反終之反曰反如摺轉来謂方推原其始却摺轉来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将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無○問天地之化雖則生〻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終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無精神寄寓於太虚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無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内曰死便是都散無了愚按以上十四條首條通解立天之道三句次五條明仁屬

陽剛義屬陰柔之義而其第四條與第一條詞意互異據楊
子法言君子篇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
此第四條反言仁剛義柔其為記錄之誤無疑次三條合論
仁義之理末五條解原始反終二句之意而其後二條但以
詮解易文非通書引用之義也
平巖葉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〻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陰
陽在地以形言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体所以
立也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妙矣
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全体大用故引
以結証一圖之義

愚按此解本節大意
又按此引易二段總結通篇之義上段以對待處見天人之
不外陰陽下段以流行處見陰陽之非有二理重在下段蓋
上文所謂太極二五其在天地者也所謂中正仁義其在聖
人者也故於此合天地人而言之見天之陰陽地之柔剛人
之仁義皆不外一陰一陽之理生死所該甚擴人物以生死
為終始而天地即以人物之終始為混闢人物之生也是天
地之陽之方舒氣之方剛而見生〻之仁也其死也是天地
之陰之收斂反剛為柔而見斂藏之義也故注以陰陽剛柔
仁義分配終始而言以見引易二段所以相承之意然大意

不重在明人物之終始而重在明天地之混闢故注又云此
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此乃總結通篇之
本意也如此則所云終始亦祇一陰一陽之理而太極無乎
不在宜與通書混兮闢兮二語參看南軒所言反始之義似
以無極太極為始恐太極二五難以分屬終始勉齋謂中無
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義亦似謂人死仍歸於無極有若
橫渠之意者皆與注意微異北溪止以人之終始為言又於
注綱紀造化以下之意似未有見焉者此諸說所以皆不若
注意之細也〇原始反終言外固有全受全歸始完其妙合
之本体意然此重在明太極陰陽之妙以結通篇之旨玩上

下文意自見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注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
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
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
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不知也〇論曰愚既為此說讀者病其
分裂已甚辨詰紛然苦於應酬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
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
器或謂不當以仁義分体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
有謂体用一源不可言体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体不

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蓋
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
夫道体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
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
而乃所以為道体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
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為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
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
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
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
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易陰之靜也以

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
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
則以為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
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
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然器
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
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為体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
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体也而元亨者誠之
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体用之分哉萬物之生
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

完具不相假借不相凌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
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体用一源者程子之言
蓋已密矣其曰体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
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
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体而後用蓋舉体而用之
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
体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
後之可言哉况既曰体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
有彼矣所謂仁為統体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
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

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乎偏言之一事亦未有
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体者也况此圖
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為類則亦不得為
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体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
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
也仁之為体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
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
可知矣其為体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
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疏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
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

紛之説矣○熹既為此説嘗錄以寄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疑其未有能受之者耳夫既未能默識於意言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自注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説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欽夫因記其説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既望熹謹書

愚按總註中所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與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者指太極動而生陽節注也所謂不當以仁義分体用指圖解用之行体之立二段也所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者指無極之真節注也所謂体用一源不當言体立而後用行者指定之以中正仁義節注也又謂仁為統亦不當偏指為陽動與謂中正仁義之分不當反其類者亦指圖解用之行体之立二段也大全舊本前後各見數條今

亦悉附前各節之下而于此不復贅及云

朱子曰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而止人之生死亦只陰陽之氣屈伸往來耳○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問答獨未嘗及此圖何也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説固多本之矣嘗試考之當自可見也○問程氏未嘗明以此圖示人今乃遂為之説以傳之是豈先生之意耶曰當時此書未行故可隱今日流布既廣若不説破却令後生枉生疑惑故不得已而為之説耳○太極圖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自然之理亘古亘今攧撲不破者也○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説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説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推出氣質之性○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或言二程之於濂溪亦猶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咏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

然後得之。皆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耶。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横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〇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〇聞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受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往復。只得如此。

愚按以上十條。首條解本節之意。次一條疏注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次二條明程子不以示人而已。所以作解之意。末六條見二程子之實學於周子也。

黃氏嚴孫曰。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又朱子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既應不是後。正說体用一源之意〇張閎中以書問程伊川先生易傳不傳。先生答云。易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耳。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耳。又呂與叔東見程先生。先生語之曰。横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愚按此二條。前疏總注所引程子體用一源句。後疏注中所引程子答閎中及東見錄中語。

又按此節注斯字。似指圖而言。若自贊其圖之妙者。前圖解則云。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又曰易有太極。◎之謂也。此節小注云。大哉易也。只是言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據此則斯字似指上二條所引易辭與注意。若非一說。竊意易有二義。交易即對待之意也。變易即流行之意也。陰陽剛柔仁義分說。則為對待。原始反終。則為流行。三才一理。始終一理。則可以見太極之無乎不在。而陰陽之非有二也。正以此二條總結通篇所言太極陰陽之理。故贊之曰斯其至矣。是贊易辭。非自贊其圖之妙也。然引易辭正以証圖說。則贊易即以贊圖。故曰此圖盡之云爾。

太極圖說卷之終

通書本序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

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熹自早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讀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總論

五峯胡氏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粵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百王經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為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啟程氏兄弟以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此書皆發端以示人者度越諸子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同流行乎天下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也○問通書便可以上

接語孟曰此語蓋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較說得闊○周子通書此近世道學之原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風罵雨者氣象不侔○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序孔子於斯文興喪未嘗不推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復明於世○先生之言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

開秦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濂溪先生奮乎百世之下深探聖賢之奥竅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辭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二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深未易窺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周子之言稱得輕重極是合宜○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是說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師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後生亦必莞爾而笑也○五峯刻通書都去了所有篇名而於每篇首加一周子曰字有去了本篇名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非靈弗瑩是說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說性自此以下都說命章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都是本所無者問五峯於通書何故輒以己意加損曰他病痛多○近世如濂溪其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肯用意而求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西山真氏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其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旨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真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事周子也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服膺焉耳嘗徧求其易說而不可得僅令門人度正訪周子之友傳者之子孫求所寄姤說同人說亦已不可見矣世之相去百有餘年而其散逸難合如此哉或謂無極二字出於老列或謂圖得之穆修或謂當時指畫以示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或謂二程言論文字至多未嘗一及無極字疑非周子所為或謂周子陸詵婿也說見司馬溫公涑水記聞一篇寔良厚人也安知無所傳授或謂周子與胡文定公同師鶴林寺僧壽涯是皆揆求其所自出而於二書未知深信者朱子一言以斷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於是周子上承孔孟之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李厚菴氏曰通書四十章皆錯綜以闡太極之蘊然其義各有攸當而前後諸章蓋互相發首兩章言誠ゝ即太極也所謂無極之真也無極之真有善無惡首章言其在天者故一通一復而為四時之紀萬物之命次章言其在人者故一動一靜而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三章四章兼誠幾言之三章言凡人之幾有善有惡所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者也四章言聖人之幾有善無惡所謂無欲主靜而天下之故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者也五章又以凡人言之以明五性感動之旨也六章又以聖人言之以明定之以中正仁義之意也此後凡九章皆言為學變化氣質以至乎聖賢之道第七

章言人生有氣質之性故師教不可不立也八章則言必聞過知恥以為受教之地九章則言必窮理知幾以為入聖之門十章則遂言學聖之準必如伊尹顔淵而後可也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所謂志伊尹之所志也十四章十五章所謂學顔淵之所學也第十六章中太極前半篇之意動靜者陰陽也化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陰陽互根也神也神之所以不二者以其理之一也況之斯為一闢之斯為萬神理之妙乎萬物而不可窮也第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言樂ゝ者樂也性情之極也其本亦在於淡而已此中庸尚絅圖說主靜之指故第二十章遂言無欲靜虛以中太極後半篇之義

第二十一章又言公明以申明通公溥之說也第二十二章總理性命言之實太極一圖之體要與旨微言至此盡矣以後諸章雜申前文之意而已第二十三章申志學也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申師也二十六章申幸也二十七章申思也二十八章二十九章申務實也三十章三十一章三十二章皆言易以申首章性命之源之意性命之源誠而已矣乾損益動章言存誠以慎其動也家人睽復无妄章言慎動以歸於誠也此蓋易忠信立誠之道敬義夾持之要而首數章言誠幾道德慎動者皆舉之矣三十三章又申顔子也三十四章又申文辭也三十五章所謂蘊之為德行也三十六章所謂

行之為事業也三十七章又見公能生明以申上章之意及二十一章之說也三十八章三十九章言孔子者立人極之人也四十章言蒙艮者自童蒙至聖賢皆以主靜為學之本也通書四十章豈徒發明圖說之蘊蓋學語庸孟四子不傳之絕學存焉

誠上第一

愚按誠者聖人之本爲一篇之綱大哉二節分兩脚以發明之純粹至善又足誠字之義大旨已盡矣故曰以下特引易之言陰陽善性者以明其義元亨二語又即易之言元亨利貞者以實其理皆不外前四節之意末言易爲性命之源易之理即誠非有二也

誠者聖人之本

注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爲者也○此本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

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一箇物看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

北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華注此與下章聖誠而已矣有別此重在論誠下重在論聖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注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注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非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問朱先生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言也有以流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言也太極圖之言陰陽其以流行而言者歟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華注此與上節統說天地間性命源流是物物各具一太極

之意不是紛說人性上事然人亦在其內
純粹至善者也
注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寔理之本
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雜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繳上二句却
與繼之者善不同○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
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爾至善字與大學理
同
華注純粹至善四字正摹擬一誠字純者無不誠以雜之也
粹者無不誠以累之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注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
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
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
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証上文否朱子曰固是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証誠之源誠斯立焉一節繼之者善
又証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証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
之謂道其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
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
之則望前爲陽望後爲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
自古至今恁地滚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也
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爲人爲物渾是一箇道理故未
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
爲人爲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屬陽成
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麗形質爲
人物爲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
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反○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
注中何以分繼善成性爲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

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此章舉
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
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
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
愚按以上六條首條明所以引此三言之意次二條統明三
句之義次一條疏注以繼善成性分陰陽之故末二條疏注
以繼善成性分爲四截之故
問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黄氏曰此言陰之
分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
得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譬與人看便須如此其寔動静

無端無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盡是陽夜是陰如子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陽在後這箇変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更有甚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簡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果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天體物而不遺猶仁体事而無不在体物是為物之骨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人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流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

謂也乾道変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為陽之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

愚按此二條皆疏注以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之故不常以造化生成言而其理乃更為瑩白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体繼此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就其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為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

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愚按此以易辭繼善成性之言推孟子性善之旨雖不專明通旨而其理寔互相發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注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朱子曰誠之通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乾元資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是収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収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内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

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
元亨誠之通〻即發用利貞誠之復〻即本体也○元亨利貞
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
四德要就于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
長利者物之寔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
伊川這說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
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
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
智便是元亨利貞所以孟子只得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
似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

便是如此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元字便是生物之仁
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
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巳午便著
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寔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只管運轉一歲有
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時有一時之
運雖一時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運轉但元只是始初未至
於著如所謂怵惕惻隱存於人心自恁惻〻地未至大段發出
○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
物有春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他自有箇小〻元
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問利

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
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変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
流行到這裏歸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
○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
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就動處
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
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問元亨誠之通便是
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
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
方資以始而未寔也成之者性物生已寔造化與物各藏其用

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
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
得不謂五行之性乎

愚按以上十二條首五條統明二句之義次三條明元亨利
貞之理次二條係復字末二條號注五行之性句

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
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
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
意之已定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

謂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注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

愚按以上三條首二條解易字後一條解性命之源

勉齋黃氏曰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体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是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之時萬物都有生意蕃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箇箇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柑成柑橘成橘箇箇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立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立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愚按此條統解全章之義以春夏秋冬為說蓋取其易見者然實理流行在造化之初如此在即今所以為造化者亦如此無時不然無物不有執一而言則非矣

又按大哉乾元二句乾道變化二句俱乾卦彖辭一陰一陽三句俱繫辭上傳之五章又乾卦彖辭乾元亨利貞文言純粹精也○大哉易也以易之理言不以書言注交錯代換三句只借書作陪說下天地之間二語乃易字正位實理流行二語乃言其為性命之源也

誠下第二

愚按此篇自誠則無事句截以上言聖人之誠以下言求誠之方

聖誠而已矣

注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朱子曰天無不實寒便是寒暑便是暑更不待使他恁地聖人仁便真箇是仁義便真箇是義無不實處○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誠之為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也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惟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注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行不虧而百行修矣

問誠是五常之本朱子曰誠是通体地盤

華注誠立而五常百行由此出是本忠以行恕之意誠立而五常百行皆不虛是忠即貫乎恕之中兼二說方盡得源本二字之義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注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遂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朱子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耳○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者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嘗試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物之体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退而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体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其寂然之本体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矣○其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上下左右此理亦有甚形迹然人却自

然有乘虞之悖亦有私意遂覺依自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
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得只為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
無方無二無雜方其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
翁所謂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
葉注靜無即一理渾然動有即泛應曲當至正則雖寂然不
動之時而自有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理明達則雖深微之
理而實開眼便見得舉足便蹈得○王文緒曰靜無至正即
未發之中動有明達即已發之和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注非誠則五常百行皆非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

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苟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
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
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体言則有仁義礼智之實以其用言則
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
實矣人安得有是名乎
葉注誠則萬理截然各安其分故正不誠則私欲雜出不已
故邪雖有光明顯易之理都看不見是暗也本有坦夷平易
之路都不肯蹈是塞也不循天理故暗不順人情故塞

故誠則無事矣

注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変動當內
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
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
蹉向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
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注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愚按至易猶言極易也本然之實理不待學而能故易一說
至之易行之難誠為人所固有恐不當言至之也

果而確無難焉

注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
矣
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擧之孔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
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
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且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
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
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
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擧濂溪
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

遷爽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注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華注首句言人心本體無不善次句言人心之發用者有善惡之分德愛五句是於用之中指其合乎本體者而言性焉安焉以下是品其等第欲人希聖以復其本體而有善無惡也

誠無為

注寔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注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朱子曰誠是當然合有這道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寔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寔理該貫動靜而其本体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慎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切要○天理人欲之分只爭此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

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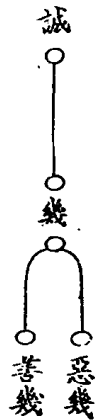
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否曰然

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体而指其將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体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体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此明周子之意

誠
幾
善幾
惡幾

此證胡子之失

誠
幾
善幾
惡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發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体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

愚按以上共七條首二條統明二句之意次三條解幾字次一條疏注動於人心之微三句末一條辨周子與胡子所言之異

或問誠無為幾善惡誠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如何便是惡潛室陳氏曰陽大陰小陽貴陰賤陽明陰暗陽清陰濁有善惡之類焉周子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寔無妄此寔理即為太極纔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早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注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体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変

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似
只是說得善之一脚朱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
似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元來誠幾德便是
太極二五此老毋子活計盡在裏許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
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幾善惡便是心之所發
處有個善有個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做
○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
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幾者動之微〻動之初是非善惡於
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

體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
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
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
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
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
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時方杲

愚按以上五條首二條明與圖說分配之義後三條則合上
二節而明其義也

問誠幾德朱子解以誠無為比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
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勉齋黃氏曰以誠幾德配

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〻則處〻皆通不活則處〻與
做不是不得與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會耳

性焉安焉之謂聖

注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〻稱此不待
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注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
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
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

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
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注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
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
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
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
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神即聖人之德
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動也微幽

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
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
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
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
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勉齋黄氏曰誠幾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体用二箇字來讀
他便見誠是体幾是用仁義礼智信是体愛宜理通守是用誠
幾只是德劈來做在誠為仁則在幾為愛在誠為義則在幾為
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体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性
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再復得安而行

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擇善而固執須恁地把捉發是源頭底充
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
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寔然之理仁義礼智信五者皆寔
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幾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
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
心者也以寔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
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及衆人
至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下只言聖人之
神而不及賢人也曰所説大概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細講
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礼智信性也愛宜理通

守情也曰者因情以明性也復也發微也主性而言安也執
也充周也主情而言聖賢体是德於性情之間淺深之分如此
周子之言簡寔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之謂聖之謂賢
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
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

愚按首節大概說誠神幾之理人皆有之非獨聖人也後二節方見精明應妙而知幾者惟聖人耳末句出聖人乃倒裝文法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注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体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則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

勉齋黃氏曰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節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多神則動意多要其實則各兼動靜陰陽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華注寂然不動實理中涵無虧無欠故曰誠也及其感而遂通實理流行神妙不測故曰神也朱子以未發已發分屬誠神非以誠為未發神為已發蓋於未發之時見其誠已發之時見其神耳○羅整菴曰太極之本体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者也按寂然不動者誠也朱子以未發解之似不動只就人心靜時說整菴說微有不同及細玩注中本然而未發五字方知本然是言理未發是言心就理而言雖此心萬起萬滅而其理只是寂然不動此則其本然之妙也就心而言止有未發一刻此理中涵可以窺見誠体故合而言之○河汾薛氏曰上篇幾字兼善惡言此專指善幾而言

愚按易繫辭上傳之十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周子則以寂然不動屬之誠感而遂通屬之神蓋周子一書皆與太極圖說相表裏故以誠為神体神為誠用又特拈出幾字示人朱子分動靜体用亦照太極圖說作解耳然此理横豎看來面面皆圓節齋誠具動靜之理神妙動靜之機整菴太極動亦定靜亦定神則動而能靜靜而能動與注正未嘗相背蓋就誠言誠就神言神者兼動靜而以誠與神對則誠靜意多而神動意多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注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都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省得文字麄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華注王文緝曰精故明者誠之至而無一毫之僞妄則静虛而融徹應故妙者應之速而無一毫之凝滯則迅捷而莫測

微故幽者有其端而無眹兆之可尋則隱深而難見

神幾曰聖人

注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朱子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着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

華注王文緝曰人〻有此誠神幾之理而惟聖人能全其妙故三　屬之聖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注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注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都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都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

愚按注所以〻其兩字似以曰道曰德作推原語氣考小注問答則微有不同竊意事物當然之理曰道人之由是理亦曰道仁義禮智之理曰德行道而有得於心亦曰德此則皆以理之在人身者發明道德之目也蓋人知有道之為貴矣而不知動無不正方謂之道若不体之於身道與我無與也人知有德之為貴矣而不知行道有得方謂之德尚不得之於己德與我無與也如此似合周子語意節齋蔡氏謂道即

太極流行之謂道德所具性之德非其害矣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注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注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注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求

子曰亦有此理

勉齋黃氏曰主靜審幾慎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夜氣平旦之氣旦晝所為相似

愚按動而正大槩言用而和則熟矣和有左右逢原漸近自然意和則自無不正正者未必即和故第三節但言邪動而不及和蓋邪則不能正不和不和不待言也辱與害者不仁不義無禮無智無信之人輕則取辱重則害己以害人也惟君子慎動以之當無不和矣故曰和在其中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注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注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注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注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注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注言為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

愚按守之於身而天爵在我故貴行之於世而動無不宜故利廓其量而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故配天地四者皆性德而各具於心豈不易簡而易知乎總見人之當用力於道也

師第七

或問曰何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注此所謂性以氣禀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〇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禀者而言耳若纔說性時便是夾氣禀而言所以程子云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禀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禀底性便只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耳〇人之氣禀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禀剛底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之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禀偏處〇問濂溪論性自氣禀言都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〇問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濁之器盛之則臭爾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爾卒然也難得他便清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〇問惡是氣禀如何云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禀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禀上〇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禀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纔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管攝他不得

愚按以上七條前三條明周子言剛柔善惡中之義次三條疏注所謂氣質之性末條論天地與氣質之性

北溪陳氏曰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本善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曾發得氣禀一段所以起後世紛〻之論蓋人之所以有萬殊不齊只緣氣禀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參差不齊所以人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這氣運來運去參差不齊之時多真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之氣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譎奸險是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撥便轉也有一等極愚拗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禀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亦有善惡如此書論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中便自然成粹駁善惡耳因氣有粹駁便有賢愚氣雖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

為者然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乎

華注易為天下善猶言何道而天下同歸於善也曰師者猶言須賴師然也人具太極之全體性本善而無不善而亦不能無陰陽雜揉之渣滓於是氣質之性遂不能無善惡之殊要之亦止有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所以得師而天下善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注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朱子曰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滚來滚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問人有剛柔過於中如何曰只為見彼善於此剛果勝柔故一向剛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須如此別方可問何以制之使歸於中曰須於中求之

華注義者有裁制直者無隱匿斷者有決斷嚴毅者外莊重而內強忍幹固者才足樹立而節有執持皆是善處然須知皆是氣質之美未加學問之功要與中字對照柔善之慈順巽亦然慈者仁愛為心順者和順無忤巽者謙收善入猛與強梁相似而實不同猛不過性格暴戾是無涵養強梁直是不安分不服理好勇鬭狠全無忌憚隘是逼窄不能容物卒暴不能耐事懦弱是才氣少無斷是主見少邪佞是專在暗地裏害人不能顯然為難是陰柔小人之事故亦列於柔惡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注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乎此意也○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問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恰好

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
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華注中也者對上剛柔善惡而言似不過氣質中和之人非
極至之詣然既云聖人之事則須是聖人纔稟得這等性○
王文緝曰得所稟之清厚而陰陽合德不剛不柔乃能如此
愚按上言剛柔善惡中是言氣質之性而所以義直以下與
中節之和皆就發用言之蓋即發用處以見氣質之本然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注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
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

及之偏矣
朱子曰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来便惡底此是氣
稟不同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
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
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了地又不
得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
華注上二節明所以待教之故此與下節明師之所由起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注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注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
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
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体則一而人之所見詳
畧不同但於本体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
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
卦之吉凶也令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朱子曰凡物具兩
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凡物皆然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惡
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只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
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

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
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所說可知矣○問解云止於四象以
為水火木金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為
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将十二
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
四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以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
於其間是也
華注王文緝曰師道立而教化行教化行而強梁者變而為
嚴毅懦弱者變而為慈順至慈順者亦濟之以嚴毅嚴毅者
亦濟之以慈順所以易其惡至其中而同歸於善人也善人

多。則庠序皆成材。而國家收實用。上以輔君。下以化民。而天下猶有不治者。未之前聞。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注。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華注。無恥本是無羞惡之心。而曰不仁者。有惻隱而後能羞惡也。無恥則其心頑不靈矣。故曰我不仁。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注。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為重。

思第九

愚按此章言思只重睿以作聖引洪範是本意無思節乃是從上一層言之見天下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下此則不思即不能睿而通微不通微即不能聖而無不通聖生於睿睿生於思故思為作聖之本而吉凶之機亦不外是焉易所云見幾睿之事也知幾而神則聖之事也此二幾字即承上吉凶之機言故朱子謂二字無異義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注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注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纔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纔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纔思而便通耳曰然

華注王文緐曰聖人之無思與異端之無思不同異端之無思塊然一物耳聖人則無思以立思通之体思通益見無思之妙即所謂誠則明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注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華注凡事有顯有微顯者事各有理物各有則推究到微處則事同一理物同一則而豁然貫通矣故無不通生於通微

王文緐曰此節承上反言一路逆推到思上見思之所係甚重起下節意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注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朱子曰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注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注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機二字無異義舉易二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節齋蔡氏曰無思本也言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曰思通用也言學聖人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

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功也。言作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

愚按首節注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明以無思思通俱言聖人之事。至下節注乃云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蓋無不通即上節所謂無不通。爲聖人。聖人思之即通。故曰思通。下此必思而後通微。故曰通微生於思也。節齋之說。以無思言聖人。以思通言學聖人者。與注不合。引易二節不明其爲睿與聖之義。而以通微爲幾與神對言。亦未安。

○洪範周書篇名。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俱見易繫辭下傳之五章。

志學第十

華注。此章教學者志須廣大。學須切實。緊要只在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二語。希賢希聖希天。總是此中等級。故曰過則聖。及則賢。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注。希望也。字本作睎。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爲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天自是天。聖自是聖。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注。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華注。伊尹顏淵。雖是賢者之事。然恥其君不爲堯舜。與一夫之不獲。即天之包涵遍覆。聖人上下同流之量也。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即天之健行不息。聖人純亦不已之學也。由賢而聖而天。一條坦路。只有安勉之分。更無差殊之別。

愚按書說命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此以若撻於市屬一夫不獲。與書文小異。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集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
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
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
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
直如此熟因問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
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

則是孔顏胷次無些涵蓄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
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
而已卽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發
與起來皆說得一邊爭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煖衣無外
慕便如此涵養去須是一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
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作官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
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原未有本
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
何行然亦必自修身始修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
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

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懷之却是私○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先
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
成塊然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
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
為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
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
念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與故
事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
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功夫○

問學顏子之所學一本作顏淵孰是曰顏淵底須是
　愚按以上四條前三條明伊尹之志後條以顏子當作顏淵
也天下有視民生利病漠然無與于己而塊然自安如此無
志之士本領空疎者也有逐逐于天下之事而不能自忍者
此妄託有志有心賣弄者也空疎者必為旋沿之虛散賣弄
者必為安石之學術前三條語意重疊大要發明此義耳
勉齋黃氏曰總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己務實之
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狹了然又不可不知
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顏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
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又曰顏子是明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二事

也

華注伊尹以業顯顏子以學見然遇合在天不必有其業而不可不存其心故曰志學問在已直須依樣做去亦步亦趨方是篤信好學之人故曰學要之伊尹顏淵只是一箇求仁之學伊尹所志者萬物一体之量仁之用也顏淵所學者去私存理之功仁之體也有萬物一体胸襟其去私存理之功方克得廣有欲盡理全之學其萬物一体之業亦蓄得深

王文祿曰上以王佐自期則富貴功名不足道亦區區小補亦不足言矣上以為仁自厲則異端邪徑不為惑即兢兢曲謹亦不屑為矣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注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寔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務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將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注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長底義義便是收藏底仁

華注陰陽只是就生成二字對舉言之生則方長而不可遏成則一定而不可移故以分屬陰陽若論天地之化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分開不得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注所謂定之以仁義

華注王文祿曰物兼人物民則專指人而言以人物均有待於養而教則但可施之人也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注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華注仁義聖德也萬物育萬民正所謂化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注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華注此章論治須求其端於心以為用賢之本而末以心賢雙收見主輔之並重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即上帝萬民也仁義禮智即上章聖德也語意相承但上章說得自然此章說得着力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

注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注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華注王文緝曰人君之心即太極也純其心即全其太極以為千變萬化之本也動靜數者不專在心而所以無違之本在心即陰陽五行同歸太極之旨也〇動靜心也言貌視聽身也身心相得內外一致合來方見得心之至純而無雜

愚按仁義禮智四者句頓住動靜言貌視聽無違即謂無違於仁義禮智也動靜無間內外相符故謂心之純

心純則賢才輔

注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注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華注王道本末具舉純其心者端其本也要之禮樂政刑利用厚生等件俱欠缺不得非如黃老家以虛無寂靜為主言一心字便足也賢才輔則天下治其中含與教化修政刑許多意在內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注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華注王文緯曰此章重理而後和意欲人因禮而求樂不可舍禮而論樂也

禮理也樂和也

注禮陰也樂陽也

黄氏嚴孫曰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陰陽理而後和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兄〻弟〻夫〻婦〻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注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真是盡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〻臣〻父〻子〻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這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此章說得最好

北溪陳氏曰禮樂不是判然兩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兩箇同行人有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鬬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都見禮先而樂後

華注王文緯曰此只論禮樂之實不指三千三百之禮五音六律之樂理字中含敬字意和字中含樂字意陰陽理而後和皆造化言君〻臣〻下〻方是人事

愚按禮理也樂和也本禮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而借以發明已意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曰休小人曰憂

注實修而無名勝之恥故欲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華注務實者只是當用力於己分所當為初不消掩護文飾之加故曰休小人專在外面修飾遮蓋故曰憂休與憂俱在心上說

愛敬第十五

華注孔子思齊內省專言成己之功此言學其善而勸其不善是成己成物之學學其善則人益鼓舞於為善勸其不善則人亦勉於改過即孟子與人為善之意○王文祿曰有善五節但說善不善之得諸親見者有語節單言不善之得諸耳聞者恕以責人之過誠以望人之改其人能改大慰吾厚望之心其人不能改在我原不失為忠厚之道

有善不及

注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注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注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注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注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我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

改

注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莫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盖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華注非大惡也語意含蓄見大惡不在此例令人凜然惟恐或陷於不可改之大惡

愚按非大惡也句當屬下答者盖答者意中揣度其不善之輕重者也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注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愚按無弗愛且敬以君子待人言不棄人於惡即是無不愛敬

動靜第十六

華注此章明太極之妙神即太極之流行分為陰陽之氣合為五行散為萬物所以神妙不可測者也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注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注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注動中有靜〻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注結上文起下文

朱子曰此章動而無靜〻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默〻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〻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〻中有動〻中有靜靜而能動〻而能靜陽中有陰〻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illegible]方倚言理之動靜則

静中有動々中有静其体也而能動々而能静其用也言物之動静則動者無静々者無動其体也動者則不能静々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静々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静々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動中静々中動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定体而言然自有一箇変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々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其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問動而無動静而無静神也此理如何曰此説動而生陽動極

而静々而生陰静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属陰不属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静晝固是属動然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属静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静神又自是神々却管得晝夜々晝却管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静而言其体常如是而已矣如説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説粗底了○動静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静不與静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静衆人之静則淪於静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静之理未嘗亡其静

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愚按以上四條首三條明物之所以滞於形理之所以妙於神○未條又借聖人之神以明之

葉注神乃太極之所為而神非太極也理有常而神不測惟其有常是以不測及其不測而有常者在乎其中以人言之太極乃性之体神乃心之妙也○神妙萬物之物即上物字但専就物言則不遺神乃所以妙於其間者也

愚按両間凡成象者皆属形氣則所以運此形者也神又所以妙此氣者也妙此氣而至寔無妄自然無為者理也理與神分而為二不可故朱子曰神即此理也合而為一亦不可

故下節注以五行陰陽々々太極為神妙萬物之体此如中庸言鬼神而又言誠々不在鬼神之外而以鬼神即為誠又不可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注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々々太極

注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々々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亦承上文而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注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上文而言自五而萬也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箇物時又怎生會恁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注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体用而言也 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自五而萬靜而動陰而陽也一合一闢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叅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物無窮盡也

愚按混闢無窮即注動靜循環之義此條止以既闢之後言無窮恐是未定之論

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胡不自一而萬勉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闔闢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都說轉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

人物生於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愚按滯於形者皆謂之物如天運而地處山峙而水流春生而秋斂晝明而夜晦以及人物之動作而休息皆是也理之寓於形而不囿於形者則為神神即太極之妙用自未有天地人物之先以及既有天地人物之後所以生天地生人物而貫乎其中者皆是也前四節以物引起神下方指神妙萬物之寔言之水陰根陽二句即神之運於一物之中而妙不測者言五行以下即陰陽之大動靜而妙萬物者言運於一物者未嘗非神而所及有限故小注謂根陰根陽已是說粗底妙萬物者非異於妙一物之神而混闢無窮故注分体用言之体即太極用即陰陽五行言其体則太極之乘二五以為動靜言其用則二五之本太極以生萬物者也

樂上第十七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華注王文緝曰此篇首推制禮為作樂之本總言樂聲之善及作樂功化之盛後言禮不修則樂不作見樂之必本於禮也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太和萬物咸若

注綱繩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華注王文緝曰修教化即承制禮法來三綱正等又從制禮修教來總重制禮法意制禮以修教則綱正疇敘而民和物若矣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注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愚按八風之氣無不和而樂以宣之天下之情罔所節而樂以平之見樂之為道大也○易緯立春東北風曰條謂萬物至是條達而出也春分東風曰明庶謂風之生物明見者衆也立夏東南風曰清明謂生物清潔明淨也夏至南風曰景景大也謂長大萬物也立秋西南風曰涼謂陰氣至而涼也秋分西風曰閶闔謂陽隨而入陰隨而出如門之啟閉也立冬西北風曰不周謂天道廣被無不周徧也冬至北風曰廣莫廣大也莫虛無也此八節之風也竊意風乃氣之神而共見者八風猶言四時宣八風之氣猶言宣四時之氣也各以義起不必過泥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注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六字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注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覺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該本體說

華注天下化中即在優柔平中上見在一人身上說曰德之
盛統天下而言曰治之至

愚按優者不迫切柔者不強梗躁心釋而氣平也平者不險
怪中者不偏倚欲心平而德美也德之盛即指所感之人言
猶中庸所謂動變化孟子所謂遷善不知者非謂聖人之至
德也天下化中即指優柔平中言而見其為至治也樂之功
化至於如此是作樂之道配乎天地而非近今所有故曰古
之極也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
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
倫不可禁者矣

注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
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
父

華注縱欲敗度頂禮法不修來與上文三綱正九疇敘對下
民困苦頂政刑苛紊來與上文太和咸若對因縱欲敗度故
其聲妖淫而導欲其流極於輕生敗倫因下民困苦故其聲
愁怨而增悲其流極於賊君棄父導欲與欲心平對增悲與
躁心釋對賊君棄父輕生敗倫則與優柔平中天下化中相
反極矣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注古人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愚按平心即平天下之情宣化即宣八風之氣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注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愚按此篇首節由禮及樂此亦重復禮以變樂首尾相應
制禮修教樂之本也宣化平情樂之道也淡且和樂之教之
善也欲平躁釋優柔平中天下化中樂之功用之大也功用
之大由其教之善教之善由其本得也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注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古人制度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即杜撰不得且如樂令皆不可復考今人只會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到得制度便說不去問注云制作之妙真有以得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只是黃鐘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

愚按此與上章意大同皆見聖人作樂之有本而功化又甚大也上章言樂本於禮此言樂本於政上章言樂之盛足以感人心此言樂之盛足以感天地而及萬物神祇格承天地和鳥獸馴承萬物順書言神人以和又曰祖考來格言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格與馴之明驗也

樂下第十九

華注此篇專在聲音文辭上論樂欲變今樂者宜加意於此也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愚按樂聲淡亦自樂上章來而此又兼辭言之聽心平即所謂欲心平也妖聲艷辭之化即上章導欲增悲之類也上所化曰風下所習曰俗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注此章之指最為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即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纔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〇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理會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〇問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程子主一之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比敬字分外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切要〇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暴暴則塞動直則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又曰無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〇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便似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〇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〇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

愚按以上七條首條與圖說配言次二條明無欲句而與程子主敬之語並論一言敬字之善一言無欲之要二說相輔而行次一條發明靜虛動直之義末三條解明通公溥四字所云配春夏秋冬者以明而後通明通而後公且溥猶由春而夏由春夏而秋冬大意相似耳若必屑屑比附恐亦刻舟之見矣誠立明通詳見後錄養心亭說

勉齋黃氏曰一為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恁地光潔更無些物塵汙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虛也是一動直直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箇天理無一點私欲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着底都是欲如一

切嗜好之類此是一路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纔有所向便是欲這箇甚微纔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打一動相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狠當了無欲則自湛然一物不留故靜便虛未發時這虛靈知覺如明鏡止水恁地虛動便直做事時只有一路直出那裏有偏曲路徑纔虛便明明則見道理透徹故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溥又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萌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念慮之萌既直則視聽言動自無非禮令以視聽言動為動直則念慮之前處有所畧矣故動靜當以心言也虛直兩字亦當子細体認虛者此心湛然外物不能入故虛直者循理而發外邪不能撓故直敬則靜虛亦能動直敬該動靜者也今但言靜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

北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

公明第二十一

章注此欲人克己私以應物復靈明以決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注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注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愚按此亦承上章公明而言公於己心之無私也公於人事之無私也如與衆同好惡民胞物與皆公於人之事也然較上章所言有內外體用精粗之別亦不必一一比附

理性命第二十二

朱子曰周子此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注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朱子曰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二句是言理一本靈作虛義短○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不亦微乎

愚按彰與微言理盡於此矣而又曰非靈弗瑩蓋靈者吾心之太極即吾心之理也惟吾心有此理而後可以窮天下之理天下無窮之理無非吾心自具之理也故兼內外言之乃盡理字之義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注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注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体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與十六章意同

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這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体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〻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〻便生花〻便結實又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〻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每粒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〻各有理總只是一理○夫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如千部文字〻字如此好面〻如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中庸曰如天之無不覆幬如地之無不持載此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之覆載底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那細小底大德敦化是說那大底大底包小

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書都似不理會得
這箇道理又曰一寔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此
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問注
云自其本以之末則一理之寔而萬物分之以為体故萬物各
具一太極如此説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
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耳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
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
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統体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
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問五殊二寔一寔萬分
二謂陰陽一謂太極然否曰二氣一理而皆以寔目之者蓋曰

此皆寔有之理而強為之名耳五二一萬皆寔字殊寔、分皆
虛字以此推之則所謂二寔一寔者不相礙也
愚按以上八條首條統明一節之意次一條明二氣五行四
句次一條明五殊二寔次二條明一寔萬分次一條疏注自
其本以之末數句次一條明是萬為一四句末條明二寔字
之義
又按自一而二自二而五推之於萬焉予所以言太極者以
此言命者以性程朱言理多本之此竊嘗於此得一貫之謂
為論曰末之岐出者本必同流之散見者源則合是故至道
之妙渾然緜、各、曰太極其在道則為化之源其在性則衆

理之寂也同本異体乃曰四德一之分為四也德雖異名或
然於中因物妙應乃有百行一之廣而賾也是故敘為五倫
列為五事別為九經達之四國五禮六樂三物八典一物一
理繁然不可紀極然理本四德、具性始故傳曰萬物皆備
於我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性豈有不一者哉顧性者一理
而人道異心故夫理汨于氣者衆人之所以不能一也感而
必通者聖人之所以無不貫也當其至性內涵淵然無朕空
空如也及夫物感之紛乘也時而接之以仁即吾性之藹然
者為之時而行之以義即吾性之秩然者為之時而應之以
礼以智即吾性之中且正者為之時而呈於手足之容旋於

民物之衆散於百為之著無非吾性之粲然備具者分而應
之稱量而予之如繩之約如珠之聯以是為貫之而已矣蓋
未發之中湛然無累故因應不窮而在我如故反身之誠純
亦不已故泛應曲當而在我不勞從心所欲而不踰亦取之
左右而皆逢夫豈於吾性之外別有所謂一於一事一物之
間逐物而求其貫哉然而不格不通不積不化一皆有對非
守寂之為一而貫者不一非憑虛以為貫也故學孔子者必
自曾子子貢始○易乾卦文言各正性命

顔子第二十三

顔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注説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顔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注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

注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寔体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問顔子不改其樂是私欲既去一心之中便是天理流行無有止息此乃至富至貴之理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豈不大有可樂朱子曰周子所謂至貴至富乃是對貧賤而言今引此說恐淺只是私欲未去如口之於味耳之於聲皆是欲得其欲即是私欲反為所累何足樂若不得其欲只管求之其心亦不樂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寠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問顔子之樂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求之否曰非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極徹又曰程子謂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天地間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顔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

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顔子之樂其寔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問周子令程子尋顔子所樂何事而周子程子終不言先生以為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故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体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顔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寠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寠累心底做樂○問顔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曰顔子私欲克尽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自有箇樂始得○問程子云使顔子以道為樂則非顔子矣然而此章又却言以道為樂曰顔子之樂非是自家有箇道至富至貴只管把弄後樂見得這道理後自然樂故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為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為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為顔子耳○問顔子樂處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寔下工夫處做下稍亦須會到他樂時節○問孔顔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顔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尋孔顔樂處自先賢到樂處已自成就向上了非幼學所能求况今師非濂溪友非二程所以說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著

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于視聽言動之閒久之當自純熟充達向上處〇問學者看文字如何對曰看思量顏子樂處日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私義純熟不被人欲來苦楚自恁地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冥杳之際何益只要着實用功

愚按以上十二條首四條明顏子所以能樂之故次二條明其非樂貧次二條明其亦非樂道次二條明學者當實用工夫而無遽求其樂末二條明用功當如顏子之克復與博約

華注上文緝曰至貴至富即指所樂之道言天爵之尊不軒冕而榮何貴如之富有之藏取無盡用不竭何富如之顏子

此時已愛之而得求之而至矣不但愛之求之已也

愚按孔顏樂處程朱隱而未發至有道可樂使非顏子之語學者又或泥而不得其意竊謂以道為樂猶與道二者固非顏子然離道以言樂又何以見顏子嘗為之論曰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一聖一賢所樂者果何事歟曰孔顏之樂非七情中喜樂之謂〻吾心天理流行之趣也今夫天之旋而不已也孰為運之水之逝而不舍也孰為推之物之生而不窮也孰為宰之蓋天地無情而天道無息自有流行洋溢絪縕暢滿者不啻見天地之情為聖人之樂亦猶是耳豈惟聖人吾心亦有之孩提之知愛少長之知敬樂之倪也乍見之惻怛平旦之清明樂之機也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樂之發於微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呈於著也然而理緣氣偷性因情繫小人戚戚長寢寐而不仁賢士執節亦矜持而不化惄焉踧踖何樂之有聖人之得天也渾然無朕涵鳶飛魚躍之機悠然有懷具時行物生之妙其道心之發皇而天機之活潑者浩浩蕩蕩無時而息即此之謂樂而豈若七情之樂因物而生因物而息者哉傳言意誠之實心廣體胖詩述君子之心屋漏不愧在中之樂於此可識雖然人則往矣樂斯啟矣何迹可尋求之吾心而已夫宅心以誠飭身以禮立德以敬居業以貞學之大端也動靜語默之間出處

取舍之故子臣弟友之節不見不聞之地道之至要也無忘無助怡然渙然亦將浩浩蕩蕩無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富貴貧賤於我何有而足以易此中天理之趣也哉故謂有道可樂即非顏子者亦特語夫內外安勉之殊耳不求之道而別尋一曠然無累者自為樂地此則乘風化蝶之所以異於蔬水簞瓢也君子又何所取諸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注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問見其大則心泰周子汀故就見上説朱子曰見便是識此味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〻化異但言消化却貧
賤富貴之念方能齊〻亦一之意○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已
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
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止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
愚按註有二説前一説作消化之化則齊即一之義故謂齊
字意後一説乃作大化之化小注三條首條明見字後二
條一即注之前説一即注之後説也玩注意是姑從後説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
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注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
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注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下字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注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注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百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華注王文緝曰子路之喜聞過。原為改過。非以博名。而令名自歸之。今人護過非惟敗名。且以長惡。如護疾者之滅身而無悟也。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注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問太王翦商是有此事否朱子曰此不可考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其勢日大文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重民又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輕勢也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注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何也朱子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illegible][illegible]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幾而反之則易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注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注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注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illegible][illegible]罪矣

愚按此章識力並言尤重識之早識其重而亟反之無使至極重之地此中有修德行政用賢除奸防微悔過多少事在非可以尋常人力挽回也

文辭第二十八

朱子曰此章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實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之不遠則是輪轅飾而人之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勿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焉而已則虛車也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注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愚按庸以天下後世之學與不學言非謂君相之用之也徒飾本不足為憾然果實至而為文未有不傳於世者所慮但以文辭為能而不知道耳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注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推注可愛可傳飾也學而至之庸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注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注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或問作文害道否程子曰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問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之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注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注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華淳首節言聖人不輕以言語示人次節言聖人之道本不待言而顯故不輕言也然論語開示小子何述之意重在無行而不與此形容聖蘊同天之妙重在無迹之可窺各不同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注蘊中所蓄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而後謂之發也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体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華注顏子發聖人之蘊只看論語便見博文約禮是其進為之方克己復禮是其用功之實若無若虛是其心体之宏算無屋宇是其心境之淨蕩之不惟是其與天同運用舍行藏是其與時偕行三月不違直處看其無間斷不遷不貳橫處看其無罅隙因顏子便可識孔子蓋孔子無迹顏子將化微有迹人就顏子分量便可再進一層想像出孔子來○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是極贊顏子然此處不重贊顏子重在明聖蘊之深故下文曰聖同天○王文辭曰此發字是發洩發見之發非開發之發也開發以言發洩發見在身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惡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注聖凡與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形其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注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朱子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亂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皆是因陰陽之自然如此畫出全無安排此是聖人本意底如象辭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卦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精與蘊字不同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問伏羲始畫而其蘊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文王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〻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問序卦以為非聖人之蘊信乎曰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之非聖人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只是易之蘊事〻夾雜都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〻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易未有許多道理因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奥乎

注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体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朱子曰天地是体鬼神是用鬼神只是陰陽二氣屈伸如春夏是神秋冬是鬼晝是神夜是鬼息底是神消底是鬼生是神死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語是神默是鬼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華注此章合乾損益三卦以明君子思誠之方要在慎動蓋存誠是靜時事去惡進善是動時事動處有差即累其本体而靜中之所存者亦失矣故周子本以主靜為主而此獨教人於動處着力未節慎動即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非有兩層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注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体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体則用無以行無用則体無所措故以

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此章第一句言乾乾不息而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間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説不通〇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〇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〇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君子乾乾

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是接説遷善改過底事與論語德之不脩章意正相類又曰遷善改過又是兩項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了遷而就教十分是者改過則是十分不是全然要改此遷善改過之別

愚按以上五條首條明一節大意次一條明懲忿窒慾二語次一條明懲忿窒慾次二條明遷善改過

華注王文綱曰乾卦九三爻詞止言乾乾大象止言不息此則合言之而繫之於誠正見君子存誠之功為脩德之本也

愚按易乾卦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損卦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卦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

過則改懲忿四項當分貼損益〇語氣重懲窒遷改乾乾不息者君子立誠之心也懲窒遷改者君子思誠之事也有是心而後有是事無是事則是心亦不能見之實矣故注以体用言之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注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嘗多不可不謹

〇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説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方無悔吝所以再説箇動

愚按易繫詞下傳之一章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謂因卦爻之動而後見此則以人之動言也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華注此篇論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欲人去妄存誠以端其本故合四卦而約之於无妄意亦承上章慎動二字來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注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注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

注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華注王文緝曰疎者可以法制故易親者每以情牽故難

注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内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尭所以釐降二女於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注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尭理治下嫁二女於嬀汭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華注此二節明家之所以最親而尤難之故然觀於尭之試舜舜之刑于便見身範既端設誰之事初無難處故下文接

以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
注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若無不寔矣
華注禘大事也而卜之於二女治天下觀於家也舜聖人也
而止試之以二女治家觀於身也復其不善之動亦不外上
章懲忿窒慾改過遷善此思誠之事也至妄復則无妄便是
誠者之事○王文緋曰復字只作反字看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注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注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
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
謂聖人之蘊
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
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
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恩易於掩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
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
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蹙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
之寵唐太宗能取孫隋攘群盜而閨門慙德頣不免焉蓋疎則

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
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
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妒忌而險詖者故二女同居則猜閒
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
身正而型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
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於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
理之真妄者人心之偽妄去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
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
華注茂對時育萬物與章首治天下三字相應无妄則心誠
身端家之難者且齊矣況治天下之易乎○對時育物有家

者育家有天下者育天下分有廣狹理無大小
愚按易睽卦彖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書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型於二女釐降二女於
嬀汭易无妄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此篇先由治天
下及家引起家人卦而言睽次家人之義引書言釐降者釐
謂治裝降謂天子之女下嫁有虞也舜可禪乎原所以釐降
之意也復其不善之動又從上文引到復卦而言无妄次復
之義末從无妄見聖人順天時以養萬物仍歸治天下意首
尾相應○易序卦傳下篇云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
乖也上篇云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周子說家人睽與

毋小異而義各有當宜並參之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耳

注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蓋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面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也

華注此章言君子內重而外輕也道充則身安若道不充則十事中九件吉一件便不能無凶悔吝亦有不安處矣聖人處亢而無悔亦為充之極故能爾富貴二字以流俗之見相對而言故曰為貴為富其寔君子並無富貴二字於胸中也天爵在我故曰貴無入不得故曰富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注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程子曰聖人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而其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缺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

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人所可得而見者無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書之記言詩之詠歌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其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已 又嘗答學者曰諸詩固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莫論為學治己治人有多少事在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矣

黃氏巖孫曰此章當與文辭章參觀

華注聖人之道四字只說學者於聖人之道當如是非言聖人之於道也德行之行去聲德是仁義禮智之性行是孝弟忠信之實行已是發出於外然尚是身心上事故曰蘊直至事業方說行

擬議第三十五
華注此章言思誠者當於言動上着力而後変化可成
至誠則動〻則変〻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変化
注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究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〻事也
朱子曰遠変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
華注中庸動変化是就人物感化處說此處動変化是就一身動作處說至誠通身是易其変化亦自然而然不煩擬議
一天道也思誠者須擬之於易而言議之於易而動　卦爻之変化以成一已之変化
愚按擬之而後言三句見繫辭上傳之八章然此似不必執
上言之蓋至誠無息自能変化不窮誠之〻人則必擬議而言動以至於能変化変化即言動之妙於不拘者耳玩注自見小注不必泥也

刑第三十六
華注此章明刑亦法天治民之一端必得中正明達果斷之人而後可任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注意與十一章畧同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發生直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大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凉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愚按此與十一章雖大意畧同然十一章陰陽仁義並言此則重在秋與刑
情偽微曖其変千状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注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華注王文縡曰治獄之道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明而達則灼知情偽果而斷則一成不移

愚按情偽微曖者情與偽對微曖皆不情之屬微者隱而不顯曖者昧而不明也易訟卦䷅彖辭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彖傳訟有孚窒惕中吉剛来而得中也蓋剛来得中言九二也其於卦変自遯䷠而来剛来居二當下卦之中有孚而見窒能惧而得中之象利見大人言九五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周子錯舉為説不拘本旨噬嗑䷔彖辭噬嗑亨利用獄彖傳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蓋以卦体卦德卦象卦変釋利用獄之詞周子但舉卦德言之而意自該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愚按司命謂生民之命操之其人也孫武子作戰篇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周禮大宗伯之職以槱燎祀司中司命

公第三十七

華注此章明公足以盡聖人推之天地不過見公之為道大也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華注公字本是仁之用然必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方能因物付物而不以纖毫己見参於其際亦兼体用在内非止推己及人也○中無意必固我之見物来順應各予以應得之道而已不勞如化工造物各正性命然方是聖人至公分量

孔子上第三十八

華注此章專就春秋一書見孔子有功萬世又於正王道明大法中抽出誅亂賊一項以見其思深而慮遠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愚按言孔子專舉春秋亦猶孟子歷敘群聖專舉春秋之義

孔子下第三十九

華注王文緝曰此統夫子一生之道德教化而贊美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寔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注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黃氏爔孫曰按周子郃州新遷學釋菜祝詞曰惟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寔與天地參而四時同與此章全同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注此通下三節雖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昧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事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華注王文緝曰童蒙之志患其多岐故貴示之以正患其易弛故貴作之以果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注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朱子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華注山下出泉蒙求之象也汨則亂再三瀆之象也靜者求之之念無所淆清者求之之念無所雜故其行可果汨則本質已雜亂則志趨不定故不決也

愚按汨者靜之反亂者清之反仍以水言以比再三瀆之意

慎發其惟時中乎

注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華注王文緝曰時中之道甚大而教當其可亦時中之一節也可教而不教與不可教而亦教皆非時節皆非中

愚按蒙卦彖辭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彖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又云蒙以養正聖功也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周子錯舉成文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注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也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朱子曰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艮其背只是止於其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了

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是箇理○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是不作為ゝ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又曰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亦即是這止○問蒙艮皆止始之ゝ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ゝ意也曰周子之意皆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焉

愚按以上四條首二條解本節後二條疏注言主靜之意

華注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程子之言非見非為即動以天之謂非收視返聽虛無寂滅也

愚按非見謂見之所不及當止之地也此借背以明當止之意靜則止以下不必寔貼背言靜則止者日用行事之間以靜為主而常止於其所也止故人為不得而參之若參以人為即非止之義矣或欲復粘背言恐不免拘泥○艮卦彖辭艮其背不獲其身周子說蒙卦曰靜而清說艮卦曰靜則止蒙始艮終皆不外此故注曰主靜之意

總注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蓋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並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通易說繫之其知此矣

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祁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為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奧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說久矣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罔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為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為今名始於何時耳

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
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
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
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加之皆非先生之
舊若理性命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
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為
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次序名章亦復其
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
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為事狀一篇

其大者如蒲碣云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謂鄭夫人誌乃為
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
有所施以見於世又云益思以奇自名又云以朝廷躐等見
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
數十言恐亦非寔若此之類今皆削去

至於道學之微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
人之言為正以為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
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

如柔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為二章之類

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嘗遊舂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
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

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
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
溪之舊名先生寓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旉
為熹言嘗至其處溪之原委自為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
其地又別自號為樓田而濂溪之為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
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上亦有石塘橋見於
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

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illegible]而未遑之者

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嘆曰世乃

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
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
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
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

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放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
者

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
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而後得之於心而
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為此
圖以發其秘耳

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王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窃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鋟板學官以與同志之士共覧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通書後錄

愚按通書後錄者朱子於通書後所錄周子及諸儒之說以證通書者也周子之說二條皆與太極通書相表裏諸儒所以論周子者六條言之本乎周子者四條皆以附於通書之後而朱子為之註者凡四條讀者亦可因以識濂溪之人與言矣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説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注誠立謂実体安固明通則実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

朱子曰周子恐人以寡欲為便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或問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全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朱子曰誠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決定恁地又何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注此康節之子伯温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黄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注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本況五氣交運

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注此一節全用太極圖及通書中意故以附之後三節倣此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便儇皎厲兮去道遠而

伊川先生作顔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篤學之道也

朱子曰本是本体真是不雜人為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又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理去傷了他又曰這一段最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

黄氏瑞節曰此論乃程夫子十八歲時所作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体此意令有諸已其位地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問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体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体北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体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体也又問此下云寔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寔有諸已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愚按此言仁之体者猶論語朱註以欲立欲達為狀仁之体蓋舉其体段而言之也仁者天地之元氣萬物之生機渾淪包育無所不備而其發動充盈周通徧滿無時而息其在人則含萬有于性始者心之德至全也親親仁民愛物而天下一家萬物一体者愛之理至大也西銘備發此意故曰仁之体北溪之說似未明徹至龜山謂其言体而不及用程子又曰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何謂不及又以見理一之中自有分殊之義一篇之中体用兼該仁有義立未嘗有偏與此段固並行而不悖矣

又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体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得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者難入

北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体只是言其理之一耳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己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己獨立時初無甚多事此物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体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耳

又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
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
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
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
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
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
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
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又曰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

能道中庸矣
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
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喻
其旨愚謂中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
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其体其性之二言而終篇
反覆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
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為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
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
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
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
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
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上頭故伊川
言西銘原道之宗祖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
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
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
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
他見識

朱子曰西銘之書指吾体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
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
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耑為始學者
一時所見而發也
又曰西銘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
西銘通体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
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
君宗子大臣家相與民物等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
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識

了且如乾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
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
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
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
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如此看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
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
與裏面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分別分殊〻
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別直是與墨氏兼愛一般○問西
銘句〻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分否曰是乾稱父坤
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理
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
長幼〻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
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
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
事天底曰横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子
否曰是○問西銘言理一處某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
有父有母有宗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西銘理一而分殊
同今人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而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
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〻皆是理一分殊喚做
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

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
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
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
見理一當中横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
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二
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体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
而分殊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
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
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喩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
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
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甚分明
○西銘之書横渠先生之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
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
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
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為同胞
物為吾與此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
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類
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

廳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
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
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
二夫子始發明之

愚按以上八條首條論所以言理一分殊之由次三條論理
一分殊有直看橫看二意次一條見統体之理一分殊即直
看之意也次三條見一句一箇理一分殊即橫截看之意也

又
曰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到此今以管窺天
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寔朱子曰渠初云
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寔一兼二大兼小
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
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強索精思必
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
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
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
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

又
曰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
朱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
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
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
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濶〇尹和
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學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
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
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又
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
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已便是能盡
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
天理而已

雙峰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
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
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
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
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
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
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

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總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於父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耶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後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遂夫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

氣稟之惡而後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乎形者之事也以此修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而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畧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

又曰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塞帥為吾之体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定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

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甚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休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於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体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又曰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顛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又曰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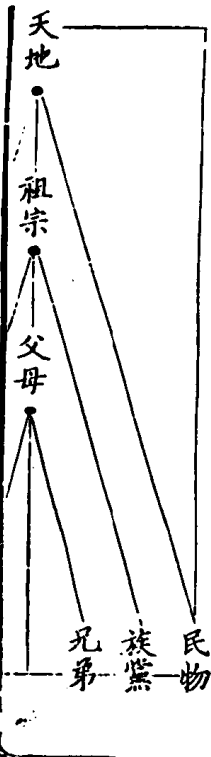
勉齋黃氏曰窃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観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當是事天下當是事親各有攸屬

又曰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寔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又曰向要到雲谷自下上山半塗大雨通衣皆濕得到地頭因思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時季通及某人同在那裏某因各人解此兩句亦自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得着所以迻邐便作西銘等解

李厚菴氏榕村講授一條云辛未會試發策問及西銘張長史昜答云西銘之義非専為明理一分殊也要之教人盡性

而已謂人生受形性於天地猶其受之父母必其能守身而後為能事親必其能盡性而後為能事天地故言民胞物與總以見吾身為天地之子而要歸於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乃盡所以事天之道程子理一分殊之語亦因龜山兼愛之疑而答之朱子又因而析其義為耳非謂張子作書之意端在是也後長史又言此有一直一橫之理直上是父母橫去便是兄弟直上是祖宗橫去便是族姓直上是天地橫去便是民胞物與因其橫出兩旁者皆與我自直上生來故須窮到上頭方總莞得兩邊住也愚謂人能以父母之心為心未有不能愛其兄弟者也能以祖宗之心為心未有不能收其族姓者也能以天地之心為心未有不能仁及民物者也如樹之根深則其蔭必大如水之源遠則其派必多緣是枝葉流派皆與我同其原本故也西銘先言乾坤父母民胞物與而自後但言事天之道不及兼愛民物之事蓋全乎其心之德則愛之理在其中矣故程子以為意極完備乃仁之体朱子又謂訂頑之言示我廣居○張長史橫直之圖如左

天地
祖宗
父母
兄弟
族黨
民物

兄弟—族黨—民物

愚按朱子解此篇分十三節分二段前則前四節為一段後九節為一段所謂如碁局如下碁者也細分之則首節提起次節承說三四節總說五節以下分說所謂如破義如原題統論及做工夫處也大畧看則於通體見理一於民吾同胞二節見分之殊細分之則逐句皆見理一分殊之義所謂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是也要其大指則不出一仁字前半言天地萬物與我一体之理於時保之以下言事天以盡仁之事所謂理一分殊者蓋以其推行之用言之以見仁之為道異於為己之私而亦不同於兼愛之濫耳固非又為一義也

西銘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發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注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体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朱子曰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〇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

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体之所以為体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寔如此所以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億之也令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体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体者全是虛名初無寔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寔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〇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来〇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

分殊而令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〇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

愚按以上五條首二條明乾坤父母二句次一條明渾然中處末二條明理一分殊之義

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

物已與人皆共以為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也四肢百骸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後為不忝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又西銘之妙指不可以不知也

華注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此身內外總是天地與朱子鱖魚肚裏水即鯉魚肚裏水之語同意下節只是申明此句形即天地之氣性即天地之理所以父母兄弟等字目再擲撲不破

愚按易說卦傳之十章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以下六卦為其子張子雖本易辭而意則以天地為人物之父母猶書泰誓所謂惟天地萬物父母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注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体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体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乾父坤母混然中處之寔可見矣

問西銘之義朱子曰他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〻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〻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

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遂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爲
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而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
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
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
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
是從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帥吾其性説緊要都是這兩句
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
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塞只是氣吾之体即天地之氣帥是主
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問天地之塞如何
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体

是孟子氣体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
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
二句爲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
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爲貫通故
上説父母下説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西銘解塞帥二字只
説大槩若要説盡須用起號法可也○天地之塞似亦着擴充
字不得但謂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
皆此氣耳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塞是説氣
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用這箇塞字張
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説話集来○問天地之塞吾其体塞者日

月之往来寒暑之遞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文五行
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曰塞字意得之○問天
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爲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
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
或問福善禍淫是天地之志否曰程先生説天地以生物爲心
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
愚按以上七條首條明二句大意次三條明塞字帥字之義
次二條解塞字末一條疏注天地之志句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注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体者皆天地之塞其所
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体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
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
乎性命之全体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
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
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体性之所自
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
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
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
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参天地贊
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爲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愚按以上三條首條明二句大意次條辨與字末條明理一分殊之義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顚連而無告者也

注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耳非如所謂旣爲父母又降而爲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總稱之宗爲喻耳總稱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顚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爲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

愚按以上三條首條統明一節大意次條明大君者父母宗子末條明疲癃殘疾三句

華注此又於民字極參差不齊之內條分縷析以見其總是同胞蓋西銘一書明理一分殊之旨同胞是理一其中又有箇分殊在方與佛氏一切平等無疏戚君臣上下之分者迥別此節從大君直說到疲癃殘疾一一還他等級分殊處何等井井然分之殊者旣剔得淸理之一者愈覺融徹又須知都是天理之自然非以己見穿鑿配搭也

愚按此俱從民吾同胞句推去禮曲禮下篇祭必告於宗子

陳注宗子上總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史記平原君列傳臣不幸有疲癃之疾書洪範無虐煢獨孟子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注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至也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体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体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華注畏天者無一念不在於天故曰敬之至樂天者與天心直是合同而化故曰愛之純

愚按此亦從孟子畏天樂天取意畏者勉然樂者自然也詩周頌我將篇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大雅大明篇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繫辭上傳之四章樂天知命故不憂左傳隱公元年潁考叔純孝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注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華注王文緝曰踐形惟肖即所謂秀與合德者也

愚按踐形惟肖爲下數節之綱下皆踐形之實也孝經聖治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濟惡不才用舜誅四凶事見左傳文公十八年賊即亂臣賊子之賊踐形亦用孟子語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注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

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如知得恁地便生知得恁地便死知得恁地便消知得恁地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恁地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又都見得

愚按易繫辭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注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愚按上節與下惡旨酒節皆以二事對舉此雖舉二成語為說然存心養性正所以不愧之寔難以截分為二事注二者字須善會〇尚不愧於屋漏大雅抑之詩也夙與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宛之詩孝經引以證士之孝者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大雅蒸民之詩孝經引以證卿大夫之孝者也匪懈屬人臣此借以言人子存心養性用孟子語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注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華注惡旨酒亦遏人欲之一端此與孟子同意是舉一以見其全也顧養亦不必粘酒說〇父母願人〻皆孝天地願人皆為聖賢已能樂天畏天而教育英才使之亦知畏天樂天此亦天之大孝子也

愚按此以明德新民對舉也索隱謂鯀初受堯封為崇侯故稱禹曰崇伯子號儀狄而絕旨酒事見戰國策鄭潁考叔錫類事見左傳隱公元年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之詩左氏引以美考叔者也顧養育英才皆用孟子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注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問潁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朱子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

華注此即孟子教人立命之旨幸而順則為舜不幸而逆則為申生在我只盡事之〻道不以順逆介懷方是天之孝子

愚按此與下節皆以常變對舉也舜遭父頑母嚚亦未必為順故朱子謂舜伯奇之徒皆是變然以視申生之死亦自有順逆之分故雙峯饒氏以待烹順令為處変〇不弛勞者不懈其怨慕之心也卒致底豫故曰功底豫用孟子語申生事見左傳隱公四年申生自縊曰待烹者甚言其不避死也後謚曰恭世子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注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

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予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体其所受於天者而歸全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于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朱子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為寔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

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〇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愚按上二條前條明引申生伯奇之意後條明理一分殊之義

黃氏巖孫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后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

葉注体受歸全在修身盡倫大處說勇從順令在臨事應変零細處說

愚按禮祭義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孝經諫諍篇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注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葉注此於境遇關頭教人事天也世人非富貴即貧賤非福澤即憂戚若知上天同以成人之德則無論何等樣人總當畏天樂天而不可以約樂亂其心

愚按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詩大雅民勞篇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集傳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

張子則借以言天之愛人而成之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注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華注此於生死關頭教人事天以見人自少而壯而老而死總是事天之日然必存順方得沒寧孝子一生能順其親方可安然見祖宗於地下若悖逆不才之子其不寧可知人之於天亦然一生畏天樂天不愧不怍沒時使與大化融洽無間若違者害仁者濟惡者其不寧亦可知

愚按此總結通篇順事內該知化窮神以下之意沒寧則完其乾坤中處之体而已矣注以沒寧屬孝子仁人而總論內所謂沒當安寧之者蓋未定之說耳

總注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本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

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意言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耳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以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体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

未嘗離体也以人観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体也至其用處
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盖即体而言而分已在其中
矣此論分别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
所見始益精歟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説誠有未釋然者
而亀山所見盖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朔旦熹謹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两書之失乃或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
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學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
輕議也淳熈戊申二月己已晦翁題
亀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

□學者免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藴非後學所能窺
測然所疑如此故輙言之先生以謂如何〇程子答書曰横渠
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
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
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
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
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
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体而不
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〇亀
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暁然具悉如侍几席親

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
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
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
孤獨為兄弟之無告盖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
明者黙識於意言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
遂至無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
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懐之則無
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
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

殺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顔子仲弓之徒所以告
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体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体用兩言之未聞如
西銘之説也孔孟豈有隱哉盖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
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
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
終行必稽其所敝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
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
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時窃妄意此書盖西人共守而謹
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体用兼明

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為所謂平也時青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体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敝無分無分則妨義々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害仁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與雖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辭有未達耳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愚按龜山第一書以萬物一体者為仁之体以推行有序者為仁之用而謂西銘未及推行之序為言体而不及用故曰体用指仁義為說也然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宜以存發分体用則言萬物一体亦屬用愛一邊正仁之用而何以謂之僅言体耶程子謂理一而分殊又謂分立而推理一其言約而盡矣龜山第二書意在理前書之所疑但槩言稱物平施之理而未詳推理一分殊之義故程子謂其未能釋然無惑朱子總註之論全為第二書而發謂為追答第二書可也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体義便是用否朱子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滙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々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着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愚按此發明龜山理一分殊之義而以仁義禮智之事為仁之体以仁義禮智之各當者為仁之用蓋以專言者明之較前後僅言愛之理者義更廣矣玩此則知西銘前半言萬物一体者非尚為用愛而設乃舉性量本然之全体後半言聖賢盡性者非尚言成已之學乃所以盡吾性体用之全量也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即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為同胞物則為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体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〇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々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惟患夫私勝

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体察求仁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為無斁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愚按南軒四條首條即總注以乾為父數語而補明其意後三條皆明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者要之皆明理一分殊之義以發明伊川答書之旨也

叙

從來書理淤闇緣註疏家勦襲陳言不由心悟又或妄參己說扣槃捫燭使古人精意晦蝕故遇白家娌所共曉輒累牘不休至疑義所積仍如岣嶁碑文絶少註脚如此著書唐荆川所謂大地作架子安頓不下者也余幼讀性理一書謂正蒙十七篇多文不屬義不貫字句佶屈聱牙不耐人口後反復翫味始漸得其意旨脈絡所在莊生云每至於族吾知其難爲正蒙之

爲族也夥矣但睟盤示兒百物具在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通貫爲一張子一生苦心極力之所考索淺夫鹵莽之胸詎應探討至此耶王子槐三乃余辛丑分校所得士其學淵邃淹博而說理必

根據六經濂洛關閩之學原原本本探喉而出葢宋儒一燈至今未闇也今年春過余署中以所得正蒙初義相質皆其手所編錄簡別去畱每節中先詳横渠所徵引以攷其緣流次錄先儒所論辨以見

其意指次乃彙輯諸家之說而融會貫穿以折衷之其各篇中或立義以詮經或藉經以闡道或與漢注唐疏相表裏或與河南新安相發明莫不虛心熟復務求旨趣所歸宿而不肯傅會轇轕以殉人亦

不肯爲穿鑿繆盭之譚驅人而就我其於首末二篇分太虛三層神道性命之旨微乎渺乎葢直空舊說自闢蠶叢尋見廬山眞面目卽起子厚子於今日亦當莞爾笑也昔之讀是書者如觀武矦陳圖迷

離其中莫得其龍虎鳥蛇布置所
在王子是書璧合珠聯犀分鑑朗
力研於人之所難而精思冥契於
數百年之上爲功吾道詎不偉哉
近有謂原本篇目爲關中諸子之
妄作者欲以詮釋經傳之文分門
彙集一更其舊余詢之王子王子
曰是僅以傳注視此書也先生釋
經之文固多然往往藉經以傳己
意如此分彙將不無牽合割裂強
爲之屬是陽護濂而陰操戈非植
所敢出也余韙其言因併紀之以

俟後之君子
告
雍正元年秋七月通家生虛齋鄭
其儲書

原起

余家世讀書未嘗就外傅幼時從家君授讀繼從先大父館於外先大父爲學非聖之書不讀歲九經性理誦必周年八十餘猶彊記不忘諸從遊問典故必舉某經篇目分剖辭義示之或取先儒之說相發明余讀四子書成誦即授孝經繼以太極通書西銘繼以正蒙曰註疏僅詮聖人之言濂洛關閩所以傳聖人之意也實裨

身心學不可後然余苦正蒙難讀且以少註說爲憾偶得一家言皆質問大畧藏諸篋中書不可得者必借錄成帙如是者積之久乙酉鄉薦後游歷四方獲與十五國賢士遊輒時時以此爲志蓋閱二十餘載一再易藁而後敢稟而次之當其曉披夜誦朝信暮疑舊說之存者什五六而已其直空舊說自出心悟者亦往往而有也先是同邑宋子銳臣晉州趙子彤元皆嘗有

志於是互相往復者歲餘辛丑春謬叨南宮携所業於京邸同年生蜚英陳君見而嗜之携之去次第手寫成冊隻字片語皆惜若拱璧然余曰是書稡諸家成言頗踵訓詁餘習聊備初學之一義耳方欲芟其蕪冗祛其岐二以易今藁君何嗜之篤乎陳君曰說書欲瑩白如話此帙詳明曉暢人人如意所欲出況横渠得自苦思力索之餘方晦澀是懼何必若郭象註莊又以

孳牙詰屈與横渠較奇耶精理久蝕請就我錄本速成之何如余曰諾哉遂與家弟膺如寧文愼加覆校大義則决之家君三閱月而告竣既爲臆說十有七條總其綱要復識所由於書首以歸陳君是正焉深澤王植自序

正蒙目次

月而告竣既爲臆說十有七條總其綱要復書所由於篇首以書贐陳君是正焉雍正元年春王正月深澤後學槐三王植自記

序論

程子答張子書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日所睹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意

答楊中立書云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子厚以清虛一大明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

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龜山楊氏曰正蒙之言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耳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而已

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

朱子曰橫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正蒙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自有所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看得矣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處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

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微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

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

門人蘇昞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力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耳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

元儒黃氏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人記錄之書

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朱子撮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於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又按東萊呂氏云知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小知言蓋五峯胡氏所撰云

臆說十有七條

正蒙一書二萬五百餘言其中窮理格物之事多而工夫入手處亦未嘗不詳蓋微而天人理氣神化性命之精顯而脩齊治平禮樂政教之纖細而一名一物曲文繁節之數罔不研精探微著厥要蘊故自謂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又如枯株之根枝悉具充榮在人蓋其規模大取精多用力宏矣無畏難而自阻無多疑而横議勿助勿忘方可卒業

正蒙十七篇以首末二篇為經中十五篇為緯其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及而皆以首末為之綜領考其所言有與周程同者有與周程異者不同不足見本原之合若盡同又何以見各得之妙學者但當以張子之說還張子若執程周緒論以合之反多轇轕滋為擾耳

張子言太虛不若周子言太極之妙故程朱皆有所不滿蓋太極理也太虛氣也言太極則太虛在其中而太虛固不足以包太極也然張子必以太虛立言者蓋有故焉藍田呂氏稱張子早歲嘗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經竊意其早歲時已於二氏虛無之旨洞其底蘊熟於胸中及後求之六經仍從熟處思量因以見吾道之精與虛無之謬學者不究其由來而妄訾其失烏乎可也

太虛二字是看正蒙入手關頭於此得解以下迎刃而解矣竊意

太虛一而已矣而各節所舉為言者不同宜以三層縣之太虛無形块然太虛此以渾然未形者言之為天地萬物之大母在造化則本此以生天地在天地則本此以生人物乃氣之本體先儒謂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恐未安者此也此第一層也清通不可象之神太虛為清無礙故神與夫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以流行徧滿者言之周乎天地人物之先而貫乎其內乃氣之發用即太和之謂也言其清通則曰太虛言其流行則曰太和異名而同寔者也此第二層也於此層中析而言之有屬之天地者乾坤清濁是也以理則言易簡以氣則言浮降有屬之萬物者品物流形是也以氣則言散殊可象以形則言風雨雪霜萬品山川要之皆在第二層中但既言清即合下有兩層字作對先儒謂不知形上還他是理形下還他是氣者此也至萬物散而為太虛散亦吾體此又從既生人物之後而要其終先儒謂其流乃是大輪迴者此也此第三層也如此則各節所言之太虛言雖殊而意自貫左右逢原而各盡其致矣竊將太和乾稱二篇逐節思索覺頭腦在此絲絲不紊於此未徹而但隨文立訓以求可通恐不免散錢一屋之誚耳

首末二篇或言太虛或言性性即指太虛之本體而言與程朱所謂性即理者亦微別其言神言化言命皆即太虛之流行者而分別言之蓋寂然不動則一而已感而遂通乃有三者之異名

性乃太虛第一層神化命皆太虛之第二層也然性雖屬第一層寔貫乎第二三層之中蓋太虛三層第以未發已發々本要歸不容無辨非判然有三事也如首篇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々已帶在第三層言凡此皆須善會

張子見道原從儒釋異同處入手故其言太虛皆與釋氏對照太虛第一層無形之本體所謂天者道所從出也釋氏即以虛為道故以心法起滅天地所謂不知道者此也第二層太虛之清通而神正於氣上見功用而釋氏以天地人事為幻妄疣贅所謂不知天人者此也第三層人物之散仍歸太虛而釋氏以為輪廻復生所謂不知鬼者此也竊謂張子闢二氏處不但妄意

天性數節其言虛言氣直與之對照到底原其以此立說者正欲使吾道明而異說自息謂正蒙為張子闢邪之書可也

太虛是張子主見其言天言性處獨着便提起首末二篇外如參兩篇一神兩化太虛無体神化篇虛靈照鑒神之明也誠明篇未嘗無之謂体々之謂性天性在人猶水性在冰大心篇釋氏不知天性以心法起滅天地皆是此旨蓋張子以太虛為性命之原萬物之本故觸處皆見此意朱子於太極二五謂周子些子活計盡在裏許竊於橫渠亦云

張子言天道言人性大意有二其謂太虛而神不滯于氣者對庸人之拘於形器者言也如無礙故神性通極於無之類是也其謂以虛為体不離乎氣者對二氏之溺於虛無者言也如虛空即氣有無虛寔通為一物之類是也合看方無弊故每於一篇之中二義並見云

張子言人性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與程朱大同惟其言命處則小異程朱所謂命者兼窮通得失而言張子則以當得而得者為命故曰通極于性遇不足以戕之又曰命天理皆於氣數中認取理字而以此為正命至當得而不得者則以為遇之適然而非命也雖似過高亦前此所未發

正蒙原本篇節蘇氏所請定也竊意原書係張子所手著篇分十七則因蘇氏之請而為之所謂輙就其編會歸義例以類相從

為十七篇者是也李注於難解之處割裂最多雖詮注易明恐失橫渠本意不若大全原本為善矣

正蒙之有自注也見於參兩神化至當三十樂器者各一見於王禘者五乾稱者四有意旨未盡自為小注以發之者有錄經文成語而為之注明其意者當與大文參讀以盡其義諸家本或有以舊注誤作自注者如大心篇成心者私意也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而言也夏虫疑冰以其不識皆雜以集釋之說是也有以訛承訛而強為之解者如乾稱篇含氣有象否二語誤附次節是也

正蒙所援引不出四書五經用字間出老莊諸子遠鄉下邑及初

學之士或寡陋莫知其由來者有之今為詳列篇章間錄原注
庶源流可考折衷有歸焉至詩箋書敘禮疏舊說張子所用為
多令人習見習聞皆程朱遺澤遂咤而怪之不知於時正學初
明義未大暢但當分別讀之不宜橫肆訾議而學者於此亦可
想見程朱之虛心精力多少甘苦也

橫渠集正蒙而外有經學理窟一卷語錄一卷性理拾遺一卷其
中與正蒙相發明者俱足見先生意旨而諸家正蒙說多考據
未詳遂涉彷彿影響之間今為附錄各節之下庶得相參以得
其真文先儒說閩正蒙者大全多為錄入非惟一書之折衷寔
窮理之準的也今仍之至諸為朱子所採取者亦附詳於後用

備考焉

濂洛關閩並垂百世而正蒙之傳未若程朱之書之盛者義蘊宏
深復殺句聱牙故也訓釋之家或未晰本旨但執程朱緒餘以
雜之反是又或食耳信目但執程朱緒餘以詆之士或昔守一
師罔知別擇其貽誤豈細故哉考正蒙註大全所汲集釋補註
集解外嘗得數家焉集註明季無錫高忠憲公攀龍雲從甫著
發明ゝ季嘉興徐某德夫甫著補訓本朝詞林牟陽冉覲祖永
光甫著李注大學士安溪李光地厚菴甫著張注大宗伯儀封
張伯行孝先甫著然余嘗面質之宗伯曰非我所為他人假我
之名者耳華注康熙庚子舉人無錫華希閔豫原甫著集釋

書未詳纂述姓氏或曰集解明正德間四明余本子華甫著補
註明正統間副都御史常熟吳訥忍菴甫著合諸家之說互參
異同刪煩訂謬正蒙一書亦庶幾可得其大凡乎

太和至至當九篇及末之乾稱一篇皆通篇一意血脈貫通雖文
多不相蒙而大意可會作者至有司四篇皆節各一義隨見屬
書與前之血脈貫通者微異大易樂器王禘三篇則訓釋之体
耳竊謂血脈貫通者宜于文不相蒙之中會其大意相屬之處
發明補訓因意之相貫並欲其文之相承反致賠頓失旨迂遲
無序其失也蔓前十餘篇稱引詩書之文雖体若訓釋而意在
發明本篇與大易三篇不同補注槩以注釋之体律之而未盡

意言聯注之妙其失也雜至其節次相屬或一節一意或數節
同意或前後節各一意而蟬聯以相足宜先求本節之義以達
其指然後參相屬之故以盡其理而諸家又或失之雜或失之
固也

諸家之說大抵前者疏而後者密前者略而後者詳今于前說未
確而後說為之駁正者或偶存前說或專錄後說俱以後說為
主若一節大意立說語意雖訓詁之細亦初學所必需今于諸
家節旨明確者皆摘一存之或有未確則僭補愚見之內順請
有可存者即列節旨後間于諸家之說有刪繁去複或增減數
字而存之者亦竊效朱子所謂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妄注

鄉之意而未敢云有似也
經書之有注釋期于發明義理而止箇圖因襲依口學舌者固非
好學深思之士若倫執已見而是我非人亦好異之過也涵泳
白文玩其意趣合觀前後求其指歸書之精理自出而又宜以
平寔為主無蹈新奇纖巧之徑庶得紫陽家法若人操一說以
詮注為築室以異同成聚訟能必人之信我如我之自信乎愚
見附入諸家後者特千慮之一得自知孤陋寡聞謬戾孔多先
生長者不以為不足教而鄙進之使獲聞所未聞敬當虛懷以
改

深澤後學王植識

正蒙　　　　深澤王植輯錄

性理大全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太和篇第一

大全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愚按此篇凡二十二節前十一節發明太虛之妙兼體用言
之後十一節明一神兩化之義皆太虛之用也其謂虛空即
氣不可以有無言者見虛與氣未嘗相離其以清屬神濁屬
形而對舉之者亦見虛與氣不可相無皆所以絀二氏虛無
之謬而庸人之狗形者亦可以悟矣○篇中言太虛有以未
發之體言者有以流行之用言者有以究極之歸言者竊嘗

以三層槩之其說已見總論矣而或者狃於舊說皆以太虛
為理且謂與周子言太極同義不知太虛與太極雖有不可
得而強同者蓋太極一圖本易上有太極數語建圖屬書以
發所見其說由理而氣而形從原頭說下因端竟委以極其
義所謂太極云者雖云不離乎氣而實以其不雜乎氣者而
言故形而上下之分劃然不淆而意之周匝言之簡盡皆純
粹以精而無之可疑亦虛之云則因二氏崇虛之見而為之
說以訂其蒙其說由虛而氣而形蓋氣有清濁濁者滯於形
象而不能通清者則虛空洞達神妙莫測足以超乎形象之
外而為天地人物之本故名以命之曰太虛太虛丅而已而

以為有三層可言者蓋上而推之天地人物之先則萬物之
形皆本於無形其湛然無形而足以形形者是太虛之本體
所以主宰於上而為生生之原者也造化所以生天地者以
此故曰太虛無形氣之本体天地所以生人物者亦以此故
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所謂性之中涵而為感之体者也中而
推之萬物有生之初凡二氣之絪縕天地之對待陰陽之流
行皆太虛之妙用所以為生生之具也而及其有形之後則
凡散殊可象之迹莫非太虛之所流貫而其虛空無物之處
雖至幾微冥渺容光以髮之隙亦莫非太虛之流行而充塞
為所謂太和之道清通無礙而神者也極而推之人物既生

以後生既盡矣又不能不化有形而無形是復還於太虛也
所謂形潰反原而散亦吾体者也是其深思冥會於未有天
地之先凝心妙契於既有人物之後豁然一貫左右逢原而
後著為一書以闡性命之精以闢異端之謬夫豈苟然而已
哉但其所見至太虛而止而最上一層之宰乎此氣之中統
乎人物之終始所以貫清濁該有無寓於氣而仍不雜乎氣
者尚未之及焉則是總說太虛便已落第二義即云無聲無
臭足以與理為体而究未若太極一言為得理之本体也其
言及人物既生以後亦止言其為太虛之所流行而充塞而
於人物之各具一理不離于氣而仍不雜乎氣者亦未嘗顯

自軒豁以言之故程朱謂其所言是形而下者非形而上者
如云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較之
周子則言太極者如言性而直言心之理言太虛者如言性
而但言心之虛靈心之虛靈雖亦所以具是性者却直作性
字不得即謂其見到而說不到亦不得也且不言理而但言
虛將展轉說去終無準紀其流必有所潄故先儒謂其流乃
是箇大輪迴而張子亦恐不善會者之或至是也故其言虛
又必兼言氣故曰惟盡性者能一之又曰兼体而不累者存
神其至矣又曰虛空為性本天道為用又曰語性與天道之
極盡于叅伍之神變易而已則其意之周匝言之精密足以

自救其說而與釋老之說天淵也由此以思二子所見蓋有
不得而強合者豈但其詞之偶異已乎○篇内抉然太虛一
節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一句游氣紛擾一節朱子俱入近
思錄道體條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
屈伸之始其来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
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
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徵引易乾卦彖傳合太和本義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繫

辭下傳之五章天地絪緼本義絪緼交密之狀繫辭上傳之一
章八卦相盪又云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
義知猶主也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效呈也法謂
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〇莊子逍遥遊篇野馬也塵埃也生物
之以息相吹也注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遊氣也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中庸發而中節之和無異
補註太和即太虛陰陽沖和之氣也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
之性是言其體是生絪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是言其用其初
來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堅固此以其流行者言也起知
於上便能始物而無所難爲乾效法於下皆從乎陽而不自作

爲坤此以其生物者言也散爲萬殊有象可見爲氣即所謂生
物者也清明通達無象可見爲神即所謂流行者也易謂周易
所以論天道者也
補訓此節全於二氣絪緼處見太和故兩提絪緼字而溯原於
性是上一層中庸以鳶飛魚躍言道之費是即氣化上見道張
子以太和謂道亦此意太和句是冐語浮沉升降總是動靜相
感宜總承上六字絪緼是氣之凝結鼓盪處相盪則有勝負屈
伸幾微言其細易簡言其妙廣大橫說堅固竪說起知二句補
注與上分流行生物此生物即從上流行處見非截然兩項有
形者氣無形者神々在氣中重神邊補注以氣承生物神承流

行未確流行生物總是散殊之氣而皆有清通之神在其中不
如云々反言以繳上文
華注中涵句是就已發中指其未發之体而言是生二字從中
涵來絪緼相盪勝負屈伸總不外浮沉升降動靜惟中涵其性
是以爲生之始
愚按此節大意本易太和字以氣化明道也太和即太虛之
第二層中涵之性兼第一層言之〇語意云人之言道者亦
知所謂道乎吾謂太和之氣即所謂道也所謂太和者蓋中
涵夫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以爲之体於是生夫二氣絪
緼相盪勝負屈伸之端以爲之用就其用之流行者言之其

初來也幾微易簡而不可見其究極也廣大堅固而不可窮
就其流行者之功用言之則始之有感必通而無阻難者即
乾道乎呈造化之法而不煩力者即坤道乎總而言之凡兩
間之內散爲萬殊而有象可見者爲氣清明通達無象可見
者爲神々々即太和太和即道也倘不如野馬而絪緼相盪不
足謂之太和而道於何見乎凡語道者知此太和謂之能知
道學易者見此太和謂之能見易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之
美其智不足稱矣信乎語道者不可不深体乎太和也〇先
儒言氣之詳莫如張子如此節以太和言氣而一氣字中又
層々分析言之首句總提起以下詳其義中涵句是太和上

一層未有此氣先有此理也是生句方說到太和既有此理
即有此氣之機也然尚未及其流行處其來二句乃就流行
處言乾坤易簡文即流行者之功用言之乾坤者陽健陰順
之氣而天地之形與天地生物之理皆在其中此四句乃太
和正位蓋其來其究是監說其流行者起知效法是於流行
中橫分其對待者當分兩層串說而非二事散殊二句總上
四句意仍挽到太和蓋物之濁而有迹者皆氣〻中之清而
無迹者為神〻即太和之謂也此亦非截然有許多層次可
分寔確然有數層道理可言而總之見太和之無不在也故
曰不如野馬絪緼不足謂之太和絪緼內該得浮沉升降勝

負屈伸意在末言道應上所謂道並及易者以太和字出於
易也與太極圖說篇末大哉易也義同○太和謂道與一陰
一陽之謂道大意相似亦精於狀道之詞但只就氣言而未
及理之不離乎氣者故朱子謂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玩語
意正以太和為道補注謂太和是氣所以然者乃是道未免
多作幹旋矣中涵與是生作對補訓承上句謂道中所涵非
是其來二句猶周子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意幾微易
簡者氣之始動如復之一陽初生是也廣大堅固則以其充
滿盛大者言之凡氣之凝形成象為天地為人物者皆是也
起知於易二句以大易篇所謂無体感速不煩施普者觀之

則張子看知字與本義微異諸家多泥舊義未是散殊可象
所包甚廣凡天地之化風雨露雷幽明寒暑之類天地間山
川人物之類有迹可見者皆是即後所謂反清為濁者也不
可象亦有二意幾微易簡時固不可見即廣大堅固時而不
可見者自在即後所謂清則無礙無礙故神者也知此則幾
微易簡廣大堅固與起知於易效法於簡原非二事補注以
散殊二句分承流行生物固未確矣然補訓知以流行生物
兼氣與神而亦未能確見神之即太和也大抵諸家各有短
長故節錄其說而為辨之如此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耳至靜無感性之淵

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耳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
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
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發明此節論氣而合之人○氣有無形客形人有無感客感程
子所謂体用一原顯微無間非有二也人知体虛空為性丈知
本天道為用斯一之矣

補訓夫太和不離太虛太虛之始無有形狀乃氣之本体然也
及氣之呈露則有形矣然其聚其散不過此變化之客形耳非
常形也其在人則至靜而無所感觸乃性之淵源也及性之發

動則有感矣然其有識有知不過物交之客感耳非常感也此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原非有二人自溺於客感客形而昧之惟盡性之聖人乃能以無感無形御夫客感客形而合一無間也〇本來無形即是本体猶云氣之起根原無形也有聚有散即是変化客對主言無形是主有形是客静是主感是客雖分客主不可相無盡性者一視之盡性即能体道故以盡性兼綰氣一邊識淺知深交自外來感自内動

李註周子謂之太極而張子謂之太虚者太極如性字太虚如静字太極如中字太虚如未發字人生而静天性具焉非以静為性也喜怒哀樂未發而中存焉非以未發為中也太虚無形而無極之真在焉非以太虚為太極也

張註有無皆道寂感皆性無所謂客也言体用可耳下客字太險

愚按此節首句即太虚第一層正義也聚散変化又言及第二層〇無形即上中涵之性変化客形即上所謂浮沉升降動静絪縕勝負屈伸也至静無感即人心之太虚無形物交客感即人心之変化客形也然有無虚實通為一物者性也故曰盡性者一之蓋虚静之中事物之理無不具必事物各盡其道而後無形無感者充全其体此能一之義也〇諸家以太虚太和分体用蓋以第一層與第二層對言也無形處即是氣之本体李注謂太虚無形之中氣之本体存焉即太極也無形本体説作兩層不免混入程朱甲裏非張子本意又張子言性與神處俱以性屬第一層神屬第二層觀末篇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等語可見補注皆以為氣之体亦未確〇太虚之義分三層足以貫之而其立言不一皆當隨文体認細玩篇中之意惟由太虚有天之名合虚與氣有性之名此若必以理言之方可通然亦張子所見止至太虚而止若遂以為生物之理之盡乎此也者而寔未盡也故朱子雖亦以理字釋之而亦謂其生受辛苦聖賢便不如此説蓋非理字不足為言而直以理字代之則不可也若太虚不能無氣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虚氣之聚散於太虚太虚為清萬象為太虚中所見之物此類如以理字訓之則將謂萬物散而為理氣之聚散于理萬象為理中所見之物於説通乎又如太虚無形虚空即氣虚能生氣ゝ块然太虚太虚妙應之目氣本之虚則湛此等直以氣言似未盡而亦何可直以理字代之也皆當得其言殊而意不悖處大抵張子所論與程朱宜各為一説朱子稱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明與周程小有不同正蒙論氣處亦宜如此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虚不能無氣ゝ不能不

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体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狥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徵引易繫辭下傳之十二章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

華注此明体用之一原也因上章無形客形似說作兩層故申言之

補訓夫天地者積氣之區也天地之氣雖其為聚散為攻取塗轍有百然其為理也皆順其自然而無偽妄所以然者氣之為物散則入於無形而非滅也適得吾之本体本体固如是其無形耳聚則彰於有象而非增也亦不失乎吾之常然吾常固不嫌於有象耳始之太虛非真虛也不能無氣以充之既有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所以聚為有象也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所以後散入無形也循是二者一出一入出則有象入則無形是皆理之自然不得已而然所謂順而不妄者也聖人盡道于天地之間能以寂然不動体其無形而恬如以感而遂通体其有象而秩如兼体二者而一無所累所存於中而神妙不測者蓋極其至矣即所謂盡性者能一之也彼異端專語寂滅者但云一往而不復返是知散而不知聚若狥其生而執所有者又狥

於物而不知変化是知聚而不知散二者雖有間而皆昧於化然之理其為失道則均焉信乎惟聖人為盡道也 前四句提起氣之為物以下至而然也是申明前四句之意因言聖人盡道並及異端失道聚散平言聚為萬物散為太虛攻則散取則聚攻取只貼聚散說順字與不得已相照應順其自然便無妄適得猶言恰合也出屬聚入屬散道字應理字其間應天地字存神借用孟子所存者神而意不同謂所存於己者神妙不測合聚散為一致也有間只是有分別不必辨其優劣

李注上言盡性者能一之此言盡道者兼体之盡性則能体道意互相發寂滅者異端之蔽狥生者百姓之愚

愚按此節太虛不能無氣即太虛之第一二層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即太虛之第三層也 順者行其自然不妄者定然而無偽也氣之為物五句聚散對言太虛以下遍言之總見虛氣之未嘗相離也故以兼体不累歸之聖人寂滅執有李注分異端百姓為允末篇亦多以異端俗學並言而其所謂梏於聞見引取於耳目者正狥生執有之寔耳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李注又申適得吾体不失吾常之意

補訓夫氣之有聚散在人不可二視也聚亦吾本体之不失其常也散亦吾本体之適相得也夫散則幾於亡矣然散亦吾体

是死而不亡也能知死之不亡者乃可與言性矣○蒙体即謂氣体非謂身体氣散於人身仍在天地之間即死而不亡

集解性即太虛之道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死猶有精靈不亡如佛氏所云也此等處皆須精別蓋以其強探力索所得故言有此未瑩者耳

愚按散亦吾体乃太虛第三層正義也既以太虛立言其歸結必至於此正其立論不能無獘處然所謂死之不亡即末篇形潰反原游魂為変意正以此明輪廻之妄非反拾其殘瀋也宜善會之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陥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説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陥於淫矣

徵引老子去用篇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象元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虛心篇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後漢書桓帝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易繫辭上傳之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又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二章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三極天地人之理三才各一太極也○釋氏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補訓此節意在合虛與氣見人不可專認虛空為性而以形氣為輕也夫虛空與氣不容二視也知虛空之即氣則凡為有無為隱顯與夫神化性命皆通一而無二矣但其聚而出則有形散而入則無形人遂二視之能推本其所從來而知虛空即氣則深明于易學者也若謂虛空能生出氣來則虛無窮氣有限量是体用不齊相去殊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而不識所謂有與無混合為一之常道矣若謂萬象森然皆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分為二不相資藉形自為形性自為性形而為人性本於天而不相待而有陥於浮屠氏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説矣蓋此虛空即氣之道不明正由昏情之人略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陰陽以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以論天地之大其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是其於幽而虛明而氣不能舉其至要遂躐等妄意而為此一偏之論

乎。豈知也界乾坤皆有寔理。形形幻化乎。總之人惟不悟一陰一陽之道。足以範圍天地。通乎晝夜。而為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吾儒與釋氏老莊。混然出於一途。凡語天道性命者。不誣罔於釋氏之恍惚夢幻。則定以老氏之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其於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之。多見其蔽於二氏之詖辭而陷於二氏之淫辭也。豈不惜哉。○知所從來虛空即氣則易理盡於是。故曰深於易。下文一陰一陽數句。應此易字。浮屠者佛氏之號。浮屠以山河大地有可見而為病。患須寂滅無形方無係累也。

華注。此虛空即氣四字為一章之主。有無隱顯以氣言。神化性

命以理言。推本所從來。意重在推本。聚所從來。欲人識虛空即氣也。老佛皆岐有無隱顯神化性命而二之。而老氏之旨則崇無。黜有。佛氏之旨則視有皆無。大同小異。總是畧知性而不知用也。儒者知得用處俱是寔理。故於日用倫常間。一一理會。用功。此正入德之途。而二氏一切去之。所以為詖淫也。

發明太虛不能不聚。不能不散。聚即散之從來。散即聚之從來。即氣即虛。更無別處從來。虛能生氣。生字與周子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之生不同。周子只言有此次第。老氏之生則是以此一物生彼一物。截然分作兩件。佛氏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是太虛反被萬象累了。所以遂為見病。此皆誤認所從來也。

愚按此總太虛三層之意而言虛與氣之非二。蓋為虛無之學者發也。首八句為一節之冒。下二段分舉言性道者之謬。此道不明以下。雙承上二段。而申所以陷入佛老之故。不悟以下。又承上段。而申言不知天道為用之意。玩通節語意。皆指人之語性道者。諸家謂直闢二氏。尚体貼未細。補訓欲以憯者數句專歸釋氏。亦於文勢未合。○虛空即太虛。空無形者皆氣之充塞。故曰虛空即氣也。隱與無貼虛。屬第一層。顯與有貼氣。屬第二層。性以太虛之体言。即上節可與言性之性。神以太虛流行之妙言。即首節清通之神。性與命對。神

與化對。命是性之流行。化是神之發用。以性與神對。則性屬第一層。神與命與化皆在第二層。內觀末篇各節自見。体貼本推本也。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即後大心篇所謂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者也。一陰一陽氣也。而天地之道。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皆不外此。故曰三才大中之矩。曰天地晝夜。又曰三極。上分下合。只是一意。○友人宋子銳臣曰。張子亦是以虛空為性。而異在以天道為用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寔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通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徵引易絪縕見首節又乾卦彖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莊子野
馬以息相吹見首節又天道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注糟滷滓也糟爛為粕○禮孔子閒居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
非教也
朱子曰坱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
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
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
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
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静便是機處○問始字之義如何
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升降飛揚
便含這虛實動静兩句虛實動静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
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
教聖人至德與孔子子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
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
見聖人與天地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煅煉底語須熟念細看
○或問此一段是造化之初否曰即今便是如此
補訓此節極言氣末無非教結到理上○坱王逸云霧昧貌說
文塵埃也霧塵皆是借形只是氣充滿意陽升陰降陰升陽降
皆有飛揚意集釋上下曰升降行四方曰飛揚亦非確解息即
鼻息吹猶呼吸也凡天地間虛實動静陰陽剛柔皆氣之為以
其所由發謂之機以其所由成謂之始隨遇而有聚有散風雨
雪霜內皆有聚散集釋散為風雨聚為雪霜亦未確融合也結
聚也並言山川不必謂川融山結釀者有糟粕燼者有煨燼皆
謂渣滓至小者也教無所主當爲之天氣本非教氣有至理即
為教也
集解氣坱然太虛言氣之坱然者即太虛也升降飛揚未嘗止
息是時也雖未有虛實動静陰陽剛柔之形而其機其始實在
於此ゝ自其未有天地萬物之前以明其所以為天地萬物者
之理已具所謂体用一原也浮而上者陽之清天以開也降而
下者陰之濁地以闢也天開地闢又由是而陰陽二氣感遇聚
散為風雨雪霜萬品山川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自其既有天
地萬物之後以明太虛之理又無不因物而寓所謂顯微無間
也
補注坱然太虛語其体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其用也
華注虛實動静之機是氣之妙用其理即所謂繼之者善也陰
陽剛柔之始是氣之所成就其理即所謂成之者性也
愚按此當與首二節參看坱然太虛即無形之本体也為第
一層坱然即指太虛而言ゝ氣之坱然者本太虛無形也升
降飛揚未嘗止息即太和之清通不可象者也為第二層浮

清降濁以下以屬於天地人物者言即所謂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也皆在第二層内一段此節無第一層意氣块然太虛三句皆屬第二層謂块然於太虛中也窃謂朱子於通節分三層補注又以首三句自分体用所論更細似得張子本意○竊嘗論之曰夫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理即乘之故理為体而氣為用此諸儒所共言也由張子之言則氣自有氣之体氣自有氣之用而氣之体用又各自有体用之可分焉此非諸儒所共言而張子所以發前人之未發者也可得聞乎曰陰陽兩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者氣之体也游氣紛擾合而成質生人物之萬殊者氣之用也然則何以言体

之体体之用曰块然太虛之渾然無朕之本体乎升降飛揚者相摩相盪之大用乎其在未有天地人物之先湛然而無形者也無形者皆体也然則何以言用之体用之用曰浮而清降而濁者其對待之本体乎感遇聚散為風雨雪霜者其流行之妙用乎此在既有天地人物之後紛然而有象者也有象者皆用也然則理於何附曰氣之順而不妄不得已而然者即理之所以即氣而存而不離乎氣者也然則由是而之焉何也曰塞吾其体帥吾其性故得天地之氣為周身之氣而形生焉得天地之理為浩然之氣而性成焉此人之所以可達於天也然則由是而之焉又何也曰理以氣異氣以

形殊故理之所稟遂如氣之所受而賢與愚分人與物判矣形所各具即為氣所由分而人與物分偏全物與物分重輕焉此人之所以獨貴於物也然則何以体之曰聖人踐形君子養氣者是皆能体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睹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按引易說卦之九章離為目上傳之四章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十一章法象莫大乎天地上傳之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朱子曰象是未成形之意法是一成已定之物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来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謂離為目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補訓此以幽明字駁有無字闢老氏有生於無之說也離明字不重只是說可見不可見離明謂目之明所能見也聚將復散暫見故為客此便伏幽之因散將復聚而有形故不可謂之無

此便伏明之故文理即天文地理與天象地法是一非二
華注盈天地四句申氣聚則離明得施四句意方其形也四句
申方其聚也四句意
補注二察字不同下察著也天文地理上下昭著也
張注謂之幽明則顯仁藏用其理具在謂之有無則截然彼此
竟分二見矣
愚按此與下節大意皆明虛空即氣之意而此以幽明駁有
無之說也曰客曰無本上太虛無形一節而言○語意云世
所以有々無々之見者以目之所見論之耳不知氣聚則目可
見而有形氣不聚則目不可見而無形其有形也特暫來而
即去耳非真有也安得不謂之客其無形也形散而氣自在
特離明不得施耳安得遽謂之無易言聖人之仰觀俯察而
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由此故也夫氣之聚散
何以必用離明蓋盈天地之間者地之法天之象而已其文
理之昭著固非離不相覩也然方其形而為明也有以知其
幽之因已在此方其不形而為幽也有以知其明之故已在
此而謂可以有無言乎哉○宜作兩截看上八句即有無隱
顯通一無二意聖人三句引易成語以証之盈天地之間以
下正申明上半節意知幽之因知明之故亦大槩論理如此
非論聖人之事也補訓謂上截言幽明之故下截言聖人知

幽明之故文義未合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々故聖人語
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々無之分
非窮理之學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參伍以変錯綜其數本義參者三數之也
伍者五數之也謂揲蓍求卦之事
集解此只是明虛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為則
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々蓋不以無視太
虛之理也氣之往来升降為參伍其理則兩在而不可測所謂
神也神即在參伍之間故曰參伍之神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
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極致不過盡
於參伍之神所流行变易者而已未尝於陰陽參伍変易之外
別求一端虛無懸空不著於氣者以為性與天道也安得有々
無之分哉
愚按此節大意以聚散駁有無之說也○語意云夫氣與虛
宜二物乎氣之聚而有形散而無形皆太虛所為虛與氣非
有二也猶冰之凝而為氷釋而為水皆不外於水々與冰非
有二也知太虛即氣而非二則不可以虛為無矣故聖人語
性與天道之極致亦不過即陰陽參伍之神変易不測者盡

其理而無餘已老釋諸子識見淺妄乃以虛與氣繆分有無
蓋不能窮聚散変易之理而陷於詖淫者也烏足信乎〇參
伍之神謂陰陽也変易即謂参伍之神蓋陰陽二氣陰変為
陽〻変為陰往来変化不可窮詰故曰参伍之神耳無〻下
無字指太虛言與下有無〻字相應以闢二氏有生於無等
語也聚散字止就氣言即前節其聚其散之云乃容形変化
之小聚散非萬物復聚為太虛之大聚散也諸家謂氣散歸
虛與下参伍変易之義不合而理亦未瑩又此性字指太虛
之体言亦與論語異旨

太虛為清〻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〻則礙〻則形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〻外有氣是両之也
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〇問太虛之説本是説無極却只
説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
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説聖人熟了説出便恁地平正
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説氣外無神〻外無
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来亦有人與横渠説横渠却
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実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
形而下者還他是氣既説是虛便是與実對了既説是清便是
與濁對了

高注此言清濁形神之別欲人存神而不囿於形也

補注太虛為清〻則無礙是陰陽両端循環不已者也反清為
濁〻則礙是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蓋反清為氣之渣滓神
化之糟粕故濁

愚按此與下節皆太虛之第二層也前謂之太和者以其氣
之流行而統言之此謂之太虛者以其氣之清通而析言之
其実一也此篇首節以氣與神對次節以本体與客形對天
地之氣節以聚與散對而此節尤為著明蓋神無不在而必
属之清者猶性無不在而於喜怒哀樂未發時尤易見也張
子又自謂虛可該実清可該濁者自人物未生之始以及人
物既生之後而太虛皆統貫而行乎其中故言雖對而意自

串如言喜怒哀樂未發而喜怒哀樂之情実無不具于其中
也然以神字截斷在清一邊説終是偏處蓋終言太虛便已
不能不與実對終言清便已不能不與濁對以形下之氣而
況形上之理固宜其不能盡也若程朱所言則天地之間清
濁皆氣而理宰其中故鳶飛魚躍花落鳥啼處〻皆道即處
皆神何嘗離而二之乎〇語意云夫人亦知神與形所由
分乎湛然太虛者為氣之至清〻則虛明通達而無所滯礙
無所滯礙故神妙而不可測若清之反為氣之濁〻則凝聚
而有所滯礙有所滯礙則局於形是二者不可相無也然則
蔽於形而不能存神與遺形以求神者皆可以返矣〇篇内

淸濁聚散字太虛爲淸之淸濁以大虛與萬有對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之聚散以萬物與太虛對此氣之大淸濁大聚散也浮而上者陽之淸之淸濁以天地自相對其聚其散氣之聚散於太虛之聚散以客形之變化者自相對擧一事之淸濁聚散而言也亦皆須知其不同處

凡氣淸則通昏則壅淸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淸之驗歟不行而至通之極歟

集釋此發明太虛爲淸以下之意

補訓更即氣推言之凡氣合太虛而淸則通反太虛而昏則壅塞而不通若淸極則不但通而且神妙不測矣故氣之聚而有間隙以通之則風行而其聲聞具達非淸則通之驗歟且不見其行之迹而無所不至豈非通之極而神歟即風而凡氣可知矣○有聲可聞故曰聲聞具達者無所不達也不行而至仍以風言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耳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人物各具

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爲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郛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天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寔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皆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皆此一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下皆此一句

補訓此擧天道性心之名不外乎理氣二者而已○太虛屬理氣化屬氣氣即陰陽之氣變變化化者也性雖合虛與氣而以太虛之理爲主氣在心則有知覺故合性之理與知覺之氣而謂之心心者氣之靈而理所寓者也

李註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此天之所以爲天也中涵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之始此太和所以爲道也虛者性之體氣者性之質此天所以命人之性也性者真精之合知覺者神智之發此心之所以爲心也

愚按此節首句即太虛之第一層而以爲有天之名者蓋造

化之初此太虛在造化上看既生天地則天地亦即此以生人物其理一耳次句即太虛之第二層所以生人物之具也

心性以下則以人之得於天者言從虛說到氣從虛與氣說到人之性與人之心雖天人分言寔相疊而下○此節孟子盡其心者章朱註採入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

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

徵引糟粕見块然太虛節法象見離明得施節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良能

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補訓此以下言陰陽二氣之妙用而此節兼言鬼神聖神當重二氣良能與太虛妙應聖者是襯貼語二氣良能中即有太虛妙應之神太虛妙應即是神化○世所謂鬼神者非他也即二氣之良能二氣之外無鬼神也所謂聖者非他也即至誠得乎天道之謂天道之外無聖也所謂神者非他也即太虛妙應無窮之目太虛之外無神也夫神化超乎法象之外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其粗迹可見者耳○鬼神對言陰陽屈伸之分也屈伸往來皆自然而然故曰良能神者非鬼神之神只是神

妙意猶易言鬼神之情狀而又言神無方也聖人至誠无妄得天之道與時消息亦自然而然也上言鬼神而以至誠得天言聖亦見聖之契合鬼神處天地間之有法有象皆神化之糟粕當於糟粕認神化無徒見糟粕而遺神化也

張注二氣之良能此語極精蓋鬼神不專屬氣比二氣又精是理氣接縫之際也朱子謂伊川不如橫渠說得好蓋伊川只說得鬼神後半截事只在天地功用上見之橫渠則直究其性情合理與氣而為言也

集解得天者與天為一也無在而無乎不在無為而無所不為故謂之妙應

愚按妙應太虛之第二層也就用處言故言妙應補訓謂神者非即鬼神之神固是然言神化則神在其中言神則鬼神在其中矣○白二氣良能曰太虛妙應非即神化而何○友人宋子銳臣曰鬼神兩而化也神者一而神也糟粕即体物之物也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李注申上條二氣良能之說

集解天道之所以不窮寒暑推遷而已衆動之所以不窮屈伸相禪而已寒也屈也鬼也暑也伸也神也鬼神之所以為鬼神不越此寒暑屈伸二者而已非謂別有一鬼神如佛老所云也

張注此段言鬼神之功效即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者也

愚按此節雖申上條之說而其義較粗蓋言良能則二氣在其中而二氣不足該良能之義故也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体者虛実也動静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矣

補訓此承上而言二端之本一也諸家多以太極陰陽為說其理固是但張子是論二氣非周子太極陰陽之謂所謂一者言二氣本一耳○有兩必有一為之体有一必有兩以為之用如兩不立則一之体無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亦息所謂兩体者何也如虛與実也動與静也聚與散也清與濁也皆兩也兩不離一其究歸於一而已蓋二氣実一氣之消長也○陽虛陰実陽動陰静陽聚陰散陽清陰濁集釋以散屬陽聚屬陰非也聚則為有散則為無豈有者為陰無者為陽乎

愚按此節上虛下実两体以下数語正明兩與一之実皆言氣也與太極無渉下節感而後通亦然補訓得之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徵引易下傳之一章剛柔者立本者也上傳之十二章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本義乾坤毀謂卦畫不立

補注此又申明上章之意

補訓夫氣必兩者相感而後有其流通之妙如不有兩者相感則無以見一之通矣故聖人作易以剛柔立其本剛者乾也柔者坤也若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必有乾坤者所謂兩也有乾坤而交易於是出所謂一也即感而後通之意也○剛柔即陰陽聖人以陽陰為作易之本故曰以剛柔立本剛柔立本是正言乾坤毀是反言乾坤毀則無所謂剛柔

李注兩者相對方可言感感而能通非一而何故非兩無以立感之体非一無以致通之用所謂兩不立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兩之用息者此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氣到此已是渣滓麁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動静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块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予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変化也合而成質

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麄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滚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滚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出一箇物即他這箇斡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固是一物但

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混了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無窮兮○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補訓陰陽只管循環不已自有游氣紛擾生人生物游氣紛擾不礙陰陽之循環不已游訓游散只是動盪意天地之大義以氣化言非以形体言大義猶言天地之道易所謂立天之道立地之道是也

張注此段是倒裝文法陰陽循環不已而後有游氣紛擾散出而生人物要看這道理明白無如太極圖所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等語尤詳細

愚按此節大意以氣之立天地生人物者分体用而言之也游氣成質即所謂感遇聚散流形融結者也陰陽循環即所謂升降飛揚浮清降濁者也皆在太虛第二層內然游氣無時不成質陰陽亦無時不流行有体用而非二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体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体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

補訓日陽也月陰也日月相推遷而明生不窮焉寒陰也暑陽也寒暑相推遷而歲功以成焉其神妙無方所変易無形体一陰總以一陽一陽總以一陰陰陽変化不測總而言之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推者推去彼而此方来也明生明之相繼生生不窮也神無方易無体不僅日月寒暑上見而即日月寒暑亦可以見矣故接云神無方易無体陰陽不測云云也

愚按此節大意即日月寒暑見二氣循環之妙也雖全以易辭成文非注釋之体○當分三層首二句舉日月寒暑言之中三句見其神妙不測末句總斷神易之理陰陽変化之妙

無時無處不然而即日月寒暑之相推可見故曰此皆通乎
晝夜之道也日與暑即晝之道月與寒即夜之道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
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
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
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
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徵引莊子齊物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注司馬云魂交精
神交錯也

華注承上通乎晝夜之道以明天道人道總不外此天道春秋
分至天之晝夜也正明寒暑者天之晝夜意氣本之虛以下又
明天地間恩仇愛惡總是陰陽聚散之所為是亦一晝夜也由
張子之意推之則人身之一呼一吸一喜一怒以至古今氣運
之剝復人事之治亂倏生忽成亦一晝夜也無大無小無久無
暫晝夜二字可以畢該而其本皆出于虛其用則著于物欲此
物欲字未便是不好字眼神字從循環不已上看出二氣本一
一故神也
補訓春秋分只是說分春分秋非曆之春分秋分也補註太泥
夏暑冬寒而云春秋者由春至夏而暑由秋至冬而寒是分春

秋而寒暑之氣因以易也魂交交字對易字看當為交接之交
以寐言則是魂交成夢以寤言亦是魂交成寤百感紛紜是夢
境氣交亦是交接之交猶氣易也春固氣交秋亦氣交萬物雜
然並生故曰糅錯氣本之虛二句又推上一層本之虛者以太
虛為根本也有對而反而仇而和解只照寒暑之氣言較明集
解以日月薄蝕男女反目言殊不合相反則惡相合則愛集釋
云春生可愛秋殺可惡愛之惡之人心之私愛惡全以人言與
上文不聯倏生忽成緊承上感而生生字來生成渾說集釋分春
生秋成亦可但不宜以生成跟愛惡說即此可見寒暑循環無
毫髮之間猶晝夜也

愚按此節大意皆明天道之神也虛是第一層反仇愛惡以
下皆在第二層內重一神字前神字俱以妙應不測者言此
重神速意○語意云夫天道之神又有可得而言者晝夜者
其天之一息乎一晝一夜猶一呼吸之速也寒暑者其天之
晝夜乎一寒一暑猶一昏旦之暫也蓋天道分春秋而寒暑
之氣變如人之一寤寐而魂以交易人之寐時魂交成夢百
感紛紜變幻不一以之對寤而言寐則夜寤則晝是一身之
晝夜也天之氣交為春萬物糅錯而生以之對秋而言春則
晝秋則夜是天之晝夜也夫氣之本体是為太虛其初亦湛
然至清本無形象耳及氣之相感而生則聚而有可見之象

既有象斯有對如寒與暑對也有對必反其所為如寒暑相
反也有反斯有仇如寒暑之不相容也仇必有以和而解如
寒由溫而暑至暑由凉而寒至也和解則愛反仇則惡是天
道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之一本而其後卒歸於物欲之萬
殊故其二氣紛擾化育不窮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
間斷豈不神妙莫測矣乎故曰寒暑者天之晝夜也首句
形起次句天道春秋分以下皆明次句意只以人之寤寐形
容天道不以天人並重一寒一暑歷四時而成歲在天道則
如一晝夜然便有倏生忽成而極其神意氣本之虛以下又
提起一筆而詳推其理言其始本太虛而無形也一至聚而

有象則遂有反仇和解愛惡之情紛紜參錯不可窮絕同出
於太虛之無形而卒歸於物欲之有迹此數句即見一氣循
環神速不測之妙故接云倏生忽成無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正應轉天之晝夜句反仇和解愛惡物欲等字皆以人事形
容天道愛者相生相合之意惡者相制相克之意物欲云者
天道之變化客形如人之有感而動隨物而遷千狀萬態無
復本一之体即上象對反仇和解數句意非私欲之謂也倏
生忽成又即氣化之生人生物而言生生不息成成相繼神
速不測何間之有舊說皆以物欲屬人言故語氣不能一貫
李註遂分氣本之虛以下另為一節於倏生忽成句反離安

頗矣惟華注畧得其意而以天道人道並言亦誤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
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矣
張子語錄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
齊某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
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
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
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
無一同者
李注以造化成物之各異知物之各具陰陽以物之各具陰陽

知天地變化之不出於陰陽也
華注陰陽雖只兩端其感遇聚散萬有不齊所以形質各不
相肖就其不相肖而益可悟天地之化不外於陰陽也
愚按上四句因形之不相肖而知無物無陰陽此在萬殊處
說陰陽下二句因物之各具一陰陽而知天地之變化以生
物者總不外陰陽二端此方見萬殊之一本意兩以是知字
相叠而下舊說於無一物句即謂萬殊一本語氣未合不相
肖不但人與物異飛與走異即人之各具一面目肢体飛走
之族各三百有六十皆足見其不同蓋就形体言之集釋並
及聖愚之異亦非是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
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絪縕二端而已
李注易者変化也神者変化之妙也性與天道在其中矣
張注心所以萬殊二句此就無主宰之心言之非論心之本体
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不一之有絪縕二端而已
須知絪縕中便有許多不測道理在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天道之神也○語意云夫天道之妙豈
有外於神乎萬物之形色氣也而即神之糟粕非能離神以
為形也即理之微者莫過於性與天道亦不外陰陽変易之
神而已豈有他哉彼人心所以有萬殊而不一者特以物之

所感者不同故不能一而神也若天之大而無外其所感者
不外陰陽二端絪縕交密而已而有不極其神者乎○形色
所該者廣凡散殊可象者皆是不専指人言心有萬殊者以
人之有心覩起天道之自然也此節舊說皆不得其解惟吾
友宋子鋭臣之說得之宋云首二句見氣皆神之所為性與
天道二句見理亦不外乎神言神又言易者神無方易無体
其寔一也惟一故神心不能一故不能得感而遂通之神絪
縕則所謂清通不可象而神者也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徵引易上傳之十一章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說卦之六

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華注此節發明神之為妙
集解如日月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終始山川之流峙皆物之相
感氣也而其所以相感者理也利用出入往來無礙無所不在
而不可測者也故曰一萬物之妙一者貫通之意言其統貫乎
萬物而極其妙也
補訓引來三句一串下皆是証一神字利用妙萬物固是神莫
知其鄉亦只說神不說心物相感而生是生〻不窮意非謂此
感彼應也利用出入用以出用以入無不利〻即神處神無形
故莫知其鄉

愚按此以首句作一呼下三句作一應神理自明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
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徵引書堯典洪水滔天下民其咨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華注此節重在志能勝氣人能勝天上〻文屢言陰陽交感萬
事萬物皆由之以出入則似聖人無權而不知補救調燮乎陰
陽者在人裁成輔相乎天地尚在人故以志壹動氣明人定可
以勝天也下民咨鳳凰儀舉一以見端
補訓氣與志交勝天與人交勝下文只証氣志而天人自見蓋
以天配氣以人配志氣壹動志即天定之勝人志一動氣即人

定之勝天也動志動氣是借用語只大槩說集釋以動志為尭之志動氣為鳥獸之氣覺拘盖水旱尚可言氣而作樂難以貼志也

愚按氣謂氣數志謂人事物本指則難解矣

參兩篇第二

大全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愚按此篇凡二十二節首七節皆論天地之道日質本陰以下七節皆言日月之行陽之德四節皆言陰陽之理火日外光四節言五行與水火之質性篇中推論天道皆與渾天說合惟地氣乘機之說與先儒所論稍異天道難測姑備一說可耳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參天兩地而倚數本義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為二上傳之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本義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十一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補注此釋易參天兩地之義也

高注天輕清故理氣屬之地重濁故形質屬之剛柔男女皆以兩而成形故地數兩太極兩儀本乎一而為二故天數三男女兼人物言

補訓形質為法理氣為性

李注此張子之學微與周程間隔處也盖太極雖不雜乎陰陽而實不離乎陰陽安得與之對而為三哉其後胡氏之學有所

謂無對之善及與惡對之善無對之靜及與動對之靜朱子以為如此則是三角底太極者意其源流於此也

愚按參天兩地易本言筮蓍起數之事言參天之三奇而立三之數兩地之二耦而立兩之數其餘如九六七八之數皆倚此而起張子則謂地所以立兩之數者蓋以地有質故因剛柔男女之有質者以見地而以其質之對待成兩者效地之法也天所以立三之數者蓋以天無形故因太極陰陽之為氣者以見天而以其氣之一物兩体者象天之性也本義就天地方圓圍徑取義意甚直捷張子又借剛柔男女太極兩儀以見天地不免添出一層而分配處亦未確又分一與

效象皆有力字當以聖人之立教者言玩此節及有德篇象生法必效似皆以效字作做字學字之義不訓為呈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注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注云推行於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

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思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

補訓此承上參天兩地而申言其義一與兩皆氣而理宰其中非一為理兩為氣○一物兩体氣也謂陰陽之氣本是一物而分陰陽之兩体也一合兩故神妙不測兩運一故變化無窮合一與兩謂之參○此節甚分明而上文以太極與兩儀為參似與此氣字不合蓋張子之意以太極即無理氣與周子稍不同耳

愚按一神兩化以首篇之義推之俱在太虛第二層內蓋兩而化者固二氣之運而神亦止就發用處言也太極兩儀之云濂閒所論有不可強同者大抵一神兩化之義非不精微然如周子所言則此義固存乎其中矣○一物兩体窃实譬之人之兩手惟是一氣運動故動止相應不言而喻若各為一物則須而不暨矣然雖是一物却分兩体若非有兩則運動者亦安能相應不窮乎太極兩儀太極只在兩儀上見

補注陽動則一在動之中陰靜則一在靜之中似太極另為一物者其說已入太極圖說甲裏非張子本意蓋自注兩在即兩体之意補注太泥在字耳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体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遅則反移徙而右耳間有遅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遅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ゝ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徴引左傳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書舜典以齊七政蔡傳日月五星七者運行於天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淮南子東方木其神為歲星南方火其神為熒惑中央土其神為鎮星西方金其神為太白北方水其神為辰星○晉書天文志金星水星一日移一度一月移一宮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日移一度二月移一宮二歲一周天木星十二日移一度一歲移一宮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日移一度二十八月移一宮二十八歲一周天

張子語錄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

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起度端終度端無嬴縮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趕天不上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又恰退盡本数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遅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日半強而一周天與初躔合又行二日有奇為二十九日半強與日會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筭以退數筭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乃云日行遅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筭則那相去處度数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蔡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曆是順筭○天無体二十八宿便是天体隨天而定日月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横渠少遅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内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禮記月令疏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補訓此節推論天地日月星辰運轉之理也首言天地常体次

言恒星隨天左旋日月五星逆天右旋次言日月五星右行有緩速不齊未帶釋辰字○朱子詩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謂之長庚高註金太白即啟明水辰星即長庚其說誤也五行以土為根本土性遲故行緩火內陰外陽故火星亦陰為質而陽萃於陰之外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於日〻一歲周天火二歲周天也日月每月一會其交會之次謂之辰十二辰正月亥二月戌逆十二宮為一周亥為娵訾戌為降婁酉為大梁申為實沈未為鶉首午為鶉火巳為鶉尾辰為壽星卯為大火寅為析木丑為星紀子為玄枵一歲而周故有歲之象

補注恒星二十八宿經星也日月五星緯星也地在氣中以下釋言日月五星所以逆行之意月陰精以下又詳言七政所以性殊之實金水二星金大水小或一在日先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俱在日後常附日而行陽感乎陰也

李注此條之意當合下二條觀之乃明自古言天者皆謂天動而地靜天左旋而日月五星右轉張子則謂地雖凝聚不動然其氣實與天左旋無少停息日月五星雖見為逆天而其實乃順天而行但比天稍遲而已蓋地氣既順天左旋中間辰象無獨自右行之理特以稍遲於天故見為移徙而右又各以七政性情分緩速焉月陰精右行最速實乃其左行最緩日雖陽精

然本陰故右行雖緩左行雖速亦不能如恒星之純繫乎天也金水進退不離日乃陰精感召於陽之理其象甚顯其理則微矣土星者地類也地氣與天左旋宜鎮星亦若是然根本五行則不能與純陽純陰之氣並運而同流也言不純繫乎地即其不純繫乎天因日陽精而土地類故異其文耳火為日類而微正猶金水之為日類而微也故月受日光而金水附陽金水法月也火之行倍于日火法日也木星歷一辰則木一盛衰周天而符歲數故木曰歲星

愚按此節大槩皆用渾天說惟地在氣中二語似参用先儒四遊之說蓋張子實見地有左旋之理如下節所云者但地

之左旋亦畧有運動非同於天運之旋轉故天上所繫之辰象隨天稍遲人於地上望之則反見為右行耳蓋地雖有運動而未足以掩辰象右行之迹也或有謂順天左旋只是氣動非形動者多作周旋反覺蛇足又李注分并包乎地以上為古說地在氣中以下為新以己意竊謂通節皆融會舊說而裁以己意亦截分不得

凡圜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

動於外也

大全因一作回

李注此節即申明地氣順天左旋之意而益知七政之為左旋也

補訓夫謂地在氣中順天左旋者可類推也大凡圜轉之物其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必由內非自外為之也即凡物可知天地矣古今人皆謂天左旋此直是影響至粗之論耳不知考究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故但知天左旋而不知所以左旋也愚謂在天而自為運行者惟日月五星而已若恒星則不然在恒星所以分昏曉而為晝夜者直以地在氣中乘機而左旋故使恒星河漢因之而轉北為南及日月之因天隱見其出沒亦有永短不同皆地氣乘機為之耳若太虛本無體舍却日月恒星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但日天左旋豈非得其粗不得其精者乎○直猶但也七曜即七政以其有光曜謂之七曜晝夜即昏曉隱見即出沒意上不及河漢以恒星因北為南帶出因南作回南為是集釋謂地左旋之說有疵固是然以黃氏稱節所論潮汐証之地春東夏南秋西冬北浮水而動合觀四時是左旋之意非真如磨之圜轉也蓋東西南北方向不易而春夏秋冬乘氣機而自動恒星日月又因地遷而改觀理固有之也

發明圜轉之物如輪碓之類動必有機如輪之轂碓之臍也恒星半在天上半在地下一星入即一星出故有昏曉之變因北為南者恒星當午謂之中星必左旋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云華注天左旋為粗論非謂天是右旋直謂太虛無體無以驗其動耳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乃其旋者其所以旋乃緣地氣乘機左旋而恒星河漢隨之也在天而運者惟七曜以日月五星係自為運轉之物非恒星之比而于七曜中又抽出日月與恒星並言者想因日月行於三百六十度中總不越恒星之度日所行之度其星即以光掩不可見故前後俱合言之

愚按上節地在氣中二語尚是帶說此則專主以立言首四句虛提不考日月四句因太虛無體故以日月恒星明之下言恒星言河漢即是言天而因以見左旋之機未嘗不因乎地也不知地為天之機而但謂天左旋豈非至粗之論乎太虛無體正張子註明所以言恒星之故太虛即謂天無深意○太虛無體以二十八宿為体蓋天所以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東方蒼龍七宿三十二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七宿三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七宿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七宿六十四星百一十二度二十八宿合一百八十二星共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體因此以見不然蒼蒼者何以見其行度乎日月亦以天度

者行也故並言之然意不重在日月恒星只是即日月恒星以明天而其意總重在即地之左旋見天之所以左旋應轉首四句意張子此說殆亦如邵子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乎天之意歟○集釋謂地動則不能載物理固然矣然竊意天地相涵止是一氣天體圓故動然動者未嘗不與靜者相通地體方故靜然靜者未嘗不隨動者而運但天之運行則有度數次舍可推而地之大體乘氣而行但微有運動非天行遲速專因地而見亦非地竟塊然於中成一毫無運動之物也補訓引黃氏之說頗為得之但未必如先儒四遊三萬里之說耳○節首機字即九物之樞機以見地為天之機是指實語地氣乘機〻字謂地乘氣機而左旋各是一義須分別看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補注邵上隨之少遲則反移徙而右之意

集釋愚按朱子前章之意謂日行天上頗速五星與月行頗遲月如蟻行磨上頗慢於磨日如蟻與蟻子同行磨間蟻子又疾于蟻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

朱子曰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補訓此見天之獨尊也○有地在下斯有天在上譬如婦與夫對其實婦統於夫以家言之婦亦家人之一耳

李注形神之相配如身心之對待

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黃氏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虛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半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

之日蹤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終三十一度而門此晝夜長短乃天地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然也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盡潮之消息皆繫於月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至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行稍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地之常數

參兩　六

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見之

補訓此論地之升降而並及潮汐也因地之升降帶言日之脩短地雖凝聚至寒暑之候正言地之升降而寒暑帶脩短意下又言晝夜之盈虛升降而及潮汐○夫地者乘氣機而為升降者也因地之有升降而日乃有長短晷刻之不齊以為寒暑之分所以然者何也地以陰質雖為凝聚不散之物然陰陽二氣升降於地之中循環相隨而不已也當其陽氣日上則地日降而下者以陽氣虛於下故地沉而降也當其陽氣日降則地日進而上者以陽氣盈於下故地浮而升也陽自子月而生日漸

長而為暑陽自午月而降日漸短而為寒此一歲寒暑之氣候如是也至於一晝夜之間亦有盈虛升降旦而陽生則地以虛而降潮於是生夕而陽降則地以盈而升汐於是至則以海水之潮汐驗之而可信也然其間潮有大小之差者則又繫日月朔望月之精與水相感月疾則潮大月遲則潮小而潮汐實則繫於地之升降也○地有升降故日有脩短重上句修短照下寒暑看地本陰陰之氣在地中而天之陽氣實升降其間故云二氣相從不已晝夜微升降寒暑大升降潮汐應月因朔望帶言日月與水皆陰類故其精相感○按地有動有陷則非死物其升降亦或有之但不得有五千里之懸殊耳舟大而穩乘者

參兩　七

不覺其動況茫茫大地其升降誰能知之哉若論寒暑脩短則天行可據地運無憑姑存其理可耳

集釋朔則月與日合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生望則月與日對得乎陽而陰之氣方盛故潮水大春秋陰陽之和潮亦大月行弦上而潤近故似遲月行中天而狹高故似疾非月實有遲疾也月有遲疾則一日行十三度者不足憑以算曆矣

愚按此節全用四遊舊說惟朔望小大三句參用潮汐應月之義蓋天行地運理甚冥渺非可執一以盡其故張子自是於渾天術外兼存舊說未可多議也海濤朝曰潮夕曰汐汐亦潮也一日一潮一汐黃氏海縮為汐潮汐皆再等語未是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正如一員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黃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撞着望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着其中闇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虛所射故食〇黃氏瑞節曰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又云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唐一行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蝕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月不行黃道止行八道但此八道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何也此杜預所謂有雖交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補訓此推日月交食之理

補註吳臨川曰由北直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為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為望合朔之時縱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食對望之時縱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蝕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

發明日質本陰故其精闇虛月質本陽故其魄能受日光朔而日月相會則日被月掩故日食是魄反交乎日也望而日月相對月為闇虛所射故月食是精反交乎月也

愚按反交補訓作反覆相交竊謂反者自下而上之詞如杜詩反照入江之反日食則月在下上掩日光月食則日在下上奪月光又日外陽而內陰月外陰而內陽質言其內也精日之內陰即質也魄則月之外陰也書康誥哉生明武成旁死魄皆以月本黑之體為魄非言其內之質也日以其外陽之光交於月內陽之質故內外相映而光生若以其內陰之精對其本黑之體則月無光而食矣月質本陽故受日之光若以其本黑之陰體上掩乎日則日食矣集解以月之魄為陽補訓以月質為魄皆誤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初終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惟近日沈括之言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漸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色畧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紓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氏瑞節曰紓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前日在後是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補訓此節論月之盈虧全繫於日也如鉤之曲如璧之半皆虧

缺時也惟望則正員而盈○按日食為月掩則月近日遠可據
但未必大相隔絶耳
補注童氏發微曰終謂晦朔以前初謂晦朔以後終如鈎最見東方初如鈎昏見西方上弦則昏見中央下弦則最見中央至望則日月相對而光滿晦朔則日月同會而月光滅矣
愚按補訓以日為月掩為遠令曆家謂日徑七百五十里月徑六百里日道依天月下於日一萬一千五百里是以月徑六百里之廣猶日徑七百里之大毎過同道同度則月掩日光而無餘分其説與補訓相合雖日月圓徑及相去里數雖以意測然其理大抵如此又據令説月在日之下則沈存中所謂或從上過或從下過者亦微異矣
丹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李注復中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一節之意
集解月所位陽也日之光亦陽也陽與陽合故受日之精陰也陰陽相反故不受受日之光故光應之則明不受日之精故正與相對而精射之則食蓋光者用精者體用可兼乎外而体則貞一而不可以二也
髙注相望中弦日月相對當上下弦之中謂望日也
補訓日食易明故專言月質陽故受日光若本非陽質以黑掌之物日雖曜之不能明也
愚按上不受以月言陰陽相反故不受也下不可二以日言體一而已故不可旁及也亦上下互發之文發明補訓謂日精強加之而月不能敵故食竊意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正對闇虛則日不能為月之光故月食耳恐日無強加之理亦非月本有光而日奪之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補訓此節推論陰受陽施之理上只言日月下並言星又推金水火皆是陪説日光無及星月金水火但能照金水不及星月
○日月雖以形相並而為物考究其道則日健而月順日施而月受有不同者焉豈獨日月為然凡星與月金與水受光於火日皆陰主受而陽主施也○物與道對以形則各為一物以道則一施一受不同也星月為陰日為陽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金體凝固為陰尤易明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

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亟
離之中互坎重坎之中互離則各得其所安故日為離月為坎
其形萬古不變而日常滿月多虧也若陰陽之氣則循環遞至
其春秋聚散者相為推盪上下升降者相為求合絪縕交密克
動者相為揉錯非相生合以兼之則相克勝以制之如是兩端
而已欲一升之而不降欲一降之而不升皆不能也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而合于鬼神無有使之而然是不日性命
之理神妙之道而然哉
補訓此推命陰陽之精氣而歸於性命之理精屬體氣屬用分
言之為精為氣合言之精亦氣之為也但以其結為形質者言
耳故性命之理承氣說下而精可見
補注陰陽有以質言者有以氣言者以質言則陽中有陰以中
有陽若日月之形是也以氣言則循環遞至若四時晝夜之類
聚散相盪升降相求若風雲雨雷之類絪縕相揉若溫凉寒暑
之類是也
集解陽之精而無陰則失其所蔽陰之精而無陽則失其所依
如是則散而不成物矣互藏其宅然後陽得蔽而不洩陰得文
而不散故各得所安相盪者拒資也相制者相克也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生者倡其成成者成其生不相悖乎陰長陽消陽長
陰消反復循環不相制乎

愚按日以陰精而藏於陽之宅者也月以陽精而藏於陰之
宅者也與地純陰節日為陽精月為陰精不同此所謂精即
前所謂質也循環句流行意多聚散二句對待意多聚散橫
說升降豎說絪縕又以交密處言相兼相制總承上四句一
之不能謂或生或克不能齊之使一也程子專言升降亦舉
一以該其餘耳性命之理謂其為天道之自然也尚未及賦
予人物之性命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欲引易恒卦彖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莊子逍遙遊篇天之蒼
蒼其正色耶
補訓上文從日月說到性命之理此又借易辭而發揮之
高注自然之理往來屈伸莫或使之而然者也
愚按正蒙中文相屬者多數節同義脉絡貫通其引經語非
但詮釋之體此節大意當云釋易恒卦彖辭以明日月之行
亦自然之理也後倣此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知
而作者耳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
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

繞地一周無餘而常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歲之常數也故日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黃氏瑞節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是一日內二百三十五分也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三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為十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合行月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閏日行所過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運合五歲之閏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百九十每歲餘分八百二十七以十九乘之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七閏月亦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補訓此因上文言日月而推及於閏法並帶言交食法以閏法為主○閏餘者有餘日方置閏月也置閏而朔望定然後日食

於朔月食於望可據而推其法相因

補注周天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月行十四日九時有奇則與日對二十九日半有奇則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有奇餘十日半有奇為閏與日對時則月為之食與日會時則日為之食此交食法即與閏同術也

愚按補注謂二十四氣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極是考尚書解新安陳氏云二氣為一月必有三十日零二時五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数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数也一月無三十日全非朔虛而何二氣必三十日添二時五刻非氣盈而何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不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間此與補注說同蓋朔者月與日會之名氣者二十四氣也朔虛之數不能盡氣盈之數故二者參合而置閏也補訓謂二十四氣僅三百六十日不能盡天行之度而朔又不能盡氣之三百六十日皆未足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闢

補訓此又言陰陽之德德者陰陽之所以為陰陽也當兼理氣言○即陰陽而分觀之陽之德主於遂凡發生者皆陽之為也陰之德主於闢凡收藏者皆陰之為也

補注沈毅齋曰自動靜而言之則主乎陰所謂乾不專靜則不直遂坤不翕合則不發散是也自小大而言之則陽常兼陰陰不兼陽又豈可以並言哉論其分則陽一而陰二陽尊而陰卑也在人則君臣父子之分也論其氣則陽始而陰成陽唱而陰和也在人則子弟臣妾之類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故引周禮宗伯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詩邶風終風篇終風且霾又曰終風且曀集傳霾雨土蒙霧也陰而風曰曀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爆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華注此明風雨雲雷之屬總不外乎陰陽之相感

補訓陰主闢其性凝聚陽主遂其性發散然陰之凝聚陽必為

之發散其勢均歸於發散蓋陰陽相爲用也陽方升而爲陰所累陰壓陽則相挾持爲雨而降雨者陽之爲也陰方升而爲陽所得陽助陰則飄揚爲雲而升雲者陰之爲也故凡雲物分布於太虛之中者陰氣爲風所驅斂聚而未散則爲雲也即此可知雨雲所由然矣凡陰氣凝聚束陽在内而不得出則陽奮發有聲而爲雷霆陽在陰外不得入則周迴旋繞不舍而爲風其凝聚有遠有近有虛有實故雷風有小有大有暴有緩即此可知雷風所由然矣陰聚而陽散同一散也有和不和之分和而散則爲霜爲雪爲雨爲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爲曀霾即此可知霜雪雨露戾氣曀霾所由然矣大抵陰雖凝聚而常散緩以受交於陽則風雨得調而寒暑得正矣陰聚陽散其相資爲用有如此〇均散句截上是冒語次言雨雲次言風雷次言霜雪雨露戾氣曀霾總承陰陽聚散來雲物物色也班分也疾雷爲霆陰常散緩對凝聚言凝聚其性然也凝聚之中能因陽以爲散緩則受交於陽矣非謂其不凝聚而散緩也

集釋氣之聚遠而實故風雷大且暴近而虛故風雷小且緩

愚按此太虛與前節太虛無體同義皆以蒼蒼之天言即首篇第二層内之屬於天地者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補訓此推陰陽交互之理而以天象風霆明之

集釋天象日月星辰是也

集解陽者氣而已矣天象則稍有象故爲陽中陰風交於物霆起於地本陰之類然有聲而無形有氣而無質故爲陰中陽

補注天象陽中陰所以聚而不散風霆陰中陽所以聚散無常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耳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李注雷霆者鬱積之久而發者也凡天地之化皆以漸成非精義利用體神化於身者孰能知之

補訓雷霆必積久而後動如十一月一陽生至四陽二月之時乃發聲豈非漸乎即偶然雷霆亦必氣積而後動無遽動之理神化俱承漸不承速徐氏發明分速爲神漸爲化未確以其兩反在前一反在後也德之盛以人言

愚按此節大意即雷霆以明神化之理也〇兩而化即一而神者爲之神與化不可分先後補訓駁發明是矣但徐氏又謂一而神兩而化爲所從來而補訓亦謂神化承漸不承速竊玩張子之意蓋雷之震動即神化之一端所從來即所由來之變文也即雷之所從來以漸知天地之化皆以漸而成即此是窮神知化之盛德非以漸爲神化而所從來又推本一層也神化中有速字意所從來即漸字意亦非承漸不承

速也。惟李注得之。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
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微引易上傳之六章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夫坤其靜也翕
其動也闢○晉書紀瞻傳陽動而外以含容為質陰靜而內以
外接為用是以金水之明內鑒火日之光外輝剛施柔受陽勝
陰伏
朱子曰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
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
日火陽光於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

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潛神不曜
集解直者照臨無礙之謂也受者隨材各得妍媸美惡未嘗有
隱而必由於所感不能自施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礙地不倡也
施者所應無窮隨在光皆至焉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不體天
所以倡也
集釋水之明鏡之光隨材各得也
愚按集釋諸家皆以金水火日楷施受言即前金水受光於
火日之意集解則以金水火日之施受於物言即此見天地
形神之道以諸家則施即施光於金水受即受光於火日材
即金水之材也以集解則施乃普照萬物受乃受他物之影

材亦他物妍媸之材也二說皆通玩金水亦言光不言質則
集解似勝○友人趙子形元云諸家謂施光於金水然既曰
無窮則施及者不惟金水矣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
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側焉木金者土之華
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
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
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
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微引書洪範五行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
爰稼穡蔡傳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
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易說卦之五章艮東北之
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
朱子語錄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
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分主
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土夾在季夏之
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
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

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〇問金木水火體
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
屬土
補注水濡之水當作土
補訓更即五行而推論之木曰曲直木既能曲反伸而直也金
曰從革金一從改革而不能自反其本質也此木金之純乎質
者然也水火雖有質而以氣為用故火炎上水潤下下與陰同
降上與陽同升土不得而制其氣焉此水火之主乎氣者然也
然而木金與水火有相資也木金者土之華實木為華而金為
實其性有水火相雜於其間故木之為物雖生於土然以水浸

之則生以火然之而火附太不相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
相交而成者也金之為物亦生于土然因土性之燥而得火之
精因土性之濡而得水之精故水火相待有成而不相害以火
爍之反流為水而不耗折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相合而成
也此木金之質生於土而必資水火之氣有然也若土者物之
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乃地之質也五行生成變化之終也水火
之氣所以升降不外於土萬物皆兼体而無一之或遺者也〇
此詳言五行先提木金以質言次及水火以氣言次言木金為
土之華實而帶言水火次言土而以水火升降應前物無體亦
包金木在內〇書蔡傳曲而又直從而又革皆分兩義與此不

同木不能無曲而究竟長大故為曲而反伸金融而從革不能
自反其本質火氣炎上陽之升也水氣潤下陰之降也蔡傳潤
而又下炎而又上此則謂潤於下炎於上也木金生於土中故
為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謂木金兼有水火之性此並言
木金下分木金言之萬物生於土歸於土故為物之成始成終
土之浮華土之精實即應上金木者土之華實浮華謂木精實
謂金

愚按此節大意釋書洪範之文以明五行之理也〇木金者
以下舊解多雜竊意木金者土之華實其性有水火之雜二
語為下二段之綱蓋水火之氣與陰陽升降交際於地之中

無處而不在者也木生地上則為土之華而得水火之氣於
土中此木性有水火之雜也故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水生
木木生火之理本如是也金生地中則為土之實而得水火
之氣於土中此金性有水火之雜也故水火與金相資而不
相害以火爍之反流為水而不耗火克金金生水之理本如
是也得水火之精於土之燥濡與得土之實於水火之際同
是一意流而不耗正相資而不相害處亦非兩層蓋土有燥
有濡濡者即水之性燥者即火之性而金皆具之也火克金
若雖言相待然相克乃以成之金以成器為貴不以應用為
才正見其相待也木得浮華於水火之交金得水火之精於

土之燥濕皆以木金本然所具之性言至水濟火然流而不耗又是木金成質後與水火相資為用處惟其性如是故其用如是補訓以火爍金為得火之精金爍為水為得水之精混作一層未確李注以得金則水火相需而成烹飪為不相害亦落後一層土為化之終者蓋陰陽五行皆天地化生人物之具至天五生土則天地之化已全而人物由是以生也語錄一段前蓋敍土寄王四時各十八日之說而謂其均施錯見無時不有後引易卦又明土所以屬季夏之故也其理可參故附錄之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受光者其氣陽也

補注冰字恐當作水

高注或謂人為水之誤

集解水生於天一其體質本陽也至冬則凝而成冰陰之凝聚而中之微陽不勝陰也火則陽麗於陰之外故有光而中之陰猶伏藏而未盡也故中暗火氣曰蒸薰也散猶施也指其光之燭物氣之蒸人而言言火之烈然炎爇人之觸之而薰蒸者有影而已非有形也能散而已不能受也

補訓高注謂陰未盡故火猶然盡則滅殊難解豈以陰為火所然之物乎張子是論水火非欲陽勝陰盡

愚按此節可疑者頗多補注疑冰當作水高注疑人為水之誤諸家以不能受為句李注以不能受光者為句以今考之前後多言水火陰凝陽麗又與外光內光陷陰附陰前後言水火之言相符冰之當為水似可據也上言水火而下專言火於文理固為偏承人之蒸解為火之蒸人於文義亦為強解人之當為水亦似可從也能散而不能受為句光者其氣陽也為句句法頗未穩以前節受光於火日句例之受光字連讀又非無謂也嘗以此三說之解解之水之為體陰之所凝結也陰以陽為質其外暗而內明殆陽之伏於中而未勝也火之為物陽之麗於陰也陽以陰為質其外明而內暗殆

陰之伏於中而未盡也此陰陽互藏之理然也金水能受日月之光以照物若火之有炎水之有蒸則但有影而無形能散而為氣而不能受日月之光以鑑物者其氣已屬於陽故也如此則陽未勝陰未盡亦指其內明與內暗而言非欲其勝與盡也水之內明即陽火之內暗即陰亦非以所然之物為陰也然水有涸時即是陽勝火有滅時即是陰盡方言水火故言未勝未盡耳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補注此承上章而言陽陷於陰所謂陰凝而陽未勝也陽附於陰所謂陽麗而陰未盡也

補訓入其中為陷見於外為附

李注說者皆謂一陽陷於二陰之間為坎一陰麗於二陽之間為離非也凡能出入上下動靜發斂者皆陽也顧非陰則陽之出入上下動靜發斂不可得而見耳是故震陽動也坎陽陷也艮亦陽止也巽陽入也離陽麗也兌亦陽說也易卦所以分陰陽者蓋以陽為主而遇陰則為陽卦以陰為主而遇陽則為陰卦也陽在下而遇陰壓之則動矣陽在中而遇陰錮之則陷矣陽在上而遇陰承之則止矣陰在內則陽必入以散之矣陰在中則陽必附之以為明矣陰在外則陽必敷之以為說矣今謂巽陰入於二陽之下離陰麗於二陽之中是以入與麗屬陰故曰其說非也張子前文云陰在內陽不得入故周旋不舍而為風蓋不舍者所以入之也此條又以火為陽附於陰比之觀物言入卦處理獨精矣

張注此觀坎離二卦自見又以河圖考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陽居內者微而陰在外者盛是陽陷陰中也地二生火天七成之陰居內者微而陽在外者盛是陽麗陰外也故周子太極圖以水陰盛居右火陽盛居左均是一義不可易之至理也

參兩卷之終

天道篇第三

補訓此以天道名篇而其中以天道聖人並言見聖人與天道同亦惟聖人能言天道也前四節以聖人與天道相形天不言四節言天道不見而章三節言聖人天之知物節又言天道蓋天命亦天道之一端也化而裁之四節又言聖人形而上者四節言惟聖人能言天道

愚按此篇凡二十節大意明天道聖人之合然血脈貫通而文不相蒙玩各節之意惟天不言而信二節不見而章二節化而裁之二節谷之神也二節皆意義相承餘俱節各一義舊說逐節聯貫忽言此又迤邐承接言及別事轉〻無窮恐先儒不應有此拖沓無頭緒之文也○補訓謂天不言四節言天道不見而章三節言聖人竊謂天不言三節言天道鼓萬物節亦天聖並言不見而章三節則以天道明聖人也○內天體物不遺一節朱子入近思錄道體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徵引禮禮器天道至教聖人至德

補注合禮記論語之意而言

補訓禮云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以天道言之春夏秋冬之四時自行飛潛動植之百物自生無非至教之所寓也以聖人言之聖人之動皆中礼無非至德之所形也夫何待於言哉昔學者

不必以言求之也○天道聖人並言夫何言哉雙承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徵引詩大雅板篇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集傳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楊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為骨子凡言体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天為体事以仁為体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子

集釋熊氏曰物物皆有天理體之而無所遺也猶事事皆本於仁體之而無不在也禮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所發見者是仁體事無不在也凡人往來消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是天體物而不遺也

愚按此節大意見天仁之無不體也首二句提起下申明之○上節言時行物生皆天道此言人之出往游衍皆天理上節言聖人動皆至德此言禮之大小皆本於仁二節本不相謀諸家多牽合上節而本文之意反有不暢竊謂此明天仁之無不體是正意天即天道仁非聖人不能只可作餘意餘意者特說書之一義而未可牽合以亂正也後倣此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易上傳之十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集釋此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也

補注董氏發微曰有感必通上天之神得為而為聖人之神

張注天之感物以氣聖人之感人以理得為而為順理之自然而無所容私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

大全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徵引易觀卦彖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集解天不言天之神道也神道設教聖亦不言也誠於此動於彼天與聖人無所容心也是之謂無為而無不為發微不可見而充周不可窮故曰神之道

高注聖人穆穆在位而天下自然化之於此有神焉故曰神道設教云爾

補訓天不言而四時行句中便含神字聖人亦是神道設教故

以神之道總收神只是徵妙意所以神處只在乎誠
愚按此節大意明天與聖皆以誠而神也重在神神道設教即過化存神之意與易彖本意不同○語意云天之生物也運以時然不言而四時自行聖人之治天下也施以教然神道設教而天下自服所以然者由其誠於此自動於彼而天與聖俱無所容心也其斯為神妙之道歟○蘇本一段與此節不相貫按易辭上傳之九章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本以河圖奇耦之數言此釋其義與本旨不同謂易言成變化行鬼神所以成行者陰陽之氣為之也與神化篇首節意相似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徵引禮樂記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補訓此章以天言神謂天之神妙也信是天自信非人信天○以天之神妙者言之天不待言而自極其信其神不待怒而自然有威蓋天本誠故無偽妄而信其神本無私故無可轉移而威也
高注四時運而不易天之信也禍福響應而無常神之威也
愚按上二句舉成語下以誠與無私明之亦不必與上節牽連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李注申上節意
集解天與神一而已矣以天之無聲無臭兩在而不可測言即謂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而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兩名非二也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補訓易道字汎言道理此合上下文觀之當以天道言
集解即有形之中而指言其無形之道曰運於無形非外形而別有一理運於無也
李注運於無形者太虛之性太和之道形而下者散殊而可象神化之糟粕也
愚按此節大意本易之言形上者以明天道也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華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無心也聖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無心也正以明聖與天合德非庸人有心者可及高注以能字易可字恐非張子之意若是便是聖人有不及天地處要之天無心聖人有心而無為天人之分固如此其實有心無為即與上天無心合德不得云聖不及天觀下三節可見

愚按此節訓釋頗雜竊謂鼓萬物句與聖不可知皆衆成語
而下以無心之妙合斷之蓋以聖不可知為不知天與即以
聖不可知為言天既屬牽強又篇中大意皆言聖與天合德
不應於此獨言聖人有心不能及天也○語意云易言鼓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道然也孟子言神則曰聖不可知
也是皆自然而然無所容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然則天與
聖有不合一者乎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高注此即中庸語而言聖人之事

補訓此與中庸本文全異錯綜其說出張子獨見以成己言明

即章也誠所以不待見也以成物言化即變也神所以不待動
也為物不二總歸一誠一誠無不成不待有為也

愚按已宜讀如字為物不二即指聖人之心言方與上誠明
神化意合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補注此申明上章之意

補訓此又以誠明一句貫三項以見誠明之為要也誠明可該
神化不二二句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六章以言
乎遠則不禦

補注本易大傳之意而言蓋富有即廣大不禦之盛日新即悠
久無疆之道天地聖人一而已矣

愚按廣大不禦悠久無疆者天道然也聖人之德業亦若是
而已矣此與上二節皆以言天道者明聖人也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
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徵引書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蔡傳
威畏二字古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泰誓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
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
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又曰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
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為人心至公也民雖
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
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理存焉故欲知天者占
之於人可也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
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集釋此見天從乎民民心即天心也

愚按上四句虛下四句正明其意惟其視聽明威以民故不以耳目心思為知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本義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

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知化之事存字就心上言之蓋存四時之變於心則周歲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存晝夜之變於心則百刻之化吾可得而裁之也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意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於心此釋易推而行之存乎通意

高注吾心之神即天地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存之而四時晝夜之變通不外於是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辭以見聖人之合天也辭易二語語氣各異謂化而裁之以其能存乎變也推而行之自然能存乎通也以推行與存變對存通與化裁對存變推行雖未明言聖人然非聖人不能○語意云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何謂也以四時晝夜言之天道周歲有四時晝夜有百刻人能與時消息而存四時之變於心則在天周歲之化可自我而裁成之矣人能至誠無息而存晝夜之變於心則在天百刻之化可自我而裁成之矣易又曰推而行之存乎通何謂也亦以四時晝夜言之凡人存之心者必見之於行人能與時合序推四時之運而行之則在天周歲之通能存之於我矣人能日進無疆推晝夜之運而行之則在天百刻之通能存之於我矣此聖人之所以與天合德也◎重心存四時晝夜之變則天道周歲百刻之化不能外也猶中庸知天地之化育意此重存變存字有力聖德合乎四時晝夜之運則天道周歲百刻之通皆存於其心矣猶中庸上律天時意此重推行存字無力高注槩言存之尚未明徹以四時晝夜立言者亦從易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及變通莫大乎四時數語取義然此節化為化育之化非變化之化裁為裁成之裁非裁截之裁舊說多非張子之意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徵引易辭見上節○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補注此引易示人以窮神之事存字亦就心上言之蓋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於心此解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意學者常

存德性於心則自然默成而信此解易默而成之存乎德行意
補訓易神明即神明乎變通默成即默成其神明之妙是遞說
總以用易言張子作兩邊說一云存文王云天載從其深者言
之也一云存衆人云物性從其淺者言之也然天載與物性非
二存衆人亦可以存文王存文王有二說集解云存文王之心
補注云存文王於心於字較勝易言德行張子言德性德原於
性也存字皆作有力字看物性即德性物物各有故曰物性兩
神字應神而明之之神
高注文王純亦不已即上天之載也故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
德性者衆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常存德性所謂存衆人也故知

物性之神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辭以勉學者之希聖也○語意云易言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謂也蓋上天之載最為神妙而人則
有合于天載者學者不能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之人於心
以求其純亦不已又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何謂
也蓋德行必有以存之而後成也若學者能常存德性而不
失則自然默而成之信有于已矣蓋文王即與天合德之人
也能存文王於心則于天載之神無聲無臭者自無不知德
行乃萬物各正之性也能存衆人之恒性則于物性之神有
物有則者自無不知學者當勉盡希聖之功可也○後三十

篇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象正惟儀型文王當冥契天德而
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與此相發明其必
以天載立說者竊謂張子之意神明字兆拆開讀以天載實
神之義而以知為明之解神不可知而欲明之但當求之與
天合德之人必言文王者文王之詩有上天之載二語正能
合天者也天載之神物性之神即神而明之之神知即明也
如此則與易旨及常解大異而與張子語意確合舊說皆未
及此故於言天載言文王之故終未了了神明默成補訓謂
張子作兩邊說然其後四語皆歸於神則仍有遞說意在物
性以在已者言即德性之變文成謂成已之德發明華注皆

欲兼成已成物殊不必也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
而知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蘇子由註云谷至虛而猶有形谷
神則虛而無形者也○易上傳之四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
下
補訓此贊聖人之神能周知萬物而以谷神形起○夫谷之神
能應聲而其神有限不能盡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與天同故
能周乎萬物而知之無遺也
愚按張子引用谷神者固惟此以谷神與天分看神化篇谷

神不死即以谷神明神也至當篇谷神象教而應則謂谷神
自然之妙也乾稱篇老氏况諸谷又以谷神明天之神也皆
與此異義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李注申上節意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無隱

集釋遇父子之感則仁顯君臣之感則義著此聖人有感無隱
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
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
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

集解形而上之理如天地鬼神之與性命道德之徵象猶言情
狀性之類非謂理有象也

高注如賁見天道斯得其元亨利貞之名得其名斯得其生長
收藏之象苟恍惚不可為象豈復有可名者哉

愚按此節大意見語道者貴得名得象而得名尤要名名之
猶言也有以得意引起中叠二語見得名之要末言不能象
仍是不得名耳觀後篇言得辭斯得象矣可悟此節意旨歸
宿所在○語意云道形而上者也語道者果能真知道之意
即能得其所以名果能得其名即能得其可見之象若不得

其所以名非能得其象者也語道而至於不能象則雖有所
名言亦妄而不足信只如無有而已矣道何由以顯乎甚矣
語道之非易也○中庸即鳶飛魚躍以明費隱易即陰陽以
見道孟子即情以狀性所謂名與象者可見

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耳

李注欲識自然之為體者莫如求之吾性分之間故邵子曰性
者道之形體

愚按此節大意見知道之難也言道非有真知所言皆彷彿
影響間耳自然者無為之意體猶言形體也如二氏言道崇
無黜有雖知道之自然卒歸于空寂而無實非知道體者也

嘗見瞽者辨色言日紅似火火似花玉白似雪雪似鹽人不
能窮其辨及細究其形質則茫然不能得也言道者亦然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補注此本中庸之意而言

李注誠者天德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亦曰誠而已矣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徵引易下傳之一章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

本義貞正也觀官換反示也

補訓易言日月之貞明天地之貞觀此深一層說明以所見言
觀示意當以立論為言有洞見聖人之正明也有確論聖人之

正觀也。不遷謂天地之觀有遷移。而聖人之正觀不因之遷移。
集解。以天地變異言。恐與日月之明不類。
張注。可眩者於理必未明。可遷者於理必未定。正明正觀不外乎理之至正者也。理為至正。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縱欲眩之遷之不可得。而況於人乎。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以言聖人見其有得於天地日月而然。與之並也。就言道上見。

神化篇第四
補訓。此以神化名篇。首言天道之神化。至氣有陰陽節。乃合在人者言之。以下多言人之神化。雜引易中庸論語孟子之說。以暢發其旨
愚按此篇凡三十節。自首節以下九節。皆明神化之理。神化者天之良能以下六節。多言大與化。見幾則義明以下五節。多言窮神知化。惟神為能變化以下五節。多言神與易。狥物喪心以下四節。多言存神過化。末節作總結。細分之。則其日窮神知化。曰神無方易無體。曰過化存神。皆神化合言者也。日鼓舞盡神。日知幾其神。日精義入神。日聖不可知謂神。與谷神不死。皆言神也。曰[illegible]曰變則化。至誠為能化。曰大而化之。皆言化也。引用多[illegible]旨弗類。而經傳所言神化之理大都具是矣。觀其言經正言無我。而篇末以反經敎化結之。談理雖極微妙。用功仍以平實為主。○內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一節。朱子入近思錄論學。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首節提出神化為一篇之綜意。重神化。不重氣。即氣以見神化也。○易云窮神知化。神與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神者天德也。化者天道也。德其體也。道其用也。總之一於氣而已。化不

雖氣神不黜化皆不外於陰陽也
集解神所以主張萬化而運於無形者自其微而言故曰天德
又曰體化即此理之發而流行升降變化群動而不已者就造
化之迹上言故曰天道又曰用用所以發其體而體即寓於用
之中如日月寒暑之往來草木之榮枯人物之生死皆氣之化
而道之所在也道固氣矣而即此是神也神又豈外於氣哉故
曰一於氣
愚按神與化皆在首篇太和中皆太虛之第二層也宋子銳
臣云首末二篇性與神對則性為體神為用此篇神與化對
則神為體化為用須於無層次中分出層次看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耳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神無方而易無體
發明朱子曰神便是在陰的又忽然在陽在陽的又忽然在陰
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体拘也易說曰
神易雖一事方體雖一義以其不測故言無方以其生生故言
無体然則易近於化
補訓或以易屬大神屬一語氣不合當是神易皆大而又合一
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傳之文以明神化之非有二也○上文
於氣之一乃虛活字猶云皆不外於氣此節一是實字謂
神與化大而無外且合一而不測也舊說謂即一於氣之一
未是○趙子形元云大而天地鬼神風雷雨露小而名物象
數日用飲食莫非神化所為故曰大神即化之體化即神之
用神即化之微者化即神之顯者体用一原顯微無間故曰
一
虛明照鑑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大全明一作靜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十一章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謂之神
補訓此以神該化也神之明是神神之充塞無間即是化利用

出入用字只作以字看○虛明無不照鑒乃神之明也證也無
論遠近幽深之處利以出利以入乃神之充塞而無間礙也用
也化豈外於是哉
補注此與前篇凡氣清則通章之意畧同
愚按虛明照鑒只形容一清字意首篇所謂清通而不可象
所謂太虛為清無礙故神者也執着一物說不得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微引易上傳之二章鼓之舞之以盡神又云鼓天下之動者存
乎辭
集解辭狀神之言也如曰陰陽不測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蔓曰神妙萬物曰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在而無乎不在凡此類皆鼓舞之辭也不如是不足以盡神之狀也

愚按此節大意言神而併及狀神之辭也上二句言神下二句乃言狀神之辭○辭不鼓舞猶後所謂緩辭不足以盡神也狀神之辭亦大概言補注專言設卦繫辭未是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自注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補訓鬼神乃神化之一端猶中庸言鬼神為德而及祭祀之鬼神也○往則屈來則伸上言鬼神下分天地人天神地示皆神而人為鬼然三者各有往來屈伸不必拘定天地伸而人屈

愚按玩自注則天神地示來與伸之義多人鬼往與屈之義多歸往即鬼之謂也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補訓上云辭不鼓舞不足以盡神因又推衍其意神為不測要極力形容化為難知要曲為形容○形而上之神化固無象可見然得其辭斯得其彷彿之象矣言神宜用急辭蓋神為不測緩而不急則不足以盡神言化宜用緩辭蓋化為難知急而不緩則不足以體化未易形容若此愈知神化之妙矣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矣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欝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耳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同語也哉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六章陰陽合德說卦之七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艮止也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

日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後一日一月後一月節〻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日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住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發明化有節次故曰推行有漸神無定在故曰合一不測義者宜也於此為宜於彼不宜無定形而有定理者也知者將此理貫穿心中可以待用神之事也以義制用任他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來信手應副如利刀快劍相似故曰利用化之事也義字搭在知上又搭在用上此不過大人之事可以思勉力至者德盛即由知義利用而造其極也窮神是窮盡神妙處不思而得故曰知不足道知化則屈伸通變由義而行非行義也故以義利用不足云天之化日月寒暑往來一陰陽之運而已人之化進退存亡得喪一順時消息而已德合陰陽即能順時者也陽健陰順陽動則陰止陰動則陽止充塞無間浩然者也虛明照鑒湛然者也此皆氣之可以得名而得象者若非健順動止之氣何所指以為象非氣之可象何所指以為時此正見神化一於氣而已之意銷礙舍惡亦是化之一事但天道神化無方無體此何足以語之

補訓張子本易以為言知義即精義利用即利用安身之利用德之盛者更進一層此神化就人事言非謂知陰陽神化健順動止亦借用易語而意不同銷礙舍惡皆遣累意薄猶畧也畧知有化意也

補注天之化也以下不言神者蓋神隱於中化見於外而天人之所以化即所謂神也

集釋蒸鬱者氣之始凝聚者氣之成蒸鬱凝聚氣之粗者浩然湛然氣之清者浩極其大湛極其清

愚按此節大意又以天之神化與人之神化並言也神化一於氣已見首節此又以時字配之○語意云夫氣有陰有陽陰陽之推行有漸即為化陰陽之合一不測即為神天道固如是也其在人也能知義以利用則神化之事可備於身矣然非其至也至於德之盛者能窮神則知義之知不足道能知化則利用之義不足云矣即此可見天有化人亦有化天之化也運諸氣以為流行人之化也順夫時以為變化天非氣人非時則化之名於何有化之實於何施乎考之於古如中庸云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所謂化者皆以其人之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豈非順夫時之謂歟若所謂氣也者非特其蒸鬱而凝聚有形象之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其健順動止有浩然湛然之可言者皆象之可為指

示者耳然則氣之可見者即為象象若非氣指何者為象象
之流行者即為時時若非象又指何者為時信乎天之化運
諸氣也世人但取釋氏之銷礙入空學者之舍惡趨善以為
化此只可為始學道去物累者淺乎言化之義云爾豈可與
天道之神化同日而語哉為知化之妙則神不外是而推行
合一之理可識矣○首三句言天道之神化其在人也以下
六句言人之窮神知化天之化也二句又為下半節之綜中
庸以下正明順夫時意德合陰陽天地同流則順時之實也
氣也者以下明運諸氣意象與時只是發明氣字非有兩意
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二時字以天言與上言人之順時者頗

異諸家有與上時字牽合者反難安頓銷礙入空猶言由有
入無即氷消雪化之化言之出於釋氏者也舍惡趨善即變
化氣質之化學者所恒言也此特以人之淺乎言化者形容
神化之化非為辨聖人學者之深淺與聖學異端之邪正也
舊以闢異端為說亦非本意○節首三句易窮神知化節本
義採入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
能微顯而不揜

微引易上傳之二章化而裁之謂之變○老子谷神不死
發明此言化本於神即後章惟神為能變化之意○變則化變
是化之漸化是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為變到那全然
天凉無一些熱為化變粗化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
漸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
二月矣化微變著也顯微謂顯其微也下云微顯引中庸微
之顯也不死謂造化屈伸古今不息

高注變有形化無迹故曰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者如一歲之化
裁作四時之變以變顯化也皆神之所為故至微至顯昭著而
不可揜谷神即虛空之神前言谷神有限此又借谷神以明神
也

愚按此通以天之神化言引中庸語雖拘本旨末句微當兼

上精與微顯當兼上粗與顯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
謹慎幽獨防亦不懈

微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

張子經學理窟氣質篇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搖搦則動舍
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
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
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

華注誠不可揜在天地與在人心一而已矣故慎獨所以立神
化之本

愚按此節大意即鬼神之不死而勉人以慎獨鬼神亦神化之義感而遂通即人心之神也○語意云凡物有息則死矣鬼神虛明昭著無一息之停而不死故其屈伸往来之實理顯然而不可揜也人有是心雖寂然不動然感之即通觸之即覺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是人心與鬼神同一不死也故君子雖處幽獨必戒慎恐懼而防維不懈蓋恐其或息而遠于天道之神焉耳○此節舊說皆誤惟予友宋子銳臣之說得之宋云此節自重不死字鬼神惟無一息之停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是言心之自然原與鬼神同其不死但一息有懈則死矣君子不懈所以求合于鬼神之不死也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徵引易乾卦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補訓此節以神化說起而意重在窮神知化○易是言大人有天德而若天位張子只重天德上

集解神化者天道自然之妙非人思勉之所能及故必大而位天德德盛仁熟而化焉然後能窮神知化與天合一

筆注位天德者雖人能而實無異於天之良能也故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補訓大而化與知化之化不同然其理一也化不可為在乎熟窮神知化在乎德盛仁熟其理亦一也上下相形只是一意化是不可用力處徐以聽其自至故在熟

張注窮字知字是到頭語不是工夫字面下一熟字正是張子引人途轍處非空懸一至高之帘使人得假借為絕學之說以荒之也

愚按自此以下十節大意皆明化不可為神不可知之意此引易以証孟子見學之在熟也○語意云孟子言大而化之夫大可以人力為也大而化不可以人力為也在於熟而已不觀易之言窮神知化者乎易言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致之非智力所能強也不至於熟而言化不亦異乎易之所謂哉○首三句孟子大而化之節朱注採入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補訓此融會孟子大而化聖不可知二句意不測即聖不可知之意○大而化之者非徒大也能不勉而大也如是不已而純乎天德則不測其妙而神矣蓋神乃化之所致也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耳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徵引易乾卦文言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補訓此言大與聖之分上言神此言聖聖神一也皆化之所為○易云大人先後天而不違所以不違者蓋天者理而已大人惟順理以推行故知其無不合也何遠之有雖然能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力而至於不違之地而猶不免於未化耳大而未化僅幾於聖若化則位乎天德而聖矣此大與聖之分也○合即不違得聖之任只是能以聖人為己任不必指伊尹說不害猶云不免易言大人張子以為未化亦是斷章取義位天德只是造到有天德地位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程子語錄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二語如何曰若以大而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也化然高不吝不足以言之

補訓此申明大化之義而借論語驕吝以明之

華注不驕者志氣已極深靜然猶有意不吝則過化存神無所留滯全無心矣驕吝字俱要看得細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成性存存本義成性本成之性也

補注無我私意盡去也成性天理渾然也聖位天德與天合德也

發明羅翰曰大是箇生聖人聖是箇熟大人

補訓無我而後成性成性即位天德成性即化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大聖神之義而以論孟易辭發之也玩末句意重在神○大成性猶程子所謂習與性成自然而然若出天性也集解謂復性之本體未是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所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耳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君子見幾而作又云動而不括本義括結礙也又云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云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此推論聖神之事借易為說非專釋易雖引易辭錯綜為說亦與易本旨不同

集釋見幾則義明以下進德之事也窮神知化與天為一成德之事也

愚按見幾也動而不括也屈伸順理也皆取變通不滯之義與神化意合皆所謂德也積而至於德之盛則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矣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徵引易辭見氣有陰陽節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於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補注此與上章同意

補訓上數句乃崇德之事神化乃崇德而外此與易本旨不甚相遠豫與素同意未或致知只是未之或知意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君子知微知彰上傳之五章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補注此又明神化之義○童氏發微曰陰陽不測故不可致思推行有漸故不可助長愚謂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仁之至也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義之盡也微謂神之妙彰謂化之著

補訓所謂神者不可強致其思存其理於心可也所謂化者不可助之使長順以俟之可也能存虛明之心以久於至德順變化之宜以達於時中斯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既知其微又知其彰如是不已而能繼其善然後可云成之者性矣○存仁微屬神一邊順義彰屬化一邊繼善成性總承易知微知彰以知幾言繼善成性以陰陽之始生人物言張子借用其語與易本旨不同

愚按神不可致思四句為一層皆所謂善也存虛明六句又為一層所謂成性也存虛明即存神前節云虛明照鑒神之明也順變化即順化前節云變則化由粗入精也補注於存虛明二句外另補神化非是存神而久于至德即仁之至仁為体故屬之神順化而達乎時中即義之盡義為用故屬之化知微彰而存神順化在大人以下可繇繼其善而至於仁至義盡則非聖神不能也成之性一作成人性當以之字為正蓋用易成語而意不同耳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發明良者自然之謂天德良能謂造位天德者自然之能非由致思助長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以明聖人之神也○此不可知與前不可致知皆以人言舊說以聖人不思勉為立心求之之解故華注疑而知之三字為衍文終覺未安大心篇所用自別

是一說也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徵引莊子逍遥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
補訓承上而言聖神之米二
集釋孟子所言神化至誠之聖莊子所言虛無怪誕之神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徵引易上傳之九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下傳之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引易見神之能化也○凡天下之動皆神之所為是有以

一之也
高注神妙萬物故日一天下之動變化皆神也故知變化之道則必知神
張注學至於可與權則知變化之道矣見易則神其幾矣
補注此承上章之意而言
集解易即化也神化合一故見易則神其幾
補訓幾訓近主知說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

先皆吉也
徵引易豫二爻介於石不終日貞吉繫辭下傳之五章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本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說卦之二章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易云知幾其神乎所以然者由其於經常之理守之而得其正以之貫萬事皆能見幾而趨避之寧用終日斷乎其可識矣幾者雖有其象而未有其形必神乃知之若形則涉於迹而明顯不待神而知之也易所云吉之先見者蓋能順性命之理而動則所先見者有吉而無凶也順性命則經無不正而知幾

其神可知已○此依易本文不補凶字經正即順性命之理首尾見意
華注神者不測之妙經者一定之理不測即在一定之中恐人不知神之本乎經淺者入於推測高者墮於虛無故言所謂知幾其神者亦不過以經正之理無所不貫則觀其合經與否即知其幾之善惡而吉凶之兆不待終日而可以立見也
愚按此節大意首四句釋易知幾其神句幾者以下又釋一幾字與吉之先見句而意則正以見神之不外於經也必以經正為言者天下事理甚煩而五品經常之道乃其大原主腦所在於此無疑然後萬事之幾無不可知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闚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徵引禮祭義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補訓從知神推到饗帝饗親制禮作樂上見得性與天道即禮樂之本此張子至精之論○知神從上知神之所為來見易從上知變化來知神之神為神化之神非鬼神之神然其意可通聞即知也非謂聞於人

華注神者合天人貫幽明而一之者也知神則知人本乎天萬物本乎祖總是陰陽合散之理[illegible]誠意交孚而饗帝饗親也見易而後知神明神[illegible]乎陰陽易也神也即性與天道也

苟不闚之則禮樂從[illegible]起

愚按易神性道其理一也以陰陽變化之用言謂之易以陰陽不測之妙言謂之神以易神自然之理言謂之性與天道實則一而已天神人鬼即此理屈伸往來之實然禮樂者本此理而列為度數見之聲容者也知神則知陰陽合散無非實理故能來享來格以事鬼神此首句意也知神則知陰陽屈伸無非實事故能與制立法作禮樂以事鬼神此於首句即見末句意也饗帝饗親中即有制禮作樂意在性與天道皆以天德言與首篇論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義同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華注若倉卒之間揆度事理便不能盡矣精義入神則本原已徹萬事萬化皆不能外故曰豫之至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精義入神之文以見神之不可不知也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徵引書旅獒玩物喪志○禮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易順性命見上知幾節

補訓此推言過化存神之義上反下正重下句

李注張子言過化猶言過而不留不滯於物也故忘物累則不狗於物不狗於物則不化於物過化之道也順性命則不喪其心不喪其心則不滅於理存神之方也

集釋性命即天理也狗物喪心即書玩物喪志之謂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己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過化存神本出孟子過化謂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則其所存神妙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

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氷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也文公解經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補注厚重有餘而不知變通之道是有體而無用也熟於應變而無厚重之德是狥物而喪己也故大德者必敦且化然後仁智合一而聖人之事備矣至於性〻為能存神則極其仁而敦不足言物〻為能過化則極其智而化不足言矣

愚按此節大意蓋以中庸敦化之意合於孟子存神過化之文而沓非其本意○敦化之化作變化之意過化之化則過而不留之意上下似難合一竊意敦化已備聖人之事矣至於敦之不已而復其性之本然則所存者神妙不測矣神也仁字較深化之盡變而因物付物而無心則所過者化而不留矣此化字亦較上為深蓋大德敦化者大之位過化存神者化之位也補注之說得之但其謂過化之化為變化而疑西山事過弗留之謂為異於張子則猶未細看耳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〻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本義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

高注有一分私意則己一分未正故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也物各付物妙應而無滯者神也故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天地之化不止氣化凡人物之性皆是人倫日用一循其當然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過則陷於異端而於神化遠矣

愚按上皆存神過化窮神知化分說此節大意則由存神說到知化而以無我補出上一層本領亦如言知幾而本於經正之意也物感中即有天地之化在範圍中即有知字意在故相疊而下○語意云孟子言存神易言知化是皆未易言也必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而所存者神存神然後妙於應物之感而物各付物妙應即所以範圍天地之化不至過於中道也若過中則溺於空虛淪於寂靜既不能正己之盡而存神又安能範圍而知天〻之化乎甚矣無我之要而過中者之未足語此也○存神以心言知化以應事言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而存神存神然後妙於應物而範圍不過範圍句緊連上妙應句物各有理即天地之化物各付物即範圍天地之化而知化亦不外是矣易本言不使天地之過於中道此則謂君子範圍天地之化而不自過於中道蓋因物付物而未嘗厭而弗有遺而弗存也過而淪於空靜者蔽聰塞明雖事去物并無所謂存神又安能妙應而知化乎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旁行而不流。本義。旁行者行權之智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五章。百姓日用而不知。十一章。蓍之德圓而神。

補訓。易謂聖人委曲旁通以行。而不至於流者。蓋圓通神妙。不倚於一偏也。若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此道。由其溺於物欲而流也。安能如聖人之圓神不倚哉。上正下反。圓神貼旁行。不倚貼不流。

愚按此節大意。因言神化而引易以明之也。不倚只是圓神意。與易仁智並重者微異。圓神而不倚於一偏。故存神而過化。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敎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敎化。靜一動也。仁敎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上傳之四章。神無方而易無體。

補訓。此一篇之末。又錯綜前意而申言之。前云精義。云經正。此合言之。謂反經為義。經正則義精也。前云敎化。云仁。此合言之。謂仁以敎化。化行則仁顯也。前言敎化。謂敎而能化。此似言敎學其化。所謂義者非他也。即經正之謂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義精矣。所謂仁者非他也。即敎化之謂也。仁以敎化為深。化行則仁顯矣。義主動。入神則動一靜也。仁主靜。敎化則靜一動也。仁敎化。則仁隨變化而無體。義入神。則義極神妙而無方。

蓋神化之妙如此。

李注。由經正以貫之。則知幾如神。是義以反經為本也。敎厚而不化。則有體而無用。是仁以敎化為深也。

補注。反復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義精。精義至於入神。由動而之靜也。神妙於中。故無方。敎厚也。仁以敎化為深。化行則仁顯。仁而能敎其化。由靜而之動也。化行於外。故無體。

愚按通篇言神化之妙。精深微渺。至於不可形容。至矣盡矣。張子慮人之馳心深隱。而不知所用力也。故於此合言神化。而以反經敎化結之。見反經敎化。事極切近。而無方無體之妙。由此馴致。可見神化非不可致。而正未可以易而致耳。

動物篇第五

華注此篇明人物之形質無非陰陽之所爲明而爲禮樂幽而爲鬼神發而爲形聲臭味皆是物也

愚按此篇凡十三節節各一義文不相蒙宋子銳臣云大意見無物不有陰陽而陰陽無不有理欲人即物窮理也○首節物之初生以下八句朱子入近思錄道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徵引易乾卦文言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義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令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人死便是歸祖考来格便是伸

華注明物之生死皆陰陽合散之所為

補訓物有動植之不同動物本諸天而親上以其一呼一吸即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而親下以其陰陽之一升一降為聚散之漸凡此者皆氣之為也蓋凡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是為聚也物生既至盈滿氣日反而游散是為散也其至也謂之神以其氣之伸也其反也謂之鬼以其氣之歸也凡天下之物何非鬼神乎○聚散以漸而至故曰漸氣字雙承呼吸升降言滋息承聚游散承散

李注氣滋息則伸而為神氣游散則歸而為鬼自聚散之漸以至於大聚大散皆然也

補注動物之呼吸在於一息之間植物之陰陽升降在於一歲之間故動物有呼吸則生無呼吸則死植物陰陽升降則生不升降則死史氏管窺曰動物植物各有種類其所由來皆是天地開物之時二氣交感之所生自此各從其類生生不息而天地生物之氣未嘗不行其間以植物驗之亦各以種類相傳雖謂之物自生物可也然從生至死歲一榮枯生於春者必待春氣應而後生春氣未應彼亦不能以自生也生於夏生於秋生於冬莫不皆然蓋以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故自是以來所生之氣感之而後應候而生耳謂植物自相生不有資於天地之氣可乎動物之始終雖與陰陽升降之候不相應然其一呼一吸即其所稟陰陽之氣也其壽命之久近亦係其開物之始所稟之氣各有不同而已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

魄

華注此與下節明人之生死無非陰陽合散之所爲

補訓此專言人也魂固是氣魄亦是氣之結成故總言氣

高注張子蓋以精神爲魂體骸爲魄非謂別有死而不散之物也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大全伊川程子改與爲有

補訓此承上言人之生死而以海水冰漚喻之也

集解人之生死其存其亡亦猶海水之冰漚也冰漚雖不外於海而海不與人之生死雖不外乎太虛而太虛亦何所容心一自然而然也彼佛老者乃謂有神人焉以主之而使之生死多見其入於邪而不得其情也

集釋漚水上泡也

高注才性以氣質言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華注此與首章相發明而又以滯與不滯明動植之分

集解不滯於用得天之動也滯於方得地之靜也

補注有息者謂動物動物自首生故根於天頭向上也不息者謂植物植物自根生故根於地頭向下也息鼻息出入之氣

沈毅齋曰動物本天陽物也然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則動物中已自有對矣而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植物本地陰物也然陰木疎理而柔陽木縝理而密則植物中已自有對矣而乾男坤女又未嘗無陰陽焉是無物而無兩也至動植之物其稟氣殊類陽也而氣稟之中自有消長屈伸陽中之陰陽也其賦形異狀陰也而形質之中自有上下內外陰中之陰陽也是豈所謂一者乎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徵引書皐陶謨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蔡傳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

補訓此專以人言見天序天秩有自然之典禮也借皐陶謨發此意○先後以時言然當兼分在內如父兄先而子弟後時也君先臣後分如是耳小大高下並以分言序秩皆自然故云天序天秩五倫即經常之道故云經正

華注知其同出於天而後經正禮行不然其不以經禮爲強人者幾希矣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補訓此推明物之相感不相感以見鬼神之體物不遺也施屬陽受屬陰性字兼理氣

張注物能相感者如雌雄牝牡之類必待交感而後能生育也不能感者如草木之類自能開花結實傳生種類以此見得陰陽之理無物無之鬼神之功無往不然有如此者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

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補訓此借易以明屈伸相感之意物言屈伸事言相感互見之也○天下之物必無孤立之理以其有同異屈伸之相感也若非有同異屈伸終始循環以發明此物則雖有物不成其為物也事有始有卒乃成其事以其有同異有無之相感也若非同異有無之相感則不見其事之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矣易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蓋物必屈伸相感而成其物事必屈伸相感而成其事此利之所由生也若孤立無感何利之有○陰陽對待故物無孤立之理有同有異有屈有伸即不孤立也在物為同異屈伸在事為同異有無屈則無伸則有其理一也事不成雖物非物此物謂事即中庸不誠無物之意易屈伸相感以歲功言引來只泛言事物事物成其事物即利之生也

補注同異屈伸即終始也此大學格物窮理之事同異有無即始卒也此大學修己治人之事

發明孤立者偏陰偏陽也語錄謂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即無孤立意非同異屈伸為句終始以發明之為句

集解發明者發見明揚之也事又人身所為者如進退必有時二者相禪相感而後道盡否則進而不能退則其進為貪祿退而不能進則其退為忘世又如同異必以同與異二者相感然後理當而事成否則同而不能異則其同為隨俗習非異而不能同則其異為亂常拂理

愚按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所該甚廣以人言之如首員而足方動作而靜止面陽而背陰無不對待成兩而其中則有同有異有屈有伸相為終始而後成其為人推之凡物皆然也即人之一體言之如肘動而臂止臂合而指分皆有對待相感之妙推之凡物又皆然也此理自天地鬼神日月寒暑山川人物以及一草一木一枝一節無物不具隨在皆可體會在人自悟之耳事有始卒所該亦廣集解以進退同異言之亦舉一以例其餘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性理拾遺張子曰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

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

補訓此以變異言垂下段陰陽之正其分別處只在獨與共上

補注獨見獨聞若鬼物形象雖小異為怪非出於疾則妖妄之說也共見共聞若日食星變雖大異為誠出陰陽之正非疾與妄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補訓上節言變異此節言吉祥皆物理也

李注此篇多言鬼神屈伸之事此條言家國昌大之徵者如中庸言國家興亡禎祥妖孽至誠先知禍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以為莫大於賢才之生出乃禎祥之盛者耳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微引易上傳之一章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十一章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本義闔闢動靜之機也

補訓此因上文有息而推言其理剛柔相摩易本言卦之變化此則借以言陰陽之推遷

李注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乃天地之呼吸耳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耳

微引內經素問脈要精微論五藏者中之守也又曰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哭○莊子齊物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補訓此推言寤夢之理以見夢皆氣之為也○寤夢所感寤是蓋言寤寐氣於五藏之變謂氣因五藏之盛衰而變異

集釋形耳目之類寤則知新事於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習此

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

李注夢有緣耳目聞見者有無所緣而若有聞見者有係乎吉凶之兆者然而無所緣者緣之變也吉凶之兆緣已往而驗之將然者也皆所謂緣舊於習心也飢夢取飽夢與其一端耳

愚按形開志交陽也形閉氣專陰也耳目之知新陽根陰也夢之緣舊陰根陽也五藏之変亦不外陰陽五行之理故可取

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耳

徵引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軋也在宥篇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

補訓此推論聲音之理由於形氣相軋摩而成形氣皆物也自然有聲故曰物感之良能〇人聲氣從形出笙簧以人之氣從笙簧之形出。

集解軋相摩擊猶所謂相感也人呼於谷而谷中有響以應之陽在陰中不得出則奮擊而成雷是兩氣也。

高注聲莊子作嚆矢之猛者凡矢發必有聲或曰如今之帶簧箭蓋響箭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補訓此即形聲臭味溫涼動靜皆有五行之別而推及於帝則以見凡物皆天理所寓也六者不外五行五行不外帝則與周子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旨相符〇目於色耳於聲鼻於臭口於味體於溫涼動靜類舉而言之形當以高注五色為是溫涼猶言寒暑以氣言當兼四時動靜當以人物言亦隨乎四時如書所云析因夷隩孳尾希革毛毨氄毛可見五行之別即同異之變非五行有同異重在異一邊。

集解形有五目為木耳為火口為土鼻為金前後二陰為水聲有五角為木徵為火宮為土商為金羽為水臭有五羶為木焦為火香為土腥為金朽為水味有五酸為木苦為火甘為土辛為金鹹為水溫涼有五春為木夏為火秋為金冬為水四季為土動靜有五動之始為木終為火靜之始為金終為水動靜之間為土察昭著也。

高注形五青紅黑白黃也。

愚按集解解聲臭味俱本禮記月令形五則用素問金匱真言論專言人之形與下頗不倫高注訓形為色亦本之月令故可從集解解動靜以一時之動靜言補訓引堯典以一歲之動靜言二說兼之為盡。

誠明篇第六

補訓此以誠明名篇因篇首誠明二字也誠明却是爲言性張本大抵此篇祇重言性上○誠明以下六節言誠處多性者萬物一源以下十四節言盡性而極發性命之旨性於人無不善節並提性命下十二節接著反言性生末三節乃繳出順受意

愚按此篇凡三十六節篇中言性直言性體處少言盡性處多首言誠明中兼言命言至命言窮理言心言氣質之性言帝則言天理皆不外盡性之旨末言順命亦所以盡性也提一學字是盡性之功夫誠莊則學之要和樂則學之道也○內性者萬物之一源一節入近思錄道體上達反天理一節○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一節德不勝氣以下九句莫非天也一節俱入論學湛一氣之本一節纖惡必除一節俱入克治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補訓篇首提出誠明二字見其有良知之妙用

李注誠者天德也誠而明者天德之良知也聞見之知亦知也未能反身而誠則所知者猶自於外故曰小知

華注聞見之知見其偏而不知其全明其流而不知其源故小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補訓此承上文而申言誠明之旨

華注勉而中即為天人異用思而得即為天人異知安排造作之用私心推測之知更不待言矣

李注聖人之誠天德也故與天無異用聖人之明天明也故與天無異知在聖者性也在天者天道也無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發明首二句就人性言中二句就天道言末句總言

李注天有正命焉通極於性此其與義合一者也故曰存乎理言非氣數所得干也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故曰存乎聖

補注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故曰動靜合一存乎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故曰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故曰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愚按此節大意推言理聖神道與誠之義也玩上下節重在誠上○五句皆以理言未及人功義命合一當以李注為正蓋張子之論命如命稟同於性天所命者通極於性等語皆於氣數中認取理字義者理之所宜也命者數之一定也義固理命兼理氣而亦當認取理字仁且智夫子其聖矣乎仁智合一存乎聖也兩在故不測動靜合一存乎神也陰陽遞遞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陰陽合一存乎道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原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故曰性與

天道合一存乎誠動靜合一聖人亦有之而此當以天言若
聖不可知之神不當以動靜為說也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
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徵引易恒卦彖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禮祭義惟聖人為
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
補訓此以天引起仁人孝子歸重在君子上誠之雖承仁孝說
下然當活看中庸誠之之字有力此只言誠
補注仁人事天不已於仁孝子誠身不已於孝即天之誠也此
君子所以誠之為貴也

愚按此言誠重在不已惟不間斷方是誠若仁孝有已時即
是不誠乃者雖之之詞誠之為貴誠內有不已意在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
補訓此明不誠無物之意不重釋中庸張子借以明其理耳
補注誠偽字下皆當讀斷
高注如舜之大孝誠有是物者也其終身慕父母有終有始矣
若夫偽者實無是物何終始之有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徵引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補訓上節耑言誠明此兼明誠言之以易語証中庸之意窮理

貼明盡性貼誠由即自也
張注在明誠分上窮與盡字然有功夫在誠明分上只是性無
不盡而理無不窮也須有分別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
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
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李注此盡其性所以能盡人物之性也
補注性者我之所得於天即萬物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
惟大人能盡其性而不私於一己故立必與萬物俱立知必周
萬物而知愛必兼萬物而愛成必與萬物俱成彼自蔽塞而不

足與立與知與愛與成者則亦無可柰何也○葉氏曰立者禮
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張子之
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
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補訓此承上文能盡其性而申明之○盡性亦當兼己物集解
耑言己性補注耑言人物之性皆失之偏易成能本以作易言
此借言盡性
集解人性皆善由於天德故曰天能然禀或不同不能不賴之

人為則所謂人謀也大人盡性者不恃其天性之善而惟勤其人謀之力也故曰二句亦斷章取義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補訓此亦承上文盡性說來形容盡字之妙盡者無餘剩無欠缺全而受之天全而歸之天何得何喪

愚按此節亦如孟子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意人能盡性則全受全歸其生也未嘗於本性之外有私得其死也未嘗於本性之中有缺失也補訓亦此意而微失之巧集解專照首篇立說謂即聚亦吾體散亦吾体之意盡性者明于此理故生不以為得死不以為喪與此章前後言性之旨不合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集解體物之形體也有象可覩有形可執何嘗無有氣也氣必有理寓其間是其體即為性也

愚按此節高注以體為性體二句滾作一層語氣雖合集解照塞吾其體帥吾其性之意為是未嘗無者有之謂也末篇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又曰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當與此參看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微引易辭見前自明誠節

補訓此推言性命之旨氣之昏明以氣質言遇之吉凶以氣數言皆可言氣故下言氣內氣外拈出學字正示人以盡性下手處○道性命異名而同實故相通通即此通之彼也

張注性者人之所受於天者也道者天之所統乎物者也在人曰性在天曰道理本相通非二物也氣者陰陽所為性之郛殼也命即天道流行賦予萬物道之用也遇乃外至之境無関性分事但形氣與之相接者也此段須從源頭看下來天道本是至善底物故為性為命亦皆有善而無惡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其故可知矣至於氣亦天所命以為裁性之具但出於陰陽所為不無淸濁之分故人得之而有昏明之殊却是形而下者不足以蔽性之本體也遇則出於性之外矣雖有吉凶不足以戕害吾性之所固有但人不知學則理不足以勝氣而性反為所蔽者有之不能素位而行而理反為所戕者有之要之皆由下流濁而病上源非源濁而害流也蓋性常通乎氣之外直上達天德何有於氣命則無時不行乎氣之內當順受為正以此知天人未始相離性命未始不相通而狗欲自私行險徼倖者是皆不知至善之所由來也

愚按此節首八句見氣與遇不足言性命性通氣外以下又見性命之一理○語意云人皆言性命矣亦知性命之理何如乎夫性命皆出於天天所性者通極於道蓋無不善也氣之有明有昏特稟之有差耳何足以蔽吾性乎天所命者通極於性蓋無不正也遇之有吉有凶特偶爾所值耳何足以戕吾命乎此性命之本然也而人或不免蔽吾性而戕吾命者特以未之學耳且性與命豈二物乎專言性則性純乎理而通乎氣之外專言命則命有窮通禍福而行乎氣之中究其實則氣本無內外可言但因人之有形而分內外焉耳性與命固無不一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命之外無性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性之外亦無命也人奈何不學焉以盡性命之理哉○以性命對氣與遇則性命皆屬於理而氣與遇不足言猶末篇所謂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之意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總之者善此性著之原也故曰性通極於道非氣則理亦無掛搭處而理實宰乎氣故曰命通極於性通極者理相通而根極之之謂此性命之本然也既云氣與遇不足道又云通氣外行氣中者又是以性與命對言性純乎理而命則有窮通得失吉凶禍福之數也然性通氣外二句不重重在無內外上就性論性則通乎氣外就命論命則行乎氣中其實氣無內外特假有形而言耳故思知人之性不可不知天之命盡其性然後至於天之命也氣無內外句是下半節主意正見性命合一而人不可不學以盡性至命舊說但謂張子為中外字自作斡旋之辭失其旨矣○天所命命通氣外二命字以氣數言不可作天命謂性之命至於命命字乃以理言而與上自不相悖蓋人受得天命之性時而氣數之命即存乎其中但所稟以為言者不同耳宋子銳臣云修之吉悖之凶此常理也即天命也或修之未必吉悖之未必凶此遇之適然不足以害其命之正也須於氣數中認出理字來故下云行乎氣中若天命謂性之命命在性先只當云通極於性且于遇字亦不對針矣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耳

補訓此見性天之蘊無窮也○陰陽鬼神氣也而理寔為主知性天則吾之性天此理陰陽鬼神亦此理皆屬吾分內事耳只言其理之一若燮理感格是進一層語

集釋性與天即陰陽鬼神之理之氣在吾身者故曰分內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氷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氷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氷只是凍凝成箇氷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氷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

不同問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氣月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集解受光上疑有缺文

張注此言天性人性之無異猶水與冰雖有凝釋之分其實一也程子有器受日光之喻張子意謂人之氣質既有不齊受光不無小大昏明然論天日之照納則何嘗有異哉即氣不足以蔽之說也

愚按此節大意上四句以天地之性言見天人之性無二下二句以氣質之性言見氣質不同而理無不同也上下本自一串凝即謂冰釋即謂水無生死意舊說俱屬添設張子以冰水喻天人本有未精又添出生死一層豈不因病而加之癥乎語意云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蓋凝則為冰釋則為水本非二物天之所賦人之所受亦非有二理也人之氣稟所具雖有清濁純駁之不同而性無不同猶物受日月之光有大小昏明而上照下納者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耳

集釋明天人之本無二

補注天性在人故天之良能人皆有之顧一時為有我之私所喪耳所以人不可不學

上達反天理下達狥人欲者歟

補訓論語朱注與此意同但此反字以失而能復言稍異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之意見人當存理而遏欲也大概亦因言性而及天理即謂性故曰反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詩大雅生民篇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集傳相助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無須臾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補注性之總要處合太虛與氣化言之也為萬殊之一本也天命而人受之有物有則也為一本之萬殊也

補訓不極二句反言盡性窮理以下正言盡性窮理是盡性不變其則是至命

高沫造化運行無一息之停此謂命寂然無朕觸感乃見此謂

性天與聖人一也而聖人有憂者欲盡其輔相之道則不能同天地之無心有心則有憂矣

愚按此節大意自乃吾則也以上言盡性然後至命以下言盡性至命正以助天比上深一層補訓謂無心異於有心于雖然猶字語氣皆不合高注得之○性俞是理之總名合兩者以虛與氣合而為言首篇所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也性以人之所具言而云其總乃是從上源處說命以天之所賦言而云其受乃是從在人後說故補注有萬殊一本之語不可變者盡性窮理之造其極即所謂至于命者也天所二句見性命一理天不已而不得不命之人性有感而不得不

通之物皆自然而然在天與在人一也然聖人盡性至命必自居於有憂而不役於天之無憂者蓋性命之賦於天天所能也盡性至命[illegible]天所能也相天之道存乎我故有憂以助化育[illegible]不及也有憂以相天兼盡性盡人物之性方盡○朱子銳臣云前後命字多以氣數言惟此與盡其性節以理言似若有不同者蓋命一而已人稟此理時即已稟此不齊之氣但言命者或抽出上一截言之則為理或抽出下一截言之則為氣數猶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而天地之性存焉雖氣以言性與即氣以為性皆不知性也知此則或言理或言氣或言理而忽及氣或言氣而忽及理皆有左右

逢原而不相悖者如孟子立命之命以理言莫非命也之命以氣言而朱子以為發其末句未盡之意皆此意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耳

徵引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閻沒女寬諫魏獻子云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杜註屬足也厭同饜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補訓此言湛一攻取之分見不可任氣為性也○湛一攻取皆

串字湛一者湛然純一也攻取者交而取之也上攻取言欲下言性氣質之性即謂欲也

華注氣之湛一即性之本體也氣之攻取亦性之發用也然攻取之性一縱即累其湛一知德者不以累其心則雖當攻取之時而不失湛一之本矣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高注心有覺而性無為也

愚按此節大意以心性釋論語人道之義亦因言性而及也

先下註語而後出本文亦訓釋之一體論語朱注採入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

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
成物不失其道
補訓此推言盡性至命之旨以盡性引起至命莫不以下申明
其意此節側重至命上成已成物側重成物上
補注因中庸言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則知至於命者亦能至
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其性同也命諸天其命同也我體物未
嘗遺我之性命即物之性命也物體我知其不遺物之性命即
我之性命也物我一體無有間斷故推而至於命然後能成已
成物各盡其道無一毫有我之私也
張注一盡性萬事畢何消又說到至於命蓋在人言之謂之性

自天言之謂之命命者天理至善之極也猶大學言明德新民
而必要之於止至善非成已成物之外別有至命道理也
愚按體猶備也以我之性命中萬物皆備知人物亦能備我
之性命也無功夫至於命句內有盡性意已物同此性命故
盡性而至於命然後成已成物不失其道矣重在成物正收
應至人物之命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本義通猶兼也晝夜
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
補訓此言生與性之分借告子以為說引易去知字通字當

作通曉之通不通晝夜之道只是借易語以見其不明理耳晝夜
生死即晝夜之道生死氣也非性也以生為性是不能通晝夜
之道也舊講泥道字以晝夜貼生道貼性欠妥
愚按此以生與死對故以晝夜為說與朱注作知覺運動者
異不通晝夜之道猶云不知陰陽之理非謂但通晝夜不通
晝夜之道也人與物等即所謂犬牛之性猶人者也人物所
性不同而所為生者無異故云相等李注謂性無生死蓋又
照首篇聚散吾體之旨與此章性字不合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補訓此申言性命之旨孟子易中庸張子雜引以明已意
李注過天地之化者釋老是也溺於空淪於靜自謂見性而實
不足以盡性行險僥倖之小人自謂已能為命而實乃不順命
也既不順命焉能立命哉二者高下雖有間然不能順性命之
理則一耳
高注順帝之則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失其則則過之
矣日用動靜莫非天地之化也
乖注過有吉凶隨其所處各有當盡之道此命無不正也盡其
道雖誅夷戮辱不失為順命不盡其道雖死牖下不免為行險

以俛俾

愚按此當與天所性者節參看性無不善通極於道者也善反其初則不以氣蔽之者也命無不正通極於性者也順受其正則不以遇戕之者也此節實為下十四節之綱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全體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定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予萬物之本然者而寓於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雜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為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于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于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皆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

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其先後主賓純駁之辨皆判然矣○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補訓此承上文善反而言性有氣質與天地之分當不狥乎氣質而後乎天地之性也

華注天地之性非形則無所受形者氣與質之所聚而成也氣質有美惡故性有純雜而天地之性未嘗不存君子能變化氣質則不雜乎氣質而天地之性全矣

愚按易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氣也剛柔質也此言氣質之性所由始也○此節孟子性無善無不善也章朱注採入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微引易上傳之五章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大雅文王篇亹亹文王集傳亹亹強勉之貌

補訓此申言善反以成性之意首數句言氣質易偏天本數句言當化其偏反其本性未成以下言繼善成性正是善反處善因以亡似有語病○氣質之性固多偏必善反之乃至於成性也人之剛柔緩急其中有才與不才者氣質之偏為之也天道本剛柔緩急參和而不偏人能養其氣復其本然則盡性而合天矣盡性者在易謂之成性當性未成時則善為惡所混而多偏故必亹亹而繼續其善不使間斷斯謂之善矣繼善不已而惡盡去則並不見善是善因以亡故不復曰善而但曰成之者性也成性者所謂天地之性而不狥乎氣質者也○剛與柔對緩與急對用之當則才用之不當則不才重不才邊故接云氣之偏天謂在天之道所以生人者參和者相參而和猶云相雜而適均之意承上剛柔緩急言集釋陰陽相參似覺添出

李注剛柔緩急即氣質之性參和不偏者天地之性也

華注易本以繼善說天命之流行成性說萬物之稟受此以繼善作工夫成性作究竟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

則求焉者也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本義成位謂成人之位十一章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下傳之十二章能悅諸心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他那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而已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有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來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淨潔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
華注此言窮理盡性者之能立命
集解吾能盡性而有所得所謂德也吾之心有仁義禮智信之理所謂性也吾之身有吉凶禍福死生夭壽之稟所謂命也性雖載於氣稟者有不同而亦繫不著命雖出於氣稟而有定則然天理亦有可回者使不能修德則德不能勝其氣稟性將拘於氣稟而不能開命各隨其氣稟而不能回矣是性命皆由於氣也能修德則德能勝其氣稟矣故性能復其初而氣稟不能拘天亦祐有德而氣稟可以反是性命皆由於德矣以上是言理窮理盡性正是修德以下緣着人言性天德者純然至善復其本體與天為一也命天理者百福駢集皆天理之所致回氣稟而得福者也氣之不可變獨死生修夭者謂富貴福慶之類雖氣稟所不當有皆可以天理而回之其不可変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成位指爵位即受命之意也與易不同所謂天理也者以下又言天理可以回氣稟得天命之故修德而有天理則德澤及民能使天下各得其所悅而且通如此則歡欣交洽天下必歸之矣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也所乘者勢也如伊周事繼世之君而不有天下勢在商周不可回也所遇者時也如孔子時遇衰微之極而無天子薦之故亦不能回天命而有天下此皆變也非常也張子以命為天理所當得以遇為一時氣數所遭非理之常也故有命遇之說
補訓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命相似張子引來以命為氣天為理與本旨異易易簡成性張子引来以易簡理得貼大德以成位貼受命易悅心謂心與理會而悅通天下之志以卜筮言張子悅心以悅人心言與通天下之志一例看皆與本旨不

同論語不與謂不以富貴爲樂張子引來謂舜禹乃天理馴致
而有之非氣稟之所當然亦非志意所得與氣稟猶言氣數下
乘勢跟氣稟求跟志意
愚按此節首四句性命平舉窮理盡性五句漸側在命上論
死生以下七句嵩明命天理意性天德者盡性合天之謂命
天理則謂除死生修夭之不可變外富貴福澤皆可以理致
也命皆以氣數言朱注數條亦微異本旨引論語二句死生
有命輕應氣不可変二句富貴在天重正應命天理之云故
曰此大德受命易簡成位也所謂天理以下八句正明天理
之實天下之歸即命天理之實也舜禹有天下七句正見德

勝氣所以命天理處如此則命字非有二義上下原自一貫
補訓以命天理言氣稟之偏可変下半節方言氣數故謂上
下當作兩截看而又疑其文義不倫仍是未細看耳〇所乘
所遇集解分貼竊意所乘所遇猶言時勢不同當兼孔子伊
周言之孔子勢未得而時未遇伊周遇繼世之賢而勢不可
反也不言伊周而言繼世之君者錯舉成文耳非氣稟當然
二句正解不與二字乘勢如繼世之君是也即湯武應天順
人亦是求則篡奪之類也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
性

補訓此極言性之弘也以風雷形心以心形性總歸重性上
集解無所不至之謂利風雷雖輕清之物有象則猶不免爲物
也故千里不同風百里不聞雷不若心之瞬息之間無所不至
然心猶不失爲氣也爲見聞所禦則亦有所碍而不能通有所
拒而不能容矣安能如性之無不包哉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張子語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不得是性莫
不同也至於習之異斯遠矣
李注程子以爲上智下愚自不肯移其義甚精如其肯移也罔
念作狂克念作聖未有不困習而遷者也張子則以爲上智下

愚之不移自其習成言之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上智下愚之所以不同亦因言性而
及之也〇此看性字亦不必專主氣質如朱子之說習與性
相遠既甚謂其所習之善惡與其本性甚遠以習字爲主高
注以上智純於性下愚純於習爲相遠補訓謂習與性皆相
遠俱不合本旨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補訓此言去惡從善之功也上下一反一正纖細也
發明首二句即前章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
者性意

華注王文緝曰除惡厲行邊察惡厲知邊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
同流異行而已焉
徵引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集傳文王能不作聰
明以循天理
補訓此引詩而釋之以明性與天地相通也見人不可作聰明
以斲喪其性不重文王〇所謂性者出於天而為上帝之則也
詩云文王能不識不知以順上帝之法則蓋帝則宜順不有思
慮知識則私意橫生而喪其帝則矣以是知君子所性與天地
同其流但異行而已人當順帝則如文王可也〇詩只云知識

張子添思慮二字以見其出於有心之私同流異行重同流上
不識不知就應事接物上言或專主靜非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
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徵引詩大雅文王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集傳文王之神在天
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〇易豫卦彖豫之時義大矣
哉
補訓此亦引詩而釋之以見天理之重也〇以在為察以帝為
理與本旨不同左右只是不相離之意因時合宜為時義時義
正是當察處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徵引禮樂記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〇易上
傳之一章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
補訓此推出和樂之義以明道非強致首句提起下申其義
集解天地之性指人言即道也非指天地久大道也大以和推
久由樂得故和樂為道之端
愚按人稟天地之性萬理渾全無時而息本至久且大也學
者能和則從容不迫可充而大能樂則終始不倦可積而久
久大則全乎道之體而天地之性無虧矣故和樂為道之端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

必由學乎
徵引禮仲尼燕居禮也者領惡而全好陳注與釋回增美質大
意相類
朱子曰只將自已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
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補訓此提出學字示人以工夫之要也天以氣質之稟於天者
言
華注陽明陰濁皆天之氣也善學者扶陽而抑陰以明而勝濁
乃所以全天之本然也〇凡天理邊事必蕩蕩平平光明正大
順乎人心人欲邊事必猥瑣齷齪隱僻曖昧拂乎人心故有陽

明陰濁之別惡與好之殊
愚按陽明陰濁猶所謂人心道心者也皆稟於天故曰莫非
天陽明勝即道心發見之時陰濁勝即人心滋長之時是二
者人皆有之所以充道心而遏人心者惟恃乎學而已矣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
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補訓此言學必內誠外莊乃能盡其性也上二句反言中二句
正言末二句申上二句之意重盡性上窮理帶言故下言知性
以包窮理
華注性者真實無妄不誠則妄矣性者有物有則不莊非則也

故曰不可謂之盡性
集釋偽慢者客感客形之流裝非性之德也偽則不誠慢則不
莊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徵引禮樂記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補訓此承上文誠莊而言安勉之分不勉而誠則不言而信不
勉而莊則不怒而威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
苟也
徵引詩大雅旱麓篇求福不回集傳回邪也禮曲禮上篇臨難

毋苟免
補訓前言性係善反不善反命係順受不順受下接善反以明
性此則申命無不正係於順受不順受之旨也○生理本直能
順其理而不枉則莫非正命不直其生則不能順其理以回曲
而幸得福以苟且而免於難是倒裝句法
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
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
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倖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十二章情偽相感而
利害生說卦之二章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此承上順理而申言其義引易二語以誠引起誠偽見人
不能皆誠中言誠則利偽則害末言利即順受害即不順受通
作三層看○所謂直與不直者誠偽之分也易云屈與伸相感
而利以生其感以寔理天道然也易又云情與偽相感而利與
害生雜以心之偽人事然也人能至誠以感則順乎當然之理
而利生矣若偽以感則不循當然之理而害生矣順理者順性
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命無不利也不順理而逆之則其
凶為自取而應得吉為僥倖而不應得徒有害也然則欲順理
以受正命者當有誠而無偽矣○易屈伸相感以感應之理言
情偽相感以卦爻之應言張子借用以屈伸句引起情偽句與

本旨不同下誠偽通承情偽句順性命之理承順理句說吉凶

莫非正所謂利也逆理承不順理句說取凶悖吉所謂害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微引禮樂記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補訓此又承上文而申順受不順受之意引孟子二語虛言其理下分順受不順受

集釋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若滅絕天理窮極人欲不正而死豈曰命乎

李注言命而兼言性者順性之理即所以順命也

愚按上三節大意相同生直理順節言順理則吉凶皆正命不順理則吉凶皆非正屈伸相感節推出誠偽一層意言不誠者有得禍之理而無獲福之道詞旨加嚴此節人爲之招直見凶禍之不可免而所謂險倖苟免者亦幾難望矣蓋反覆言之而意愈嚴也補訓仍兼吉其險倖說殊不必

卷之終

大心篇第七

補訓此篇大意盡於首節狗象喪心即見聞梏心之意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即德性之知人病其以耳目累心而不務盡心與聖人盡性正相反成吾身節又申人謂己知節意以上皆申不以見聞梏心句體物體身節言體道則大應大心體物意又言以天體身則能體物又從成心忘化與時中說到盡性則首節所以盡性之旨益明又以君子之大大於道明大心體物意燭天理是喻大於道之意末二節闢釋氏釋氏不能知命盡性所以不能大心體物

愚按此篇凡十六節通篇一意理致綿密雖文多不相屬而前後之意實互爲發明前六節大槩皆就知邊言體物體身以下八節言身能體道則大心能無私則能体道而盡性不事就知言然知行相輔而進非竟分二事也末二節明釋氏之不能大心而盡性〇首節入近思錄論學釋氏妄意天性節入辨別異端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

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
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〇問體之義
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意與體用之體
不同〇問不以見聞梏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令人理會
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
知得一個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〇盡心則只
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之
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
心而後知性知天也〇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
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〇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
在一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〇橫渠此說固
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瞥入虛空栽
去了夫子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
是無外之實
補訓大其心三句泛言理下以世人引起聖人見聖人能大心
體物下引孟子說對天上以合上文大而無外之旨見聞數句
又申世人五句意〇大其心將心量展拓令大照下不以見聞
梏其心看便明大心體物則無外有未體則有外矣不以見聞
梏其心則其心大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則能體物無外矣孟子

盡心知性知天引來重在天上以取大而無外之意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盡心知性者能以無外之心合天心故知天
愚按此節大意見人當大心以體物而見聞之知不足以為
知也〇語意云性者萬物之一原而具於人之一心心之量
本大也人能大其心之量則視天下之物為一體而無所不
包苟一物有未体則心為有外而其量不盡矣然心之大不
大有故焉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而不能盡所以小也聖
人窮理盡性不以見聞梏桎其心故心大而視天下之
物無一物非我分內故能体天下之物而無外孟子謂盡心
則知性知天正謂心大則性無不盡而與天合德也蓋天大

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若大心而盡性而有不能
知天者乎所謂世人止於聞見而聖人不以梏其心者蓋見
聞之知乃交於物而知知囿於物惟德性所知則不因見聞
而萌故能體天下之物而無外也〇補註以大心体物與不
以聞見梏心分仁智對言竊謂此節大槩皆屬知一邊細玩
朱子之說所謂心理流通物我對立者似以語仁而其謂置
心在物中究見其理物理無所遺者皆以言知何得以仁智
截分為二意蓋大心體物猶大學補格致傳而云吾心之全
體大用無不明者此四句處下以世人之狹引起聖人之大
直明其實狹即大之反聖人盡性二句即大其心之寔視及

下無一物非我即体天下之物之寔也盡性內有窮理意宜照下德性所知與中庸盡性盡人物之性者微異無一物非我已有合天意故引孟子以明之孟子本謂盡心由于知性知天此則謂盡其心之量則性無不盡而自能知天意以盡心貼大心知性貼盡性知天貼天下無物非我天大無外三句即承上無物非我而反言以明之耳〇人心之量無所不統而自私自利之人所見不過耳目之前視一身之外已成秦越蜀學者見理稍濶則於物我之間亦覺相關處多然所見亦各如其量而止惟聖人天性渾然全体洞徹視天下之物皆我一躰近而親遠而民物皆非身外之事故其見之於施為者自有親親仁民愛物之寔事但張子專為人之私已而見不廣者發故於親親仁愛之寔事未之及而但即所見之大小言之謂此已該仁之意則可謂為仁智對言則不可

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發明此言世人以見聞梏其心者

補訓夫物皆有象也由物之象可以識心若狥象反以喪心所以然者何也知象者超於象外乃謂之心狥象而存象之心亦滯於象而已尚謂之心可乎〇由象識心則不以見聞梏其心狥象喪心則止於聞見之狹知象求識心來存象求狥象來知象者由象而知其理也存象之心心溺於象而昧其理也亦象而已心亦為象也

高注天下之物皆象也由象識心者格物致知也狥象喪心者玩物喪志也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李注中明不以見聞梏心之意

高注耳目有受受於外也不知耳目所以有受雖曰交於物而亦吾心之知與之合也然交則合而知不交則不知是其知止於聞見耳必於聞見之外而有知則德性所知乃為知之大焉

愚按內外以心與物言集釋以心為內耳目為外補訓因之以上內外為耳目與物下內外為心與物皆非是〇吾意云夫人莫不有知矣人謂已之有知由耳目有所受於外因物而起也不知耳目有所以受者焉人之有受蓋由心之在內者與在外之物兩相合也物理皆具於心故觸之即動耳人知以心躰物合內外於耳目之外而不專恃耳目則是不以聞見為知而以德性為知其知豈不過人遠矣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徵引詩小雅小弁篇耳屬於垣〇易上傳之六章以言乎遠則不禦本義不禦言無盡〇禮樂記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〇莊子人間世篇狥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

補訓此亦承上文耳目心而申言之以耳目之高遠形心之大〇夫耳目未嘗不高遠而心爲尤大也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者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者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也耳目之能有如此若天之不可盡莫太於太虛故人心之知廓之而莫究其極與太虛同其大也人之病在逐於見聞以耳目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之量耳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由於天與天同大而後能然也

集解人之心本於天而生天之太虛無所不包心之理本亦無所不包也是爲心所從來知之則必自識心之大矣然後能加盡心之功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啟之之要也

華注張子恐人因上文所言遂欲遺耳目而耑務識心便入於佛氏之學故言啟吾知者仍在耳目以實之

李注爲性累者其官不思而蔽於物者也爲心助者多聞多見以畜其德者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爲已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

徵引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

補訓此申言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之意不知以性至知也一氣〇說民何知以下申明上意民何知即承不知其知〇成吾身者性乃天之賦予神妙不測者也性自有知乃天之功人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之耳目有受以發其智是貪天之功爲已力吾不知其知爲何如也民果何知哉因物之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交物內外相合而有知乃遂貪天功而自謂已知耳亦不足爲知矣

李注推梏於見聞之弊其迷謬必至此

愚按不直曰性而必曰天之神見性中原有感通之妙也不知以性成身猶言不知性具於身非用功語集解謂以性成身爲後其性之本末是因物三句是就自謂因身發智者言之但見物變相感內外相合而知出遂謂已有知而不知內外之所以合者即天之神爲之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骵道蓋是主乎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骵道如顏子

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耶只知有義理直把自己作
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補訓此節變性言道體道即所以盡性也先言道後言人重人
骵道上〇泛言之則無物不骵切言之則骵乎人身道之本來
甚大也身而體乎道則其為人也大矣所以然者以道為主而
視身猶物故其人以道而大若不能視身猶物而反以私累其
身則其人失其大而貌乎其卑矣人可不知骵道乎〇道能物
身能字以人言謂人能以道物身也
集解體物骵身言道為之骵猶中庸所謂骵物也體道言以道
為骵猶易所謂骵仁也

張注將體身骵道分作兩㩀看未免將身與道作二見矣身乃
道之軀殼也無此身則道亦無掛搭處故聖人但說修身則道
立一語便了即如顏子克己亦只言克去己私耳何嘗直將己
身看作無物都要擺脫了至於伊川除却身只是理別是一說
蓋謂道理徧滿世間自身以外懸空都是義理似與張子之說
不相干涉否
愚按張子物身字微覺太高朱子亦就其說而解之張注所
駁不可不知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補訓此承上骵道而推及於天也天者道所從出

集解以天體身則吾身即天矣天之理無所不包故於物必能
知之明處之當而體之也何疑之有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補訓此承上文體道而言人當去其成心也忘之有存省工夫
在
張注成心未便為不好之心但有意以處之未免執持於形迹
之間故曰成心
愚按成心雖非甚不好之心然但云可與進於道則忘之為
功尚淺下節曰化曰時中曰聖不可知乃推其至而言之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歟

補訓此承上忘字而申言其意必化方能忘化者因時制宜變
化無方之謂〇成心何以能忘乎至於能化則無成心矣成心
者其私意之謂歟化則何私意之有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補訓此承上文化字而推其意時中即化之實也
集解是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補注此承上章無成心而言
張注存字正對不可知說
華注心存本是好字眼然有意在是初下手工夫非成德地位

先儒謂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然著意把持又非敬即此意也
愚按此聖不可知以聖人之無思無為言與孟子異旨心存
不必私心如程子稱孔子無迹顏子微有迹是也然理欲幾
微之間少有未融即私心猶存顏子微有迹終是三月不違
之後不無少間耳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
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補訓此又申上身而體道為人大之意〇前體物體身以道言
此以道體物我以人言

集解鳥獸草木之類皆物也故以我視之則我大道者萬物之
主以道體物我則我亦物也聽命於道者也故道大惟道大於
物我故君子之所以為大人者惟其以身體道大於道而已矣
若夫不能體道而徒自大其身則驕奢躁妄不免為狂人而已

愚按篇中體字有二義首節體物中庸體物之體也體物體
身道體物我體物不疑皆此意身而體道易體仁之體也以
天體身亦此意皆當隨文體認不必強合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
中耳

李注燭天理者知性也萬象無隱則能體物矣

華注天理高明人欲則闇蔽故其所見如此

愚按此節雖不言心言性然亦大心盡性之義也燭明也影
闇猶言闇處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
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

微引莊子秋水篇夏虫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孫綽遊天
台山賦哂夏虫之疑冰

發明張子既備言大心足以體物恐學者不察而溺志空虛不
免流入釋氏故此二章耑闢釋氏之非吾儒謂天下之物無一
非我故索大心以體之窮理以盡性也釋氏則謂天下之物無
一非空故遂溺志空虛而不自覺求見性而不知窮理也

補訓釋氏不知有天命之性凡物皆定理而以其心法之空起
滅乎天地是以其見之小因以論大而亦為小以其見之末因
以論本而亦為末於其不能窮者輒擧而謂之幻妄豈非所謂
夏虫疑冰者歟究其寔由於不知天命耳〇天命即性也緣因
也

愚按天命皆實理故天地皆實形此吾儒之道也釋氏則以
空寂為心法欲六根妄想皆歸烏有乃即此以揣度天地亦
以為宜歸於空反不能然則遂擧而歸之幻妄以為太虛中
不宜有而有之物起滅者謂其以一人之私見生之滅之猶
所謂以意予奪人者也李注以起滅屬心語氣不合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釋氏謂眼爲色根耳爲聲根鼻爲香根舌爲味根身爲觸根意爲法根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楞嚴經云六根成解脫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

補訓此承上文不知天命以心法起滅天地而推言之妄意天性即不知天命不範圍天用即以心法起滅天地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遂謂天地日月爲幻妄即以小緣大以末緣本謂之幻妄下文蔽其用於小溺其志於太承六根天地言之塵芥夢幻又承小大言之是皆不能範圍天用不可謂之窮理盡性無不知又挽到妄意天性上末四句又推其塵芥夢幻之意層層說下總是極言釋氏之失較上節爲詳盡○易範圍天地之化化即是用蔽遮蔽所見不全也

李注此條起數語即太和篇所謂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者既不知陰陽剛柔仁義三極大中之矩則其語大語小也皆蔽於詖而陷於淫欲不流遁失中得乎蓋既溺其志於虛空是過於大也所以塵芥六合既蔽其用於一身是蔽於小也所以幻妄人世六合無窮也人世無息也謂之塵芥幻妄是不窮理者也不窮理者由於不知性之所有而昧於天之所以爲天也反自謂盡性而無不知可乎惟不能知性之所有而昧於天之所以爲天故其塵芥六合也則以天地爲有窮而性獨無窮不知性無窮天亦無窮也其幻妄人世也則其明不足以究所從來故謂天地且幻妄況人世乎不知天人異形同歸於道天人殊用同出於性天地非幻妄則人世亦非幻妄也蓋六根之曖昧流蕩者乃人欲之末流而一陰一陽乃天理之本體以人欲之末流疑天理之本體豈非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之過乎

愚按妄意天性謂以私意揣度天性不知範圍天用正見其實不知性也吾儒以性爲至實性中萬理畢具故能範圍天地之化其於吾身則以性節情以理制欲隨處盡道以全其本然之體其於天地萬物則知明處當參贊位育以盡其分所得爲之事皆所謂範圍天用也釋氏以空爲心法遂欲遺棄一切是妄意天性而實不知本天道爲用以盡範圍之理亦焉足與語性哉六根之微以下皆言其不知範圍天用處即不知性之實也蔽于小跟六根來溺於大跟因緣天地來

語大語小二句處下言其意以六合為微塵芥子正溺於大而語大之失中也以人世為夢幻泡影正蔽於小而語小之失中也以數語層層推出總不外前節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之意明不能盡與明不能究所從俱言釋氏少窮理之功而不能明此補訓謂明其不能究所從亦未合

中正篇第八

補訓此篇首言中正貫道而有大與化之分至極其大二句承上文大化之意次言聖人不思勉學者不能不思勉因歷言學問之事至於致曲誠到能化以應大化意有不知節至末又言教人之事學必由教而入也

愚按此篇凡五十八節自首至勉蓋未能安也十三節言中正大化之淺深皆血脈貫屬然尚未及工夫不尊德性以下三十二節乃歷言為學之事不尊德性至安去節以尊德去安相屬結到得正至大以應前事豫以下至致曲節或自立言或釋成語則節各一意不必牽聯滋擾有不知則有知以下至末十三節又言教人之事教以廣其學也亦節各一義文不相承○內仲尼絕四三句意有思也一節俱入近思錄論學惡不仁故不若未嘗不知一節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一節俱入克治學者合理義一節入戒務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

彼引公羊傳隱公三年君子大居正

張子語錄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

學慢
補訓首句中正並言下按正義又以得所止明正字意樂正子只是善信顏子可謂大而未能化是以樂正子形顏子非乎重
愚按此節大意欲學者以中正為進德之地而中正大聖寔一篇之綱宋子銳匡云自首至至於大言中正可充而至大樂正子以下言中正必以學而後至於大○中正雖平提中只帶言中正而不偏於所往然後道可由此而至故曰貫天下之道得正則得止得所止只是得正意蓋以知之所至言非己居其地之謂弘而至於大弘字內有學之功在至於大即貫道之定也下以樂正顏子明之知欲仁則得正而得所止矣不學則僅為善信而未大學則智仁合一而大矣但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乃已至其地而居之非但知至至之而已也層次淺深諸家多誤○篇內中正之義各有淺深此節俱淺看大中至正之極俱深看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矯而得中然後可大中皆在大之前宜淺看未得中而不居中道不可識知德以大中為極極其大而後中可求中皆在大之後宜深看於此不明則多牽合而不得其說者矣○樂正子顏淵以下孟子善信章朱注採入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本義研猶審也序卦傳下篇窮大者必失其居
張子語錄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如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顏子方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
黃氏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意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李注又中上意蓋得正則得所止故可弘而至於大是中道而立而有位可弘者也顏子之學能弘而至於大矣而克己研幾必欲用其中此所以為好學也
補訓學者二句正言無中道四句反言位字跟立字來言立則有箇地位矣顏子克己研幾正是要求中道之極下以見其進未見其止證之
集解克己持守工夫研幾省察功夫知行並進求道之方也
愚按首句中道以學者言即首節中正之中顏子未得中謂中之極也即後極其大而後中可求之中上言有位下言無地地即位也上言弘下言崇崇即弘也未至聖而不已四語

只是証欲用其極恐不已即進也止即未得中之中也未見其止而曰惜之定以黃說爲是語錄所謂不極善則不處者盡之矣趙子形元云不已與不居亦微異不已以工夫言精進不已也不居以地位言謂不肯以此位自居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像此顏子之歎乎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上傳之十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補訓此承上文言顏子求中之功也極大中至正到極處也

集解博學於文而不能致用則汗漫荒唐約以自恃而不能感物則心如槁木死灰皆非聖人之道也故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蓋其文也切於理約也常惺惺法此其所以知行兩盡本末相須而不偏也

愚按大中至正之極即聖人之事也論語博約分屬知行此子傳曰致用約曰感通又對浮誇與虛寂者言之有知行交互之義朱子銳匠云論語博約夫子所以誘顏子此即指夫子言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成性存存五章陰陽不測之謂神

補訓此承上善信大聖而推言善信美大聖神之義也本孟子語而雜引論語孟子易傳之言以明其意○塞天地謂善量非謂氣天地同流陰陽不測總是不可知之意聖人陰陽合德自不可測

華注此解孟子與朱注畧同但此以形外即屬美爲稍殊耳

愚按志仁無惡成善於身二語孟子朱注採入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補訓此言顏子求中發嘆之意

補注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愚按道惟彌高彌堅故難以識其中而有前後之嘆張子方言中言正故於此亦側中言之只借論語以明己意耳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耳

徵引禮哀公問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易乾卦初九文言行而未成成性見上節

華注此亦蒙上章大能成性之謂聖而言

集解成性即成身也蓋性者所以爲身之理也有內外無彼此

補注成身成性則至於聖人之地矣未至於聖人之地皆行而未成者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補訓此見化之難也
集解大而未化則理與我猶二也故曰未能有其大有者滯即
道用即義故必化而後能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
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徵引易乾卦文言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集解惟知學以下申上文之意知學即是知德以大中為極勉
即是擇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張注人不知學則是非混淆理欲互乘雖說存誠說力行皆偏
淺近之詞惟必先知大中為極然後能擇能執也

愚按此節大意亦見中之不可不知也知大中之知淺擇執
則深矣擇執勉也至之則由勉及安矣不息即所謂至之者
也下三句與上意無大異而復言之者蓋上以知與擇執平
舉下半段則歸重知學見其為入德之要旨也趙子形元云
知學如夫子所謂知之者能勉如所謂好之者○語意云易
言知至至之學者能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所至之地矣
若能擇中庸之理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然而知尤要焉
人惟知向學然後能勉為擇執之功能勉為擇執然後所學
日進而不息地位可期而至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然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

者必變而後化
華注此以矯字明求中之道
補訓學者若本體已正則不待矯揉而能弘未正必待矯矯而
得中然後可大而化故中庸言致曲有誠者必矯變而後至於
化也○體正句與首節得正則可以弘而至於大同意體者本
體之體上未正必矯下變正言中者以見因正得中乃可大字
兼化在內矯然後大即變則化意故引中庸以結之中庸變則
化謂變化人物此則變謂矯化謂大而化
愚按致曲於誠者謂致其曲以歸於誠即矯未正以得中之
意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補注與上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之意相表裏
集解前言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又言矯而得中然後
可大故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又先大而後中者何哉蓋以中
道而立矯而得中為勉以求中大縣以中道言此所謂中指聖
人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也所謂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耳若聖人則
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華注此言大雖幾於中然未能至於化則猶未聖也
補訓伊尹為聖之任大者之任道似之故云亦聖之任非論伊

尹任似優於清和但僅能大而未化故不謂之聖
愚按友人宋子銳臣云孟子曰聖則已是化境止曰任正緣
未大此以為大而未化義異趙子形元云勉而大三字連讀
蓋自然而大則聖矣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
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華注此言必不思不勉方是聖然夷惠之聖猶未得為中也
集釋異與人不同而非爭也
愚按此節孟子伯夷聖之清節朱注採入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補注此釋上章不勉不思之意
不尊德性則問學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
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集解不存心則不能致知此重本之論也
華注不尊德性則徒事口耳之迹豈得謂之道問學乎不致廣
大則學不免於支離破碎故曰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所擇
者或不合乎時宜而不自知故曰失時措之宜
愚按此節大意引中庸而釋之以見德性之宜尊所以明求
中求正之功也不重釋中庸意○立其誠只是一盡字言於
精微者不能誠以盡之也李注作反身而誠添出一層○自

此以下七節以尊德去妄相屬妄去而後德性可尊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補注心可之可當作所
集釋絕四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豈徒靜虛而已哉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絕四之文而補足其義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
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
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
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補注此承上文絕四而言意之不可有以該必固我也○雖善

皆意正明意字正已而物正云云是証雖善皆意重有意正物
一邊利之也是心中有所希冀徐氏謂智者利仁之利恐利仁
不宜説壞
補注葉氏曰橫渠先生解絕無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
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
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愚按首四句提出意字正已物正四句借孟子之言明之有
意為善九句正明意之所以為累故聖人以絕四立教始學
成德皆以學者言自初學至成德皆當絕四是聖人教人之
大概具是矣故曰竭兩端之教舊説謂夫子自始學至成德

皆絕四。與教字意不合。朱子毓臣云。上節絕四。專就聖人言。
此節兼教人絕四言。以始學成德爲竭兩端。與本旨迥別。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發明此聖人因物付物之妙。絕無意必固我者。
華注。爲者不預期無意必之妙也。止者不留滯無固我之妙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
補訓此中釋四者。見其當絕也。四者有其一。則心與天地不相似。況皆有乎。此張子見道語。朱子引入論語注。
華注。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無意必固我。則聖人亦無心矣。

補注。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中。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或問四者相爲終始。而曰有一焉何也。朱子曰。人之爲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斯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病。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補訓此承上文言絕四者。心純乎天理也。○天理一貫。即至誠無妄。鑿即鑿喪此理也。直養無害。用孟子語。鑿則害。無害則無鑿。

補注。天理一貫。上章或謂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者也。
愚按理欲不容並立。天理有一毫間斷。即人欲有一毫夾雜。
故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下四句一反一正。申明其意。私有一則妄而不誠。私盡去則直養無害而無不誠也。誠即天理。直養無害即無鑿。上二句從理純說到無私。下四句從無私說到理純。意互相足。○末二句無工夫。朱子毓臣云玩一則字與下節然後字不同。蓋此言成德之事。下節則入德之事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補訓此承上絕四而推言之。得所止應首節大字亦應前。○意必固我皆妄也。妄去然後得所止而正。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大可兼化。下分誠妄。妄去則誠。計度二句。明感通之意言感通之誠。不須計度。乃不思而得也。感而通兼得止得養在內。
張注。妄非必無所感。但不由性中出耳。由實理中出自無窒碍。
昏者見理不明。理既素明。何待思索。
愚按此言學者之事。妄去得止。俱淺看。無所感二句承上妄字。以妄與誠對。誠謂不雜於妄也。下二句又承感通句。以昏與素對。昏則不能感通。素則不思而得也。蓋無所感以下止

為一妄字作注脚而及感通之義所謂不思而得者對計度之知言非聖人從容中道之謂也○語意云僞妄之心皆足以蔽我而害正必妄心去然後得理之正者而止之得所止然後心得所發可充廣而進於大矣何以謂之妄凡心之無所感而起者皆妄也必感而遂通者乃誠也若計度而知者蔽於物而昏者也必不思而得者乃理之素明而能感通者也以感通之妙而不容妄念之存得止而大何難哉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補訓凡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乃謂之豫欲盡教者之善必精義以研究之尤所當豫也能精研義理至於入神然後欲立而斯能立欲動而斯能和矣豈非事以豫而立哉○立以守言動以行言斯立守之固斯和行之利與本旨不同集解以教民言與上下文意不勝

愚按此節大意引中庸事豫則立發推以見精義之要也豫者由教而入之謂故曰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者蓋得所教之理也精義入神内該得盡教之善意立和借成語以明已意與三十篇以立民和民言者不同○自此以下雜擧經傳成文皆以明教學之事不專為訓釋之文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集釋張子以論語四事作兩事說

李注志定則自然有所持守心純則玩物不足役志

補訓不止謂日有所據非一端也游者玩物適情有和順從容之意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補注釋論語之意

補訓必先志學然後可與適道也必強禮然後可與立也必不惑然後可與權也強有力也強禮謂強立於禮不惑即精義入神意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張子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篇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下篇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集義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

發明此言知之而後行之也

愚按此合論語所言博文與孟子所言集義正經者而通論之蓋以此見為學之有序也語類言之非一舊說皆謂言博約之義補訓因之以集義屬博文於理未確○博文則所知者廣而後能事事合義事事合義而後能正生民之經博文以知言集義以行言皆其在己者正經則兼人己言至於正

經則道之大端充盡而其餘細目皆無不合矣故曰貫天下之道至當篇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數語可與此參看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發明此言不行則亦無從知之也

集解徒致知而不力行以驗之則其所知終不能真且亦不能久也故曰思而不學則殆

智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補注釋中庸之意五者謂天下之達道

愚按此節朱注以其等而言與此大同而微有異者朱子或問嘗辨之矣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之則智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智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智之大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章以舜明智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智也不异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以當之乎竊意張子之說本仁者安仁智者利仁而言固善朱子以舜回子路及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為說其理尤精學者不可不知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耳

徵引禮表記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云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補注釋表記孔子之言

集解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是安仁

補訓責己一身期乎設上論人必兼取其勉為仁方見誘進之意

行之篤者豈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發明此釋中庸篤行之意

補訓張子雖引諸書皆借以示意如達德節見當用困勉之功安仁節見不可以安仁律人此節見人當篤行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補訓達善達不善提起以共悅共改作兩層申其義末說到天下以見達處

高注見人不善如出於己自訟其不能化導也見善必法善在於己矣蓋取諸人以為善也亦必與人共由焉是之謂達

愚按此節大意見善不善之皆當遠也不忘自訟即論語內自訟之意與人用孟子語玩必以字與朱注作助者微異見人不善而引之巳取人為善而後公之人即此是不分物我而達之天下意高注以自訟為自訟其不能化導豈專以為人而後為達耶且止言及人不言自者亦恐未是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補訓此明善人所以為善人○論語名之必可言與善人無涉張子引來以見善人名為善而實有善可言善與惡對無惡即善

中正　二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巳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補訓此承上文言善人而釋不踐不入之意欲仁句總下分說

李注有諸巳則善而信矣聖人之室美大聖神是也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張子語錄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巳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日見功

發明惡不仁義也察惡未盡雖善亦粗故惡不仁乃所以成仁也令不惡不仁是未必盡義既未盡義將陷於不仁而不自覺故未必盡仁

高注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今之惑於佛學者多偏主好仁之說其究至於含糊苟且長惡遂非而後知張子之言為精切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好仁惡不仁而意重在惡不仁遂自是張子所見非但為訓釋之文也

中正　三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巳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惡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巳矣乎思之甚也

補注此釋論語之意蓋好仁惡不仁非篤信好學者不能也故孔子嘆未見其人

補訓論語云篤信好學若篤信而不好學不過為善人信士在常人中稍為有志而巳不能為好仁惡不仁者必好德如好色則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則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而造聖人之域孔子未

見好德內訟之人必嘆曰已矣乎蓋思之甚而云然也○以好學提起好仁惡不仁皆好學裡面事內自訟便能不使加故合用其語不如是雙承好惡論語好德內自訟上皆有已矣乎

遜其志於仁則得仁遜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徵引書說命下惟學遜志務時敏蔡傳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

補注此釋書惟學遜志務時敏之意

補訓書時敏與遜志分兩意此將時字作虛字帶過而云惟其敏即謂所以遜志者要敏

愚按書遜敏平重此從一務字看出側勢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畔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紬繹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徵引易大畜卦象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集解多識以下皆是解溫故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又是解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紬繹所聞而察來又是解繹舊業而知新言此皆溫故知新之義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論語博文約禮與溫故知新之義以明學之事也○語意云論語云博文約禮可以弗畔者蓋由文之至繁以入禮之至簡博以見道約以體道故可使其不得畔而去也論語又云溫故而知新者由平日多識前言往行畜其德畜德則有積業矣故可紬繹之以知新蓋人之所知有思憶昔所未至而今忽有得者有因舊所見聞而知來者皆溫故知新之義也學者博約兼盡新故相生庶幾知行並進而道在我乎○溫故以下最多雜解謂溫故以下皆博文約禮之類者集釋之說也然約禮屬行知新屬知難以貼合補訓已辨之矣謂多識以下皆解溫故知新者集解之說也又以思昔未至二句分解上二句竊謂多識句係成說繹舊句乃張子所自為說雖以下二語為疏解上句之文皆其義句惟集解本注以為溫故知新之義而皆不能無失餘俱以為由博得約之義失之遠矣竊意上三句釋博文約禮下五句自釋溫故知新但取博文又約禮溫故能知新大意相近故合為一節耳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只疏一故字舊業即所識之前言往行也蓋字轉下分二意言之昔未至而今至此始疑而終悟者也如子貢之論境知詩是也緣舊聞以知來此觸類而旁通者也如子夏之悟及禮後是也今之所至所察之來皆謂新也故曰皆溫故知新之義也文義原自明顯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發明行有不得皆反諸己則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

愚按此節大意明不尤人為學之至也不尤意甚細即論語不知不慍易遯世無悶之旨故以為學之至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耳世有不知而作者盎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補訓此合論語數節而言意重在行上聞斯行好學之徒爲一節之旨不行僅愈於不知以見必當行下不知而作又甚言之也傳言傳其所聞而言之學行學其所見而行之分聞爲言見爲行下見聞互看總歸於行○學莫切於知行知行由於聞見如聞而於心不疑則可以傳言之見而於心不殆則可以學行之中人之德大抵如是也必聞斯行者乃為好學之徒而可貴耳若見而徒識其善未能果於行是知而不行僅愈於不知者

耳不知則又下矣世有不知而作者蓋由於穿鑿也狂妄也夫子所不敢故曰我無是也人當求知以為行之地而又必行以踐其知斯為好學者矣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徵引易乾卦文言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補訓此合引論孟之言而斷之以仁
集解問不能問寡雖曰問之然實有以啟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人雖非親受業然實吾之恩澤所及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
華注私淑艾孟子本言學者此都在教人者身上說與本義不

同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教人言仁似本孟子教不倦仁也而言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補訓此引論語而以顏子互鄉證之須看顏子未見其止不是遠止互鄉雖與其進亦未必能底於成
集釋為山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覆一簣互鄉方與其進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徵引禮學記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
補訓此釋學記之四失欲人知所救也故舉四者以實之
集解為人喪己故失之於蔡外之多好高不實故失之於得中之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學若難失於自止此學者當知四失而改之也若為己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密仰高鑽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諭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
徵引書洪範有猷有為有守
補訓此見學者當日從事於禮義即論語飽食節意猷以謀事

言為以作聖言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高注以心求道如以己知人人與己二也彼自立彼則與道為
一矣
華注即心即矩所謂彼自立彼也程子論孔顔之樂非樂道乃
得道故樂與此正相發明
愚按此節大意明勉然者之不能合道也語意云夫道固
不可不求矣然人之勉以求道者以心求道猶視道為心外
之物正如以己知人不能視人猶己終不若人之自知而自
立者為不思而得也必也聖人之心即道而與之一者乃

為至乎彼字舊說以道言或以聖人言補訓又謂彼自立
彼猶言我自立我皆不免拘泥竊謂彼字即以人言以心求
道不能與道為一猶以己知人不若人之自知為真也只大
縣喻言不必以彼己字一一與心道比合趙子形元云上知
字內有立字意下立字內有知字意知明處當互見之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徵引禮表記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又云至道以王
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陳注蓋考稽之道而事不輕舉焉求
可以無失矣
補注釋表記之意

補訓夫考古人之迹而求其合以免於罪戾者是畏罪之人強
仁者也故禮曰考道以為無失此之謂也迹以善者言考道
即考求迹合無失即免罪戾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
說不可推而行
補訓此見學者貴窮理本中庸率性之謂道以闢釋氏
補注浮圖釋氏也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是其一偏
之說不可推而行也
愚按舊說多以率字亦作推行之義竊謂率性可以謂之道
即率性之謂道之變文儒者窮理而知萬理之皆實故以率

性為道也不可推而行亦第言其說之偏而難通非謂其性
之不可推行也舊亦微誤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
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
圓神無滯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通變之謂事十一章蓍之德圓而神
補訓此釋中庸致曲一節見學者必當致曲也致曲不貳即
曲能有誠也一定之體可見即形也文節猶節文著見即著也
一曲致文一曲之誠至於文節著見也餘善謂衆善對一曲言
兼照謂無不知即明也徙於義即動也德自通變即變也圓神

無滯言化也誠定誠能誠字作者字看

集解此全與中庸本旨不同姑就此解之不貳誠也隨其資性之偏而推之以至於誠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體象是連面字體象誠定則文節必自著見於外雖非全體大用然一曲既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善亦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偏覺彼之義徙而從之矣誠能徙義則體用兼倫故德自通變通變者事变多端無不能隨時变遷以通之也通变則圓神無滯故謂之化

愚按中庸有誠以全體言此不貳即謂致曲之誠實無二以下皆就一曲言之從義方及全體之誠以下皆就全體言之

曰德有定體曰體象誠定似以形為形體之義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易無思也無為也又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補注此釋論語之意

補訓此節言聖人竭兩端之教也有不知句引起無不知句聖人竭兩端是無不知空空是無知論語解無知實以無知言張子謂無不知則無知過高一層論語解空空屬鄙夫張子屬仲

尼以見無知意下以易引起聖人心有問必竭亦是受命如響意而其空空即無思無為也問者隨才分各足只是餘意不重才分者賦才各有分量

愚按此分三截首四句重空空無知意無思無為五句重有問必告意惟其空空所以必竭末二句只帶言之隨才各足者各因其才質之高下以為所得之淺深也 ○ 以下皆言教人之事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總

兼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徵引禮學記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

補訓此言教人之事以子夏之言為主而以學記合言之也首二句引起下接先傳後倦為通節正意灑掃數句見當先者不可後惟聖人以下見當後者不可先論語孰先傳孰後倦謂不分本末先後此謂有當先有當後誰以人言此以事言大德即聖人之德處其極即卒也○試以教人之事言之教人者必知至學之事有難有易併知人之質有美有惡當知誰是可先傳此者誰是將後倦此者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當先教之待其長後教之人必倦弊而厭學可見當先者不可後也惟

聖人之於大德渾全有始卽有卒故事無論大小莫不處其極
至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總聖人之事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之也
可見當後者不可先也
華注長後教以洒掃應對是不知至學之易而敎人之倦也始
學卽教以大道是不知至學之難而遽以傳之者誣之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
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補訓此承上所引學記之言而申之惡字不可說壞皆受教之
人但不及善者○所謂知至學之難易者知入德之事有難易
也所謂知其美惡者知其人之質有美惡也知其人之美惡且
知入德之事之難易教必因其先後故能教人使之入德而有
成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者正以此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微引易蒙卦象蒙以養正聖功也本義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
張子語錄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詳見
大易篇蒙無遽亨之理節
李注此以養正聖功為養蒙以正乃聖人之教之功與傳意異
愚按此解蒙字玩語錄似指學者言不專指童蒙聖人盡道
如上文知人知德之類是也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

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微引禮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
者則大鳴又云當其可之謂時
性理拾遺張子曰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
由問乃有知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
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也
補訓雜引學記孟子之言上下兩截意上言由問而答之下深
一步言時雨之化不待問而施○聲藏於鐘無聲而有聲在故
扣之卽響聖人之知藏於心無知而有知在故問之卽答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微引禮學記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
而喻可謂繼志矣
補訓此引學記之言而釋之主教者言
集解言善教者能感動人使我之志學者常繼之則不必多為
譬喻而彼自喻矣臧善也教者之言皆人心之所固有而易以
入焉則不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學記而不盡用其
言
李注志常繼者上也言易入者次之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

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徵引 禮學記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陳
注 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倫
補訓 此又引學記之言而釋之亦重教者言
集解 大倫猶言大概大端事著其所主之事而教也如典禮則
教之禮典樂則教之樂是也志則不著一事以教之大端而言
也
愚按末句而言之云疑志者下有缺文如以字之類大倫宜
如集解不必指皮弁以下七事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

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耳
徵引 禮祭義事父母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書說命惟學遜
志務時敏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
凡營爲謀度皆意也
補訓 此又言教者當先意遜志猶爲政者之以德化人也借祭
義先意承志而言教人與事父母無涉○論語道之以德主爲
政者言此借以引起諭人之意諭人謂教人志意俱就學者言
先其意之未發而有以遜其志使向於正亦猶運於物外使自
化也遜順也

愚按此節以先意遜志爲主首二句以論語引起末二句申
所以先意遜志之故物猶以上之法制禁令言之與下志意
不合竊謂物猶事也道人以德者非俟其事之有失而後正
之乃其仁漸義摩禮陶樂淑有所默運於事物之外而使之
自化也遜其志即道以德先其意即運於物外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並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補訓 此釋舉直錯枉使枉者直之意承上文就教人言可也○
教人者分別仁不仁化不仁爲仁即舉錯意不必指定在上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
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

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
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補訓 此釋中庸之意朱子取入注中
集釋 末句責人當作望人術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與爲謀
補訓 此承上教人引論語有教無類二節之文而釋其意也無
類則蠻貊可教不同則黨類難謀極力形容之詞
愚按朱子以類爲善惡之殊此以爲黨類之類故合二章而
爲言
人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

迄許天下而後已

補訓此言大人欲人以天下為度而舉孟子以實之〇言貨色便說與民同言親長便說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豈非以天下為度孟子達之天下原說親長此兼承貨色親長說

子而乎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徵引易中孚卦彖傳孚乃化邦也本義孚信也〇左傳哀公十六年子西曰勝如卵予翼而長之

補訓孚化喻教者之誠心愛養翼飛喻教者之力為輔助吾道行只是有以及人非謂大行於世

發明言其人未向道者不可棄而不教當視之如子而真誠以感化之如鳥抱卵然其人已向道而為衆所好者不可遽弛其教當輔翼其行如鳥翼飛然

高注子謂凡卵生者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卵衆好亦指羽族言翼飛引誘之也

至當篇第九

華注此篇專明學之全體大用首十二節明體用之不相離言德言教化言大德言禮器言誠皆體也言福言川流言不器言禮運言樂皆用也仁通有本以下五節專在用上說而體在其內易簡以下至末在體上說而用自該

愚按此篇凡五十四節首十二節言德而有大德小德之分盛德之質未能如玉以下七節言成己及人之德易簡理得以下七節言五達道而及仁義後又專言仁愛人以下六節因上言安土併及樂天遂言德之樂天而及聖之合天有容物以下六節言久大之道與天合德易簡以下五節言屈伸

之幾致斯有立以下五節言禮將致用以下四節言德業知崇天也二節言知禮末二節以德之難言結之總之皆以明德之義也分十段乃明其各段中多節節相生聯貫而下視他篇當自為一體但亦須清脈絡分主容不得一味牽合耳〇內恭敬撙節二節朱子近思錄入教學知崇天也二節入論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徵引禮祭統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樂記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

補訓此言人當以德致福也重德不重福以至當起以得道給首尾雜引祭統樂記之言以明己意非為釋經也○凡事合理至當不易是謂有德百事順利無往不通是謂有福德者福之根基福者德之所致以德致福無往而非百順矣故君子樂得其道而凡事必底於至當也

李注得其道者德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微引禮樂記德者得也易上傳之六章易簡之善配至德

補訓此承上文道德二字推言之重德故引易歸在德上

集釋至德乾健坤順之德也循理而有得焉故配之

發明易簡當行之理即可循之道也至德即得諸己者配字輕謂循易簡之善而得諸己便是至德與易解異

愚按配字即照易作配乾坤之德說似有着落然諸家多不主此說未詳是否

入德敎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補訓此承上文德字而釋中庸大德小德之分○神化篇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此與前同意歟貼仁化貼智與本旨不同

集釋仁智之德大德也孝弟之類小德也大德即小德之所自出也

高注仁智合一既厚且化則小德川而且流矣淵泉川也時出流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補訓此引子夏之言以中大德小德之義○閑者物之闌也器字從閑字生與論語解大異出入可謂或出或入無不可

高注士君子於根本節目大處不出規矩已成大器於其細行如珠走盤不拘一隅而又不器焉是以規矩為方圓也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微引禮樂記德者得也

補訓此又釋德字之義人皆可有所以致勉○人皆有理為性

有形為質性以具道質以體道行道有得無難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微引易上傳之五章日新之謂盛德

補訓此又推言德之所以盛也

發明不凝滯於心知之細疑作一句讀即所云存象之心也細便不盛凝滯便不日新正相反

愚按此以過而不有解日新就已成之德言非用功語諸家以不凝滯於心為句雖亦可通但以知之細為察之精未確亦與日新之義不合前大心篇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亦心知連用發明之說為允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徵引易乾卦文言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上傳之四章神無方而易無體九章可與酬酢

華注人能浩然無害則合德於天地照無偏繫則合明於日月合德合明則與天地同流而酬酢不倚矣豈不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乎無方體而無我正所謂同流不倚也以上二句作主不平列

集解應事接物為酬酢不倚者應之皆當無所偏倚如鬼神之能知吉凶而應對不謬也故曰鬼神合吉凶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文言以明德之盛也前平說後串說平說順易文串說則張子所見也無方體即天地同流之意無我即酬酢不倚之意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耳

徵引禮器禮運禮記二篇名

集解用無不利上疑缺禮運則三字

補訓此申言大者器小者不器之意禮運禮器借篇名以見義禮字輕帶下文言器不言運禮器屬大者不泥於小即所以運也夫禮記中有以禮器禮運名篇者禮謂之器則藏諸身也禮謂之運則用無不利也其謂之禮運者語其德之運而無不達也其謂之禮器者語其器之成也達與成乃體與用之道成為體而達為用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成而無運不泥於小者則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可信其無矣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而豈有非禮非義乎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其斯之謂歟

發明德不外禮故以禮言禮器禮運雖借用禮經篇名實不專指書言禮器是修性而成器於己禮運是達順而運諸天下觀下章可見用無不利未便是用如規矩可以成方圓只是可以利用

愚按此借禮器禮運以明大德小德體用之分上半節大德小德並言禮器不泥於小以下歸重大德蓋張子於斯道有豁然一貫之妙隨舉一義皆見至理如以驕吝釋大化之義以屢受之行得陰陽象法之理之類所謂隨手拈出頭頭是道者也但就二篇大義論則拘矣

禮器則大矣修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耳

徴引禮學記七年論學取友謂之小成禮運禮信以達順
補注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補訓禮云成器則大矣其能修性而非小成者歟禮云運則能化矣能達之無不順而樂亦無不至焉耳○器屬大德運屬小德禮字帶言分別處只在器與運修性即復性之謂小成與大反運則化者運行則有變化也樂音洛順則有和樂之意
愚按大與非小成只是一意化與順樂亦只是一意化者運用之熟變化生心故達之事物而無不順也所達者順則隨感而應左右逢原怡然自得於天理之趣矣樂只足順意○大與小成對非孟子所謂大化蓋大而至化有安勉之分器爲體而運爲用一時與到不可以安勉分也舊多誤解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發明此與孟子義別素是素豫吾內之意
補訓此承上文推達順樂至之意行無不慊是達順樂莫大焉是樂至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皆備章以明成德之事亦因上文達順樂至而類及之也○不曰素具而曰有素宜以工夫言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慨於天下

徴引詩秦風小戎篇言念君子溫其如玉禮聘義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哀公問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陳注愾猶至也豎也
集解人必成德而後及人若未能充治克養使如玉之精則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則本亂矣故不足以孚化天下蓋修己以安人爲極若使修己而不能安人則其所謂修者亦粗焉耳德之未成雖妻子亦不可化况至於天下哉
補訓上言德不成不足孚天下下又幹入一層見妻子且不安况孚於天下孚言感孚言
愚按此節大意見人必修己而後足以及人也修己不安人修己淺看若果格致誠正以修己而有不足安人者乎○此與上節不必相聯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集釋不求於人但不願乎外耳正己則純全乎中所以爲盛
華注必正己而不願方可不能正己而但言不願亦庸人之因任而已
愚按此節大意釋中庸以見正己之重也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補注釋論語之意

補訓此言為仁之方在推己及人仁道有本己身即本也聖人之才當兼有位以展其才
　愚按此道即指博施濟衆言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徵引禮表記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
補注釋表記之意
集解君子制行以立教當隨人資性高下而教之不可概以己之所能者病人而律之也不然則民將苦其難而阻於進矣非所以同乎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補訓必以物之大同者方為同苟以己則獨異而不同矣必以物之公是者方為是苟以己則有非而無是矣
集解物人也同者人心之所同然理之當為者也然非謂人所同為者己即為異也使舉世皆惡而我獨為善則我之異正所以同乎理安在其為異哉故朱子曰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愚按此節大意即人己之公私以明同異是非之義所以醒世之以同己為同我是為是者也玩上下節皆言同人之意當以集解補訓為是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徵引易同人卦彖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咸卦彖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集釋同乎人者通天下之志也有人而無己故無不感
　愚按此節大意釋咸之彖而本同人之象以言之亦明同人之德也首二句提起同人無我即通志之實如欲立欲達與聚勿施是也末句感人心内仍有通志意在語意云易言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人心未易言也必能通天下之志而為一者斯能感人心若聖人同乎人而無私己之見是能通天下之志者豈不足以感人心乎故和平天下而致時雍風動之化莫盛於能通志以感人心也

道遠人則不仁
發明制行而不同乎人此遠人而不仁者也人乃人我之人遠即不同之意與中庸義異
　愚按此節大意見道之不可遠人也玩本文及上節大意集釋所謂以道為遠而不求所以不仁者非矣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素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傳之五章知幾其神乎又云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坤卦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
補訓人能得易簡之理則能洞知幾微知幾然後經常可以釋

正經者何也天下之達道五其即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能
前定而不窮亦能豫立而不困行之天下何疑阻之有所謂利
用安身之要莫先於此矣○易簡理得知幾屬知經正道行屈
行利用安身言其效易簡理得只言至易至簡之理不必深言
乾坤知幾是知其幾微處亦不必言先事見幾利用安身事說
利其施用以安其身也
華注道不外乎經而其動也有幾其理本易簡易簡理得得其
原也得其原親義序別信之類俱能默運於幾如言孝則視
無形聽無聲言忠則格君心之非皆不待事理暴著始用挽回
所以能經正

愚按此節大意見經正之要也易簡理得與知幾推經正之
由道前定事豫立不疑所行推經正之效玩上下語脈歸宿
停頓皆注此處○此節亦更端另起與上不聯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彼引易序卦傳下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礼義有所錯○孝經夫孝天
之經也
集解人惟視天經為性外之物故仁義泯而道有不盡必能以
為性所固有而盡之然後仁義施行道無所失故易傳曰有父
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補訓天經只是上文經正之經出於天故云天經天經之胞然
為仁秩然為義不必如高注分貼君臣父子礼義可包仁在內
錯即措置意
愚按此節大意性天經即是有父子君臣上下仁義行即是
禮義有所錯引易以証已說也○性是活字然只是以為性
所固有之意補訓作堯舜性之之性似太深仁義以用言方
與礼義字合李注天經出於仁義之性非此節意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
變

補訓此承上仁義而推言其妙○通者通達無間致養是借用
易萬物致養字致字不甚着力猶言得其養也致行之致有力
文以理之燦然見於事物者言靜內斂主乎安動外應主乎變
高注仁通極其性則根於心矣故能致其養而靜以安義致行
其知則允蹈之矣故能盡其文而動以變靜以安則止而不遷
動以變則動而不括靜無不遂而動無不利矣
愚按此節仁舉其躰義舉其用或以為有疵然朱子有曰仁
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為用也又曰仁
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正張子之意○仁以內
言躰言故曰養曰靜義以行言用言故曰文曰動仁者吾心
之德通極於性者仁得於心一如其本然之性也仁存則內

得所養而静有天理之安矣義者制事之宜致行其知者義之充蓋足以推行其所知也義得則外盡事物之條理而動有変化之妙矣誠明篇通極於性以本然所具言此通極其性乃功之有成者語同而義異補訓以為相類欠明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補訓上分言仁義此互言之以見其相須而不可偏○義為仁之動而應物者主剛方裁制言偏於義則慈愛之心不足故傷仁仁為躰之常言其體有常主惻怛慈愛言過於仁則裁制不足而害於義義為仁之動仁只言躰之常語有分辨重仁邊

愚按義言仁之動仁不言義之體而曰躰之常者仁統萬善義特其一耳躰之常猶言躰之主乎内者也○此仁義皆就用言故言仁亦曰過於仁躰之常云者對義言之亦所謂以存心處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者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徵引易恒卦大象君子以立不易方

高注君子之恒恒於仁而已

補訓恒卦易方非方所謂事理當然之則未嘗專指仁張子以為方即仁不變易即能安也

愚按此節大意引恒卦之象而以安仁定之見仁之重也此仁宜無心之德愛之理言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補訓引易以明安仁者之能用愛也○易云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蓋安于所遇而敦篤其仁故其愛有常心而不變愛有常心則物亦被其常愛而不衰也

華注此仁就愛之理説王文緋曰重常字意常愛本於常心常心全從敦字看出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補訓此承上文敦仁能愛而言其無私也借海以喻仁下以不累於物足其意無潤謂無意於見潤非真無也不累於物只言無私心有心市恩即是私○仁者之愛豈出於私乎大海無意於潤物因人之暍者借其潤而乃見海之有潤猶至仁之無意於施恩因人之不足者求其恩而乃見仁者之有恩蓋仁者樂乎天安乎土隨所居而安一毫不累於物非有所私而市恩也

集釋暍暑而渴也

愚按樂天三句正申明上二句非有二意易樂天屬智安土屬仁此俱以仁言之物物欲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自話寡助 親戚畔之）則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自適 不累）

（有其身則隨 安處以爲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
矣

微引禮哀公問孔子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
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
能成其身

補訓此因上文愛人及樂天安土而引哀公問全照禮文不用
別解○所達者大即樂天也樂乎天理則上達於天

補注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故曰愛人然
後能保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故曰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安土不能樂天故曰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不
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故曰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愚按此因上文引易辭樂天安土而及哀公問樂天安土之
義以辭之同而類舉之也然自此節以下乃言聖人樂天與
天合德不從及仁者用愛之事自是另發一義耳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無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補注與天爲一故不怨天治己不暇故不尤人

舉注以上達配無怨以下學配無尤與論語解異

愚按此節大意據論語不怨不尤之意而以樂天治己分配
之意只以樂天與上下文相屬補注以上達謂大達於天
下學謂愛人之事殊不必蓋此與下節雖亦借用易樂天而
意各有主與前專明用愛者固不同也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
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耳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遂知來物下傳之五章利用安身四章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乾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大象君子以自強
不息

補訓此承上文樂天而言聖人成德之事○人若不能知來物
則不足以利乎用不通晝夜之道則未足以樂乎天聖人務成
其德不以私欲累其身故乾乾自強不息所以成其爲天德與
天無間而樂之也○易知來物以筮言此泛言知方來事物之
理也知來物只是精義通晝夜之道則於人世吉凶禍福之道
皆看得透徹而無所惑故能樂天以利用引起樂天利用而後
樂天也聖人正是能樂天者

愚按上四句反起下四句正承聖人以下雖不言知來物通
晝夜然乾乾自強內當無所不包成之於天則能樂天矣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
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補訓君子於仁聖之德爲之不厭以之誨人亦不倦然且自謂
不能蓋正所以爲能也凡人小能不過乎人故與人爭見其能

凡以己之能病人之能若能之大者則與天地合其德自不見其能故自謂不能也○無不能而自謂不能是正意能不過人反言以形之末二句又繳正意爭則必病亦驕吝相因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聖仁章見與天合德之盛亦因上文成之於天而及之也○聖人自謂不能非故為謙之詞也大與天同實不自見其能耳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補訓君子之道大而通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雜於事物之細故大人有所不與知然其與天地合德固不以此加損也○淆諸物舊說以混於物欲言愚意只是錯雜而見諸瑣屑之物聖人豈一一求其知故云不與大人即聖人對天言聖人對夫婦言大人文法小異耳

愚按此節大意因上文言聖人自謂不能而引中庸夫婦之愚節以見聖人有所不能不與也意以明聖人不重道之大意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耳

徵引書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

補訓此因上文夫婦之智與聖人不同而推言其義非離天之聰明性也必稟是性而後有生非性即不成人矣此匹夫匹婦本皆得天之聰明以有成但氣拘物蔽而不能盡聖人則天聰明之盡者耳

李注天聰明之盡故曰亶

一愚按聰明以心言非以耳目言得之於天故曰天之聰明亦本皋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說命惟天聰明來盡者至極之義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曲成萬物而不遺

補訓大人者有以容納乎物未嘗絕去乎物有以仁愛乎物未嘗偏徇乎物此如天之道然蓋天無心成化一本乎理以直養萬物者也聖人代天而理物於物皆曲成而不害其為直斯亦如天之養物而盡其道矣○此言有位之大人也

集解去物容物之反徇物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天道之當然也天以直養下正申其為天道之意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愚按此節大意言大人之法天以理物也無去無徇即是直養曲成而不害其直蕉無去無徇言盡道盡天之道也補訓欲以曲成預無去不害其直預無徇玩不害其直即上直養之直不宜偏承無徇○此以下又另起以無去無徇與可久

可大二意相錯言之皆所以盡天地之道而肖之也此與清
為異物節同意志大節與金和三節同意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
曰可久又曰日新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華注此釋易辭而總歸之於志
補訓才大以建事業氣定以養德性富有有之多日新日上新
也
清為異物和為狗物

補訓此言清和之偏亦申無去物無狗物之意大人則德備清
和者也
李注此隘與不恭之道君子所以不由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
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
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下傳之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此引易文而釋之以申可久可大之意不過不流肖天地
出易而張子以己意為之說兼用孟子金聲玉振智之事聖之
事以相參似晧照孔子說故不拘易本文〇易言與天地相肖

而必云不過不流試觀之於聖人聖人之德如金以和之於始
玉以節之於終則不至於過差矣聖人有知以運之而正以一
之則不至於流失矣此其為可久可大之道也道所以可久可
大者以其肖天地而與天地不異也若與天地不相似則其違
道也遠矣聖人不過不流並其違道而與天地不相似乎〇孟
子金聲玉振金以宣之從其和也玉以振之欲其節也知周萬
物道濟天下有始有終有金和玉節之意故不過知以運之而
貞以一之故旁行而不流離異也易本從乾之易知說到可久
從坤之簡能說到可大可久所以肖天可大所以肖地然不分
亦可

發明和之以金運之以智所以可大節之以玉貞之以一所以
可久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補注此承上道所以可久可大而言也
補訓何謂久久者一之至純不息而久也何謂大大者兼之至
富統括而大也此言聖人不兼天地
集釋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徵引禮聘義廉而不劌義也陳注劌傷也〇易坤卦六二爻直
方大不習無不利

補訓。此又專申大字之意。雖引易論語聘義易詞以明之。非尙釋易○大則無直方直而不絞方而不劌故不待學習而自無不利。

高注。絞急切也。常情直多絞。方多劌。惟大則自不絞不劌。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悅諸心。能研諸慮。本義。至健則所行無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然其於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也。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悅諸心者。心與理合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五章知幾其神乎。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下傳之五章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李注。平易者險之反。簡約者阻之對。以險阻遇險阻則不能知險阻。而亦無以處此險阻也。易簡理得。則險阻不難於知而處之矣。平日則以悅諸心。臨變則以研諸慮。研慮而知幾。則雖遇險阻。在前。以屈為伸而處之裕如也。

集解。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是解所以能知險阻之意。

補訓。易能知險。簡能知阻。皆以處事言。易簡貼悅心。知險阻貼研慮與本義悅心屬乾研慮屬坤不同。悅心主自然說。研慮有研審之功。因研慮以知幾。知幾故能以屈為伸也。有屈必有伸常存屈意自能伸。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傳而釋之。從易簡看出知幾屈伸。不專主釋易也。○易乾坤易簡本言聖人之德。知險阻悅心研慮。本義意已備。此無大異。但於知險阻中看出知幾屈伸意。則張子所獨見耳。○此又更端從易簡言及屈伸不必與上聯。

宋子銳臣云。屈伸相感天道有自然之理。內外交養學亦有屈伸自然之機。此易所云屈伸之義也。張子以屈為伸頗類老氏知雄守雌柔能勝剛之說。或因易尺蠖之屈二語而為此言歟。君子固無爭心。然有時為朝廷正紀綱。為萬世正學術。必有毅然不可屈之氣。又如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三自反。只是不與較量耳。非以此為勝人之術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智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補訓。此承上以屈為伸而引論語無爭之言以明之。

高注。彼直而伸則我曲而屈。不可爭也。不爭者矣。若曲在彼則直在我。吾不伸而伸。不必爭也。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

焉

補訓此承上文無爭屈伸之意而言上三句截住下申上意知幾於屈伸之感即能盡屈伸之道也交伸於不爭之地即無所不伸也精義入神即是幾之盡處順利是因精義帶利用意

愚按上三句處下以君子無所爭與精義入神指其實而申明之天下之事不過一屈一伸自然相感而已人必無所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盡屈伸之道者不求伸也至於虛之至而我見胥化則亦無所不伸矣無不伸者不終屈也至虛視無不容較深盡其道者其惟君子乎君子無所爭者知屈伸相感之幾而已知幾者不求伸也至於義之精而入於神伸固伸屈亦無非伸是交伸於不爭之地矣交伸者不終屈也精義入神視知幾較深究之無爭即無不容之實知幾而至於精義入神即至虛之實無二意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微引易下傳之五章天下何思何慮

華注屈伸之變即陰陽二氣之循環明之則順時而行無所不利何思慮之有明字要看得深

愚按此節大意以屈伸實何思何慮之言但借易為說非常釋易○微而天道之陰陽顯而人事之進退內而理欲之消長外而物我之交接無非屈伸之變故明此足以盡何思何慮之道須消得精深廣大方得

勝兵之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耳

華注此即兵道以明屈伸非論兵也

補注老子曰柔能制剛柔屈也勝伸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補訓此又起一意與上不聯蓋於篇將終而提敬字以為要道也敬兼體用心不放有立也事不苟有為也

集解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李注君子莊敬日強有為之本也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微引左傳僖公十二年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補訓此承上敬字而言敬以行禮也然張子尤重在禮上上言敬引起行禮耳

集解敬以心言禮以文言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微引禮曲禮上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補訓曲禮云君子內存恭敬之心外有撙節退讓之文以發明禮之用示天下後世其心大公而澤及人可謂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明禮可不愿哉○仁主於愛仁即是愛之道仁之至即

為愛道之極

愚按此節大意釋曲礼以明礼之重也舊說明礼以已之盡礼言於仁之至愛道之極難合補訓得之張子倡道關中以禮立教宜其所見如此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補訓此與上節一意上正言此反言明禮為仁之至則有以倡人弘道成教矣○明禮則為仁之至若已不能勉以明礼則人無由而倡之道無由而弘之教無由而成之矣所以君子必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礼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徵引書舜典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蔡傳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禮樂記樂則安安則久

補訓此承上禮字而言行礼必直與和交盡也○行礼者非苟而已也人能直以無私則其心清有私而撓曲則其心昏可見直為行礼之本也又須以和順從容為貴和斯行之無不利因和而樂斯行之無不安如是以行礼則礼明於天下後世矣○撓曲也與直反昏與清反禮之用和為貴小大由之可知其利樂承和言

補注直者禮之體和樂者禮之用

高注利則行之順安則得之固

將致用者哉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徵引易乾九三爻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乾乾因其時而惕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下傳之九章二多譽四多懼又云三多凶五多功

補訓此以下言德業又是一意致用屬業進德屬德故乾乾總言德業不重釋易只見君子當進德修業○君子進德居業之功不可不知也將致用以居業者見幾不可或緩不見幾則不能致用也思為善以進德者徙義不可不精不徙義則不能進德也此君子所以立於多凶多懼之地乾乾以求進德居業終日至久因時而惕不敢稍懈於趨時也○本義知至屬進德知終屬居業張子以幾屬致用義屬進德分貼與易不同此九三爻多凶為正多懼帶言以其相類耳

發明多凶多懼即居上易驕在下易憂之地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致

徵引易艮卦彖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下傳之九章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

補訓此因上文精義趨時而推言之引艮象以明其義語氣至

著見識時物前定又借以明艮彖光明即照不疚意言動靜光
無曖昧也
高注時物謂當幾之物
愚按上三句推動靜不失所以光明之故由於義之精下二
句又推精義所以能光明之故因其時物之前定光明與不
疚意同玩有德篤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數語可見○語意
云易言動靜不失其時言其義之極精也義極則自然光明
而著見矣夫義豈取辦一時惟其當時之物皆前定而不撓
故動靜光明而不疚耳
有吉以利害然後人謀作六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徵引易上傳之十一章吉凶生大業
補訓此承上文業字引易大傳以見業之出於不得已上正下
反語氣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意
補注當凶害之時則人謀作至於反凶爲吉轉害爲利則大業
生矣說苑所謂力勝貧謹勝禍慎勝害戒勝災是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天下何思何慮
補訓此承上文而言大業之生不過行所無事也
集釋事之至也因其事處之於理尚何待思慮爲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
崇效天卑法地本義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
地而業廣十二章形而上者謂之道因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補訓此合下節引易知崇禮卑而明其意與上不甚聯○易云
知崇又云崇效天蓋言知崇如天也形而上之道也知何以崇
能如易所云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其知崇矣○知崇如天不
囿於形象之間故云形而上通晝夜而知則無不知故崇
發明通晝夜而知謂知動靜循環之理吉凶利害消長之道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
位而易行

徵引易上傳之七章又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
存道義之門
補訓知崇如天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禮成其性雖知之非已
有也故由知及而循禮以至於成性天下之道義皆出於其中
亦如天地之設位而變化之易行乎其中也○上節言知崇此
節言禮卑從知說到禮以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原兼知禮而言
也知禮成性合知崇禮卑而言而此節重在禮易云門故此言
出由門而出也天地位而易行借以相形不重
愚按知及之禮以行之則所行無非道義故曰道義出易成
性言其本然之性存存乃全其性之本然此成性即存存意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遂乎是哉
徵引易上傳之十二章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十章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
補訓上文言德可謂詳盡矣於篇末發出德難言之意見德難言之而不盡也此是通篇結語〇首句提起孟子二語易二語總明言之難末仍以知德結之
高注道非真得於己雖以言語形容天下莫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則知之至矣故孟子於辭命浩然皆難言也易謂不言而信亦以德行在乎默識不假言辭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見辭之不易也非真知德能通於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補訓此承上文德之難言而推所以不輕言之義
華注此釋中庸闇然的然之意
發明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君子所以修於隱未少有得而徒尚口說小人所以著於外也
愚按此節大意合華冉二注始備

作者篇第十
發明此篇論帝王以及賢大夫皆達而在上其道行之事三十篇論孔子以及門人皆窮而在下其道明之事
愚按此篇凡二十一節前十三節論古帝王之事有分論有合論周有八士以下八節論春秋列國君卿大夫之事有襃有有譏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
張子語錄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武王已是述湯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來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
補訓舉七人以實孔子之言也論語本無可指作是去而隱張子以七聖實之自為一解〇制為法度興起王業大槩渾說若謂黃帝非王禹湯方是興王太拘以述對作本孔子述而不作語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衰敝之

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變其始
徵引書皐陶謨在知人在安民又云惟帝其難之舜典四罪而天下咸服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遂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補訓此承上文堯舜而言其待四凶之事○處重其事之意舜居攝二十八載四罪事最在後在居攝為舜之始而四罪非居攝第一事也

高注未彰之罪四凶也未厥之君三苗也君德則於人無不容臣德則於分有不敢也
華注既云未彰未厥雖舜為臣而未可去若其既彰既厥雖堯為君而亦必去須看得活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徵引書大禹謨稽於衆舍己從人仲虺之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詩大雅思齊篇不聞亦式不諫亦入集傳雖事之無所前聞者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於善
張子經學理窟詩書篇與此同而末又益一語曰皆虛其心以為天下也
集解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高注不聞亦式敬之至也不諫亦入虛之至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徵引書小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孔氏曰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
補訓此於群聖之中甾言舜也因書序言別生分類與孟子言明物察倫相近故合言之
李注自親人之殺尊賢之等以至於貴賤上下士農工賈鰥寡惸獨暨禽獸草木魚鱉皆所謂別生分類也
愚按別生分類孔氏但以姓族言之張子之意似謂凡五倫常變之殊道事物經權之異用皆所以別其生分其類也故以為明物察倫之義書序帝即謂舜故張子取孟子所以稱舜者釋之

衆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補訓此舉舜之愛弟而深贊之也
集解過化謂事過即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與人為善謂取其愛兄之意也隱惡謂沒其殺己之惡也所覺者先不逆詐億不信也此四句舉經傳成文皆以解衆憂喜舜亦憂喜之意

李注即與象同憂喜一事而四美具焉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補訓此補足上文之意增出問察及行所無事不藏不宿數句其實只一意行無事過化總承不藏二句只結取善意過化上文已有此又從行所無事看出當串說下○舜之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以及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順理而行所無事也故所過者化也而於象不藏怒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書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慚德湯誥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補訓此言舜湯之事武是帶言故下明舜湯不及武明庶物段不復粘孝執中立賢不復粘武首四句意本輕引起下文耳○子事父爲順湯武放伐其君爲逆精義致用言義已精而致之於用有慚德不敢赦是兩意欲放則有慚德欲赦又不敢所以雖致其中天下有道道是道德之道言天下但求有道德之人而用之

蔣注舜雖順湯武雖逆然一以瞽瞍爲父一以桀紂爲君其不幸均矣明物察倫生知也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安行也虞帝所以不可及也湯放桀而有慚德欲赦桀則畏上帝執中之難如是且天下不過欲其有道耳在人在已又何間焉所以立賢無方也舜之至德湯之至公無以加矣

愚按明庶物以下雖不粘孝武然言物倫則孝在其中言執中則武在其中上下未嘗不相應也天下有道句諸家之說不同愚謂此言天下但有一道而已不必在已不必不在人也在人在已即以道言人已不間即商書用人惟已意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大全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補訓此言湯與周公之事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周公總志述事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集釋湯之求賢周公之求道其公勤之心一而已矣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遣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補訓此又專言湯事不蔽不赦本一時事張子以爲不赦後方不蔽又以帝臣兼善惡與本旨異

愚按書湯誥本文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少變其文則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以有罪歸桀說然論語不蔽謂已不敢蔽此又以為
善惡皆不可掩蔽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蹷縶於天
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耳
微引詩大雅緜之篇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集傳生起也○晉陶潛聖
賢群輔錄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
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非胥附
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
輝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耳非禦侮乎見孔叢子

補訓此言文王賴四友之助也博物志謂閎夭太顛南宮适散
宜生為四友依詩本文疏附先後奔走禦侮是四樣臣非四人
而閎夭四人在其中文王之生是蹶生之生張子或不作興起
解
條釋蹷縶猶言縶也非文王之有心有聖德自縶人之心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
與
微引易姤卦九五爻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本義瓜陰物之
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
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

補訓此借易以形文王也○文王之事紂與易理有合焉易云
以杞包瓜乃文王當日事紂之道也杞木上也瓜下也以杞包
瓜是厚於下而防其自中潰瀾文王愛民而不使之畔亂亦猶
是也在當日文王所以供臣職而盡人謀者如是後來天命乃
聽其自至盡有圖度之私與○紂不可謂之下下當指民文王
厚下安民以服事殷不使背叛是厚下以防中潰也瓜潰自內
而外故曰中文王含晦章美而天實命之是有隕自天也有隕
自天如俗云從天而墜
愍按友人趙子彬元云下專以民言亦未盡當兼愛民御侯
言蓋文王為西伯率所屬之國以事紂即厚下以防中潰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型文王當實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
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微引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
集傳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
邦作而信之矣皇矣篇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集傳夏革未詳○易上傳之十二章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
補訓此承上言文王而兩引詩以明之上言儀型文王當實契
天德下言文王默順帝則實只一意正惟與當字相應實契則

無迹故云神而明之其人當指文王不指儀型文王者詩不長
夏以革時諱謂不長侈大而変革張子以革為革命長夏字
不知作何解或長有中夏之意歟不大聲色照然字猶即無聲
臭也黙順帝則即實契天德天下自歸即萬邦信悅
集解此本大雅文王詩而言天道無聲臭可象玄妙而難求文
王能全天道者也正惟取法文王自當實契天道而萬邦信悅
矣不必遠求也蓋聖人者有形之天道求天道於天則微而難
見求天道於聖人則有體而可法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欲
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旨不同不革命而有中國言不有心
作為以求革命而有天下也此本大雅皇矣詩而言

華注引皇矣之詩正文王黙契天德而天下歸之實則儀型文
王即當實契天德而萬邦信悅可知矣
愚按此儀型文王與天道篇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同意
○語意云文王之事詩嘗言之矣文王之詩曰上天之事無
有聲臭可象是天德如此也天德當法而無聲臭則難見必
也儀型文王之為人自當有以黙合乎天德而萬邦亦從而
信悅之矣易言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正黙契天德者當存文
王之謂也夫文王之為人何如乎即皇矣之詩觀之則夫不
大著聲色以為政不革命而有天下但黙順上帝之則循
理而行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之實契天德而萬
邦信悅如此則儀型文王者不從可知哉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智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
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
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徵引書大禹謨敬修其可願蔡傳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
願欲者皆善也
補訓此見人當盡其才以勉為善也○才猶力也未能四是修
己博濟安百姓是及人可願欲之善兼人已言是知雙承孔子
堯舜有願有欲者人所能窮其願欲而使之無憾者人所不能
也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補注釋論語之意
華注富多也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補注釋論語之意其以譎為婉以正為直二人各有短長也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
而後至於道
補訓此釋論語齊魯之变一節意○弊壞也馭猶用也車駕馬
謂之馭ゝ法亦是以人馭此法周禮多用馭字管仲云云見[illegible]

太公立法不善管仲經營伯業壞其法耳
集釋法者先王之法道亦先王之道〻由法立法由道成非其人三家是也魯則人亡而法存齊則人法两亡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猶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徵引史記孔子世家昭公二十五年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
李注言天限其智也
愚按此節大意即孟子之文以論晏子也上下文皆論列各國大夫此當以晏子為主仲尼亦命非本意○此節孟子朱注採入
山棨藻梲為臧邇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徵引國語魯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不智者三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
補訓此取國語之語廣論語不智之義
補注棨與節同
愚按此節論語朱注採入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徵引禮仲尼燕居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
補注使民義即所以為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愛猶衆人之母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其禮樂不興是子產不學之病歟
愚按此節大意合論語禮記之言以論子產上四語皆謂子產之善於治民末乃就其不足處言之諸家以首尾作一意中二句作一意解不害二字似涉牽强語氣亦重復無序○上教字淺看見使民義亦是子產之教禮樂句深看見子產雖能教而不能與禮樂也如此與禮記不能教之言正未嘗相妨蓋此言禮樂不興即禮所謂不能教耳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補訓此釋孟子論孟獻子之言見五人意中無獻子之家尋常交富貴者非借其勢則利其財張子資勢利有本人情而言
愚按此節孟子朱注採入
顓史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補注釋論語孔子之言蓋顓史既在魯地方七百里之中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在內守官之臣亦是其所屬乃魯在外奉事社稷之臣也

補訓論語朱注邦域社稷或二意張子是串稱社稷上加事字
君爲社稷之主事社稷即事君

作者

論

作者卷之終

三十篇第十一

補訓雜引成語附以己意其中得失相半讀者辨之

愚按此篇凡三十三節前二十二節皆論孔子之事後十一
節論顏子子路孟子仲弓之事也惟首四節大意相聯餘俱
節各一義（內田之進人也五句朱子採入近思錄論學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
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
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徵引禮學記強立而不返○易下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
也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張子論錄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
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知天之不已爲天已定而所
以爲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
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又曰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華注此釋志學篇意

補訓孔子云三十而立又云立於禮張子合言以三十之立爲
器於禮也不惑重精義上知命已是至命至之而通達無間自
言只曰知耳中庸盡人物之性此說耳順只是人物之理無不
窮盡故聲入心通天德自然聖人亦自然與天合德如中庸所

謂誠者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也此與論語朱注不盡同
李注器於禮者禮與性成強立者守禮不返
愚按張子盡性與窮理一例看盡人物之性亦多言窮盡人
物之理大心篇首節及此皆然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
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補訓此與上合爲一意上節敘此節論也
李注聖學變化而自能各其所至氣候分明故曰化而知裁
愚按易繫化而裁之謂之變謂天地之氣化無有間歇因其
氣之變而裁之碁者爲一年若者爲一時耳聖人一理渾然

至誠無息亦如天道之化而自裁之爲十年一變故曰化而
知裁裁者截截之意也上由十五至七十則非止以七十爲
化境舊說多未明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
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
公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補訓此又申首節之意但自五十以下言窮理盡性然後至
於命見孔子之知命由於窮理盡性也盡人物之性理無不明
然後耳順而與天地參蓋天地間道理無不通徹可以參天地

也意必固我皆私與矩相背無意必固我然後天地之化皆範
圍統攝聖人之心即心即矩故從心不踰矩也孔子只說到七
十止張子補出老而安於死不復夢周公以見自序所學之時
已是衰甚之年也
愚按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無意必固我而即心即矩即首
節與天同德意故曰範圍天地之化以不夢周公爲不踰矩
之事者張子以吾衰爲孔子七十時所言故即此以見不踰
矩之實也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
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徵引禮運此順之至也
補訓此接上文從心一段而申明之欲不踰矩欲字即從心
所欲之欲夢見周公乃行道之本志老而知道之不可行遂不
復夢正是所欲不踰矩處於此並見得不願乎外而順之至順
即順受其正之順安死即順受曰吾衰者自知其衰而安之也
從心不踰矩其義無窮進不夢周公說於不夢周公看得深
於不踰久看得淺張子於此似失之強
因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
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
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

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微引易下傳之七章困德之辨也明夷卦象內文明而外柔順
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詩商頌長
發箚聖敬日躋
發明此言困能進人
補訓不知變計指不學言此是困而不學一路人而喻即孟子
徵色發聲而後喻之喻謂不待困心衡慮而先自曉喻以向學
乃賢者之常也此是不處困一路人一囿猶不變一不由困而
自喻兩路相形引起處困之進德下即舜孔推之賢者非僾於

舜孔然自有不適困之賢人其為德最能辨其感動最神速因
疢疾而生智慧是德之能辨處亦是感之神速處下學於困因
困而用下學之功蒙難謂處困也躋亦也
李注張子以困而學之為選困而能修治之義故其說如此
補注人處困之時則能警悟通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興起故為
感遊舜之發顧毋畏象傲是困於內也孔子厄於陳蔡無上下
之交是困於外也葉氏曰人處患難之時則操心危懼而無驕
侈之欲故其析理也明置身窮厄而有反本之思故其從善也
速
愚按友人趙子彤元云末二句引以証上人不知而天獨知

之意非以莫知為處困也補訓疑張子以莫知作處困看非
是孔子終身不遇是困補註專言厄陳蔡亦拘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
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總周而王則其
損益可知矣
微引書大禹謨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補訓論語所云立道綏動同於舜當日之從欲風動乃存神而
過化也仲尼困生於周從周之禮故公旦法壞於魯仲尼夢寐
中不忘為東周之意所以遵王制也使其得位總周而王則其
所損益必大有可觀可知矣以至於立道綏動存神過化何難

哉首數句極言孔子功化之盛中言孔子從周以遵王制末
總周損益應轉立道綏動神化意以首段為主下乃推原其故
愚按此節大意雖引論語以明孔子功化之盛也損益可知
雖見不盡從周畢竟重從周意從欲風動言過化而存神在
其中李注有欲斯從為神有風斯動為化分配未確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
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
之也
補訓此亦解論語以忘反二字貼滔滔莫不然即皆是如何變
易即誰以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正惟無道方易所以然者

蓋以道本不遠於人一變易即合道且聖人仁愛天下不肯謂
天下不可易而遂棄之也

愚按引道不遠人似言聖人之道本為人所易從見易天下
之非難舊說以無道可轉有道為不遠未合○聖人之仁二
語論語朱注採入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
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
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微引書說命中惟事事蔡傳事其事也

李注以夫子為欲祿仕未知是否

補訓此雖引以明己意先事先難事事也後得後獲得食也吾
得而食只是不可食人之食與對景公語異仲尼年少人不知
為聖人為委吏為乘田所以為貧而仕得以食人之食及其道
尊德備人皆知為聖人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為貧而仕不可
復得及有公山佛肸之召知非徒然必有所事事而又堅執以
拒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豈其可哉此節重末段
所以發孔子欲應公山佛肸之意而究之不應者知其終無可
事固不許食也豈徒乃公山章語匏瓜乃佛肸章語錯綜用之
亦取大意相似

愚按前五句虛仲尼以下舉其實而言之歸重末四語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
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
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集釋解先進章而意不同○不願乎外不待外之備也

補訓此進字着力解以儀文分先後不待儀文之備而自勉於
禮樂者其進先待其備而至於禮樂者其進後貧賤泛言自謂
野人而必為不待文備也據此則文指禮物說非揖讓進反之
儀

李注解先進後進為急於行緩於行之意劉向所謂避小不備
而就大不備則不備矣甚焉與此意同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補注釋論語吾不試故藝

李注不如今說因不見用而多習於藝者為善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
矣

補訓伏羲時河出圖舜時鳳儀於庭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文明
之瑞也瑞不至知夫子之文章終已也本謂道止而不行張子
取應文明之瑞故云文章亦借夫子之文章成語云然

愚按此節大意辨鳳鳥不至章論語朱注採入

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補訓此釋史闕文一節其說大異以闕爲闕失文爲禮文史爲祝史掌禮者〇祝史所任之儀章器數即禮之文禮文闕失仲尼能正足猶力所可及也不以仲尼正之譬如有馬不教人乘習今亡真有馬句乘習敎演之意

李注有馬而未調良必求人以閑習之喻禮文闕失當以人考正之夫子言我猶能知祝史總闕之文蓋謙約之詞也

愚按此以吾猶及三字專屬史之闕文作正意今亡矣夫專屬有馬句作喻意也舊說皆以舉近者而言約也爲句則約爲簡易之意李注以舉近者而言爲讀約也爲句則約爲謙約之意李注爲優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審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補訓此合論語師摯之始自衛反魯太師適齊三章而言依朱注解師摯在官之始即夫子反魯正樂之時其時樂盛洋洋盈耳張子以爲失次而徒有盈耳之聲其說異自衛反魯以下朱子採入適齊章注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自注此翼如至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自注張拱而翔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補注此歷述鄉黨孔子之事而釋之也

愚按不忘向君朱注亦採入而不甚然其說與與兼在廟翼如作兩解皆與令說異惟所謂紓君敬者則朱子用之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補注此釋鄉黨上如揖下如授之義

愚按朱子語錄駁此說謂升堂即納圭君前故執圭時言下堂不得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補訓粟即財也多寡之間酌之以義則財用不苟

愚按此節大意解論語合記二事之意朱子採入注中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耳不爲已甚也如是

微引詩大雅皇矣篇無然畔援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補訓此以見南子應佛肸召爲主而引詩及孟子之言以明之〇言聖人於物無所畔援雖佛肸有子求見若誠亦可見之即孟子所云仲尼不爲已甚之意不爲已甚正我出無畔援意

高注聖人於物[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亦不攀援以徇世

愚按此無畔揆蓋謂無適莫之成心與詩傳異首句提起雖
佛肸三句一氣讀末斷一句
子欲居九夷不遐於中國庶遐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
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補訓此以居九夷爲主而以言忠信三句釋何陋之意○中國
無所遐中國何嘗不陋但能言忠信行篤敬又何患九夷之陋
愚按朱子或問云程子謂所居即化者聖人之事也張子謂
忠信篤敬蠻貊可行者學者之事也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補訓此辭孔子答微生畝語常辭栖栖不專指依君此少異

補注不回者往而不返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
者以其知變化也
補訓此重聖人因人爲教
補注如答顏淵仲弓之問仁子夏子游之問孝各因其材之高
下與其所失而告之蓋可見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惟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
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補注此以孟子釋論語富不可求之意
補訓不惟卑以求富二句貼吾亦爲之然得乃有命二句貼如

不可求孟子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二句原是兩意故張子亦分
看
愚按求之有可致之道亦與朱注所謂不可妄求者異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逮之
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徵引禮檀弓上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
華注此釋罕言章意喻於義者常多不忍以小人待人也
補注喻於義者喻人以義而勸之使然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

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徵引易下傳之五章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補注怒人之不善不使加乎其身所謂不遷怒也愧己之未善
不輒貳之於後所謂不貳過也
李注此以不遷爲不身自蹈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引易傳以解論語皆孔子所以稱顏子者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
補訓此以顏子明論語隱居行義之意隱即隱居之隱行即行

義之行未見即為隱未成未能行若作德行未成說便與聞語
未見人不合
李注蓋言顏子方隱居以求志而未嘗行義以達道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與聖者同
微引易乾卦初九文言龍德而隱者也又云遯世無悶不見是
而無悶不義龍德聖人之德也
補訓此引論語用行舍藏之言而以易及中庸釋之〇用行舍
藏並言意重舍藏下文乃舍藏一邊語中庸遯世之語與文言
相似故連引之與聖者同故云惟我與爾有是夫

發明龍德能見能潛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補訓龍能變化聖人之修到極至處方與龍同其变化故為龍
德顏子之進從吾見其進來上言顏子有龍德此言顏子所以
至於龍德由其好學〇顏子似未到聖修之極而云有龍德者
因用行舍藏而見用則行舍則藏何異神龍之變化
愚按此節大意因上文言龍德而論顏子之好學也上龍德
而隱專以行藏一事言蓋顏子所已能此龍德兼聖人之全
體大用言蓋孔子之事而顏子所欲至者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
者矣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補訓此釋回非助我之意〇言顏子若有疑問則吾得以感而
通其故而於或異或同之故無不達是能助我而回不然也孔
子非真望其助姑訓助字之義如此
放鄭聲遠佞人顏淵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敎之惟損益三代蓋所
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以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
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微引易繫辭上傳之一章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補訓此明顏淵問為邦章意而意重下截〇禮樂法度顏子素
明不必一一教之惟告之以損益三代耶如治曆明時顏子能
辨數代之曆夫子但告之以行夏時而顏子即了然於胸中矣
法即禮樂法度
愚按此即所謂言必因人為変化者也法立能守數語論語
朱注採入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士而懷居不
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過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
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
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補訓君子疾沒世至恥之有道當見舉天下無道以下言無

道當隱也雖引論孟中而不拘本旨或謂末二句當總應見隱
二意細玩惟我與爾與惟聖句聯下當屬含藏
華注君子以用世爲心不得已然後藏若懷居獨善者非聖賢
之本心也懷居與論語義異
愚按此節大意明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見孔子所以獨
許顏子之故不專爲釋隱見也觀上數節皆論顏子可見○
此與前用行節意大同但彼重藏意此重行意微有別顏子
之行無可見孔子則其榜樣也獨許顏回二語補訓欲屬含
藏愚謂二段一氣貫下意實雙承言之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

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補訓此釋各言爾志章樂善則好義樂進則心虛樂天則無私
李注此讀共敝之而無憾爲句共字不斷
愚按樂進進字似亦本吾見其進來內外總上意言之車馬
衣裘物之在外者也善勞德之在內者也孔子老安少懷外
盡其事而物無不公內盡其誠而善勞無不備蓋合二賢之
所長而用之也故曰合內外而成其仁補注以老少朋友爲
外安信懷之理爲內未安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
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文卦盛德遭能是

而已焉
微引易噬嗑彖利用獄豐大象君子以折獄致刑蒙卦初六爻
利用刑人
補訓此明片言折獄之意○禮樂是大端文章是飾治具者重
然諾以無宿諾言然之諾之謂許人也重之則不失信
華注爲政者必能盡禮樂文章之化則立道綏動無訟之可折
矣子路之德未及此也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
潛見之不同
微引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史記第二序信

命世之宏才注索隱云命者名也言賢人有名於世也
補訓顏子從師進德無所表著爲潛孟子命世乃以一世之豪
傑自命有擔荷世道之意故爲見孟子雖未大行然言之於當
時之君欲見之行即是修業
愚按此節大意論顏孟潛見之所以不同也命世即孟子所
謂必有名世者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
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補訓此釋子謂仲弓節意○騂既純色角又周正以祀山川神
所必享張子謂犁牛之子無全純又謂不爲郊社大祀所取而

用於山川爲災祀小祀其說與大節立而人不譏亦與不拘世
類之意不同大者立則小者或有不純即上無全純意。

三十六

有德篇第十二

華注此篇諄諄於言動出處事親處世之道是天德之實下有
司爲則言居官臨政之道是王道之全也
愚按此篇凡三十八節節各一義意不相屬內言有教節
入近思錄論學。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高注有德有言能有其所當有也志仁無惡能無其所當無也
華注從焉能爲有焉能爲無來
愚按此節大意以孔子有德無惡貫子張能爲有無之語疑
張子看焉能爲有無亦與朱注別也

有德　三十七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
皆取人之弊也。

微引禮曲禮上行修言道禮之質也陳注言道言合於道也曲
禮又云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朱子曰取
於人者爲人所取法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
即其事也曲禮又云禮不妄說人陳注說音悦
補訓進引曲禮以明教人者當爲人取法不可以枉道引取乎
人也徇物強施即引取人之意引謂誘之來
華注往教欲人善妄說欲人喜雖邪正不同而皆有弊
愚按華注往教妄說二言玩上四句當以往教爲主妄說亦

指數者而言如曲說以阿人之類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補訓此明孟子大人言行不必信果之意而以論語之硜硜必信必果形之信其小者信以該果

愚按孟子言大人不必信果孔子言小人必信必果語意反正相足故合論之志正深遠對硜硜言志於義則正精於義則深遠矣有淺深

辭取達意則止多或反害也

補訓此明辭達而已矣之意務多之害恐其文煩則掩意飾僞則不誠

有德　十八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補訓此以論語信近於義節聯上章知和禮節而言之也○規規猶拘拘可賤與可宗反約信致恭相因皆有和意而必合義必守禮必求可親是以禮節之也兩章文相屬謂辭次相聯不相蒙謂各為一章前文義有未盡則下章發明皆提挈之在一處以互見也

補注寧言之不顧猶言寧言之不復也寧身被困辱猶言寧近恥辱也寧孤立無助猶言寧無所宗也此三者能知和而以禮節之蓋張子合二章而言也

愚按此以知和而和通之信近章乃書之一義非謂其正旨盡於是也因此而謂張子之書皆逐節相聯則必有附會拘牽之病矣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徵引書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棐傳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於一則無以達萬殊

有德　十九

一本之妙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蔡仲之命為善不同同歸於治

補訓此釋咸有一德之言○德主天下之善以萬殊言善原天下之一以一本言善歸於治無不善以雜之故王心一言必主乎德皆有關係故王言大

補注凡所謂德不過主於善而已蓋善得於己則謂之德也凡所謂善原於一理而已蓋順理則吉故謂之善也主於善故王心一發於德故王言大

愚按德善一也主於內為心一發於口為言善心云善言云德者互見之文耳李注以言頁主善心頂克一未確○尚書

大全問德無常師四句朱子曰横渠說最好德且是大體說
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耳善亦且是大段說或
在此為善或在彼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
惟須協於克一是乃為善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
合非已相合之合又曰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
之受非也協於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
者故無常主必是合於一乃為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
之謂也朱子有取張子之說如此竊意一者萬理之一本者
也書言協者㕘萬理以會一理之約此言原者本一理以定
萬理之歸皆以人之求善者言言異而意一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瞬息間亦不必終日讀
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
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
絶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補注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葉氏曰非先王之法言
不敢言言有教也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動有法也終日乾乾
晝有為也夜氣所養宵有得也氣之出入為息一息而必有所

養也目之開闔為瞬一瞬而必有所存也
集釋言動一身也宵晝一日也瞬息一刻也學者當書此言於
坐隅作聖功夫也
補訓教以古人教人之規條言法即禮法之法晝主動作故有
為為以事言宵主靜思故有得得以理言養存皆以心言養以
天理養吾心也存存天理於吾心也六句一節進一層言動是
大段工夫晝夜則密矣息瞬則尤密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
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耳
微引緇衣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

高注道民以言使之為德禁民以行使不為非皆不大責望於
愚者之事也以言謂以言語告詔之以行以行事禁止之也
華注惟愚故不可不導不可不禁惟愚故禁導之外亦無深望
焉
愚按此節大意言君子教民之道而引禮以証之非為釋礼
也
無徵而言取不信故訴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
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補訓以孔子不言夏殷之禮見君子無徵則不言也從周是帶
言無徵而言取人之不信乃故訴妄之道也人不信而習為

詐妄自我啟之耳孔子於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復言周禮足
徵則從乎周以此觀之君子於無徵而人不信者不肯言也
補注穀梁傳曰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意蓋如此
愚按故詐妄謂無徵而言之流弊恐以輕言開詐妄之端耳
補訓之說似太曲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補訓此以巧言令色足恭解便辟善柔便佞取其大意相近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徵引禮樂記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又云樂
勝則流禮勝則離

朱子曰樂記言減是退讓撙節收斂的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
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
暢發越快滿的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卻須收
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補注此皆孔子之言而張子各以類配之也
補訓孔子云節禮樂節之者使其不偏不至於樂勝而流禮勝
而離凡能於禮則進而不消有威儀以為文於樂則反而不放
有節奏以為文也
集釋節者不過不使過中乃所以為文也
本注節字從禮樂易於相勝處說正與有子所謂知和而和不

以禮節之者意極相近
愚按禮以肅分而彼此之情不通則離矣故進以為文而意
文必備樂以合情而和樂之意無節則流矣故反以為文而
節制必嚴一進一反雖不同節其過則一也
驕樂佚遊宴安
補訓此釋驕樂宴樂之義
集釋宮室無度衣服無節佚遊也耽於酒食安於怠惰宴安也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華注讀於性與天道不若卜筮說言形則卜如響是借揲蓍以

明天人感通之理言之應非以其言也以其心之誠也蔽固之
心先不誠矣豈能達於性與天道哉
補訓卜即指揲蓍易云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是通用字
愚按此節大意明安心之不足以合天也集解以性道即貼
卜筮說則此節專為揲蓍發取義太淺華注乃為該括默然
以達猶默契也宋子銳臣云易言指卦爻之詞此則以為
問卦之詞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補訓此合論語恭而無禮君子篤於親二節以大學知所先後
之語禮之凡人當知所先也人之道當知所先後先有禮則

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矣先篤親不遺則與仁不偷民
化而歸厚矣用曾子民德歸厚之語以括與仁不偷二句也張
子此等串合似失之鑿
愚按此節論語朱註採入而不甚然其說蓋合二節為一章
不如各為一章之為愈也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朱子曰象是未
成形之意法是一成已定之物
補訓此張子易理爛熟於膚受節看出陰陽象法之理也○象
屬陽法屬陰方潛而有其象為陽潛行而呈其形為陰膚受易
於行陽動而陰隨之猶象生而法必效之也君子重夫剛者剛
即論語所言明也舊注謂膚受不行為陽行為陰象生句似無
安頓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補訓此釋寡尤悔之意○由其不以言得罪於人故人不歸罪
高注歸罪者人以罪歸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
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補注釋論語之意○或疑恕己二字即朱子所以訓范忠宣者
若易之曰能恕人以仁己也則庶乎其得之矣

高注恕己仁人者推己以及物也
李注此以無怨為無怨於人之義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補訓論語敬而無失以處己言恭而有禮以與人言張子通作
人說○與人接而當宜寬說事上皆當恭而有禮以禮貌言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徵引禮祭統孝者畜也順於親不逆於倫是之謂畜又云備者
百順之名也
補注引祭統所以為聚百順以事親者引孟子所以為聚百順
以事君者
備補此以畜訓聚與孟子不同
舊注孝道一有不備則非所以事親矣忠道亦然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徵引禮祭義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
同也
補訓中正篇云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志意兩言則志
公而意私耳與此節參看知其志之如何不待其意之發而先
其意以承其志此諭親於道者當然也能辨志公意私之異然
後能教人亦先其意而遜其志耳○如推所食以與人父之志

也不待其意之發而先請所與是謂先意而承志

愚按此節大意見志意公私之宜辨也引祭義成語以起教人以教人為主

藝者日為之分葹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集釋譜游於藝之意

補訓令人每日所學者謂之功課分義或是此類涉如涉水過如過路皆照游字立言

集解不有不存者心不為彼所累也若切切偏好而不舍反為吾性累矣如程明道以謝上蔡誦史文為玩物喪志是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補注釋孟子以道殉身以身殉道之意

補訓此以隨字替殉字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安土敦乎仁本義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

補注此釋易安土二字之義

李注安土與懷居相似而不同安土則不懷居懷居則不安土矣有為無為猶言有故無故也

華注當遷而遷不當遷而不遷皆安土也不然有所繫戀固懷有所歆羨亦懷耳

補訓重遷者懷舊居輕遷者懷新居

愚按重遷輕遷皆以居止言而安仁意在言外有過不改有為而重遷者也執德不固無為而輕遷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補訓此釋貫原壤老而不死之義不率教是不率父兄之教賊生謂賊害其生理

高注無循述不率由舊章而恣意妄為也不安死不以死為安而欲偷生也

集釋因老而並言幼與長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補注此孔子所謂損者也

補訓前云驕樂侈靡宴樂宴安此又進一層侈靡則縱佚欲宴安則不能徙於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徵引詩大雅抑之篇不僭不賊鮮不為則集傳僭差賊害也衛風雄雉篇不忮不求集傳忮害求貪也

補注此以詩釋詩學者以意推之可也

補訓不差於非不害於理屬處己言不以人有而忮不以己無而求屬與人言張子合言之不僭即不求之謂不賊即不忮之

謂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微引家語五帝德篇孔子曰胸唐其仁如天。

補訓義從粗處說到細處仁從微處說到大處皆須推擴而至於充滿方不可勝用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充無穿窬章意見仁義之宜極其量也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華注此借驕吝兩字而通之於自養另為一解發明薄則吝厚則驕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斯得之矣

愚按才謂力之所及等謂分之所宜。

罪已則無尤

補注與上歸罪為尤罪已為悔章意同

集釋能罪已則有自修之實故人不得而尤之。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華注取困辱則雖不至困辱亦可憂也忘榮利則無紛擾之念。何樂如之

愚按此節大意論憂樂之在我而不在外也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亦歸諸亂云。

集釋此釋好勇疾貧章。

李注此以亂字着疾貧疾不仁者說為迷謬之義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

高注鄭君軒曰以出爾反爾為理所以儆擠人侮人者也以勢不得反為理所以欲免擠侮者也

補注擠排陷也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為避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憾避地者不懷居以害仁避色者遠恥於將形避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遲速之殊也避世避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補訓首數句應說引起避世者以下至殊也分賢者次者所避不同末避世以下又言聖人雖避世避地迹漸隱者而心定不同也克已復禮行法俟命皆有工夫故為賢若聖則樂乎已而可為人法差分別也依乎中庸引中庸語以言盡避一世也不

懷居以害仁用論語懷居及易安土敦仁之意安土敦仁懷居
則不能安土故害仁以其心係於私也遠恥於將形者意有不
善將形於色而遠去以遠恥免害於禍辱者言之不著禍辱隨
之早去以免害施足以意避世避地聖人亦與賢者次者同然
聖人憂道樂行之意存於中則與避世避地一意隱避者有異
憂樂於中照易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者蓋從龍德而隱推
出

高注避世避地清而遠至於微色發散而後去濁而淹矣

愚按此節大意即論語賢者避世章以明聖賢心迹之不盡
同也克己行法四語言聖賢所造有安勉之分避世者六語
借論語之言以明之大概言賢者克己行法之事憂樂於中
則所謂樂已可法者也避世避地之同正迹相近之實憂樂
於中之異正心有差之實故仍以迹近心殊結之迹與心前
處冒後究指無二義補注以前為克己行法樂已可法之迹
後為避世避言之迹強分未是○此以賢者其次者得有優
劣與朱注所引程子之說不同故言聖人避世避地之同而
不及言色并以聖人不待恥辱將至而後避與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道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
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徵引禮表記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
亂也

補訓以表記之言証孟子之意

高注難進易退而位有序自不至踰尊踰戚矣故曰相表裏人
君用賢當如孟子之意人臣自處當如表記之言庶幾出處之
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
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徵引荀子哀公篇孔子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
士信慤而後求智能焉士不信慤而又多智能譬之其豺狼也
不可以身迩也

補訓此節語本荀子以弓馬喻士也○勁謂力大良謂善走弓
不調而徒挽強矢必亂發馬不服而喜速騁行必泛駕士以誠
慤為本智能為用不慤而多能以詭詐之心逞狡悍之技其危
等於豺狼何可近也

集解調者木心正而脈理直制作如法也服者不蹄齧易控御
也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
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
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易乾卦文言同聲相應○魏王

淵易倒畧云命呂者律
發明象數而應無心也律呂之變則有為矣王弼所謂乃語教
音清濁高下之變豈谷神之謂乎
補訓六律六呂之変作樂之事陽唱陰和律以統呂是命呂者
乃律也命呂者律正應上聲以律呂之変見谷之應数非如是
愚按此節大意見谷神之應聲乃實理之自然非如律呂之
変猶出人為也似為語神怪之述者發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徵引易履卦彖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革卦九五爻大人虎変
其文炳也本義虎大人之象変謂希革而毛毨也

集解虎変其文炳故借以狀光明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以易言履帝位而不疚與中庸行前定則不
疚相類故合而論之又以革卦大人虎変狀光明之義補注
專主釋中庸未確○行前定而不疚者以其行事光明無暗
蔽之私也光明如大人之虎変夫何疚之有光明正推所以
不疚之實虎変正足光明之義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徵引書洪範言曰從從作乂蔡傳從者順也乂者條理也
補訓言為人從則能作乂所以然者其名正則其言易知而人
易從故聖人不患為政難但患民之難以家喻戶曉耳民喻而

為政又何難乎此書所以云作乂也蓋張子以從為人從作乂
照為治看而又以名正為言從之實是張子所見如此
愚按此節大意以名正為言從作乂之實以書為主補注謂
引洪範釋論語之意未是○書從謂順理惟從故發為德音
而有倫有要是作乂也張子之說以名正謂所以為名者無
不正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之類是也人易從即民之喻為
政即作乂之實言人易從則為政不難可知末二語反跌以
足其意耳

有司篇第十三

補訓此以有司名篇不專主有司大約皆言在上之事

愚按此篇凡九節亦節各一義文不相屬○內道千乘之國節入近思錄治體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集釋此解先有司舉賢才章

集解論賢否舉賢才之事也言先當正其已在位者之有司然後舉賢才而績用之也

愚按此以先有司舉賢才二句合併言之政之綱紀猶言政之要務凡有司之重也正者訓飭之意猶敎之也諸家多以正之耑指綱紀然孔子原言有司豈應忽抹有司專言正綱紀耶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補注釋孔子爲政以德之意

集解爲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亦勞苦而不得寧蓋德者治人之具以簡御煩之道也

高注不如衆星拱則不附不如居其所則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于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補注釋孔子告康子患盜之語

李注此本孟子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之意以解此章雖未必文意然亦一義也

愚按朱子語類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爲臣要之必不面斥之如此據此則張子解不欲字不如朱注言不貪欲之爲善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補訓此將論語先勞不倦滚作一團說身倡先之也不惜其勞勞之也益之不倦無倦也

愚按朱子語類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說好又問以身爲之倡者果勞乎曰非是之謂也既以身爲之倡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三節事據此則朱子看張子之說與注無大異然玩張子說勞字終與注異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徵引禮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補訓此明征討伐三字之義○周制鄰有弒逆不請而討是懸

想之詞

集釋討者征不庭也。伐者正有罪也。湯武以臣正君。故不言討。

書曰伐桀伐紂存萬世君臣之戒者也。

補注孟子謂敵國不相征。然湯云十一征。若非賜鈇鉞得專征伐。則湯之時。征討之名尚未定也。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補訓此釋孟子國中二句之旨。與常解無異。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徵引易節卦象君子以制數度。

補訓此釋論語道千乘節之義。畧敬事而信句。可疑。○如是指節用二句。張子蓋以此為存諸心。同於楊氏之說也。禮樂刑政卽法。凡制有數之多寡。故云數。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補注國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補訓富貧大小以國言。治以紀綱無不立。人民無不安言。察以利害無不明。政事無不理言。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徵引禮表記報者天下之利也。陳注報以交際往來言。

補注釋表記之意。

補訓張子解報字。非陳氏交際往來之說。宜主報德言。有德而善蒙此典。故勸。無德而不善。不蒙此典。故沮。勸善沮不善。有益于天下。故為天下之利。如是斯為治平之世矣。君子欲天下皆以善而蒙報。故利之。

愚按率德而致三句。推所以為利之故。私己四句。正解利字。言小人特以陪兆君子耳。○率德而致。言必循德方能致此報也。

大易篇第十四

補訓此篇論易可與程朱傳義相發明大易二節以易較諸子之說所以闢異端一物三才以下十二節雜引易語而訓以己意潔靜節引禮記之言以其言易附入易中也天下之理得以下十七節專論乾卦坤至豕三節由乾而及坤造化之功以下十節明說卦一陷溺以下十七節又雜言易義往之為義節專明一字義始末

愚按此篇凡六十三節程子之說易以理朱子之說易以數張子亦以理說易而與程子又有不同者參而考之義固各有當也讀者不得執一以廢一○首節入近思錄辨別異端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集解理氣不相離故大易不言有無老莊之類乃言有生於無則是以道為虛無隔理氣而為二矣何其陋哉

愚按此節大意明易之異於諸子也易不言有無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是也諸子言有無如老子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也此只以易與老莊諸子分別如晉人好以易及老莊並言故以此正之諸家或並及釋氏寂無與徇生執有之謬竊謂此又是一義不必牽及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微引易上傳之十二章設卦以盡情偽八章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十二章又云探賾索隱

補訓易中所言天地陰陽及人之情偽雖極於至隱深至繁賾而皆有至理其言可取而不可惡也若諸子馳騁說辭窮其高極其幽無所不至而知德者厭其言之怪誕而不足信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乃為貴耳○厭惡字相形可厭便不可取不可惡便可取知德猶言知道即君子也

高注皆實理故不可得而惡

愚按此節大意同上節上節言有無似指老氏意多此節馳騁說辭似指莊列意多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微引易說卦之二章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

華注王文緝曰一物即一理也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於其中陰陽剛柔仁義分言之有三才之別合言之總此一陰一陽之理而已

張注氣之輕清者屬乎天如寒暑之類是也質之凝重者屬乎地如山川是也合天地之氣質而成性屬乎人仁義是也三者

一而已矣氣有之說濂洛張程始發明之實具之於易陰陽是
氣剛柔是質聖人言下本自明白漢唐以下諸儒特未之察耳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說卦立天之道六句見其止是一理而
分之則有三也○陰陽剛柔仁義本一物也以其氣而屬之
天以其質而屬之地以其德而屬之人實則一而已矣非太
極分為兩儀之謂補訓謂一理而太極但不必指定尚介騎
牆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
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歐引易下傳之九章雜物撰德辯是與非繫辭傳本義繫辭謂

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

補注易卦之辭必曰利貞曰利君子貞曰小人勿用曰君子吉
小人否皆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也小謂陰大謂陽也
矣所吉凶者言乎失得悔吝者言乎小疵無咎者善補過是禍
福皆緣道義而有故曰為君子謀
張注易雖為卜筮而設然聖人繫辭直是教人以決疑趨避通
志成務故論吉凶而不論禍福令人必以徵驗求卜筮是專為
禍福起見豈足以言易哉為禍福一定之說者術家小數非知
易者也

愚按此節大意總論大易示人之理○語意云易之為書但

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每卦中所以具其一卦之理者雖
爻有陰小陽大之不同及至聖人繫辭於爻下必諭之以君
子之義也易豈為小人謀哉○為君子謀兼補注所舉易辭
發明所舉易義其理乃備此句為綱下申明之撰德於卦者
一卦中具有一卦之理也此句虛下言爻正以明卦以每卦
各有六爻也繫辭緊接其爻說專指六爻之小象言每爻必
諭以君子之義故曰易為君子謀也舊說皆以卦爻平舉或
分兩解非未合○明韋懋易論引伸張子之意甚暢其畧曰
夫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
果不為小人謀乎曰此所謂不謀之謀欲使天下後世之皆

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夫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
於王庭据義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修省損而懲忿
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修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
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勑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
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修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
之事無一不為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如此其於小人也
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
之蹢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
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
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

也小人勿用小人非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然則易之不為謀特不為之謀為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徵引易說卦傳二章已見一物三才即上傳之十一章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五章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補訓此一物即指太極太極中具有乾坤之道是兩體也象之初成尚未成形即上文氣也法之呈效其形可見即上文質也性所由立即上文德也乾坤兩也合之為太極故太極一物而兩體成象效法易分言乾坤此合言乾坤不同

集釋陰陽剛柔仁義皆兩也剛仁與乾陽之道柔義與坤陰之道

愚按此節大意釋說卦兼三才而兩之之義而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明之也○此所謂太極亦不專以理言當與一物兩体氣也意參看一物指太極而兼天地人兩体指乾坤而兼陰陽剛柔仁義分之則一才各有兩体合之則三極只是一物而陰陽剛柔仁義各具乾坤之兩体也○三才節見天

之動三極之道也

徵引易上傳之二章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本義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十二章變而通之以盡利說卦之二章將以順性命之理

補訓上傳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明其義○性命之理總承陰陽剛柔仁義言六爻盡利而動是六爻之動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是三極之道

愚按易六爻之動以卦爻之變動言三極之道謂卦中自具天地人之理也諸說于此節多將盡利順理看作有力字似以人之用易者言與易本旨不同竊意利如孟子以利為本之利盡利而動猶言順其自然而動非利害之利蓋易卦以陰陽立体而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以成六爻之位皆盡利以變動所以然者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因時盡變不拘一体六爻之動由此道而已亦以卦爻言不以人之用易言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徵引易下傳四章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德行何也陽一君

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本義震坎艮
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
補訓易下傳四章張子分疏其義陰体陽事先言其理下分兩
邊說○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此理之常也二君共一民
所令不一一民事二君則無所從上與下皆為小人之道以其
與理悖也一君而体二民無不徧二民而宗一君有常尊上與
下皆為君子之道以其與理合也卦体大概如此然吉凶不盡
在是也
集注天下之理陽為主而陰輔之則吉主不可分分則爭戰國
南北朝是也輔不可二二則不忠馮道之類是也故曰小人一

君体二民是一統之象二民宗一君是歸仁之象故曰君子不
特天下大勢如此一國一家一事一物之理皆然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徵引易上傳之二章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本義悔自凶而趨吉
吝自吉而向凶十一章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本義四象謂陰陽
老少
集解吉凶悔吝以辭言變化剛柔以變言四象各有兩反覆相
因悔吝似一物也故又特言其由贏生吝由不足生悔亦兩而
已蒙引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吉者大獲為贏凶者破敗

為不足然則陰陽之理何所不依而天下何物不有兩哉
補訓易四句皆言象故為易之四象贏有餘也與盈同兩不外
陰陽即前兩體之兩
愚按此節大意蓋以吉凶四句實十一章四象之文與本義
不同悔吝二句又明悔吝所以分為兩之義也○以贏貼吝
以不足貼悔者由吉來而生吝由凶來而生悔也贏不足仍
不外吉凶之義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
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徵引易上傳之十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又云非天下之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九章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下
傳之五章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上傳之十一章備物致用十章
遂知來物
集解易之辭皆至理也故尚辭則言無所苟易之變老陽變為
少陰老陰變為少陽者一時而已尚變則仕止久速辭受取予
皆當乎時故動必精合於義理也卦之象何用不具故尚象則
法度必可以致之於用占之辭吉凶有定也故尚占則謀必知
來然四者實自然而然神之所為也非知其為神之所為則以
易理為出於人為我亦或容心於其間其孰能言動法謀之胥

紊批

集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象占是也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辭也亢龍有悔龍戰於野變也離為網罟益為耒耜象也潛龍勿用飛龍利見占也尚存心於此也

補訓象以制器故言法制作之法度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易傳十章之文而雜舉論語易辭以明之也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微引易上傳之十章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本義此尚辭尚占之事傳又云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本義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傳又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本義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補訓此雖引上傳十章之辭而以己意貫之以釋其義〇易之辭足以待天下之問而答之惟其理之至精也若非天下之至精則其辭不足以待天下之問矣易足以通曉天下人之志而決其疑惟其理之至深也若不深則不足以通天下之志矣揲蓍求卦者通其揲之變遂成天地奇耦老少之文極其七八九六之數遂定天下卦爻之象而且能研幾以成天下之務也若非通變極其數則其文不足以成物其象不足以制器其幾亦不足以成務矣易能周知無隱而兼体不遺於天下之故惟其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若非周知兼体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且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矣

集解至精辭之精密無所不具也深理之玄微無所不包也辭足以待天下之問則其理足以通天下之志矣二意不甚相遠

變揲蓍之變也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為一變通變總三揲兩手之策也極究察也數七八九六也文謂陰陽老少之畫非通變則陰陽老少之文不成何以成物象謂卦爻動靜之象非極數則卦爻動靜之象不明何以制器無文象以成物制器則是其幾之不辨不足以成務矣成務即成物制器也通天下之故即是待問通志成務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承上神字說

愚按易傳分辭變象占至精節言辭占極深即至精者為之至變節言象變研幾即至變者為之而以至神摠承張子義大同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徵引易上傳之九章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本義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十一章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補注釋易顯道神德行之意

發明義往以下章明患而弭其故觀之是謂今日吉凶既明從新徑往吉一邊去將前日既往故事盡掩藏消弭了

補訓易只用蓍龜帶言易中無言龜著亦如此

愚按易道以吉凶之理言德行以民生趨避之行言謂易能顯之神之也張子道與德行即以易而言之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寘行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嚮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祐神

徵引易下傳之十一章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無外上傳之十章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云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下傳之十二章人謀鬼謀

補訓上釋顯道神德行二句此又申明之並釋可與酬酢二句俱是用易釋易〇寘會猶云黙契萬化乃天下萬事之變化不齊者

集解危懼則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大抵能危懼以終始其事其要得無咎易辭所顯此道而已易無思無為也寂然不動而萬化之感自然能寘會無遺而莫測其所以為之者不為神乎可與酬酢謂易可以之應對乎人鬼謀吉凶也鬼神主吉凶以示人而不能使之趨避易能曲盡以示人故可以祐助鬼謀之所不及

愚按上節言示人吉凶此則謂吉凶非有一定當危懼以得无咎上節言知來藏往此則謂往來萬變之不齊易能於寂然不動之中一一寘契而示之幾皆較前深一層下二語通承道行舊說或以酬酢承顯道祐神承神德行未確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幾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徵引禮仲尼閒居篇有開必先〇易上傳之十章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五章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十二章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補訓易示人吉凶凡事物皆開曉於幾兆之先是能知未來也患之已見者為故明於患而有以消弭之是往者得以藏也易本是包藏之藏此作掩藏之藏極數知來之謂占謂究極其揲蓍之數以知來所以占也通變之謂事謂通其變吉則趨凶則避而事業以之出也二句合看極數知來可以前知前知其變之如何而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此又合措

之天下之民淵以市業向来説事字道術二字要着眼不是嵩
計利害為趨避自有善全之道術法也本道而善其用謂之道
術
集解以弭字解藏故字解往言人之舊所習行者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示人而消弭之故曰藏往與易本旨不同

愚按此節大意解上傳十章知来藏往而以五章極數知来二語明之也指民之謂事業人情説一事字意只以知来藏往為主補訓謂並釋極數知来二句尚未嘗〇上四句知來藏往乎来下五句又從知来言及通変前知即知来之意有道術以通之則藏往之理存乎其中矣以語之相近故挙以相証也

潔淨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微引礼經解潔静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賊其為人也潔静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

補訓此張子引礼之言易者而明其義以不累其迹訓潔静精微以知足訓不賊蓋滞於象数之迹則不潔静亦不精微潔静精微者固欽神妙自然不累於迹過求高遠反害道知足者理明以心故不賊

本注易者猶貫待虚存休應用如明鏡然物来畢照而本無物也濂窮乎天地鬼神之奥而近在日用民行之間故惟不累於迹而知足者為深於其道記所謂潔静精微而不賊者此耶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説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微引易乾卦乾元亨利貞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入章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礼下傳之十二章説諸心研諸慮一章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補訓此引易語以釋元亨利貞四字

高注以乾之四徳言學也

兼注因句併注心學上説只是理得於心加以天下二字有兼收統貫之義故曰元就其會通而言曰亨就其悦心而言曰利就其一而言曰貞

愚按會而通言會合而貫通也若作嘉之會以礼言與上下句未合悦猶易之言和所謂和順於道徳者也一者一之也亦與所謂貞夫一者微異蓋學之序始於有得而漸至會通能悦諸心則固克協於一則成故以此為元亨利貞始終之義與易之言仁義礼智者亦不必作一説

乾之四徳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毋萬物

微引易乾卦彖乾元亨利貞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〇老子贊玄篇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〇書泰誓上惟天地萬物父母

發明元者物之始貞者物之終亨利在終始之際元上有貞是迎之不見首貞下起元是隨之不見尾天下無一物不本此四德者非父母而何

愚按此節大意明元亨利貞及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義也○四德循環非有終始可分乾元資始之云特推萬物所由本而言之此推本二字之義上下兩層分意也然四德循環方能父母萬物此然後二字之義上下兩層合意也二說相須其義始備○推本而言正明乾元資始之辭彖以元亨利貞並言而傳但言大哉乾元蓋因言萬物資始故推其本而言耳上節明四德此並及資始之詞下節專言資始資生此三節相承之序也舊說多未了然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徵引易乾卦彖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坤卦彖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補注釋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之意

發明乾備四德缺一非乾彖因明資始故止以元配乾坤資生為乾之偶故以元配坤

李注乾始萬物而元尤始之始也坤雖代乾有終然順天時行始則猶始矣故曰乾元又曰坤元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徵引易乾卦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体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合義貞固足以幹事一動見上節

補注釋文言元者善之長四句之意○査氏發微曰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故曰禮嘉天下之會義以制事使天下之物各得其利不徇乎私故曰義公天下之利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信也即貞也故曰信一天下之動

愚按本義於嘉之會則云嘉美之會也於嘉會足以合禮則曰嘉其所會朱子又謂會為會聚齊集之意言三千三百許多嘉美一時關湊到此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玩張子語意似以行禮時相會接處言與嘉其所會意同與嘉美之會則異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太和而利且貞也

徵引易乾卦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也上傳之八章擬議以成其變化

集解此解乾卦彖傳而非其本旨

集解六爻擬議如乾初爻則為潛龍二為見龍五為飛龍上九為亢龍此擬議而位之也

發明各正性命是各得其所以當然之理旁通只是乾德流貫六爻之内意太和即資始之理也惟不失太和故利且貞貞下復起元若始如此終不如此何以為利貞而元亨亦息矣各正保合易俱指萬物言張子則正性命指六爻不失太和指乾德蓋非乾德則六爻不能正性命非六爻正性命則乾德利貞亦不可見

愚按此以六爻之各正處見乾德之流通以乾德為至蓋乾之六爻本乾元之德而分見者也聖人畫卦繫爻所以擬議而位置之者或潛或見或飛或躍一爻一義各正其性命以自全故乾德之周流於六爻中者有以不失其太和資始之理而利且貞為以成其終也○易本以乾道變化各正保合為天道之利貞而以首出庶物二語為聖人之利貞各正保合皆就萬物已成形後不相妨害處言張子雖與易異旨然各正亦以六爻成象不相假借者言之意異而理同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微引易乾卦九二文言龍德而正中者也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補訓此與下數節承上文六爻而明其義此言九二爻

集解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旨不同止即龍德正中也

高沚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求龍德之正中也歎夫子之忽焉前後則未見其止矣

愚按此節以下言九二九五以孔顏為說當與中正篇前十節參看蓋朱子言六龍各自為説内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張子看六龍有一層進一層之義皆兼德位言故以顏子為大人孔子為聖人顏子為見龍而不安孔子為飛龍也宋子鋭臣云忽焉前後即中正篇所謂中道不可識者也○三十篇顏子龍德而隱者也以位言龍德聖修之極也以德言大抵張子看乾卦六爻皆作此解而其意尤重在德耳○此篇明九二爻以德言後以庸言庸行節中之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内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微引易乾九二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又云見龍在田時舍也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文言重剛而不中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九四爻或躍在淵无咎文言或之者疑之也九五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又云聖人作而萬物覩上六爻亢龍有悔文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補訓上節言二爻此言三四五上爻○乾三四爻位過中重剛與二爻不同二之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三四之事雖以大人之盛德處三四亦有不安故須外超時而變化其用內以進德修業正其性命之理三之行四之自試皆超變化也三四皆言進德修業內正性命也危以厲无咎厲字言疑以或之者疑之也疑字言時不得舍足見德之意蓋不能見德則不見德可耳何必致其艱而必欲見之以其時與二不同不得舍藏故必艱於見德也九五大人化矣化則聖故云天德位成性聖文言位字本以君位言張子以位為到天德地位天德位則成性自然而聖人矣亢龍以爻之位盡為言至於極而亢也若聖人處此則不失其正何至於亢

李注九二有中正之德蓋大人也然猶為時舍如顏子之居陋巷則修其庸言庸行足矣三四以剛居重卦之位而不中危疑之地也正性命超變化非庸言庸行所能盡故乾乾以修其德而又難於見德是其為大人同而時之舍不舍不同也周公伊尹之位是已九五雖曰大人而化而達於天德以成性矣德與時位參會堯舜其人也以時則有亢聖人處之則無亢自堯舜湯武以至周公孔子之所處皆是也

愚按易重剛本言九三此過中重剛大概兼三四言之其危其疑艱於見德進脩惟其所處之地當超變化正性命而不得守其常故必危疑自惕艱難以見其德蓋時不得舍故也

○時不得舍猶言時不得藏利見二句見大人不足盡之故又曰聖人不亟利見作睹意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徵引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

補訓此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意易本謂大人在位如飛龍之在天而人皆利見之張子謂聖人德極於天大人望之而不可及與本旨不同○用其中至於極不待勉而自中有其大至於極不待為而自大中如字不依中庸作去聲讀絕塵奔之速而其塵不可見也大人之望聖人聖人如絕塵而奔其高峻極於天而大人不可階而升也乾之六爻位不同而處之因以不同非人品有高下張子分大人聖人似有隔礙

補注聖人指九五而言大人指九二

愚按此以絕塵而奔峻極於天為飛龍在天之辭而以九二大人相形言之此大人自以九二言非利見之大人也上節九五大人化矣意自明明○篇內論九五者凡五此耑論九五爻辭後至健篇中此節之意皆以德言乾之九五節並明象傳大人造也文言位乎天德之意成性節以九二明九五

大而得易簡而成性命之德皆重在德○宋子鉞臣云此
大人即指顏子故引莊子語顏子之言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
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
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徵引易乾卦九五爻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象傳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本義造猶作也九五文言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本義天
德即天位蓋惟有是德乃宜居是位象傳首出庶物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
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
易者若尚指為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補訓此亦明九五之意乃大人二句見九五大人是言德若夫
以下辨其非言位與易本旨不同○象傳大人造也文言位乎
天德張子合作一處云大人造位天德謂大人造於位天德成
性而躋於聖即上成性聖矣之意受天之命首出庶物以君位
言大人所性不在乎是故易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主
德言也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非德造其極言也
愚按位天德退讀造皆至於是之謂也後言造而位天德者
至其極之謂也高注位已造聖人之德非語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
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
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徵引易乾九二象傳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九二文言庸言之信
庸行之謹又云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九三爻君子終日乾乾文
言君子進德修業
補訓此釋文言二爻以申顏氏求龍德正中之意○是守承庸
言庸行乾乾進德借三爻言二爻
高注庸言庸行此守經也方体之常也德施普者即此庸言庸
行之德及於庶物也天下文明者即此庸言庸行之化被於天
下也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亦未為達權之聖人安知
不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乾乾進德未敢以守
經之道行安而止之也
華注此言大人必造到聖人而後為至也庸行庸言之謹信亦
既足以表見于天下矣而非達權通變則所謂守之非化之者
尚不能無毫釐之差顏子所以不肯止也
愚按方体之常似以卓爾時言蓋對高堅前後無方体者言
也然只是守非是化故不安於是而不止補訓即以瞻前忽
後為下以方体而安所止之解未確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

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微引易乾卦彖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補注此釋乾彖傳大明終始以下二節之義

李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所謂精義所謂與時消息智之事也時乘六龍以御天所謂時措所謂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聖之事也乾道變化以下乃言其德之成就如此也

補訓消息猶言進退君子能與時消息順性命之理身体天德而誠篤以行之又能精義入神時措咸宜保合太和而不失行健而利且貞孟子集大成始終聖智之事與此相合故引之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即易大明數句之意精義時措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即易乾道變化數句之意

愚按首四句為一段與時句係知順性命三句係行此釋易大明終始四句精義時措三句為一段精義時措知行對言保合利貞合承上句此釋易乾道變化四句終始聖智又承上二段知行意而引孟子以証之易本義大明四句言聖人之元亨乾道四句言天道之利貞兩不相貫依張子則下四句亦以君子言、君子体乾道之變化以制事使各正其性命故能保合太和而利且貞也此節各家之說不同以與時消息貼乾道變化順性命貼各正性命者集釋與補注之說也以終始聖智貼大明終始者補注與高注之說也其說皆雜而無序以大明終始時乘六龍貼精義時措為始條理智之事以保合太和健利且貞為終條理聖之事者李注也以與時消息四句貼始條理智之事以精義四句貼終條理聖之事者補訓也其說亦分配未確竊意與時消息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之意也從終始看出消息從時成看出與時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即時乘六龍以御天之意也從六龍與天看出性命天德從乘與御看出順躬誠行精義時措即變化各正之意也從乾道變化看出精義從各正性命看出時措與時消息知也至於知之至而義精矣順性命躬天德行也至於行之熟而時措咸宜矣知者始條理之智也行者終條理之聖也保合利貞者大成之集也如此方於節次分貼處皆合又補訓謂此節承上節顏子思慮其極而言有會於易遂以易証之竊謂篇內皆釋易此亦先舉易義而後舉其辭蓋釋書之一体耳上節顏子思慮其極就二五爻言

此自明彖傳亦雖相承為說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拾曰君而謂之

大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徵引易乾卦九二文言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五文言飛龍在天上治也本義居上以治下文言又云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象傳大人造也

補訓此節申明九五而以九二相形非並論二五也○成性句直以九五說起前云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此合言之謂成性則躋聖而位乎天德矣德與位〻字乃實指君位言

華注九二非特其位之未尊也大人而未至於聖人則德猶未至於天故曰非上治九五非特其位之已極也大人即聖人則德已位乎天故不曰位乎天位而曰位乎天德

李注此解上治上字為最上無以復加之意不指位言

愚按易每卦以下三畫為內卦九二居內卦上下畫之中故口內卦之中此節大旨重德補訓欲重位言玩起句不及位則重德為允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合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矣乾卦九二文言見龍在田時舍也九五象傳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文言乃位乎天德

補訓此亦以九二形九五申上文德與位皆造之意也○大而得易簡之理二句總言以引起九二九五成位以君位言

華注九二當成位而不受命九五雖已受命成位而聖造天德則富貴之位又不足言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不見則為己而已夫[illegible]大人者也

徵引易乾卦初九文言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九二爻見龍在田文言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補訓此明初九文言憂樂二句之意[illegible]以九二相形非並論初二也樂則行之乎求於外[illegible]二句[illegible]若潛而未見下求應上意為己即求志未暇及人即無求於外

華注樂行憂違即用舍行藏也初九是憂則違之者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徵引易乾初九文言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坤六三文言則不疑其所行也

補注釋文言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之意

補訓君子以成德為其行德既成而能自信則不疑其所行而日見於外可也易有行而未成一轉以足勿用意此則未及

愚按易成德為行二句泛言其理下潛之為言也四句方言初九此亦但釋首二句意非謂初九如此也成德者道德行者功業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加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
居險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徵引易乾九三文言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初四爻或躍在
淵无咎九四文言上下無常非為邪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
也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
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補訓此兼釋九三九四文言之義○修辭立誠易本非說周公
借周公以見其必勤加是方可居業而有終上字從居字生出
九四以陽久居險位故取象於在淵四當進退未定之時輕進
有咎全不進亦有咎不忘於躍而不遽躍乃可免咎

發明終其義終進德修業之義也
愚按上四句言進修之功下六句言仕進之時而仕進之時
仍是終其進修之義也易九四進德修業以已然者言欲及
時謂及時而仕也不忘於躍亦重在仕終義云者德成而仕
乃進修者當然之義九四之不忘於躍非有干進之邪心亦
欲廣其德大其業以終其進修之義而已集解以為行其義
也之義李注以為進退之義補訓以為欲進之義皆於終字
少來歷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
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徵引易下傳之十二章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
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乾九五爻飛龍在天
華注聖人之於道純亦不已而從容中道所謂至健而易也易
故愈不可測險莫險如此矣聖人之於道安土敦仁而一理泛
應所謂至順而簡也簡故愈不可到阻莫阻於此矣此仲尼所
以不可階而升也
李注此以險阻為聖德高堅之象亦借言耳
補訓意重下截見仲尼即飛龍在天也健順險阻是引起語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乾九五爻之義也與前聖人用中之極
節意同上五句借繫辭以明聖人同天之實不重繫辭下三

句以前語猶天與易飛龍在天相陪言之見其理之一亦不
以易與論語平重○易本言聖人具乾坤之德者能知天下
之險阻此則言聖人健順之德至險阻也不可階二句總承
險阻補訓以不可階而升貼險不可勉而至貼阻似未確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徵引易坤卦文言坤至柔而動也剛
補注釋坤卦文言
高注坤者地之所以為地也積大成勢故坤元體雖柔順而生
物發用處則動而剛也
[illegible]積大勢成即中庸博厚二字指地之大体而言也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徵引易上傳之一章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知猶主也乾健
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無所難故以爲易而知大始坤順
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以爲簡而能成物
補訓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之義重在易簡二字上而不及詳
知大始能成物
高注虛中若曰無体者圓神不滯感速者一氣所感頃刻不留
[illegible]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不煩者無造始之勞施普者承天之
[illegible]隨物成就故曰坤作成物坤以簡能
愚按此節蓋以無体貼易感速貼知不煩貼簡施普貼能也

知字或不作主字解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徵引易坤卦彖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補注釋坤卦彖辭先迷失道後順得常之意
集解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分非所能辨也
必迷惑而不知所從故失道失道者行不中事幾也居乎後而
順聽乎陽則倡之者陽我得所恃以爲安矣故爲得其常而有
利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
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徵引易說卦之五章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
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本義邵子曰此卦位文王所
定所謂後天之學也說卦又云離也者明也又云坤者地也萬
物皆致養焉又云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又云艮東南之卦
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補訓此即說卦而少變其文以明其義○易言帝此言造化之
功即帝之所主宰也易言出乎震此言發乎動ゝ震也發即出
也易言齊乎巽此言畢達乎順ゝ巽也畢達即齊也易言相見
乎離此言形諸明形見爲離明也易言致役乎坤此言養諸容
載坤能容載萬物皆致養焉易言說言乎兌此言遂乎悅潤悅

故遂也易言戰乎乾此言勝乎健ゝ乾也因戰而勝也易言勞
乎坎此言不匱乎勞其勞爲無盡也易言成言乎艮此言終始
乎止ゝ艮也有始有終故成也
發明發乎動者萬物萌芽發露也時爲春畢達乎順時爲春夏
之交形諸明者物形既盛明白相見也時爲夏養諸容載時爲
夏秋之交遂乎悅潤者物各遂其充足之性故說也時爲秋勝
乎健者自巽至兌皆陰卦忽與乾遇陰疑於陽必戰然陽氣無
間可息故勝也時爲秋冬之交不匱乎勞萬物歸藏於內而休
息也時爲冬終始乎止者陽氣至此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時
爲冬春之交

愚按易言勞者慰勞休息之義張子意似少異

說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悅柔之體

徵引易說卦之七章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華注此以卦之性情明其剛柔

補訓乾純陽震坎艮皆一陽之卦為剛坤純陰巽離兌皆一陰之卦為柔剛言象柔言体大槩之詞無深意

愚按此節諸家多照乾坤六子分剛柔然動作陷沒止息皆有果決自主之義與健俱為剛附麗欣悅深入皆有俯從順人之義與順俱為柔蓋以八卦之性情分剛柔也但以陽卦陰卦為說恐失之淺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補訓說卦巽為木節張子釋其意有累之者以其可不用辭也

○一陰萌於下二陽滋於上下象其根上象其枝幹木之義取於繩直如匠之繩墨繩柔順以直物而能達也髮屬陰乃血之餘二陽在上一陰在下陽勝於上故為寡髮陽勝於上又即為廣顙易本言躁卦此言躁人之象謂躁亦是以人事言也集解巽漸也萌於下漸長於上為木之象也巽順也以繩直物順而無礙也巽又入也思之深入為巧工人性之巧且能順木之大小曲直而成器者也巽從也白則隨所遇而皆能從之由拱把而合抱由合抱而參天木之性長且高也故巽為木又因而廣其象為長為高與風之類而善入者也故巽為風為入因而廣其象為臭寡髮廣顙皆上盛陽也蓋陰血盛者髮多陽氣盛者髮少陽作勝者額濶陰休勝者額狹也為躁者変之極為震震為決躁也故曰其究為躁卦髮額以人之体言躁亦以人之性言故曰人之象

華注卦中所配之物亦約略其象而已非有一定不易之深理然亦可見卦爻之象於天下之物無所不包故聖人畫八卦而天下之象微包括無遺固不特說卦傳所舉之物而已

愚按卦之取象或以象或以義如木其象也繩直工白則其義也長高又因木之象而取義也臭又因風之象而取義也寡髮廣顙又即人而取其象以配之也躁則取其象之変以為義也皆不外象與義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坎為水節為血卦為赤

補訓此釋坎為水為溝瀆為血卦為赤二句係指要之○坎為水血亦水也故坎為血卦周流於人之身而勤勞不息血之象也其字從血言血色赤也

恩按此勞字與勞乎坎作休息慰勞之義者不同前不置乎勞說亦此解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離為火為乾卦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本義乾音干

補訓此釋離為火為乾卦為科上槁二句躁當作燥

發明節齋蔡氏曰火熯燥故為乾卦離中虛故於木為科上槁

看來附麗之義指木言火燥之義指乾言

恩按易舊說科空也木中空而上枯槁也諸家則訓科為鳥巢之窠倘為窠上之槁枝以附且躁為解科上槁句竊謂數節中皆句為之解此節不應畧為乾卦而崗解科上槁

發明照舊說似理長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

補注釋說卦艮為山節通或寡難通而行之者或寡

高注為小石者剛在坤上為徑路者二陰開於下一陽阻於上

故曰通或寡震二陰在上前無阻之者則為大途矣

李注難入寡通皆止之義

恩按艮之為山固也然一陽在外則堅故為石剛在坤上則地上之石堅而難入者故為小石也二陰開於下故為通一陽阻於上則行者寡矣故為徑路也須理會艮之所以難入寡通處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兌為澤節為毀折為附決

補訓釋說卦兌為澤節○徐氏曰柔附於剛剛乃決柔故曰附決金氣始殺條枯實落故為毀折

高注外附上柔皆指一陰而言

補訓二陽在內本實而一陰附於外陽必決而去之物成從兌金秋令看出物到成實結果處則枝葉凋落故其上之柔者必毀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坤為地節為文為衆

補注釋說卦坤為地節

高注黃各為衆色色相雜故文庶容為載廣故衆

乾為大赤赤正色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徵引說卦之十一章乾為天節為寒為冰為大赤

補注釋說卦乾為天節○胡氏曰乾為天而貫四時故在秋冬

為寒為冰在又為大赤
高注大赤純陽之正色陽極而陰生故曰健極而寒甚
愚按乾卦後天位在西北為冬故為寒寒甚則凝而成冰矣
健極即乾之性與冰之体而合言之也若云陽極陰生似不
應卽說到寒甚
震為萑葦為蒼莨竹為旉皆蕃鮮也
徵引易說卦之十一章震為雷節為旉為蒼莨竹為萑葦其究
為健為蕃鮮
補注釋說卦震為雷節
高注萑葦荻也葦蘆葭也蒼深青色莨謂色之美蓋竹之筠也

旉花葦下連而上分者
發明三者皆下本實而上幹虛取震一陽在下二陰在上之象
補訓皆蕃鮮言上二者皆蕃盛而鮮美易本分言此合言之震
為春令不特取物象而於時亦當蕃鮮
愚按色必言青皆東方之色也引本文而無釋語與前數節
異意以有蕃鮮句從化易辭以為之解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徵引易坎卦本義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
也離卦本義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体陰而用陽也
補注釋坎離二卦之名義程子曰凡陽在中者為陷之象陰在
中者為麗之象
愚按一者陽也卽坎之中一畫離之上下二畫也參兩篇陽
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與此互相發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
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徵引易艮卦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
而止也大象其道光明本義艮体篤實故又有光明之義大畜
於艮亦以輝光言之
補注釋艮卦体及彖象
補訓一陽止於上更無可去故其勢止陽著見於外則光明借

中庸治以試之
高注陰陽得位其分自安而止
集注上下之分定斯治道光明矣
愚按其勢止之義無高注補訓二說乃備華注以治道言之
也蓋說易學者宜具此識
蒙無遏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徵引易蒙卦彖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本義九二以可亨之道
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
張子語錄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
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時亨也蒙無遏亨之理以

九二循〻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補注釋蒙卦彖辭之意

補訓借喻語術〻善誘以見發蒙之善。本義以亨行稍斷。與此異。

愚按此言時中之亨。玩語錄是謂以時而引之中道以使之通也。舊皆以時中為九二。未是。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徵引易豫卦六二爻。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以中正也。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下傳之五章。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集釋此辭豫之六二

集解九四陽也。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業的足以動人。故人多累焉。六二爻位皆陰。則異於四。為無所累。而挺然特立者矣。故其介如石。知幾而正。

補訓疾速也。從不終日看出。豫之九四為衆陰所附。二以陰居陰。獨不為四所動。脫然無累。雖其体陰而柔順。然在中而能安靜。故能早知幾而得其正也。象出周公。象傳出孔子。此云仲尼。亦大概之詞。

愚按首二句提起。下申明之。以陰居陰。無累於四。正見其介如石。而以正自守也。在中而靜。即無累於四之實。何俟終日。即疾之意。知幾又以繫辭見幾而作足正之義。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徵引易坎卦彖。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本義。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張子語錄與此同。而其後又益數語曰。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滞。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迴避。所以心通。

補注釋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之意

補訓維心亨。故行有尚。以故字跌出維字口氣。外雖積險。外以境言。對心看。不疑貼心亨。往貼行。功貼尚。凡遇險而心內惶惑。最害事。處之泰然。心自光亨。可有功矣。

中孚上巽施之。下說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故引易中孚卦本義孚信也彖傳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補訓上巽以施之下說以承之是釋說而巽句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是釋孚乃化邦句感化以邦之人言出猶言起謂必有感化者出焉集解出於義理非語氣下訓孚字之意孚從爪從子以爪覆蓋卵孔之象有必生之理故取信意
愚按此節大意解中孚彖詞而又以本義申明卦德也易說上下交孚指君與本國臣民化邦指天下之人此以化邦為化本國之人則下宜以臣言字皆為之孚卵皆如其期故曰孚爲抱子恒以爪反覆其卵故從爪從子雖上言卦德下明字義然孚之必生與感之必化其意一耳宋子錢臣云毋

大易

之爪即上巽施之也子之卵即下悅承之也玩一蓋字實足下相承一意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
徵引易无妄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本義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
補注釋无妄象辭
補訓上動字以物言下動字以雷言雷以實理而動物以實理而生皆无妄也物因雷動而生是雷與之以无妄也
愚按物指草木昆蟲之類雷者行天之令以動物者也不曰天而曰雷者天命流行無所不在而雷之驚蟄藏振萌芽尤

為最神是物之不妄者皆雷與之也不妄者本乎實理而不差妄之謂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徵引見復卦彖復亨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上傳之十二章化而裁之謂之变十章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恒卦彖終則有始也
補訓此釋復卦彖詞反復其道之語而帶出入無疾言之易出入無疾言在己之一出一入皆無疾病張子不以人言作反

大易

覆其道之例看言入而反出而復皆以道而无咎也
集解反往也靜也終也復來也動也始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解所以言反復之意言始終循環混混流行而無窮此天地自然之化也人則指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動靜相因固未有終而不始反而不復者故復卦詞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出即復入即反也
愚按此宜分三段首四句提起終則有始三句申明此意以上皆明反復其道深其反也以下皆明出入无疾終即反始即復也終始之化無窮所謂反復者裁之自人耳其實則固

無休息也。濟幾以下。重無疾意。蓋又以反復自然之妙理。詒之深而無形者其反之無疾也。幾而有兆者其復之無疾也。故言反覆而又曰出入無疾也。

益長裕而不設

徵引易益卦象。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下傳之七章。益長裕而不設。

補訓此釋九卦中益長裕而不設一語。長裕不設者。漸長而至充裕。不必設意為之也。定下遷善改過功夫。則有益。若有心求益。無實功。則為不誠之益。豈能益乎。以實則長裕。不誠則為次稱孟子云助長也。

井渫而不食。與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徵引易井卦九三爻。井渫不食。為我心惻。本義。渫不停汙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不得行道之人皆以為惻。

補注釋井卦九三爻辭。

發明井渫而不食。如人有才智而不見用。勉強設施致行道之人皆為心惻。蓋惘賢者不遇。而天下不蒙其福也。然而卒不見售。明王之難遇如此。

終汗史亦以原當之。亦足發明其意。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睹耳聞受於陽也。

徵引易上傳之十一章。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補訓此解易闔戶闢戶。而推及於人之寤寐也。○闔戶靜而密。闢戶動而達。密者靜密無罅漏之意。達者通達無壅滯之意。闔戶為陰。闢戶為陽。人之形開而目有所睹耳有所聞。受乾陽之氣而然也。

考證形開而目睹耳聞。此人身闢戶之象也。

思按天地一氣流行。時而靜斂。如戶斯闔。屬乎陰而謂之坤。時而動發。如戶斯闢。屬乎陽而謂之乾。冬春晝夜皆是也。動物稱以人之息言之。此以人之寤寐言之。義皆精妙可相參看。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死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徵引易上傳之三章。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下傳之一章。聖人之情見乎辭。又云。變通者趨時者也。上傳之十二章。變而通之以盡利。說卦之二章。將以順性命之理。上傳之二章。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下傳之十二章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一章吉凶者貞勝者也否卦六二爻大人否亨本義大人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也姤九五爻有隕自天大過上六爻過涉滅頂凶无咎本義蓋殺身成仁之事損六五爻益六二爻皆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損本義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泰卦上六爻象曰城復於隍其命亂也

補訓此節言辭由於情易之情異不可徒泥其辭也首二句提說指之以趨時至以利言者也言當變動者也然爻有攻取至以情遷者也言不可輕於任情之動也能深存二句提收上二段言當趨避者也又有義命至之類言不使人趨避者也末以三者情異揔收通節○凡易之辭各指其所往乃聖人之情所由見也下接指所之說指之以趨時變而盡其利順性命之理臻於三極之道也人能從其所指則不至陷於凶悔而果能趨時盡利矣此正易所謂以利言者也可見人當變動以趨時盡利然爻有攻取愛惡之本情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易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不可不慎於所動也能深存聖人繫辭所命則變動情動二者之動可見矣二者之動皆言趨避之方又有義之當安命之已定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人趨避一以正理勝之而不顧其凶吉如大人否亨之類當說得一定不使人趨避但當順受也合言之三者之情異學者不可不察也繫辭所命即上文指所之之辭

華注此章論繫辭之義詳悉蓋聖人繫辭之義有三一是教人趨吉以避凶猶云如是則吉如是則凶是凶可反而吉吉可變而凶所謂變動以利言也一是直指爻象之吉凶因其吉而吉之因其凶而凶之乃不可變者為卦之本情如是也學者玩其吉亦可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情形是二者皆賴人事為轉移有不得委於命者然亦有吉凶亨否一順乎天不勞趨避正恐一趨避而反為私意但當守正以聽之合前二者是有三樣繫辭之法學易者不可不察

集解大人否亨必身否而後道亨也有隕自天休命自天而降也過涉滅頂凶无咎殺身成仁於義無咎也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所得當不能違也城復於隍其命當亂不可逃也

愚按易之動以利言謂揲蓍之初陰陽老少之象未定而蓍策之變動乃推出趨避之利以示人也吉凶以情遷謂求卦之後吉凶消息之情既具而易辭隨之以遷徙也意不甚遠張子看作兩義非本旨又其命亂也易本以命令言政昏而否乃至也張子作氣數之命亦與本旨異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徵引易下傳之一章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本義內謂蓍卦

之中外謂表裏之外
華注事有吉凶人未明也審乎爻象而可決矣是爻象可以明
吉凶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爻象動乎內二語亦先疏其義而後舉其
文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徵引易上傳之五章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一章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補注即天道篇富有廣大日新悠久之意
愚按此節大意釋富有日新之義以天道言與天道篇言聖
人皆稱與朱子採此入本義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
妙乎神
補訓此大概言易理非釋成語集釋作辭顯仁藏用說不合
華注幽明以陰陽之對待者言推盪以陰陽之流行者言即兩
故化一故神之意〇惟推盪故有聚散而幽明之象因之
愚按首篇多以象與神言易如言象可見神不可見而曰見
此者謂之見易言聚散出入形不形之分而曰能推本所從
來則深於易者也皆是此章氣之聚而顯者陽之謂即明
也氣之散而隱者陰之謂即幽也隱而幽顯而明於聚散之

象見也而或聚或散推盪不窮者無非自然之妙理蓋神之
所為莫知其然而然也知此則易之理可識矣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
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徵引易上傳之二章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補注釋大傳變化進退之象也之意
華注變化是言物象進退是言陰陽變化之著如草木之春榮
秋枯進退之理其所以榮枯者也所以榮枯者默運潛孚人不
能見故觀其象可以知其理焉
愚按易變化以卦爻之变言進退以造化人事之消長言張
子所謂變化者以氣之流行而有迹者言進退則陰陽消長
之不可見者也陰陽消長亦氣也與變化對則無形故曰進
退之理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徵引易上傳之三章憂悔吝者存乎介又云悔吝者言乎其小
疵也本義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
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補訓釋憂悔吝句〇悔未至於吉而猶有小疵吝未至於凶而
已有小疵欲觀易象之小疵釋憂悔吝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
徵釋存乎介志靜猶云靜志也

華注悔吝未至大咎旋忽而不知惟天下之靜者乃有以燭其微而慎其幾焉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補訓此當明往字之義已往或不可挽方往尚有可圖不可概以爲往而忽之

而注如否泰之往已往也諸卦之彼往將往也

樂器篇第十五

補訓首節釋樂記之文因有樂器字故以名篇首言樂次節言樂章樂章詩也以下遂言詩至漸漸之石皆詩也君子所貴節偶及論語苟造德以下至篇末皆言詩得失相半不盡可從

愚按此篇凡三十七節內釋詩者二十五章釋書者七章多用序說與朱蔡傳注有迥不同者當以張子之意自存一家之言舊多雜入朱蔡語恐未合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徵引禮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陳注相拊鼓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樂記又云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陳注初舞時發揚蹈地而猛厲所以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

張子經學理窟禮樂篇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李注此張子會合樂記之語以爲說

集解相謂之周召之治者周召以文致太平從容而紆徐相則

節奏象樂使之從容舒發而條理不紊有文德之象也雅所以
趣舞者之節奏使之訊疾蹈厲而不失其正有直己行正之意
故曰雅謂之太公之志者太公威武鷹揚以直正商之心也
補訓相雅並言下只言雅重在雅上詩亦有雅又因雅字及之
○樂記治亂訊疾泛論樂不干周召太公事發揚蹈厲方言太
公張子周召之治太公之志是想像言之詩亦有雅謂大雅小
雅又借以明雅訓正之意
愚按集解解訊疾與蹈厲一例與陳注異似合張子四字連
用之意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自注成童學之大

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自注冠者舞之酌周公沒
嗣王以武王之功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自注十三舞焉
徵引詩周頌維清集傳此亦祭文王之詩武集傳大武周公象
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酌集傳此亦須武王之詩酌即
勺以此詩為節而舞也祀文王世子下管象舞大武陳注象
是文王之舞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內則十
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舞大夏
張子理窟禮樂篇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為文王廟
所作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總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
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

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
言告武大成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補訓此明象武大武酌三詩之義○象武或只云象維清者周
頌維清緝熙一節是也大武者周頌於皇武王一節是也酌者
周頌於鑠王師一節是也酌亦須武王之詩不及周公或亦用
以祀周公歟
補注內則二十而冠舞大夏此云舞大武未詳孰是
與己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
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徵引毛詩序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集釋此節論語興觀群怨章
補訓興多識句以其易明也觀謂因詩而觀見自己得失張子
云觀人之志稍異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徵引禮孔子閒居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
所至禮亦至焉陳注至極盛而無以復加也
李注此釋禮所謂五至之義也
集解象猶言情狀也名言也詩言志既見得懇至得其理之情
狀而無所疑必可以名其情狀親切而有味矣故志至則詩至
發於言而為詩者既至則有名矣然後能見之行事而有体禮

者体也觀疎貫賾各得其所故曰禮亦至
愚按此與上章皆釋他書之言及詩者也○象者得其情狀猶云意也名猶言也心中有此意必可言之而為詩也以意與言對高注發明實作形象之象名字之名故但以雎鳩之類為説太泥有此言方可見之行事而有禮故以為禮亦至以言與行對止以詩之善者言華注欲兼刺惡亦誤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裁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徵引易説卦之一章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詩大雅生民篇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集傳相助也

補注此引大雅誕后稷之穡二句而贊其功用之大也上以贊天地引起舉后稷以實之○天地之道即謂化育相助稼穡即是贊化育之一端此節以詩為主
禮繡質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黄白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徵引詩衛風碩人篇巧笑倩兮美目盼兮非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補訓此釋論語所引素以為絢之詩而併及繪事後素之語○

質謂本來實有者稱即文質相稱物字無文質或文居質之後或質居文之後但求其稱不可執定先後以為常下文是言文先質後者而以他人形起莊姜上之素飾以素也下之素其本地也末言設色之工於材之黄白者繪以青赤先質後文也材之赤黑者絢以粉素先文後質也
愚按子夏所云乃逸詩非碩人也張子因二語偶同而以莊姜為言亦是別解其看以素為絢意如唐人詩所謂却嫌脂粉汙顔色淡掃蛾眉朝至尊者也素絢之素謂質素對文言繪素之素謂本質無文質言故曰義之所施各異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徵引詩周頌閔予小子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大雅文王篇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易乾卦九四文言上下無常非為邪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華注以易釋詩
李注古注謂庭直也文王上以事天下以治民以直道無私枉也在察也文王能察知天意順而行之也張子遂以上下無邪為陟降庭止之義時時進修為察帝則而順之以周旋也
補訓陟降庭止本言武王若見文王於在庭張子却是合大雅在帝左右皆文王升降於帝庭即易之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

德修業欲及時也之意文王之陟降而在帝左右正所謂欲及
時而進修者歟天理不離身即在帝左右上言陟降庭止下言
在帝左右一意合說非分易四語爲兩截
愚按陟降庭止依李注其說始通以易上下釋詩陟降以易
非邪釋詩庭字以詩在帝左右貫庭止之事而以易進修及
時釋之也然李注分作兩截尚襲陳潛室舊說竊意易四語
連舉似難分屬上下張子既合二詩爲言當如補訓一意說
爲當○語意云詩言文王陟降庭止者其即易上下無常非
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之義歟蓋文王之陟而上降而
下皆以直而無邪者欲其德業之及時而無息也即詩言文

王陟降而云在帝左右則察天理而不離豈非所謂進修欲
及時者歟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
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徵引詩召南江有汜之卒章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
嘯也歌集傳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后嫡被后
妃夫人之化乃悔而迎之媵見江水而起興○易坤卦彖西南
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彖傳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
終有慶

補注此以易卦彖辭釋詩江有沱之意

補訓江沱之媵宜以類行而不得行似不能無怨因其欲絕去
私心故能無怨嫡宜以類行以媵備數因不能絕其私心故不
能以之備數然卒能自悔得坤道安貞之吉乃與類行而終有
慶故謂之嘯也歌

集釋媵從嫁之女也類即媵也

發明易朋本即指類言張子則以朋爲自己比昵其君之私意

愚按嘯者悔極之聲歌者共處而相歡也故以易之有慶釋
之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
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廷過歟

徵引詩周南卷耳篇詩序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
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首章采采卷耳不盈
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二章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
金罍維以不永懷三章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惟
以不永傷末章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小雅
思干篇惟酒食是議

補訓此釋卷耳詩用小序之說○首章毛傳思君子官賢人置
周之列位二章鄭箋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當設燕饗之
禮與之飲食以勞之此枲耳即卷耳可燕爲茹采枲耳議酒食
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此釋首二句又思酌使臣之勞推

及求賢審官乃釋周行及二三節王季文王之心不是過深賛
后妃之賢能事翁相夫
集釋采采卷耳酌以金罍兕觥酌者以爲酌臣馬之瘏僕之痡
者以爲君求賢審官之勞故王季文王之心亦不是過
愚按此以采采卷耳四句釋詩采采卷耳二語以酌使臣句釋
詩酌以金罍兕觥求賢審官太詳所指集釋謂指馬瘏僕痡
以張子語亂按之詩詞節次以爲甚合然下卷耳節又以云
何吁爲臣之怨苦吁嗟玩張子語意蓋以二三節之一二句
皆謂君之求賢審官二三節之不永懷永傷及末節之云何
吁矣皆謂臣之不致怨苦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
賣之以拜非著敬浸明能取是於民哉
徵引詩召南甘棠篇首章勿翦勿伐二章勿翦勿敗卒章勿翦
勿拜集傳拜屈也
張子經學理窟自道篇家中有孔子真當欲置於左右對而坐
又不可拜而瀆禮皆不可無以爲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
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敎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
補注此言甘棠三章之意
集釋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則謂去伐也賣之以拜拜敬之
也不可拜者恐賣之也

補訓寖漸也著敬寖明即樽所云布文王之政
華注所謂得民心者故云著歟
愚按集傳謂召伯既去之後愛及其樹而反復言之張子則
謂敬愈明而敬愈至三章有淺深非一時事也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徵引詩召南殷其靁篇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補訓釋殷其靁三章詩振振言其然信序張子則謂勸勉其信
序也末章言歸哉序其思君子之情望其歸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
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徵引詩已見采采耳節
補訓卷耳即采耳一詩再言之
發明小飲酌以金罍也大飲酌以兕觥也云何吁矣乃怨苦嘘
嘆也險詖私謁蠱君心而専寵者也専寵必害政者也
李注此詩之義以爲后妃爲使臣作者朱子辨之詳矣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耳
徵引詩小雅都人士篇彼君子女綢直如髮○禮内則櫛縱笄
總注縱黑繒韜髮者以縱韜髮作髻
補訓此解綢直如髮句以綢爲韜〻所以容髮韜之直順其髮
愚按詩義綢密也密而直如其本然之質言其髮之善也張

子則以絅為縱以髮為紒紒同髺縮髮為髻而外韜以縱此
外無餘飾以是為貧也韜者冒而藏之之義所以為韜者即
縱也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巳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
美名可保也

徵引詩小雅蓼彼蕭斯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集傳譽善聲
也處安樂也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故歌此詩小雅裳裳
者華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集傳此天子美諸侯之詞

補訓君接巳溫厚則下情得伸此從上句我心寫兮來讒毀不
入而美名可保是說譽處之意或以處為保其有常歟

愚按此節大意因二詩詞同而合釋之也詩本天子美諸侯
此則自諸侯言之故曰君曰巳乃詩詞之對面耳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徵引詩商頌那篇烈祖篇篇末皆云顧予烝嘗湯孫之將集傳
將奉也

補訓朱傳以將為奉謂奉祭張子以將為助謂降福

愚按此節大意釋顧予烝嘗二句不着何篇亦合釋二詩之
文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徵引詩小雅常棣篇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集傳鄂然外見之貌
不猶豈不也韡韡光明貌此燕兄弟之樂歌

補注釋詩小雅常棣之意與朱傳亦異

集解此以不字實看初疑當作物

愚按兄弟相見難以言初作物似優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

徵引詩唐風采苓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集
傳旃之也此刺聽讒言之詩人言未可遽信姑舍置之而無遽
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讒止矣

補注釋詩采苓篇

發明詩曰舍旃舍旃苟亦無然謂無然遽命之又曰人之為言
胡得焉謂於人言當求其何所得也與朱註異

簡冡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
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
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
矣

徵引詩邶風簡兮簡兮方將萬舞二章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三
章赫如渥赭公言錫爵集傳賢者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
其言若自譽而實自嘲也王風君子揚揚左執簧右招我由房
二章左執翿右招我由敖集傳此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貧賤
以自樂其家人嘆美之由從也房東房也敖舞位也

補注釋邶風簡兮之意
補訓簡畧也於事脱畧漫應無所畏難也簡之甚則不恭為此
數句泛言簡下方接出賢者以見不恭而為簡太簡之餓太即
甚也甚則不恭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曰赫如渥赭言其善御
之強曰有力如虎以此人而仕於伶官所以譏其簡而不恭也
君子揚揚言君子左手執笙簧右手招我從東房以共聽左手
執翿羽右手招我由敖以共視只是安貧處以自樂不復言其
材武無簡畧不恭之意故謂簡詩與之與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為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
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徵引詩豳風破斧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集傳皇匡也將大也
補注釋豳風破斧之意四國首亂武庚與三監叛也安之謂安
四國之人也
補訓詩傳以破斧缺斨為甚勞張子謂四國無能為易於敗滅
徒令我破缺斧斨而已是軍士稱快語匡即所以安也愛人從
哀我字看出至字從將字看出變人之至即哀人之將變文耳
伐柯言王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予小子其新逆
徵引詩豳風伐柯篇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
集傳比得見周公之易○書金縢篇王啟金縢之書得周公代
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惟朕小子其新逆蔡傳新當作親
補訓釋豳風伐柯取人以身借中庸語言當以身迎周公其終
成王見周公身代武王之書乃曰予小子其親逆即加禮以身
之証也
高注此指成王而言其曰籩豆有踐者加禮也其則不遠者取
人以身也書新逆謂迎周公以歸也
李注伐柯詩籤成王既得風雷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猶疑於
王迎之禮是以刺之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徵引詩豳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朱傳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
補訓釋詩九罭九罭之大網則大魚可得王加禮命於周公而
賜之袞繡則可致周公之歸大人謂周公也
集釋張子以衣冠為礼命之大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徵引詩豳風狼跋篇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二章公孫碩膚德音
不瑕○易咸卦象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補訓此釋狼跋與朱傳意合周公能感人乃詩言外意
馮注狼跋之詩言周公遭流言之變而安肆自得赤舄几几然
德音不瑕而不失其聖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徵引詩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歲取十千
補訓釋小雅甫田之詩朱傳與張子說同
李注此十千以所取之數言故謂一成周頌十千以耦耕之夫
言又有終三十里之文故謂一同也此以都鄙井里之制言周
頌以鄉遂溝洫之制言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
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耳
徵引詩大雅生民篇上帝不寧集傳不寧寧也○史記五帝本
紀帝嚳號高辛氏

李注古說不以后稷為嚳之子但言其母配高辛氏帝耳張子
謂后稷生當堯舜中年則高辛之帝已沒生后稷者高辛氏之
子孫耳而詩言履帝武又言上帝不寧者蒙其先號而稱詩箋
亦言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禋祀上帝於郊禖也二王謂
高陽氏高辛氏也
補訓詩上帝謂天言后稷生之易是天欲寧姜嫄也張子以帝
為高辛氏子孫只是疑案周封夏殷之後為二王後在堯時則
高辛氏子孫必有爵位猶周之二王後詩人因其為帝裔謂之
為帝張子謂高辛子孫因后稷生之異而竊疑不寧也
悳按此節大意釋詩上帝不寧之語也○生民篇孔疏云大

戴禮帝繫篇帝嚳四妃上妃曰姜嫄生后稷鄭氏信讖緯命
歷序云帝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又少于堯則姜嫄不得為
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之世妃謂其為後世子孫
之妃也據此則張子全用鄭說於帝字頗費解而張子所言
二王者抑又難為之解也姑存李注補訓以俟考焉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
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
宜合義主在遠者耳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己情
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徵引見前節不錄〻節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常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
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
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氏瑞節曰張子誤
以唐棣為常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
詩也
補訓此釋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棣有刺唐棣亦有刺相類隨
枝節之屈曲而開花屈者不伸也曲者不直也偏者偏於一邊
反者又反而就於正如偏於左又反於右偏於右又反於左是
左右相矯有左有右因得全体均正不見其偏〻以喻管蔡之
失道流言於國助武庚為亂反以喻周公之誅殛管蔡其云豈

不爾思室是遠而者蓋言豈不思兄弟之愛乎但以權宜合義
主在遠者耳權宜合義是因舊說與上章可與權合猶常棣為
燕兄弟之樂歌亦非出於文王以全詩為文王作此一章為周
公制作時序已情而加之殊不然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亦
未必為此

高注主在遠謂為社稷長遠慮也

日出而陰非自西日迎而合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日
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徵引詩曲風蝃蝀篇蝃蝀在東莫之敢指二章朝隮于西崇朝
其雨集傳此刺淫奔之詩在東者莫虹也方雨而虹見則其雨
終朝而止矣

集解詩以刺淫奔張子解之為婚姻

高注此以自西者為陽倡陰和為婚姻得禮之喻自東者陽倡
而陰不和為婚姻失道之喻也

集釋南軒張氏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驗之多矣陰
陽和則成雨陰氣方凝聚而日氣自他方來感不以正陰受其
感其正以為之解散故雨不能成也用張氏之言觀之則蝃蝀
之見不問東西皆止雨者也今乃以崇朝其雨解為雨之候非
其情矣而婚姻之得禮亦不然淫慝之氣害陰陽之和正猶女
子淫奔之惡害人道之正皆所以喻婚姻之失道也何得禮之

有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歟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滅者歟

徵引易中孚九二爻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傳之八章解之曰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詩小
雅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集傳鶴鳴而聲
聞言誠之不可揜也在淵而在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補注此引易大傳之辭明詩小雅鶴鳴魚潛之意也

補訓於子和見其善而有應於魚潛取避鶴意故以為畏聲聞
之不滅鶴鳴一也而有善不善見言不可不慎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
也

徵引詩秦風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集傳歎
音聿疾飛貌晨風鸇也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歎彼晨風則歸於
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

補注釋秦風晨風之意

補訓鸇為摯擊之鳥時得退依深林而止以形君子不得退而
休息之意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
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為可知也

徵引詩小雅漸漸之石篇末章有豕白蹢烝涉波矣集傳將雨

小征不堪勞苦而作此詩蹢躅烝衆也易睽卦上九見豕負
塗
補訓釋有豕白蹢二語而擧其篇名言之朱子引此數語入詩
傳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補訓中庸三重本謂禮度文張子以為言動行又配以論語所
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可謂之動出辭氣可謂之言正顏色與
行離以貼合
補注動容貌與遠礼皆動也正顏色與制度皆行也出辭氣與
号文皆言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為和氣之應也
補注苟當作耇
徵引書君奭篇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蔡傳言召公去則
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得聞其鳴矣召誥
篇其丕能誠於小民蔡傳誠和也無逸篇用咸和萬民
補訓釋君奭篇添出誠和一辟以見民和而有和氣之應乃致
鳳鳴
集解此以下皆解書[illegible]成也謂召公也
九疇次序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故
次五事己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擧必昏故次五紀

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
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稱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為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
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徵引書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
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
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二五事一曰貌
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

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六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七稽疑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九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蔡傳洪大
範法疇類也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皇君極至極之義標準
之名中立而四方所取正焉者也
華注此節仿序卦意釋九疇之序
補訓民所資以生莫先於五材故首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己正
己修身也故次五事正己然後治邦而行政故次八政政不以

時衆則無憑而昏亂故次以五紀五紀既明然後時措必求其得中故次以建皇極皇大也極中也求大中不可不知權變故次以三德之用行權則必有所疑故次以稽疑卜筮之法稽疑必求可徵故次以庶徵庶徵必徵之福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以嚮勸終焉以嚮無感々亦使之知所向也求二句專明五六五為九數之中故皇極處之以其中也行權則取其過於中而合義六數過中故三德處六

補注皇極二字自漢孔安國訓為大中故張子言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忌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樂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徵引禮喪服小記親親尊々長々陳注親々謂父母尊々謂祖及高曾祖也○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傳俊大也堯之大德上下咸明也此言堯能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樂陶謨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蔡傳厚叙九族則親々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身修齊治而天下平矣

補訓此雖引禮記中庸孟子之言而以釋書爲主以親々尊々親々尊賢義雖各施提起然而親均至不疑所以釋親親尊尊之義若尊賢之等至必然所以釋親々尊賢之義此段爲重以之引起書言見得先之尊賢先其親也克明俊德至次序而及總以明堯事樂陶之語是借証本言大學訓克明俊德不如孔註

李注此條大意以親々爲主言以尊賢權衡於親親之間有家之常也而以尊賢權衡於親々之間則定為治之要務

集解此章所引古皆非本旨今且就此解之如祖父母父母親之均者也而祖父母則尊矣故禮不以父命廢王父命如伯叔父尊之均者也而有從與再從三從之別則從者為親再從三從者為疏矣如均為從伯叔父親尊之皆均者也然伯兄而叔弟伯之齒固當先者矣此施於有親者其隆殺之禮固無所疑急親賢謂以親之賢者為急明如明々揚側陋之明謂顯用之也俊德謂大德之人也庶明々字同上義勵勉也翼敬也邇謂九族之賢者此皆張氏之意本孔氏註而論若論其極堯典本記堯德業之盛當衆其全休大用而言正己而物正則用賢行

政之類固自包在其中不宜偏指用賢也蔡傳爲不可易矣張子反以大學爲非而取孔氏之註不亦誤乎

愚按張子語意云禮言親親尊尊明九族之親與尊異也中庸又曰親親尊賢明親親之與尊賢又異也是其義雖各施然仍有並行而不悖者以尊與親言之親均則尊其尊如祖父母與父母同親而祖爲尊尊均則親其親如伯叔父母同尊而伯叔親於從伯叔則尊之親之爲可矣若親均尊又均則於中以齒爲先如均爲伯叔父而伯爲齒之尊此其施於有親者雖異而無可疑也然第以親論之耳若以尊賢言之尊賢之有等級或爲大賢或爲小賢則於尊親之隆殺又必兩相權衡爲使賢者無失其爲賢親者無失其爲親而後可行也彼大德大賢迥出於尊親之外者無論矣若親疎之賢既均則親親尤要爲孟子嘗以急於親之賢者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而後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而無疑矣書不嘗言之乎昔者堯明揚大德之人於九族而九族睦章顯大德之人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此急親賢之寔也樂陶亦以惇叙九族之人庶幾明揚其勉敬者爲近可遠之道正謂九族勉敬之人當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序而及也大學以明俊德爲堯之自明其德不若孔安國注尚書作明揚大德之人爲愈矣然則親親可不急乎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徵引書立政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蔡傳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三宅豈復有賢者乎洪範人用昏不明俊民用微

補注釋書立政三宅無義民及洪範俊民用微之意

集解書本旨義民猶言賢者張子以爲安分之良民而已非有大材大德也官能則居準牧之位者皆大賢之德無義民矣洪範政治昏昧不明則於賢者必不能擧而用之故俊民用微

高注準謂準人守法之有司也牧謂常伯牧民之長也官郎準收

愚按此因二書皆言民故合而釋之以義民爲安分之良民而已未知謀面作何解也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徵引書益稷篇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蔡傳五言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

補訓書五言無善不善說張子謂五言乃作樂所用之語爲歌詠五德之言是言必由於仁義禮智信之五常德而後可入樂章與書治忽不甚合

愚按此節大意儞書所謂五言者亦不如蔡傳之說愈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
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
其吉以瀆神也
徵引書大禹謨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蔡傳蔽斷昆後習重也占卜
之法不待重也
補注釋書大禹謨之意
李注此以鬼神其依龜筮協從爲未卜而預斷其必然之辭故
其說卜不習吉如此

華注以習爲煩瀆之意既吉矣而後瀆神則習其吉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徵引書洪範卜五占用二衍忒蔡傳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
之過差也
華注釋書衍忒
補訓以衍同愆字看衍忒未分是於事之愆忒不能分曉恐其
致悔吝而防之故決之以卜筮
愚按朱子亦有一說云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
徵與張子意同然於經文意理句法皆有未安蔡傳爲是

王禘篇第十六
補訓首節從禮說起以下雜引禮制間及論語左傳之言亦闕
乎禮制者也春秋一段苗而不秀一節無所屬故綴於末
愚按此篇凡二十三節所論祫禘烝嘗之制有考據未深者
餘亦多有出入當分別讀之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伏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
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同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
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
之數耳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徵引禮喪服小記禮不王不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
禘秋曰嘗冬曰烝陳注此蓋夏殷之祭名王制又云天子犆礿
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陳注祫合也時祭之祫則群
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
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
祭不祫也夏物稍成秋物大成冬物畢成皆可祫諸侯所以降
於天子者夏祭之禘令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
子每歲三時皆祫也南方諸侯夏來朝故闕禘西方諸侯秋來
朝故闕嘗四方皆然廢一時之祭王事重也此章先儒皆以爲

[illegible]族之制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嘗為大祭○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肆音剔疏云肆獻祼是祫之大祭饋食是禘之次祭

張子經學理窟祭祀篇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文特則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群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李注張子此條皆仍注疏舊說而以諸侯缺一祭為不禘也夏商時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并祫為五享周人改禘為大祭則春祀夏禴秋嘗冬烝并禘祫為六享矣夏商諸侯廢時祭之禘只四祭周之諸侯廢大祭之禘又缺時祭之一亦只四享也王制云諸侯礿特禘一特一祫義應以一特一祫為句而注疏以禘一為讀其下云特一祫言諸侯於夏祭一禘之時則廢其祭特行一祫之禮而已張子據此以為諸侯不禘之証

愚按此節大意論禘祫四祭皆以夏商與周制互明而揔以見不王不禘之意首三句即周之不禘知夏商之缺一祭為不禘也至周六句承上缺一祭之意而知周之諸侯亦四祭也夏商諸侯以下又申著此意○周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之歲缺一祭者為不禘明矣則知者推論之詞此諸侯以夏商時言故下言至周以別之歲缺一祭即隱括礿則不禘四句意非別有成文諸侯不禘下仍當補歲缺一祭意此諸侯以周時言蓋周之諸侯既缺一祭又不敢禘為四享無疑也夏特一祫以下見夏商未嘗有禘猶周之制王制欲明夏商四時祭名乃謂礿則不禘實何嘗有禘哉舊說或不知諸侯缺一祭句原以夏商諸侯言又疑張子不知時禘大禘之異故於此章意旨多未清晰又據理窟所云則張子非不知一特一祫之為句此特因舊注而未及改耳○祀祫則不禘之文四時缺一祭耳非定[illegible][illegible]也張子直以為缺禘未確祫禘祫嘗祫烝之文只以合祭[illegible]謂之祫固非三年大祫之祫亦非與禘嘗烝各為一祭[illegible]祀六享亦揔祫禘與時祭言非一歲之祭也張子此節謂宗廟歲六享下節謂夏商歲五享諸侯亦四皆緣舊說而誤但以張子之意論之周之諸侯固四享夏商春礿秋嘗冬烝又夏之祫亦當四享也舊謂夏商三享更誤

禘於夏周為春夏嘗於夏商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耳

徵引禮祭統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陳注此夏殷之禮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乏故及於秋已為盛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

春禘而秋嘗陳注禘讀為禴王制亦曰礿禘語詳首節
補注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順乎陽陽於
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順乎陰陰於秋冬
為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遂於春
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illegible]其言郊社則以禘
嘗對之亦舉其盛者耳
李注王制禘為夏祭而祭義郊特牲又有春禘之文春秋禘亦
多在春故曰於夏周為春夏嘗秋祭三代同之而曰於夏商為
秋冬無考交舉者每對舉禘嘗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古人禘嘗對舉之義也○祭統所云乃夏
商之制故以二氣對舉張子則燕周禘言之其寔周祫在四
時之外如中庸禘嘗之義亦大祭時祭燕聚不以二氣對互
為言也祫禘之期經無明文漢光武時張純奏曰禮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禘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按此則夏商時
禘周大禘皆在夏又按祭義郊特牲春禘之文陳注謂禘當
讀禴春秋兩書禘一閔公二年夏五月一僖公八年秋七月
於夏時則一春一夏然亦僭禘非周禘也張子春禘之說未
知果何所據○作記者如中庸祭統皆是不專指祭統
享嘗云者享為進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
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進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
五享禘列四祭遞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
又歲缺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介注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豐諸侯礿犆自注如天
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
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
制亦當缺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微引禮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陳注遠廟為祧言三
昭三穆之當遷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
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大傳不王不禘王制天子犆礿一
說俱見首節○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又
大宗伯六享見首節
黃氏瑞節曰禘祫之說不一禮記方鄭二家皆非是徒因王
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
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
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
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
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
毀之廟而祭於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祧毀為二
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
見數是已天子犆礿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於廟特祭不遷主於

祖廟也祫禘祫嘗祫烝者夏秋冬三時也然禮物可備故皆合
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礿犆秋
之嘗祫冬之烝祫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犆焉或一祫
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釋王制說也 犆音特礿
禴通

補訓祭法享嘗乃止嘗者秋祭乃時祭之一舉一以例三也享
以是虛字言但享時祭耳張子以享為禘而以嘗配之周禮追
享朝享鄭司農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
後鄭又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朝享謂朝受政於廟張子似
以追享朝享多端而禘為其一與二鄭之說並不同據張子之
意蓋謂禮所謂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之享禘亦享之一耳
嘗以配享亦是對舉秋冬而言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
在夏故以嘗配言對舉秋冬以配夏也夏商歲五享禘列四時
祭中併大祫而為五周改禘為禴則祠禴嘗烝併祫禘而為六
諸侯不禘又歲於四時闕一祭僅有四祭王制天子犆礿祫禘
祫嘗祫烝是惟礿特祭各廟之主禘嘗烝皆合祭羣廟之主張
子謂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分禘祫為二而不知祫禘即
於禘禮用祫也是時祫非三年大祫是時禘亦非五年大禘不
王不禘又見於此者謂有祫而無禘也下文云嘗烝且祫無疑
者謂行嘗烝之祭者兼行祫不似禘之特一祫也但頭緒愈多
不見分曉末云周制缺一時之祭當云祠則不禴禴則不嘗不
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也

愚按此節大意合前二節之意而申言之首七句先言禘為
享之一次方言嘗為秋冬之祭故以配享次方言禘之為追
享當在夏故上文言秋冬僭上補足以見其義即二氣對舉
節之意也夏商天子以下言諸侯不禘又缺一祭即首節周
制四享之意也王制所謂以下言夏商天子禘祫並行諸侯
有祫無禘以合於不王不禘之說亦首節首三句及夏特一
祫之意也末段因夏商之制有礿則不禘禘則不嘗之文而
設言以明周制歲缺一祭當云云云以足餘意然亦不外
首節之意 細玩張子之意蓋謂夏商禘列四祭故記者多
禘嘗並舉而諸侯則當缺時禘不用如周不王不禘之禮周
則不王不禘而亦當歲缺一祭如夏商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之文故但四享觀其所云夏商以禘為時祭則張子非不知
時祫大祫之分也特謂夏商諸侯併時禘亦不得用耳觀其
所云天子享六諸侯亦四又非不知嘗祫烝祫之即於嘗烝
用祫也特謂夏禘雖不行亦當行一祫耳稍說於此多所疑
駁得無亦有考據未深之失乎

庶子不祭祖（自注不止言王考禰也）明其宗也（自注明宗所當祭也）不祭禰（自注以父為親之極）
（記說此也）又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以自注此言[illegible]）

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徵引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者不繼祖與禰故也又云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陳注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明其宗有所在也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不祭禰者庶子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祀也上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

張子經學理窟宗法篇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又云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又云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補訓此條喪小記之文而注其中已見大意

集釋適子本也庶子支也支不祭不斷所以重宗子也

愚按陳注以不祭祖為庶子之長為適士者不祭禰為庶子之非適士者張子之說又異○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陳注云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嫡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至玄孫之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也此段疏大小宗甚明附錄於此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盖以殤未足語世數特以己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祖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己為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惟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

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自注見曾子問注
徵引禮喪服小記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
食鄭氏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
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
其礼為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謂
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墠祭之祭法天子下祭殤
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陳注以尊祭卑故曰下祭
曾子問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注云言祭於宗子
之家者有與居之道焉凡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亦然陳注凡
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

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
發明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各釋首句父之庶
祖之庶皆就庶子自已言殤則已之子也已子為父之孫當祔
已之禰廟以不祭禰故不祭之無後則已之兄弟也兄弟為祖
之孫當祔祖廟以不祭祖故亦不祭之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
殤者三句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庶孫是已為祖之庶孫
又當別立小宗者祭其子之殤子之殤乃已之孫也若已非庶
孫則已子之殤在已為適亦在父為適曾孫在祖為適玄孫已
當下祭固不待言若祖父在則有祖父下祭已亦不必自祭之
矣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與凡殤非適而適子俱指殤者言如當

適子適孫之謂不指主祀適子言
補訓父庶祖庶究竟只是一人並對父言子對祖言孫文法如
是祖庶字又是接上文祖之庶說來凡祭殤者惟適子謂適子
為殤當特祭非適不當特祭惟從祖祔食以補上文不祭殤之
意見殤自有所祭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則前所云無後者兼
兄弟伯叔之無後者為是上文言不祭殤與無後殤當從祖祔
食不及無後者末又補言如祖廟在小宗家則祭殤與無後者
如在大宗亦從祖祔食
高注世數親服五世之數也祭殤惟適子者適子有廟得特祭
也

愚按此節大意俱鄭注以釋礼文不祭殤與無後之義與上
節皆以明庶子之礼發明以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以下各釋首句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以下三句
又釋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句於文義甚明後則未及詳竊謂
此條礼天子下祭殤五五句又釋鄭注凡所祭殤者句殤與
無後至末又釋鄭注無後者謂昆弟諸父句而帶殤與無後
並言又以曾子問補足其意謂昆弟諸父之殤與無後者宗
子大功內親則祔祭於大宗之家小宗大功內親則祔祭於
小宗之家也總分六段看首句為經第二三段所釋正解首
句之意第四五六段所釋又補殤與無後自有所祭之義也

○檀弓上長殤中殤下殤陳注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張子殤未足語世數二語言殤非隔於世數之遠而不得祭特以己不祭爾而不祭也無後皆無伯叔兄弟己不祭祖亦無曾祖言無後者成人備世數似當祭又以己不祭祖而不祭也未殤與無後之殤承上仍以無殤言若遠殤則固已特立廟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皆一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並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干祫之（自注于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耳

徵引禮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陳注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為祧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陳注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顯考高祖祖考始祖也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遞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周藏於文武之廟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陳注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為干者自下干上之義張子經學理窟周禮篇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之廟宗法篇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朱子祫禘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廟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考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補注此釋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之意

補訓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殷已有七廟故張子言之周有百世不毀之祖謂后稷也三昭三穆之中高曾祖禰為四親廟文武為二世室此從後世言之若周初無二世室時何為七

[illegible]故劉歆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為宗不在數中
其說優也唐孔穎達作禮記疏
愚按王制天子諸侯大夫太祖之廟皆謂始祖也祭法王與
諸侯祭至祖考大夫止至皇考陳注謂祖考始祖皇考曾祖
也與王制不同大傳言干祫方及高祖亦同於祭法者也張
子之意則據祭法以明王制而言商周之不同故而上七廟
自祖考而下五無不遷之太祖廟祖考祭法陳注謂始祖此
謂高祖之父也合四親廟為五遠廟則高祖之曾祖及祖見
在祧廟與曾祖以前之祧主一世一遷者為昭穆二祧也止
有二祧而無不遷之始祖故曰無不遷之太祖廟其說與祭
法陳注祧主藏東兩夾室者不同大夫無不遷之祖此祭法
與大傳之說也張子則據此以通之王制謂大夫之曾祖謂
之祖考而通稱則曰太祖故王制亦云並太祖而三非如天
子諸侯以始祖為太祖也其說與朱子禘祫義言大夫有太
祖廟者亦不同揔之首段言於以上天子之制也天子如此
諸侯以下無不遷之祖可知至周以下至干祫之皆謂周制
也天子諸侯有不遷之祖而大夫則無之雖借祭法明王制
意只以釋王制為主故未及孔氏之注蓋孔注王制但大概
謂之周制而不辨殷周之不同故曰粗及之而不詳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
或於室或於祊也
徵引禮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
神明之道也孔疏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魂氣同歸
於此故夫婦共几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明日繹
祭出廟門外廣求神於門外之祊陳注筵席也几所憑以為安
者祝於室出於祊未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
明之道也
張子經學理窟祭祀篇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
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
道又如何此未易處
發明疑左右几是疑同几異几夫婦同几是止設一几也
愚按此節大意釋祭統設同几句於室於祊帶言之○二說
並存意主前說玩理窟所云自見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耳故以天事鬼神事
之至也理之盡也
徵引禮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月令春祀
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禮運祀行於郊而百神
受職焉
補訓人皆知祭百神所以報百神之功而不知乃以百神之有
功而報上天之德耳百神各有其功而莫非天之為故以事天

者推而事鬼神也
愚按此節大意明祭祀之精意也人本乎祖萬物本乎天則
事天事祖足矣先王制祀祀祖矣並始祖所自出者而祭之
事天矣並分天職以宣化者而祭之是又不僅報享之常而
已故此以為事理之極至言其義更深且遠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徵引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
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
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杜注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
因氏其王父字或即先人之謚稱以為族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
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諸侯以字為謚竊恐謚
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嬀汭武
王遂賜胡公滿為嬀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
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謚因以為族杜預點諸侯以字為
句亦是強解
補訓生當指所生之地言左傳為謚因以為族連讀張千載斷
至為謚止故朱子疑謚字當作氏以尊卑言天子尊諸侯卑以
上下言諸侯為上大夫為下天子因生以賜諸侯之姓是尊者
統其上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大夫之族是卑者統其下

愚按此節大意節左傳姓族之義也○補註駁朱子之說謂
以謚為氏與上文請謚與族不相應然以實考之則以謚為
族如宋戴氏之類是已因字為謚則未之前聞且公問族而
仲對以氏族公命以字為展氏正上下相合何乃疑其不相
應乎杜注句法亦未安朱子之說自不可易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補注此承上章而言
補訓只可命諸侯不可徧賜大夫故云難以命於下之人上節
是合天子諸侯大夫言未明言下之人此節補足其意故用亦
字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
行
徵引禮玉藻篇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
廟陳注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南門國門也天子聽朔於南門
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
補訓解玉藻南門亦謂國門張千載疑其為明堂明堂在國之陽
也論語注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
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
發明諸侯下作一句藏朔之處即太廟也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徵引禮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
也陳注告於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於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
也用龜以卜而於禰宮此親考之義卜郊卜牲也
補訓釋郊特牲張子即尊祖親考之義而見其有次序。
集解謂卜郊先受命而後作龜先祖而後禰次序之宜也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
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
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徵引儀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子夏傳曰
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

不以即位近臣君服斯服矣傳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
閽寺之屬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禮喪服小記
庶子不以杖即位陳注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
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補訓釋儀禮意在衆臣貴臣之分衆臣不與貴臣同庶子不與
適子同故疑衆臣不以杖即位其義與衆子不得執杖進阼階
同也儀禮注解公士士字爲卿與此不同
高注公之士爲公之衆臣公之卿大夫爲公之貴臣卿大夫之
室老及家邑之士爲卿大夫之貴臣其餘爲卿大夫之衆臣
愚按儀禮公士大夫連讀之衆臣總承張子公士與大夫之

衆臣作兩截讀傳公卿大夫連讀室老士總承張子公與卿
大夫與室老士作三層讀故義異末二句又明傳不以杖即
位之義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方受位
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
故謂之官師而已
徵引禮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陳注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
士爲一官之長者○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以九儀之命正邦
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注受職受職事受服受
祭衣服爲上士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

補注以周禮春官九命之事釋禮記祭法適士官師之義
集解諸侯薦於天子之士謂天子之上士也王朝爵命諸侯之
命卿也命卿亦謂之適士者諸侯之命卿與天子之上士同其
爵
補訓三命方受命天子之朝適士已受三命也若一命受職再
命受服者疑爲官長自行辟除尚未有位於王朝故僅謂之官
師而已公卿爲官長百僚之長也師亦訓長乃一官之長耳辟
謂辟也除者除舊用新今只作選用意
小事則尊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關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
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

遂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爲可知

徵引周禮六官之屬皆曰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禮檀弓下篇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補訓此與上節相聯仍辨達士官師意達官之長必達士而上官師庶士可稱達官不可稱達官之長周禮孔疏云小事無長官可諮自專行事非達術非行也張子謂自達於君與舊說異祀達官謂名達於上張子謂必得自達諸官之長也專達之達與達官之達本不同張子看作一樣

補注張子益以達官為官師達官之長為達士也

賜官使臣其屬也自注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徵引周禮春官大宗伯九儀之命六命賜官

補訓此因上言三命而及之也周禮鄭康成注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張子謂使臣其屬意與鄭同

發明賜官惟卿大夫有之臣其屬即臣其室老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徵引禮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公宮祖廟也

補訓解皆義

集解祖廟未毀謂五廟之親與公同祖者其祖廟猶未遷毀也公雖不服族人之喪然其祖廟猶存則為有服之屬期之喪達乎大夫諸侯絕矣尊其尊義也祖廟未毀教於公宮親其親仁也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補訓論語注下乃射畢衆耦皆下飲又從勝者揖不勝者升堂取觶立飲也此云下堂受飲是下飲作一事看其爭也君子謂雖若有爭而以揖讓為主不失為君子此云爭為謙讓亦是別解

愚按此節大意謂下而飲二句之義也朱注據儀禮大射之文此則因文立訓而已故吾黨辭書必以考亭為不易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徵引儀禮鄉射禮射不主皮

補訓此釋鄉射禮文射不主皮以明論語之意

集解侯即令所謂靶箭垛又棲皮於中以爲的名之曰鵠上鳥之小而飛最疾者取其難中中之爲能也不貫革而墜於地則是已中其革特不貫耳故曰中鵠為可知矣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徵引禮曲禮上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檀弓上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雜記上加何不淑陳注慰問之辭言何為而罹此凶禍也

補訓檀弓三者本謂不足弔張子以為特致傷於死者而不弔生者以合於傷而不弔之說非本旨異別也

高注畏威古通用刑也不盡道而死桎梏者也壓如立巖墻之下而死溺徒涉而死

愚按死者可傷尤甚故特致哀以別於弔生之禮且死非其道於生者之前雖於指詞故不當弔當作兩層

博依言依永而歌樂之也雖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李注樂音岳

徵引禮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陳注詩人比興之詞多依托於物理不能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以驗其實於詩詞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冕弁衣裳之類極為繁雜無以盡識其制於禮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考舜典歌永言疏依永注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必有清濁高下之殊故曰聲依永○易節卦象君子以制數度

補注釋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之意

補訓善依永而歌樂之足以詩為樂章非徒言詩善於依永而歌以樂之也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足以習字貼雜字以制數服近解服字服近二字或取服用切近之意謂之文則不僅冕弁衣裳諸物此說費力不如陳氏明暢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補訓大要謂大指之緊要處

愚按此節大意釋孟子言春秋之意也○大要猶云大槩總一書之大義而言之也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一部春秋從何處說起張子引孟子成語祇加大要二字見得天子之事一語是孟子讀書能得其要處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發明為一說總是欲人及時勉學也

補訓後生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即是苗而不秀故聯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補注西銘爲此篇首章故取其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與首太和篇多互相發學者宜合而觀之

李注東銘本曰砭愚西銘本曰訂頑程子改之蓋愚則不智頑則不仁觀其所謂不明自誣而卒之以不智則所以砭其愚者切矣所謂濟惡不才而本之於悖德害仁則所以訂其頑者至矣西銘爲此篇之首實正蒙一書之樞要故自可狀皆有章以下統論神化性命人鬼死生皆括全書之意以申西銘之義其以東銘終篇乃初學之門也故益物必誠及修己厚重二章實以見進學之本於誠而其要在於持己改過以起東銘之指

愚按此篇凡十七節與首篇相發明亦當照太虛三層意蓋言虛言性即太虛之本體也言神言感言善應即絪縕相盪之大用也言原始反終形潰反原即散亦吾体之正意也言有無虛實言內外言屈伸動靜始終皆不外虛神性感之理或言天之性或言人之性或言性而兼及命或言神而並及化與道與易皆不外三層之義其闢異端也首篇但紬其有無之見此併及其輪迴之說蓋以人性爲空寂既於大虛之上二層未能深知以人死爲輪迴更於太虛之第三層未嘗窺見其弊相因而皆與吾儒相反故不可不辨也○內浮屠明鬼一節近思錄入辨別異端東銘一節入論學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自注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發明首三句見天地間無有非氣所謂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也氣之性即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氣本之虛而有相感之妙是虛而神也天下無物非氣莫不有神莫不有性非鬼神爲之体謂之何哉張子自注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羅輸本附在此章下而性理大全附在次章下義不相屬今從羅本

華注曰有形有象即物也由氣即陰陽也氣之性虛而神即二氣之良能所以能屈而能伸者故曰鬼神體物不遺

愚按此節大意見萬物之不能外乎神與性也○首三句只以一氣字分析層折言之即首篇所謂散殊可象所謂濁則礙礙則形者也氣之性本虛謂本乎太虛即首篇所謂太虛無形氣之本体者也而神謂氣之流行者神妙不測即首篇所謂無礙故神也此句以第一層與第二層串言下言神與性蓋以第一層二層平衆也舊說皆未分明固有者自然而然也有此氣即具此性與神如人生而性者然故曰固有鬼神体物引成語以証之鬼神即性與神物即氣之有象者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

微引易說卦之一章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下傳之五章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補訓此承上文神與性推言之見人當窮神知化也神明不測即變化無方非兩件物事至誠即不息性盡即命行窮神即知化非兩項功夫因窮神言知化末句反言又以知化兼窮神

高注天性無妄天命不已性即神命即化故至誠無息而性命神化一以貫之矣何以能誠妄後於無妄而已

愚按性與命對則命者性之流行神與化對則化者神之發用而性即神之体命即化之原也故性盡而神可窮命行而化可知細分之性為第一層其神妙不測而流行變化者皆在第二層內不外上節一神字蓋以性之妙用流行則曰神神之流行不息則曰命命之推行以漸則曰化耳首二句以理言至誠者天之性不息者天之命此尚未及人人能至誠以下乃以人言集釋集解皆未清晰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補訓此推言性通有無以見二氏不能盡性也上四句引起飲食男女至豈無對見當通為一物以盡性莊老浮屠正是不能為一者豈能盡性闢二氏之虛無當重有與實一邊有無皆性以有無該虛實真理即謂性無不離有虛不離實貫通為一者性也能貫通為一為盡性若不能通為一非盡性者也如飲食男女皆性所寓是烏可厭其有而滅去之然則有與無固皆性也宜貫為一物是豈無對待可以偏廢者哉莊老與浮屠專尚虛無為無對之說久矣果能暢然於性之真理乎

發明太虛無形至靜無感所謂無與虛也其聚其散有識有知所謂有與實也無即性之本体淵源而有即性之客形客感所謂通為一物也無必對有虛必對實故曰是豈無對

愚按此即首篇知虛空即氣節意所以辨虛無之謬也下至虛之實節意與此同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

補訓此見人能盡性知天則與天無異也上言天與人物異下言人可幾天兩截語氣分明夫人之性即天之性也天包載萬物於其內氣之所感涵其所性不過乾坤陰陽二端之循環而已無內外之合亦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之蕞然而小者異矣人之形雖蕞然而性天非蕞然能盡性知天大公無我不為蕞然者所見則幾於天矣人可不求盡性知天哉所感即太和篇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感以氣言性寓其中重在性上

所感所性。揔不越陰陽乾坤二端。乾坤者健順之性。陰陽者交感之氣也。二端非言其分言其循環無間之意。內外耳目。照人物說爲是有內有外。方言合天號爲外號爲內。有耳目方爲聞見。所引取天無耳目則無聞見。有何引取。人物便有己物之內外。耳目之引取蔑然言其小也。

愚按所感言其用。所性言其体。亦以太虛之第一層與第二層對舉也。下言性感言虛神皆放此。

有無一。內外合。自注庸聖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徵引易咸卦彖曰。咸感也。象曰。君子以虛受人。

李注。人心之所自來。內外本合。此性之德也。其爲蔽然起見者。因耳目之引取。而以聞見爲心耳。弘於性而不繫於見聞則能以虛受人。而無所不感矣。然非聖人之意之也。以萬物同出於一之故。天地萬物之大源也。一物兩体而自相感。故所生萬物亦無須臾之不感。物之性即天之道也。

補訓。人心之所自來。心該性在內。有形爲物。無形爲理。理寓於物。故一內而已。外而物以己感物。故合。聖人不專以聞見爲心。則虛而無所不感。感而即合。猶易所云咸感。虛受之意也。天性即上文所感所性之性。天地生萬物。本易咸卦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愚按此節大意。明聖人內外感通之故也。通節皆重內外合。意首三句言人心本內外合一。聖人以下言聖人能合內外。萬物本一五句。明感即合也之意。而推本於萬物本一也。天性三句即天道以明人天地生萬物。四句言人性即天道。以應人心所自來。意揔之。皆見感而能合之義也。○語意云。夫人皆有心。亦知心之所自來乎。凡有形而爲物。無形而爲理。通爲一物。物散於外。理具於內。內外合一者。此人心之所自來。庸聖同之者也。但庸人梏於聞見之小而失之。聖人則渾然一理。無所不具。不專以聞見爲心。故其應事接物。亦不專以聞見爲用。其無所不感而有觸即應者。以其不梏於聞見而虛也。故感於物而即合也。猶易所謂咸也。所以感而即合者。以萬物之情異。而理本一。故吾心之一理。能合萬物之異性。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所用其合。而又何感之可言乎。此合內外所以爲聖人之能事也。夫人心之所自來。本於天。天体至大。而其所性。亦不過乾坤陰陽二端而已。二端循環。故有感。其理本一。故能合。此天道之感而即通者然也。天地以之生萬物。々亦各得天地之理以爲心。所受於

天者雖有大小之不同而皆無須臾之頃不與物相感是所謂性者即天道而天與人物皆內外合者也又可不思人心所自來而合內外以求合於天哉○有無一內外合即上所謂有無虛實通為一物之性也故曰人心所自來感即合與上內外合二合字微別內外以心與物對萬物皆備於我故曰合性之本然者也感以物言合者一以貫之之意聖人之心也天性以下只申明首三句意所受不同無人物言而重在庸聖之不同無須臾不感亦無人物言而重在人之無不感蓋天道無為而就其用處言之則乾坤陰陽之流行為四德為五行人物生生不已萬化皆無須臾不感者也人性亦

無為而就其用處言之則為四德為五常為百行以及萬事萬物之各有一理亦無須臾不與物相感此即性中自然之能所謂人心所自來者也然惟聖人物各付物一以貫之與天道之有感無隱者一而已故曰感即合也曰天性又曰天道者太虛之性合於乾坤陰陽之氣而謂之天道實則一也

○朱子鋭臣云二端故有感所謂兩故化也本一故能合所謂一故神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自注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始終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微引易說卦之六章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補訓此承上文性感而言泛論理不著人○感也性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感者其性之神妙所為乎性者其感之本體所在乎惟屈與伸動與靜終與始之相感而能一也故即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也感則能通通萬物即謂之道感必有体〻萬物即謂之性其究一而已矣○感而能一即妙萬物之神也感通萬物是天道流行處感萬物不離性是性能体萬物

愚按天之太虛無形變化客形與人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皆以性為体感為用者也故作註云然集釋謂性天感人分偽未合屈伸動靜始終皆以兩相感者也其屈而能伸〻而又屈與夫動靜始終之能一者神也神即道道即性但所由

之名異耶其在天者兩在不測而為神無物不有而為道体物不遺而為性也其在人者有感必通而為神萬物皆備而為道体事無不在而為性也皆兼天人言之為盡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補注實本於虛故不固而流行無滯動本於靜故不窮而推遷無已虛靜者天地之性實動者性之感在人亦然

集解理本虛無形也而所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故曰至虛之實形滯於方虛而能實則有其理無其形也理無方故一而能散動根於靜故曰至靜之動則其靜也有以畜其力養其動矣

故動而不窮不窮則往且來同時是也
愚按此節大意亦明性感之理也虛與靜俱貼性實與動俱貼感而性感皆兼天人言之補注以虛實動靜照首篇太虛客形至靜客感分貼天人未確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性理拾遺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張子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耳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語錄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也
補訓此言性與氣命與遇之分上提起下申其說
發明天地之性原不離氣質故曰通極於無自天界之為命自人得之為性原無二理故曰稟同於性
張注性者至善而已命則有吉有凶學問所以變化氣質苟有未變當咎氣不當咎性也福善禍淫理之常也有反是者非天命之逆施乃境遇之適然君子亦安之而已矣
愚按此與至誠天性節皆極精粹與程朱大同然所云無者亦本太虛無形言之與無極太極之理終覺小異朱子銳臣云通極於無猶首節氣之性本虛之意禹注謂通極猶究極未合又云張子言造化之氣多於氣字中帶性言之如首節太和是也言人身之氣多於氣字上標性字或貶倒氣字如誠明篇氣質之性及此節是也在天無不定之理在人有不定之心此與程朱甚合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理概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謂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本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

歸也大過象君子以獨立不懼詩小雅雨無正篇淪胥以鋪
集傳相與陷於死亡書益稷在治忽蔡傳忽治之反也舜典
惟精惟一太史公報任安書臧獲婢妾猶能引決風俗通云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官為奴獲者
逃亡獲得為婢
補訓此節深闢釋氏也有原有委極其透快前云不知鬼不知
人不知天不知道可見浮屠全無所知自其說熾傳以下言其
流弊儒者為所引取是一層達之天下人人是一層英才間氣
至千五百年是一層乃其害之大者末言闢之難其人張子其
欲自任歟大學是學之大者容猶得也恬習安於所習也世

儒宗尚之言即上指為大道者因謂乃英才間氣者為此說也
聖人可不修而至謂立地成佛也大道可不學而知謂不立語
言文字但取頓悟也稽考也
發明氣有聚散氣散為鬼非既散之氣復為方伸之氣也佛氏
以覺為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為鬼重復受生輪迴循轉遂
指為苦海求免是不知鬼也氣聚為人日用事物莫非實理佛
氏指四大為假合是不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凝
釋雖異為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所以然者蓋由
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孔孟所謂天本謂道之從出
而佛氏直認太虛為道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是以一切

人事盡為墮落下學工夫盡可遺棄此其所以不知天與人也
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
也口鼻之噓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則氣散魂游而
無不之矣張子之意是謂變為有變為無今佛氏即以變為輪
迴此所以不知鬼也天德者誠也陰陽晝夜之定理通乎晝夜
而知乃天德也能知天德則知聖人所以範圍天地之化知鬼
神不過屈伸之理死生天人[illegible]今佛氏不知死生之故
直謂得道可免輪迴謂之悟[illegible]聖人以天為道所從出
以道為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故[illegible]盡性然後可以至命下學
然後可以上達佛氏謂太[illegible]謂一切有為皆是幻化其

為吾道之賊豈可勝歎
李注以其有鬼神生死之可畏懼也則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
人着信矣以其有超悟脫離之可歆羨也則英才間氣亦寘然
被驅矣人倫不察庶物不明在世則害治在身則亂德上不能
反經以息邪慝下不能明道以覺沉迷遂至千有餘年並為一
論惟獨立不懼則不至於怖死生避禍福惟精一自信則不至
於溺耳目崇世儒惟有大過人之才故能卓然以聖人之道為
己任有學以稽其弊而是非可明有禮以防其偽而得失可辨
矣
集解惑字疑無心有識謂人也間氣謂間有之氣雖得之賢才

也是安葉氏采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廻。

愚按此節首五句。明釋氏不知鬼。以輪廻為說。次五句。明其不知天人。以崇虛為說。孔孟二句。明所以不知天人之故。惑者二句。明所以不知鬼之故。大學八句。由崇虛意說到輪廻而見其不知道。自其說以下。言惑人之易。而為害之久也。蓋鬼神無形也。而釋氏偏以為有。人性至定也。而釋氏偏以為無。其與吾儒。直如冰炭之不相入。惟以人性為無也。故舍人而取天。惟以鬼神為有也。故懼輪廻而求得道。種種流弊。皆自此出。儒者誦法周孔。為風俗人心倡率。而反惑於異說。不洵可歎乎。○舍人取天者。以人生為妄。欲一切歸於空虛也。知天德。即首篇所謂本天道為用。下節所謂知晝夜陰陽而一性命者也。聖人於此理無体。不累鬼神。則此理之妙用而已。懼死生轉流而欲得道以免。則是道其所道。而非天德之道也。得道云者。道即指太虛。欲虛空寂靜。如槁木死灰。不生不滅。即謂之得道。與長生之說有別。補訓謂死保不散之氣以免輪廻。未是。極論要歸。要當讀平。故與下節發本要歸同。謂極論其要歸也。補訓謂極至之論。要妙之歸。亦非是。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遂而非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舍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微引釋氏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又曰。諸幻為真。雖真亦妄。彌陀經。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荀子宥坐篇。今學曾未如肬贅。注。肬贅結肉也。○易上傳之四章。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又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李注中上條之意。○大學當先知天德。天德者誠而已矣。誠之中諸理具備。至賾而不可厭也。釋氏亦語實際。疑與夫誠相似矣。而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欲厭棄之不暇。雖使其果誠也。而已惡明矣。況誠明相為体用。既無明。所謂誠者又安在乎。因明致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故致學而可以成聖。因誠致明由

盡性而窮理也故得天而不遺人曲成而不遺旁行而不流周物而不過此則天人合一儒者之學也彼語寔際雖與誠相似然既惡明而殊其歸則亦非誠而與我異其本矣本末既異是非固不可同詖淫邪遁之詞知言者展卷立辨而已吾儒所謂天德者性命也欲知性命知聖人知鬼神必先通乎晝夜陰陽之道而知晝夜陰陽者易也易即天道也浮屠徒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則語寂滅者與狗生執有均耳安能盡道其間蕪体而不累乎誠者物之終始鬼神者誠之不可揜者也舍易而言誠舍誠而言鬼神非誣妄而何哉

補訓釋氏語實際至惡明者也為一段言釋氏之語寔際類知道之所謂誠然誠而惡明不能明亦不能誠矣儒者至不過者也為一段言儒者誠明天人兼盡如此彼語雖似是至有之為一段較論儒者而釋非大率知晝夜至末為一段先正後反言釋氏不知晝夜陰陽之道為不知易不知易則不能免累彼從鬼神為妄而未能心解於寔際也○致誠之致至也致學之致推致其功也不遺與不流速言不遺恐是不違之誤流遁失守四句錯舉孟子詖淫邪遁四字而以失守窮大推行致曲實之直似也真際即實際鬼神即受生輪廻之說

愚按此節自數上有之句截分二段看皆申上節意蓋上節不知天人是一意不知鬼不知道是一意此上段即上節以人生為幻妄舍人取天之意蓋申不知人不知天之義也下段即上節當知天德數句之意蓋申不知鬼不知道之義也然以語寔際起以未能解真際結以下截申明上截正非截然分說○節首寔際天德俱虛彼語寔際宜若知天德矣其語到寔際却謂一切皆空不知天德之誠不離於晝夜陰陽而已晝夜陰陽氣化之寔即易之道也知此則性命即此理之本天而流行者也聖人即知此理而兼体不累者也鬼神則所謂二氣之良能者也語太虛而遺氣則亦烏知天德不知天德又烏能語寔際哉大意即首節略知体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意○要歸之要平聲謂始之所以發其本終之所以要其歸者也補訓作去聲誤晝夜陰陽所該者廣如近而吾身之語默動息外而事物之應接交感無非晝夜陰陽之寔理所在即易之道也聖人知之而因物盡道故脫然而無累釋氏不知而欲廢棄一切反為其所役矣故曰欲免累而末由補訓解晝夜陰陽常以死生為言謂釋氏欲生而不死亦未是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微引易上傳之四章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本義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

補訓此因上文輪廻之說而引易及孔子之言以見輪廻之妄
也直者直告之也
李注謂非拒其問也言能知生則能知死矣正所以直告之也
愚按首篇云太虛不能不聚而為萬物物不能不散為太虛
即此節之義疏蓋太虛之第三層也與程朱所言小異玩下
節形潰反原可見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
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
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
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体
五章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十一章一闔一
闢謂之變十二章推而行之謂之通五章又云生生之謂易
補訓此節以道字為主而兼及神與易体不偏滯二句提起下
分物則偏滯道則兼体言雖引易辭皆兼体之意兼体則道也
神也易也皆在乎是矣○更即道而推之道與神與易非有二
也易曰神無方易無体蓋謂体之不偏滯者乃可謂無方無体
凡偏滯於晝夜陰陽而不相通者物也若道則兼体而無偏滯
之累也以其兼体故易有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變化不測又
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蓋自其推行有漸語之故曰道自
其變化不測語之故曰神自其生生不窮語之故曰易其實則
為一物指其事而異其名耳分之為三可也統之為道可也○
無方所無定体如晝夜陰陽循環變化是也若晝只為晝夜只
為夜則偏滯而不能無方体矣一陰一陽一闔一闢一字甚活
有循環之義不測亦謂變化不測通乎晝夜作通變之通與易
稍異
張注無方故無物不包無体故無微不入動則在陽靜則在陰
故曰兼体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不守其常故曰無累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
況諸谷以此

徵引老子成象篇谷神不死
補訓此言天德之神也謂之神者以其神妙不測也可求則不
神矣
高注應者屈伸相感之無窮況譬也老子所謂谷神不死況天
之虛而應也
愚按虛即太虛無形之本体体也善應即絪縕相盪之氣化
用也由第一層及第二層並在神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
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
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

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
成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徵引易上傳之四章游魂爲變○禮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季秋之月爵入大水爲蛤
補訓此承上文虛而善應謂之神而極推陰陽合散之理因以
明生死變化之義也無窮無數總歸湛一即所謂太虛爲之体
也陰陽之氣四句大概以陰陽言承上起下之詞形聚爲物二
句以一物言○夫太虛之理主宰乎氣而爲氣之体氣有陰陽
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之也亦無窮其氣散見而無數故
神之應之也亦無數雖應之無窮其寔只是湛然雖應之無数

其實只是一而已矣湛一者太虛之理本如是也夫陰陽之所
以感且散者未易窺也陰陽之氣本一散見則有萬殊人莫知
其一也合則混然萬殊歸於一人不見其殊也此陰陽之變也
以一物言之方其形聚則合爲一物及其形潰則反原蓋形潰
反原則魂散而復歸於陰陽之氣易所謂游魂爲變此之謂歟
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而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其有前後
身而爲變之說也彼輪廻受生之說不亦妄哉○太虛之理至
神妙故下言神神即太虛之感應處陰陽屈伸相感無窮對下
散說則相感主其合時言散則萬殊合則混然無迹形聚爲物
承散說陰陽之氣散爲萬物而物皆得陰陽之氣聚爲形也形

潰反原承合說形潰散則反歸其原復合於太虛也此二句不
可以聚承合潰承散說易游魂爲變對聚散存亡爲文謂聚變
爲散存變爲亡也
集解散散見成物也非消散也無窮直言無時不然也無數横
言無物不有也反原者謂其理復還於天地也程子曰萬物之
散其氣遂盡無復還本原之理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
資既反之氣以爲造化哉況既反之氣既散豈有復在天地之
間其造化者自生氣如海水潮至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
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也或問朱子人死其氣雖散只反本還
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召得

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
愚按太虛体也神即太虛之用也其用隨氣所感而善應体
則湛然而至一亦以第一層第二層兆眹也至形潰反原並
及第三層矣蓋相感無窮以氣之流行言其散無數以氣之
生物言其寔則湛然而一仍然太虛之本体而已散則萬殊
承上散無數一即下混然意與上一謂太虛者不同合則混
然承上感無窮殊即上萬殊意此見萬殊即其混一混一即
其萬殊而陰陽之氣皆神之所爲非責人以當知也形聚爲
物又承散則萬殊形潰反原又承合則混然通節只此二意
反原者以下不過因反原而辨游魂爲變之義耳

誠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
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
信夫
徵引易益卦彖日進無疆下傳之七章益長裕而不設本義益
但充長而不造作○詩小雅天保篇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補訓此與上文不聯蓋以學問之語離附之提一誠字示人見
得誠能益於己益於人而借易以明其義
華注益物自益皆必以誠漸而進之而勿助長乃其道也施之
妄躐等之教也學不勤作輟之學也故皆不能益
愚按益六三有孚中行淵心存誠信而所行合中也九五有
孚惠心謂上有誠信以惠下之心也易原有誠意但張子非
尚釋易乃借易以明誠之足為益耳大易篇益長裕而不設
益以誠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與此互相發○上以誠
正明長裕意下以妄與不勤反明不設意誠則自不用設不
誠則妄與不動之弊生矣反正相足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
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徵引易乾卦文言忠信所以進德也○書仲虺之誥改過不吝
補訓此引論語不重章貫通其意示人以切己之功也
集釋不固之固此以為固滯之固
李注學則不固蓋重則疑於固知學則其德日進而不固矣厚
重而進於學忠信而取善改過皆交養互發之道也
愚按論語本作四事此以重與學分看與下共作五事而其
意總以見五者之相須而不可缺也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
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
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
咎為己戲失于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徵引禮哀公問孔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張子經學理窟學大原上篇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
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
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
華注首篇及此篇多論神化之事而以此章終之見君子窮神
達化之功不外乎言動身心之地正示人著實用功處
李注言動之戲者有心之過也乃自以為出於無心而欲人之
不已疑曰吾聊為戲耳而不知戒其出汝者是之謂長傲言動
之過者無心之失也乃自以為當然而欲人之己從曰吾誠欲
如此耳而不知歸咎其不出汝者是之謂遂非凡此者皆不能

忌者撿察之過故曰不智莫甚焉

補注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之說謂此篇大指不越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朱子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於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朱子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機其誨人之意深矣

愚按歸咎猶云任過出於思作於謀即是出於心即是出汝者謂非己心即是歸咎於戲即是不知戒非心非誠即是失於思即是不出汝謂己當然即是自誣為誠即是不知歸咎雖言之重而詞之複意則只此兩層

乾稱卷之終

濂關三書無卷數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王植撰植有四書叅註已著錄是書取太極圖說通書西銘三書以朱子之註列前採諸家之說附於後亦時時叅以己意植於宋五子書皆有註然皇極經世正蒙其書註者差稀故頗有所考訂此三書則人人熟讀無可發揮亦如宋以來註孝經者隨文演義而已

程子節錄四卷文集抄一卷

〔明〕高攀龍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乾隆七年華希閔刻

高子全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程節錄四卷文集鈔一卷附錄一卷》

提要

二程夫子語四卷高忠憲公官行人時所節錄也

按公年譜在萬曆壬辰距今一百十一年其本藏

今宮諭淼對嚴先生家顧君瀏期欲梓以行不果

子棟高始匯成之屬予讎校因獲覩公遺墨與洲

已遂于澤尚新爲之嘏然興起益二程之書總萃

門人所記錄故多重複叅錯公合併芟節先辨性

次論學次治事次釋經而文集術附見焉覩其蠅

書字畫旁加甲乙意不日流連惓褰附起自道公

之潛心是書益可思見或謂公嘗刊朱子節要既

程子節錄　序

乞序於顧端文公又自爲之序而於二程不及焉

何以故曰嘉隆以來儒者多操戈朱子端文忠憲

特昌言其無弊一時表章甚力昔人纂言立說類

有所不得已匪直以文而已公旣階梯朱子以服

膺二程整齊嚴肅內外卓然甲午揭陽道中始悟

萬變在人實無一事之語丁未信鳶飛魚躍與必

有事焉之語所謂纏綿斬絕透體通明又曰眞機

流行間不容息公之得於二程本末具在當其身

心冥會筌蹄可忘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

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嗚呼如公者乃可以讀二程之書矣顧予刻成問序于予予辭不獲因道公所以不爲序之意如此康熙癸未後學陸楫敬題

程子節錄目錄

目錄終

乾隆六年辛酉金匱
後學華希閔重較刊

程子節錄卷之一

明無錫後學高攀龍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葢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葢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

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強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葢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佛學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爲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爲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至如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

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兩腳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兩腳自行豈有此理葢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何也葢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

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朱子曰此是因解乾字乾字卽天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

別又卻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精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

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此章性字說得最雜有是說本性者有是說氣稟者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 正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明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

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明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日入於惡流於一物 明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懷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胷中瑩然無疑止此理耳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 明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 明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正叔言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匹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

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佗一邊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

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煞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并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
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
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來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
死灰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
如死灰所貴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
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
木死灰則卻於何處有事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謂克卻不是道伯淳言克

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
則不消克卻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
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只著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佗浩然之氣處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
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
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
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
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
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
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
者皆是自私者也

如天理底意思誠只是誠此者也敬只是敬此者
也非是別有一箇誠更有一箇敬也

天理云者這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
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這上

頭來更怎生說得存亡加減是佗元無少欠百
理具備

這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

堯夫詩云聖人吃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道理平
鋪地放著何必如此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
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
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佗物不與有也人只為
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

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著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異教之書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以一事遂都取之

冬至一陽生卻須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

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乎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耳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

也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 以下明

切脈最可體仁

觀雞雛可觀仁

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卻恐賢問某尋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於淵向下更有地
在鄭轂問此二句顯道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眞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
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
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
之性 正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
萬物 以上正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正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
其初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
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
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
之說者也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仁則一不仁則二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爲仁
氣形而下者
性不可以內外言
神是極妙之語
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
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
與小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以上正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以下明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淸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

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者則非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淸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

耳

聖人之言冲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爲一己之私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力非自然也故失之

遠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於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消鑠乎以下正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卻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

大而化之只是謂理與巳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巳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巳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過不及甚微惟顏子自知他人不與卓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耳

眞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巳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

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巳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巳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巳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是有不信如東即東西即西則無信

極無適而不爲中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

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巳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

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

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凡言性須看他立意如何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

固是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悌不是兩般事只孝悌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

性之理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則無不善

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

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
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問如此則
禮樂卻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
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
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
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
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
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

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不識孝悌何以
能盡性至命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
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洒
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無有本末精
粗卻被後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
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
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

他將公字思量
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有心而後有意問
孟子言心出入無時何如曰心本無出入孟子
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逐物是心逐之否曰
心則無出入逐物是欲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稟於天謂性感爲情動爲心質幹爲才
生之謂性與天命之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
論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

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
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許大
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
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發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
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眞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

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等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明

公最近仁

恕者入仁之門正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illegible]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德至於無我者雖善言美行無非所過之化也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如何是充擴得去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天地閉賢人隱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明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非聖人之言也心安得有出入乎

明道云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問如何是道明道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伊川曰行處是

伊川曰人能至公便是仁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和靖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

和靖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曰譬如此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程子節錄卷之一終

程子節録卷之二

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為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 正

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為道也又曰道無真無假曰既無真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為真不是者為假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顧問毎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

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

不足以達道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明

嘗喻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强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

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

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原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明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明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 明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天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 明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明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

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

今之學者唯有義理以養其心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
無不從慮則未在已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
不利
伯淳言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凡學之雜者終只是未有所止內不自足也譬之
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貧者見人說金須借他底
看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禪學直須置而不論更休曰且待嘗試若嘗試則
已化而自爲之矣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
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
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
念則又是爲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夜以
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
心爲主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
上更添不得心真者兩件物不得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
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
持養底氣象也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
止也
養心者只須是教他寡欲又差有功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

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
只是中心沒事也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胷便可見今雖
知可欲之謂善亦須實有諸已便可言誠誠便
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
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
致之天人無間不充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
已是離人而言之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腳

始得

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充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横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然而人又更别處走今日且只道敬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也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物理最好玩

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甚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甚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曾何足論若知得這箇義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

才則又見其卓爾

得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不愧屋漏便是箇持養氣象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

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

胎息之説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説著若言神任則氣任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爲主其心欲慈惠安靜故於道爲有助亦不然孟子説浩然之氣又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氣又所爲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爲奈何

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閑目靜坐爲可以養心 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爲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常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兩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卻只是守 明

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勿忘勿助之間正當處也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有準的

參也竟以魯得之

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

邢恕日三點檢亦可哀也何時不點檢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明 以上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正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所以釋子謂又不是野狐精也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爲枉尺直尋之病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胷爲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以上正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明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六經足矣奚必佛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明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執事敬者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睟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卽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有私意便是餒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心有所存眸子先發見

學原於思

節嗜慾定心氣卽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經只言一觀止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須要有止 止於仁止於孝止於大分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 貴熟
觀天地生物氣象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
其餘自正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不常其德則所勝來復正常其理則所勝同化 素問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
別事雜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
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
之仕者爲己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
有力者將以爲亂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
不熟也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卻有至憂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
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今之學者岐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
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
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淺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
果知未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裏
體道少能體卽賢盡能體卽聖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
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
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無施於人

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
不可言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智崇禮卑之意
只是論行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已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
內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不學便老而衰
把得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
無所歸也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卽道日益明矣
人有斗筲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
有天地之量者斗筲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

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董仲舒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胆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圓也此言極有理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

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是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以下明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克勤小物最難

自下而達上者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學要信與熟

敬勝百邪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深可戒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

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
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學要在自得
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
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蓋亦有其理故也
萬物皆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
於已力哉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理一作也

人心不得有所繫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
志可克氣氣勝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
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
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耳不知命無以爲
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
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學之要也

操約者敬而已矣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
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爲質則禮以行之孫
以出之信以成之孫順也不止於言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體用也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也
致知養氣
居仁由義守禮寡欲
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

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
非徇名也
人須知自慊之道
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蚩在彼隨
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
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所不足
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耳

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

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

居之以正行之以和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

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

只在愼獨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

讀書要玩味

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多言廣心浩大然未見其人也

志氣之帥不可小觀以下正

涵養吾一

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他剛大直不習無不利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大而化則已與禮一一則無已

六經之言在涵畜中默識心通 精義爲本

物則即一作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

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

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理無人

欲卽皆天理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人不能祛私慮只是各齊故無浩然之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卻只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

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人皆稱柳下惠爲聖人只是因循前人之語非自見假如人言孔子爲聖人也須直待已實見聖處方可信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於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養心莫善於寡欲不欲則不惑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人惡多事或人憫一作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徇流俗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

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有經傷於虎者他

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為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

敬以直內有主於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能不虛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為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一有久字）必別

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

必有事焉有事於此（一作敬）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意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學者之流必談禪者只是為無處撈摸故須入此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

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敬也敬則是不私之説也才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學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釋氏之説若欲窮其説而去取之則其説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且只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何如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亂説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一作方

儒者其卒必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爲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某處安某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爲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而卒歸異教者只爲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有之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某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程子節録卷之二上終

程子節錄卷之二下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
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
何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
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
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
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
簡若居簡而行簡卻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

一箇字

敬則無己可克始則須絕四

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爲主若有人爲繫虜將去
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唯心則三軍之衆不
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由經窮理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
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卽常中不思而得
卽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
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人何必言中不中
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
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
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
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
須熟玩味聖人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
只是講論文字

格物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
久須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
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
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饑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
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是不知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葢始學時盡是傳授
後之學者卻先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
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本
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冊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

惟自失兼亦誤人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人說金說黃色說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做官奪人志

守身爲大養疾亦是守身之一齋戰疾聖人之所愼

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渟汪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以物待物不可以己待物

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於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無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

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illegible]
也如此自然不習無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巳是
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
便不同欲得學且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
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 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illegible]
之道其發無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
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狗耳不可[illegible]
和和則巳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illegible]
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
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
之今百工技藝作爲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
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卻如此[illegible]
過了日月卽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
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

耳
致知在格物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
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
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
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

峻處便逡巡（苟能遇難益堅闖過則攻何遠弗至也）
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
其數祝史之事也
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禮義古人所養處多
若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人都無
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
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所貴聞道執經而問但廣聞見而已

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

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頓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旣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旣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也比之道須當有首

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

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

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或問思一事或泛及

他事與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不致知怎生行得只是
覷卻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
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事
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學
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
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
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

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學者須要
自信既自信怎生奪得

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
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
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
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
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
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
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
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
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
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
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
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
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強也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

人言卻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莫說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
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
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
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
者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才有欲速之心便不是
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又問敬莫是

靜否曰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只用敬字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
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
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
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
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
曰此只是自疑耳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
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

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
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
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
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
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
言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
有功
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

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
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
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
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
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
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倨
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
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

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
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
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
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
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
無度雖正亦邪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
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

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

人才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

直不避嫌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何如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爲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

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下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者又其下者也

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合無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麽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前求之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久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别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

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為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

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
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
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
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
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
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
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
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
莫過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

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
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
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
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
鏡如止水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何也曰只是
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事亦有數
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乎
日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若
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夢只有朕
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
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
爲昏氣蔽隔也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
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
固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
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
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要定

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
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
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
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
集義所生積集旣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
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
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

氣體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合得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愼言語不妄發此卻可著力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

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否曰這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耳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否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一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卻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中有怒甲不移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

曰只彼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人見

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
矣聖人心如止水
入只有箇天理不能存得更做甚人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
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又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何故底死如此
文意不難會須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學如
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天下皆疑吾獨得

無疑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說得
極好下面言心迹之判便不是皆後人附會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
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旣
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郤有語云言
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畜而
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
得淸者出來人思慮始得溷濁久自明快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
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
不同
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只以利
爲心則有害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
退便是格物今日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不

知煞有誤人處
若要不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
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
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
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
損也又曰今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
雖勤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

保生耶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淸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
問如何是格物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

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其遲速卻在人明暗
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學者須要知言知言然後可以養氣不知言無以知道也

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
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則如舜之去四凶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

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强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淸
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
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已近道矣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旣亡之後而復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

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是之謂不動心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

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

不深思則不能造其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伊川 上俱伊川

性靜者可以爲學 明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明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正

心得之然後可以爲己物 明

學如於不欺闇室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

人必以忠信爲本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 正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 正

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 明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 正

格至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思曰睿睿作聖
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
義學者當深思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
後歸之於命可也
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牿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
可通行者不害也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
所畏懼修省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死以學

道則立心不正矣伯
心敬則內自直
思慮不得至於苦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胷中須如風
動竹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
地不得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
周旋中禮得之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
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
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李朴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學者要先會疑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
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
餒乎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或謂科舉業奪人之功曰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

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或病漢史天子建中和之極中與極之語曰此亦有理中和猶木材也極猶屋之極有中和斯有極如有木材斯可建屋之極學者須識此氣象

內直則其氣浩然養之則爲大人

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

宗丞先生謂伯温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

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

明道曰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明道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心須教由自家

明道曰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

謝顯道從明道於扶溝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和靖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門人問和靖如何是主一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伊川亦

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

震澤語錄曰伊川年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健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閑了都無用處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自涪歸

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日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程子節錄卷之三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曰我心

望廷對欲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有人勞正叔先生曰先生謹於禮四五十年應甚勞苦先生曰吾日履安地何勞何苦他人日踐危地此乃勞苦也

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

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伯淳自謂只得他人待做惡人敬而遠之嘗有一朝士久不見謂伯淳曰以伯淳如此聰明因何許多時終不肯回頭來伯淳答以蓋恐回頭後

錯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大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爲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爲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卻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得致之爲言直如人

以力自致之謂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命苟不
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窮困之時須致命便遂
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
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粗礪的
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
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
出來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

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
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
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
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
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
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既是爲人後者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
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卻當甚爲人後後之立疑

義者只見禮不杖朞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
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著道爲其父母
以別之非謂卻將本父母亦稱父母也
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在己則自當生死
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
不可也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
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
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
所及此大要也
欲得人家嬰兒善且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
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
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
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

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朴之若旣朴其升堂又復
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
得矣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
邪心以下明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擲
擲於棼於斯須是聽其言也厲
有人疑伊尹出處合於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

則止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
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
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
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所學淺深後來更不
問蓋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
貌則不可勉强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
章最佳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
者亦有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
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
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鬬之獄
今之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搆善
爲政者勿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
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鬬訟可息矣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
所不安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
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

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疑心微生便是不應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

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爲總是罪過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無欲速心速七年理速

邪說則終不能勝正道人有秉彝然亦惡亂人之心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行兵須不失家計游兵夾持

職事不可巧免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太遠

則卻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卻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二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爲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
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
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
何也亦是未盡善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
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人賢不肖國家治亂不可以言命以下明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
犯而不較較則私非樂天者也犯有當報者則是循理而已

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
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
首一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於淵神不
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導
之而已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
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
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
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
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
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
適是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學禪者常謂天下之忙者無如市井之人答以市
井之人雖日營利然猶有休息之時至忙者無
如禪客何以言之禪者之行住坐臥無不在道
存無不在道之心此便是常忙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
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
動之也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
禮而責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宗法立則人人各
知來處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
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奈何其可知者無
遠近多少猶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
厭多蓋根本在彼豈可無報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
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卻是責天理而不

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而
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
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
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
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
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
寃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
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
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
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
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
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旣久能變得氣
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
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
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
己更不論才也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
意言象數亦然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
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
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
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猶不肯
爲況聖人乎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闔闢之理
也寤寐須順陰陽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

歸肵之類不曉多損肵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卻微服過宋舜既見
象之將殺已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
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饑溺者
過門不入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卻救
之如此其急數者何故如此須思量到並行而
不相悖處可也今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
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

他不得況於聖人曰舜完廩浚井之事何如曰
本無此事此是萬章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
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
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
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
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
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必
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
之理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
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漢家四百年
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其嘗謂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人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
保完一國不知殺多少人某謂只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
下之賊殺戮雖多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

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
賊則有所不顧爾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
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
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詩云學如
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
事只輸顏子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
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
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

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工方合詩人格既用工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嘗修

六禮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生物之始季秋成物之始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嘗祭止於高祖而下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為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

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禽獸無異矣

凡祭必致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則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齋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此非聖人之語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

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郤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

五德之運郤有這道理凡事皆有五般一日便有一日陰陽一歲便有一歲陰陽如王者一代又

是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火一作災亦有此理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亦以人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其旣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衰之命只爲有這道理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程公孫 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買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

中求有過

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子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
彼爲非乙爲則甲爲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
六十以前反復紬繹六十以後著書
韓文不可漫觀晩年所見尤高
或問周公勳業人不可爲也曰不然聖人所爲人
所當爲也盡其所當爲則吾之勳業亦周公之
勳業也凡人之弗能爲者聖人弗爲
伊尹耕於有莘傅說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

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
而已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使人有道不疑而已使人有心害我雖疑不足以
化其心使人無心害我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
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未有多
疑能爲君子者也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
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
謂之大惑
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
物　明
庶母亦當爲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
制度則一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
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游酢初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
理也能求之於語言之外者也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
體圓動體方
范堯夫經筵坐聽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
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
是無事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
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馮理曰二十年間先生教誨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頤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

西室所問曰聖人氣數順無横逆死學入聖域其數亦隨氣幹轉先生曰學而至聖爲奪造化者以此又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

崇寧間范致虚攻先生爲元祐邪說䌷廷下河南府盡逐學徒後數月馬伸求見先生辭之伸欲

先棄官而來先生曰近日盡逐學徒恐非公仕進所利公能棄官則官不必棄也建炎間伸爲御史論事公論與之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以見即直前捕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

正叔先生曰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

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但

明道云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

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講退范堯夫曰先生忘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爲不記故有許多若還記卻無許多也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伊川自涪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王介甫爲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

大之惡成於斯須之不忍

周恭叔行已早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來洛中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亦何妨此不害義理伊川歸洛和靖以是告之先生曰此禽獸不若也豈

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倡賤其可乎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孟淳夫獨處一室糞穢不治伊川嘗謂學者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莫更快人意否

祁寬問和靖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和靖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明道嘗見一寺門墻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田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象又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悔之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公敬納焉

崇寧初范舜從知河南鞏縣請見伊川問當今志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曰只有義命二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說義如何爾

程子節錄卷之三終

程子節録卷之四

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修其言辭正爲立巳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 明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

無二語 明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明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涵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巳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卽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

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巳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

卽事盡天理便是易也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

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

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伯淳言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

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

字省多少言語且教他人讀書要之仁孝之理

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詩前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者

是也不得此則何緣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

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

只是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

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

付與大小雅矣頌則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郤

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爲言便有風動之

意興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

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

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

嗟乎騶虞之類是也

化天下只是一箇風

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

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須是塞淵

然後騋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如駉之詩坰牧是賦

事其中卻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

此一句坰牧而必要思無邪者蓋爲非此則不

能坰牧

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上

天又無聲臭之可聞只看文王便萬邦取信也

然則文王之德直是似天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

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

樂則生生則烏可已也須是熟方能如此苟爲不

熟不如稊稗

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智者又看做智了

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

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
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
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
與點也之意 明
詩書只說帝與天 明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
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

諸已之信屬焉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爲非中也一息不存非
中也何哉爲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
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愼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而不
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
是不及孔子處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詩言天命書言天 存心則上帝臨汝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

事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
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
萬物
咸六四言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以心也 不得只恁地看
過更留心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正止分便定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
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無害兌澤有
相滋益處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
未嘗見其心
周南召南如乾坤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
幼小有如是才識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

恭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
便能與天地同流
詩興起人意思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施勞是他顏子性分
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簞瓢非樂也志也　志一作忘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非自得也勉而能守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
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以勉中人之學也
九德最好
君子義以爲質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孔子之語仁以教人者惟此爲
盡要之不出於公也
思無邪誠也
管仲之仁仁之功也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德也君德卽天

德也　以下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
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
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
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

中庸言誠便是神

顔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於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巳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別一般氣

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無體義有方也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

易要玩索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生德於予及文王既沒文不在玆乎此聖人極

斷置以理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知至至之主知 知終終之主終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此理也在止於至善反已守約是也

曾子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也

易中只是言反覆往來上下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密是甚 以下正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安安下字爲義安其所安也安安是義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無無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無一亦無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

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

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

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

人一人復坐不如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
閑邪也
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
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卻言得
、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
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
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默然無
言 一作爲
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

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
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
於利故便不是
善讀中庸者只得此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小
大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
人臣不誠無物不誠更有甚物也誠後便有物
如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
所立卓爾皆若有物方見如無形是見何物也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
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
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
是一箇物如顏子言立卓孟子言躍如卓如躍
如分明見得方可
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
事焉須當集義只知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

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
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
於外者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
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且如欲爲孝
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知所以爲孝之道侍
養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
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
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
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

不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卻道不合非利李遘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譬如椅子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無所不爲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息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返又不討賊則不免除出境遂不返乃可免也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爲民極極之爲物中而能高者也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

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卻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知至至之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有聖人用

賢人有賢人用衆人有衆人用學者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人君有用否曰豈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看春秋有兩句法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答張閎中曰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

毫忽乃毒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
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
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
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
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
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
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於下者乃赫赫於上者

也
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
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
作一場話說人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問仁者先難後獲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仁
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問務民之義曰如項梁立義帝謂從民望者是也
問吾道一以貫之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
這一字須是仔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
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
恕即忠之用也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
治民舜所以事君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難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以下伯
畏天命則可以不失付畀之重畏大人如此尊嚴
亦自可畏畏聖人之言則可以進德

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之下此
孔子文章
吾斯之未能信不先自信何以治人
先難克己也
能近取譬反身之謂也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
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古之學者爲己爲己在己也
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
矜而已 子厚
自反而忠而橫逆者猶是君子曰又何難焉此一
事已處了若聖人哀矜又別一事 正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正
羞惡則有所不爲知所止乃義之端、
安安安於理之所安者 伯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
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
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正
正其理則萬事一一以貫之也 正
興於詩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
與點之氣象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己勝己之私則能有諸己是
反身而誠者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己也必誠之
在己然後爲克己禮亦理也有諸己則無不中

於理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
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
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
次聽次言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
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極高明而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
明不極乎高明不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
極 伯
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

變而不窮 勞一作 者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鑑在此
而物之姸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
不踰閑者不踰矩也小德出入於法度之中大德
如孔子小德如顏子有一不善是亦出入也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
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
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
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
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

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
勝也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
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
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減一隻腳不知
是少添一腳不知是多若識自添減不得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
語可以逐句看
赤舄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孔子所謂

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
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
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爲章於天亦是形容聖
人也
蹇以反身修德故往者在外也在外必蹇來者在
內也在內則有譽
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敬事而信以下事論其所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
樂刑政

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下而
三讓之言其公也　伯
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
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
爲三公矣　叔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
必至於亂　伯
色斯舉矣不至悔吝翔而後集審擇其處　伯
宿諸宿預也非一宿之宿　正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
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
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
才備矣　伯
必有諸已然後知言
廣居正位大道一也不處小節即是廣居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
鮮于侁問顏子所樂何事伊川曰尋常說顏子所
樂者何曰不過說顏子所樂者道曰若說有道

可樂便不是顏子

公羊說春秋書弟謂母弟此大害義禽獸則知母而不知父人必知本豈論同母與不同母乎

春秋大概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徽柔懿恭四事也徽懿皆美也懿美中似有寬裕意研其意味乃得之若淵亦深也淵則深中有

奥意

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眞箇猶芻豢始得

明道嘗言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楊子安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伊川先生曰固是只爲開眼卽是病

和靖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伊川曰如何曰只是樂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問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學者不能曉也（上太皇太后書）

聖人之道雖一而治經家法各有不同

古之時天子擇宰相而任之政宰相擇諸司長官而委之治諸司長官各擇其屬而授以事治功所以成也後世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前日考察之法是也今欲朝廷重任長貳長貳自委之屬官以達於下取舍在長貳則上下之體順而各得致其功先王爲治之道也難者必曰長貳得人則善矣苟非其人不若使防閑詳密上下相制爲可循守也此世俗鄙論烏足以言治道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才乎自古以來未有如是而能成治者也（看詳學制）

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能無過）餘所論以大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觀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見彷彿耳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答橫渠書）

所云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此信乎入神之奥若欲以思慮求之是既已自
累其心於不神矣惡得而求之哉頤以爲有所
事乃有思也無思則無所事矣（此與淳公言孟便隔一層[illegible]）
子是言方言養氣之道如是何遽及神乎氣完
則理正理正則不私不私之至則神自養氣至
此猶遠不可驟同語也以孟子觀之自見其次
第也當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句心字屬下句
此說與大哥之言固無殊但恐言之未詳爾（答冉）
橫渠

所論勿忘者但不舍其虛明善應之心爾此言
恐未便既有存於心而不舍則何謂虛明安能
善應邪虛明善應乃可存而不忘乎
辱示奏稿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
欽服欽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
於愚意有未安者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
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
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
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

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
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
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
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秦漢而下莫不然也當
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
有不忍之心而已（答人示奏草書）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
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
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

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
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
誠懼沒而無聞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某於
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
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
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
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
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
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

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
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
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
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
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
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
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
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

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
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
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
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者疾沒身無善可稱
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
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
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
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
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
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
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
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
不貴也（答朱長文書或曰明道先生之文）

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設施舊法之拘
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頤觀之苟遷就於
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
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

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
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
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
又何嫌乎（答呂進伯）

中者道之所由出此語有病

中卽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
矣所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
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
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

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

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謂性有體段亦不可姑假此以明彼）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卽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决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於中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於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夫本也

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所謂傳言者失指（答呂大臨論中書）

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答楊時論西銘書）

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方其學也固當有事亦當知助長之非

所謂仁能守之者孳孳於此也此言未能盡仁且宜致思仁則安矣所以云守也（答周孚先）

前書所問心迹之說固知未能無疑也若以心迹有判則象憂亦憂乃僞矣是宜精索未易曉也

又云有道又有易何如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大率所論辭與意太多孔孟之門人豈能盡與孔孟同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之說是以能思而卒同也若紛然致疑終亦必亡而已（答楊迪）

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已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

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姑求自曉無庸他恤深尤不知者甚無謂也（答門人）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與方元寀手帖）

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書銘）

二程節錄四卷文集鈔一卷附錄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高攀龍編取二程語錄擇其精粹先辨性次論學次治事次釋經每類各爲一卷末載文集抄及附錄各一卷前有康熙癸未陸楷序稱攀龍官行人時爲是書其手抄本藏同邑秦松齡家顧鏊欲刻之未果鏊子棟高乃踵其父志刊行云

程子詳本二十卷(一)

〔明〕陳龍正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刻本

程子詳本序

記事記言。在昔人君有之。記布衣之言行。自論語始也。孔子爲生民以來未有之聖。論語亦生民以來未有之書。後千年。乃有文中子。然其年未茂。其道未成。其徒追尊之。特倣論語而爲是書。未能精以純也。復五百年。周程張子繼出。周張皆手自著書、張間有語錄、今所載經學理窟中者、亦無幾何、惟程子終日言而不著書、伯子晩年、欲著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過隨問隨答、於是其門人爭自記錄、儒家語錄之興。自此始。其後朱文公爲之手裁、初定遺書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據云、不可曉者不敢刪、重複者已刪去、然今本重複猶多。而其不可曉者。竊以爲必傳述之誤。即使學士大夫。白首枯髯。已無尋討。況能使有國有天下者。得領其益乎。存之亦復何益。朱子有言。得先生之心。則於疑信之傳。可以坐判。朱子蓋心能判之。特時未暇耳。正生五百餘歲之後、豈敢曰能判之者乎、伏覩今

上加意儒術令詞臣删定六子書每一書必經數公分定愚謂周子粹以約張邵不無偏漫各自成書獨程朱語錄有藉於删定誠急朱子語類自丁丑戊寅間彙緝已成程子書則躊躇不敢下筆者累年因經朱子手編非比朱子書為及門雜記也然竊念學脉所係與他政不同政關一時學關來世政有定位學無定位長短以度輕重以權及是時不妨野修之以俟後之君子乃畧倣近思錄義例類聚其言而於其重複者舛訛者不可解者與雖可解而無甚切緊者量為節去凡欲讀程子全書者文公所編具在儻人情樂簡苦繁取整去亂則今日所緝固深體朱子之意以仰遡程子之心雖視全書頗約而實不敢不加詳者也故不曰約本曰詳本蓋博而詳則約也近矣或者於啓沃所資學士大夫涵養進學之精微闢其便與

崇禎癸未八月朔壬戌　後學嘉善陳龍正謹序

程子詳本凡例

一凡會集衆論以成一書則可先立綱款採諸家之語以塡入之彼諸子之成書固在也如近思錄分十四門是也若删定一家之書但可就本集中各以語意相近者編作一處為之淸其重複去其緩漫因而定其綱款曰其門某門不拘定數不泥舊名庶乎不以我意格古人而古人精蘊具存矣使先立若干格彼原書語意有不盡於此數格之内者勉强攙入則不合因其無可入而去之則理關切至余故於朱子語類但隨其語立題今二程全書原未有類也則倣近思錄十四門為主而稍損益之或謂止因原本次序删其繁複不必立類然不先類總一處則繁複且不可見又安可得而去留乎且删述者將以顯前哲之心成就後學俾易於得路也大學十傳中庸三支以及孝經三禮莫不條分類聚程子書初因衆手各記不相統會故錯見叠出

其原本前後固未嘗有次序意也。何必泥其原無次序者爲次序哉。

一朱子所定、曰遺書外書者、特以其篇次有完缺、採取有先後、來歷有明晦、原非謂其言有精粗也。故今亦不復分析、惟以類相從。

一朱子有云、明道之言通透洒落、乍看便好、久看愈好、伊川之言質確精深、乍看未好、久看方好、然則兩先生學雖無異。而其言固區以別矣、記者當時多不分兩先生語。殊非正見。

如李籲記蘇季明問修辭居業、兩先生所答、適乎不同。明道以修省言辭爲解、伊川以治經實學爲解。而伊川平昔曾論門人記述、惟籲爲不失本意。或者此類亦其一事耶。今於每條之端、加一圈子、仍依遺書例、明道用明字、伊川用伊字、其一事而兩先生各有論、或與橫渠堯夫諸先生互相商確者、則用合字、遺書外書原不分兩先生語、而近思錄及各書引證又俱無可考者、加圈子而虛之、

一朱子改定大學、論語唯何甚等句、亦欲移動孝經全然刋削、而於程子遺書無所刪訂、外書雖稍稍裁減、亦未觀其會通。豈百年以來之賢傳、較千年以前之聖經、反尊而不敢動與。一言以斷之、曰未暇也。且如衆手各記、其複宜耳、然有至於三四見者、有一人所錄、而前後自相重出、或稍長短其句字、或明晦工拙頗殊、亦不爲擇取而槩存之、以是知爲未暇致詳無疑也。今於純複者止存其一、小異

者擇某條言簡意明者存之、或句字互有善否、則節取所善而合成之、

記言之法。非文則朴。如論語。如文中子。皆文也。若不修辭、便應朴直。使易讀易解。二程語錄、手筆既雜、又或間以方言、如大小大事、大小大快活之類、或泥以贅字、如不好了也之類、味大小二字意義。有應作何等者。謂大也。有應作若干者。謂多也。今隨其意義易之、至俗話文字。自不相蒙。如今人相對語言、了字

下豈容又加也字、則節之。

一一事數記、其是非曉然易判、與義理無甚關繫者、皆爲芟蕪存要、去駁留純。或義可相參、則竝載之、以致人思。又有立義全相反者、間亦竝載、而特爲折衷焉。恐啓爭端、積疑府也。如春秋蕭人要盟之事、令歸於畫一。

一每條間有分註、凡原本所載不可少者、悉仍之。或愚見所偶及、加按字以別之。又或所記未盡善、欲去、則就中有精理焉、欲存而無說、

恐粗心之士讀而不疑、細心之士疑而不解、非所以明之也。凡愚心有未安、亦用按字酌議、以俟後世善學程子、善讀程子之書者。其在每條中間者、皆分註在條末者、則低一字而大書。

一引經與釋經不同。釋經者、以經爲主、從而解之。引經乃程子自說義理、以經語爲證、各從所說義理、分類揷入。

一易傳伊川自有成書、凡說易與傳相同者、或辭小異而意同者、皆節去、明道諸條、多存。

一伊川經說、除易傳外、今春秋傳上卷乃其手著、別有繫辭書詩論語說、全書幷所未載、竊觀春秋傳、先生所加意者、故全存之。四經說其間亦各有精蘊、不可磨滅、每擇數章依次纂入。惟論語說、朱子集註中大都採用其精、擧世誦習矣。特於偶遺者擇而存之、故獨少。凡此幷無記者姓名、條末但注云某經說、又有中庸解一卷、熟翫少味、據語錄云先生有

作、已焚之、斷爲後人托名、故不復採。

一每條註各記者名、惟首條下著姓、後俱去姓、原無名者缺之。然外書非盡出二程語錄、有其門人述師語以告人、而聞者復從而記之、如上蔡語錄、則上蔡述程子言、而上蔡門人所記也。和靖語錄亦然、祁寬記尹和靜語四十二條、其中有和靜先生字樣者、下註祁寬、若直述伊川語、或他人與伊川答問、下徑註尹焞、蓋須如此觀者方明了也。若又每條註

邢寬轉述和靜語。則反使讀之難會。馮忠恕等所記皆倣此法註於條末、

一和靜上蔡諸先生、皆後儒師表、然於記錄兩先生語、師前弟名、故每條下必名、別分再傳私淑二款者、見其非親聞、非及門也、大都出於朱子之旁搜。而兩先生之學之盛、即其同時之執友與朋友之子孫。得其片言一行、莫不菁蔡奉之什襲珍之。故令朱子得彙而成大觀。亦一快矣。

一龜山楊氏有二程粹言、皆文其語、不無失當年本意、又所去太多、所存太寡、不能無遺漏精微之憾、故朱子不取、今亦不復採入、以滋重複、

一程子嘉言懿行、有可爲世法世則者、朱子或收之伊洛淵源錄、而不入二書、殆二書成後。復輯淵源遂補載之。令彼此互見也。今爲此本。欲其簡而該。故亦纂入數條。仍每條下注錄名。

一元時譚善心、於朱子原輯二書之外、蒐二程子遺文遺事、共爲一卷、又別有若干條、號曰傳聞續記、考其所採、大都出朱子語類、及名臣言行錄、邵伯溫聞見錄、易學辨惑、與溫公涑水記聞等書、他書恐其傳疑不取、頗爲有見、但程子放蝎頌酌貪泉詩等篇、每僅二語、集中已載、其餘或見語錄、或見家狀本末、甞遺焉用補、爲惟二書實所未載、而事理可師、言詞有味者、則分列各篇中、注曰譚善心

補遺、不更紛其款緒、示別於朱子原輯而已、

一魚山熊氏、以斜權輔徃行者、踰年、誦佛之暇、索覩程子多所發揮、雖昔夏侯勝之寒暑講論、不啻也、余定此書、已四易稿、重其意、復加裁焉、因採其有功先賢、有感後學者、補列各條之末、

陳龍正惕龍父識

記者姓名

門人

楊時字中立 世稱龜山先生 謝良佐字顯道 世稱上蔡先生

尹焞字彥明 世稱和靖先生 侯仲良字師聖

李籲字端伯 游酢字定夫

呂希哲字原明 呂大臨字與叔

劉絢字質夫 劉安節字元承

張繹字思叔 朱光庭字公掞

蘇昞字季明 張子門人卒業於程氏凡程張共相商推者皆昞所記名洛陽

議論 唐棣字彥思

鮑若雨字商霖 王蘋字信伯

時紫芝 馮理字聖先

周孚先字伯忱 李參

暢大隱字潛道 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

再傳

羅從彥字仲素 陳淵字幾叟 俱楊龜山門人

楊迪字遵道 楊迥 俱龜山子

祁寬字居之 呂堅中字景實

馮忠恕 俱尹彥明門人 周憲 王信伯門人

胡安國 上蔡門人遺書但言胡文定家本不云某記未必文定筆也今於每條只

注胡氏本

私淑

范祖禹字醇夫 邵伯溫字子文

鄒柄字德久 未親見二程 晁說之字以道

呂本中字居仁 王得臣字彥輔

汪端明 譚善心 元時人

卷十九

伊川先生文下

卷二十

附錄上　　附錄下

以上視近思錄例十四門、所增者、禪法經說二門、而原錄有警戒改過。今附入教人中。有居官處事。今更曰交道臣道、皆附入出處中。仍共十四門耳。其致知則以天地感應鬼神。列入爲三目不令混於首卷道體。以豁初學之心眼。而其他記述紛繁。有原類之所不能盡者。則又各隨所近而附入之。亦別其目。不相淆亂。其文集、擇精要者共爲三卷、二先生門人記述、及朱子所撰年譜序跋等項別爲附錄一卷、

陳龍正惕龍父識

程子詳本卷一

後學陳龍正彙纂

道體一

性命才情心知等來歷

(明)伯淳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言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按此直字只是不修治之意。非敬以直內之直。書云平康正直。與此同）若小有汚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李籲）

(明)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節

按無加損焉、謂率性修道、皆因其固然、有天下而不與、借證愈玄矣。若云禹行其所無事。却猶近。顧端文嘗言、明道見處極高。便有玄語。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呂大臨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大臨

(明)先生嘗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按孔子云人之爲道而遠人、病其遠、非病其爲也、今人便謂道不可爲、程子說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正合不遠人以爲道之意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

眞無假、曰、既無眞、又無假、却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者爲眞。不是者爲假。便是道。何等大分明。顧

〔明〕持國嘗論克已復禮、以謂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大臨

〔明〕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多少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按二亦字義殊器亦道即器而道在也道亦器道不離乎器也聖人欲使人明見道故王之以形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明 顧

○先生嘗語王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戇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邐迤而上。直至十三級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其却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須可至也。至相輪中坐時。依舊見公對塔談說此相輪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說道云、我知有箇道如此如此。只他說道時。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有道者自分明。只作尋常本分事說了。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按立人之道是說生來底若論人之於道須下箇性字由字孔子亦曰爲道曰由道曰弘道譬如論人之性只是箇性字及論至誠盡性須下箇盡字孔孟言語各自地頭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顧

○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只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大臨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

生生之謂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有自私將自家軀殼上起意故看得他道理小了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何等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是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明)古人見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從事於斯無是餒也立之斯立 籲

按上三語所指相近立之斯立斯亦指道否

○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 大臨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大臨

(伊)其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謝良佐

(伊)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良佐

按整庵羅氏言叔子嘗以傾此於彼破禪家言性之謬而此以器受光於日爲喻雖受字與傾字不同然亦覺未親

(明)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明)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忘天德也

(明)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眞與妄爾 劉絢

(明)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 絢

(伊)浩然之氣既言氣則已是大段有形體之物如言志有甚迹然亦儘有形象

按志之形象惟有志者自覺之

伊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爲性、性自在也。賢所云見者事、某所云見者理。節劉安

伊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節安

按秉彝固不可滅、亦爲風俗隨人主盛衰。俗惡極。其國必亡。及一代之初興。其俗必返歸於厚。所以不遞趨於鬼魅者。聖哲扶持其間也。聖哲是全此秉彝者。

明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紀

伊 問人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節安

伊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按義字當是物字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節安

按未發是心之體、發是心之用、若發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則未發可謂之性。不可謂之心。統性情者。不幾於反無本位乎。水行於東、行於西、亦須謂之水之流。難云不可謂之水也。未知程子何以云然。

伊 周伯溫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孟子言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本胡氏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紫芝

明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絢

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胡氏本

按道心者人心之合於道者也非必對放心而言危是公私邪正夾界處若已放不言危矣朱子解此二句較精密胡本所記大抵多參以己意其理義往往有未當者

伊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安節

按喜怒之類未便是不善發不中節方是不善喜怒猶水之流非水之波

伊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孟子言人性善是也荀楊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安節

伊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安節

按此條深得孟子之旨當爲定論

伊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如木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安不可移哉楊迪

按才無不善孟子之言程子謂才有不善而喻以可爲棟梁可爲榱桷則本皆是善但有小大耳必也不可爲棟梁榱桷方是不善若果有不可爲者則又安可移哉總之不移乃上智下愚

之志意非其性亦非其才程子所以說自暴自棄是不肯學只肯不肯便是他立意處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說性正皆說著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禀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旦晝之所爲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

矣乃所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爲也按自此以上廸所引證分解極有體會非專依傍古人言語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以至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按此語尚小誤四端是情未是才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禀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 廸

按楊廸所問惟善之地三字未確說情說才至當不易程子於此只應深嘉而亟與之不必復執才有不善之說矣今請極論之性成於氣情才本於性三者總不離乎氣者也天道只有陰

陽陰陽之不偏者所謂衷也衷者就兩端而折其衷即中也降此中於民曰性烝民所受者總是氣也其氣之不偏陰不偏陽者有條有理故程子曰性即理也在天地則生生之謂易在人則生生之謂性生生者至善之事也性中包含無窮之生意故謂之善非謂有善在性中也於是動而爲情則欲爲善者是達而爲才則能爲善者是情者心之初動者也心乃氣之靈處欲爲善出於心故曰情不離氣也才之出於氣固

不待言。然正所謂能爲善之資也。如木之材料。可謂器械之謂也。壞其材料。則匠之罪。非木之罪也。爲不善者。爲之者之罪。舍失弗思之罪。自暴自棄之罪。非才之罪也。性情才。論其所出。則皆不離氣。論其本。則皆受於天。皆無不善。孟子之說。百世不能易也、程子以性專屬理、故善、才專屬氣、故有不善、似分析太過、他日又云、孟子所言性者、乃極本窮源之性、稱謂孟子所言才者。亦極本窮源之才。合程子前二條。可爲棟梁

可爲榱桷。與夫毀鑿壞者。比之自暴自棄。葢亦終不能不同於孟子矣。

伊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斯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志有所帥也、胡氏本

按胡氏所見多偏、其記程子語、未必皆得本意、不知爲文定手筆、抑其子弟雜記也、如此條、說養氣極於清明、則昏去而善見、然則爲學之道。不先擇善。而先養氣乎。下條變不善以復善、又歸重養氣、似俱非根據之論。姑著於此、自後胡本有類此者、多節去、

〇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胡氏本

伊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窠子、極有巧妙。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其他皆是學。人只爲智多害之也、廸

伊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胡氏本

伊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則流而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然此論生知、若

夫學而知之。氣無淸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
才乃人之資質、循性修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
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
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
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
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
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廻、果
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
斷盡了、未知生、焉知死、胡氏本

㊉伊 稟氣有淸濁。故其材質有厚薄。栖鄭
按質成於氣。厚由於淸。漢唐儒者所未發。
㊉伊 性相近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
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
性者生之謂性也。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且
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
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
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安節
㊉伊 告子云生之謂性、凡天地所生之物、須是謂之
性、皆謂之性則可。於中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
他便只道一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
此則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於
下、萬物流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而
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
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
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
流、天幾時分別出是人是物、修道之謂教。此則專
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生
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大臨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
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
繼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
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佐良
按整庵羅氏云、叔子論性、惟此章意極完備、同
中有異、異中有同、但章末二語、恐記者少誤、蓋
犬牛與人。受氣之初。其性未嘗不一。成形之後。

其性自是不同。所云不害爲一、正指本源處言之。而下文若乃二字、却說開了、語脉欠照應、

伊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故不可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光一也。惟所禀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爲一、孟子以爲非也、柄

本伊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氏胡

○天地之間、非獨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爾、復

按前條言皆具五常、但不知充、別條又嘗言皆完此理、但物氣昏不能推、此亦言非獨人爲至靈、然則人之異於物者。不在完缺。不在靈蠢。惟在受天地之中。中畢竟是何物。中只是陰陽之不偏勝處。而云凡物皆具五常。與人齊靈。驗之物性。殆不然也。聖人云降衷於下民。云惟人萬物之靈。畢竟見得至到。

伊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陽大

伊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柄

伊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淵

○問伊川說人之生也直、是天命之謂性、謝顯道云、順理之謂直、竊謂順理是率性之事。天命之性。無待於順理也。二說異同、信伯先生曰、伊川說上一截、顯道說下一截、惠周

道體二

道理德性等名目

○王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者、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顥

○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仁者全體。四者四支。臨大

〇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游酢

伊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柄

熊氏曰、人人皆有。當其時必有。卽是信。

〇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則誠也、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大臨

〇良能良知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大臨

明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絅

伊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無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得繼斯道者。莫非善也。

〇天之付予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

明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絅

伊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胡氏本

〇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一物也、絅

按三者一物也。窮者用力。盡者已滿其分量。至者不自知其所以然。非一時事。

明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竝了、元無次序、

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卽性命亦可了、大臨

按此語、便見晦翁借窮理二字解格物。猶有病在。

合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失於太快。須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推類又盡人之性、須是幷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按張子此言只爲將窮理當格物看。陽明以窮字與盡字

同義、但理在物、性在我、如窮得事君事親之理、便是盡我忠孝之性、此意乃與程子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按知命是氣數之命。至於命便是天。然亦是氣數之命。蓋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其地位正如此。故謂之至於命。周子希天天字。與命字同。

○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

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大臨）

（伊）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胡氏本）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爲禽獸、爲夷狄、中則爲人、中則不偏、常則不易、惟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絢）

按庸是形容中字。堯舜只言中。自無不盡。

（明）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絢）

○問呂與叔云、不倚之謂中、先生謂近之而詞未瑩、如何、曰、無倚著處。（時紫芝）

（伊）極無適而不謂中、

（伊）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只是言一箇中體、既是喜怒哀樂未發、那裏有箇甚麽、只可謂之中、如乾

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非是謂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則中在其中矣、

（伊）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大臨）

（伊）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伊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顔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安節

伊蘇季明問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未發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爲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安節

伊季明問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按中既無形體有何形象中無體就中而言有箇形象可彷彿想像就人之養中者而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中

伊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胡氏本

伊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則流而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然此論生知若

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
道裏甚事若說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
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
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隨其所止而止
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
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
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
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
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

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
莫若主一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或曰當靜
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
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
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問雜說中以
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赤孩
子之心有覺而未能思凡人心寂然不動便屬未發赤子之心顧專屬已發乎曰大人不
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
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節安

按此條所問更端不已無真切理會之意所答
亦有不對鍼不了了處

(伊)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曰既盡己安有不
誠盡己則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
是有惻隱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
何必如此數纔數著便不盡大抵稟於天曰性而
所主在心纔盡心卽知性知性卽是知天矣節安

(伊)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說忠固是說恕
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鮑若雨

(明)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
無違爲信表裏之義也綱

(伊)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
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
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
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畧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
有得處柄

(明)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顥

(伊)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大隱

(明)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絢

(合)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 胡氏本

按此言天地之忠恕。

(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

(明)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明道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蔡上

道體三

天理異同之妙

(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大臨

按桀紂本是惡。程子所指楊墨之類者、是偏。偏極則亦惡矣。

(明)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 大臨

(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大臨

(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絢

( )立清虛一大爲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大臨

(明)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絢

(明)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絢

(明)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一之而兩之、不兩則無用○絅

伊不當以體會爲非心、以體會爲非心、故橫渠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神、與天爲一、安得有二、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卽與天地無異、不可小了他、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故反以心爲小○大臨

○誠神不可語、

明中庸言誠、便是神、絅

明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

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朱光庭

明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絅

按聖賢言道○如此者多○非默會反疑其言有病○

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絅

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絅

明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絅

明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絅

○不要將易又作一事、卽事蓋天理○便是易○大臨

明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

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絅

伊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伊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伊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

伊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云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良佐

按天且弗違、天字若指道、道何可言弗違。人亦安有先於道者。舜欲傳禹、云朕志先定、鬼神其依、此是先天而天弗違。[illegible]謚。只是一箇天。但天是鬼神之統體。鬼神是天之分布功用處。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哉、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臨大

㊀天地以無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焞

㊊咸恒、體用也、體用無先後、絢

㊊理義、體用也、絢

按此物宜如此安頓。便是理。體也。依此理安頓之。便是義。用也。

㊊天地之氣正、恭作肅、肅便雍也、絢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按有無動靜從不相離不可離也] 如冬至之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之無動、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耳、絢

○和靖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曰書傳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馮忠恕]

○嘗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和靖曰、說著靜、便

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illegible]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祁寬

按動靜死生、總是一理、然動靜無端。若謂死生亦如環無端。非輪廻之說乎、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合天地之生物不測、則與動靜一理耳、非以一人死生言之。

○昔嘗請益於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喩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按陽明言未撞時原自驚天動地本此] 伊川喜曰、且更涵

發、疛

(　)楊子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其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安、子安由此遂服。祁寬

按楊子安是好禪者、素不服伊川、伊川此際機鋒適合著禪、子安一悔一服、都只是此態。祁寬

在和靜門、亦染禪習、故所記多相似、

(明)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絢

(明)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絢

(　)和靜嘗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祁寬

(　)和靜曰、有人問明道先生、如何是道、先生曰、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上求。祁寬

按此二條問道同而兩先生答異、伊川所謂行處是者、須至聖由仁義行則是、使在他人、須行得合理處、方是不然、又入於生之謂性、以器為道矣。明道指人倫、此堯舜以來相傳一脉、然夫子直云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此便是道、孟子乃言歸而求之、是言為道、今云於人倫上求、正與孟子意同。

道體四

理氣

(明)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當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顥

按天與之為性、理人受之為性、分分不盡、是有忝於生也、而人往往委於所遇、然隨遇自有盡分處、故惟知性則不謂命。

(伊)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大臨

(　)詩言天命、書言天。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涵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在帝左右。帝指何帝。

按帝豈有二三耶。而云何帝。猶言何物耳。不敢以物字擬之故云。

○天地之化。既是二物。必動。已自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既動轉。則齒更不復得齊。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曆不能窮

也。大臨

明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按造物不齊惟此語推出其本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却皆有理。大臨

明一日遊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佐良

明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佐良

按此二條。與雞雛觀仁。切脈體仁。明道先生所見無非仁者。所見無非天地陰陽者。却與仁者見之謂之仁。又別。

伊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俱稟得。先生謂不曾

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佐良

伊或謂許太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佐良

明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絢

按整菴羅氏云。截者。非分截上下為二。正斬截

上下爲一

(伊)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佐良

按伯淳先生云、元來只此是道、正叔先生云、所以一陰一陽、道也、近儒整庵羅氏曾辨此、而併謂朱子見地、僅與正叔相等、又推朱子一生認理氣爲二者、其原出於周子太極圖說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之三言、要之、一陰一陽之謂道、精神在兩一字上、舊嘗云陰陽之謂道

哉、朱子云、陰了又陽、陽了又陰、已見及此、正叔云、如一闔一闢謂之變、亦是此意、不知上文如何又加所以字、則亦將云所以一闔一闢者變乎、難言哉。今不得已。爲之言曰。陰陽。形而下者也。一陰一陽。形而上者也。陰陽之謂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相推不窮也。其條理不亂也。心可得而會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按又一條云、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不分兩先生語、夫子云、形而上者謂之道、正卽形以見道。不云無形也。似出傳述之誤、故不復錄、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明)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絅

(伊)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按變化無窮而有常、只說得庸字、却因庸字帶出中字來。

(合)明道嘗謂人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耳、更有甚事。尹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伊川曰、然、呂堅中

(伊)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一時有便齊有、

按開闔無先後、然與形影非類、先生嘗以形影比忠恕、恕根乎忠。猶影根乎形。不互爲根者也。

陰根陽。陽根陰。難比形影。
(伊)絪縕、陰陽之感。
(伊)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以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安節
(伊)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所見聞者爲顯見、所不見聞者爲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

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爲有殺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楊震四知然否、曰、亦是、然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然、不可道事至目前可見。然後爲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纔仁便壽。纔鄙便夭。壽夭乃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不夭。安節
(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廸

道體五

本體功夫之合

○嘗喩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

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大臨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譬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念之、了然胸中、這一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大臨
(伊)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

於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大臨

按道孰爲大、性爲大、去率何以見道。道又安可以小大言。且思出於心。而以思明性之大。其非知道者之說可知矣。暢大隱本、胡氏原注云、識者疑其間多非先生語、則當時蓋已疑之、今聊拈出一二則、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打攧了習心兩漏三漏子、今如此渾然說做一體、猶二本、那堪更二本三本、今雖知可欲之爲善、亦須實有諸己、便可言誠、誠便合內外之道、今看得不一。只是心生。除了身只是理、便說合天人、合天人。已是爲不知者引而致之。天人無間。夫不克塞。則不能化育。言贊化育、已是離人而言之、大臨

㊊言體天地之化、已剩一體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對此箇別有天地、大臨

㊊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非謂贊助、只有一箇誠、何助之有、絢

按輔相天地之宜。即是助意。

㊊凡言克塞云者、卻似有箇規模體面、將這氣充實之、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氣則只是氣、更說甚克塞、如化育則只是化育、更說甚贊、贊與克塞、又早卻是別一件事也、大臨

按有不能塞之人。自然見得有能塞之人。天地位。萬物育。有贊之事。夫子亦云裁成輔相。此所指氣與化育。應是單就天地說。思孟是就至誠

善養之人說。觀下二條。則兩先生已自解之。

㊊至誠可以贊化育者。可以回造化。絢

㊉贊天地之化育、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此、若只是至誠。更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

按天人一理、而所爲各分、此至論也。天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安得不以憂贊之。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只爲常是這箇道理、此箇亦須待他心熟、便自然別、大臨

○得此義理在此。甚事不盡。更有甚事出得。視世之功名事業。譬如閑。視世之仁義者。其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是天來大事。處以此理。又何曾足論。若知這箇道理。便有進處。若不知得。則何緣仰高鑽堅。在前在後也。竭吾才。則又見其卓爾。大臨

（明）太山爲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艮佐

按此即孟子所性不存之意。然在堯舜自觀。則可。在人觀堯舜。則不可。夫子贊大哉堯之爲君一章。何等揚詡隆重。欲令萬世瞻仰。豈肯以浮雲藐之。大抵上蔡記明道語。往往有高過孔孟處。

（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艮佐

（明）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艮佐

（明）毛猶有倫、入毫釐絲忽、終不盡、艮佐

（伊）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眞得。須是體合。艮佐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

（明）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絢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終始萬物。

（明）息訓爲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

間斷。碩果不食。復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絢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生死猶古今。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按始終互知恐未然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按此則原窮之義耶乃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

按朱子論鬼神。且不必就鬼神上思索。將他處切要道理看透。此處自會曉得。這是論格物功夫次第。夫子說死生。止有二處。此云、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明說。是全說。然不識得。却無討頭處。論語云、未知生、焉知死、此是不說。是側說。然識得時。却易理會。知死生是效驗。始終亦是人人身上見成有底。其功夫只在原始反終上。人之有身。日用動靜。獨處對人。渾是一團生理流行。此生之歇息處便是死。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非有二物。人須推原此生之所從來。便可反求此生之所從息。反終功夫又只在原始上。蓋總就生上格他箇始終底道理。子路當年。不知曾聞此言否。他初疑死與生是兩樣。故單問死。却忘了自已未曾知生。夫子便教他就生上求。

(明)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大臨

(明)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按此先師高子野店小樓之所以大悟也。前此必有事。方一旦悟得天下本無事。既悟得天下本無事。依舊必有事。嗟夫斯言。長在悟者復誰。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按孔子當三十時。亦須志在修巳。顏子至四五十。自然亦志在安百姓。其不及者。乃所以為同。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云云。

按胡氏記伊川語云、眞近誠、眞亦不欺之意、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衇心神明。上下同流。

(明)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絢

(明)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絢

(明)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非誠知道。則豈以夕死為可乎。絢

(明)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絢

(伊)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光庭

按下上只是事理。原非有二。非此語。則人不知下上為何物、

(明)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絢

(伊)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伊)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

(明)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卒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絢

(伊)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

(伊)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是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不說感與未感。

按寂感二句、孔子本說易、易豈非道。豈嘗屬人。但象數雖出於天已借先聖手描出亦屬人分

上事矣。故有問有告。可以感言。道則常不動
（伊）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
之至。大則無時而不感。佐良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巳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
自内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
按思慮動便是感。故云自内。要之所思者必有
一物。此意正與義内相似。
（）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巳具。未應不是先、巳應不
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

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
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伊）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天之
報應皆如影响、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
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且
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
（伊）配義與道、卽是體用、道是體。義是用。配者合也、
氣儘有形體。故言合。氣是積義所生。却言配義。如
以金為器。既成。則目為金器可也。

按道義至大。配字是就塞乎天地而言。道義有
此分量。氣亦不減。故曰配。金器之名。猶云義所
養成之氣、是義氣道氣、而非浮氣客氣云爾。
（伊）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與誠、既
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
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
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
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
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節安

按孝弟神明一理。固也。臥氷魚出。則巳涉於事
物。惟有彼此。故有感應。感應正見通神處。如簫
韶九成。鳳凰來儀。太和感於此。而靈禽應於彼。
祥之誠。猶韶之和也。魚之躍。猶鳳之來也。魚自
水中來。正自誠中來。鳳自雲中來。正自和中來。
不然。反似火中蓮花。無以見通神明之實矣。欲
說向平常。轉益奇特。欲一之。轉更二之。恐傳載
小訛、
（伊）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

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又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

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安節

○或問孝、天之經、地之義、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紫芝

按孝者天之經、出於自然之常。無造作也。地之義、率土同然之路。無參差也。原自明白。程子以凡氣之屬、皆本乎天而親上、凡形之屬、皆本乎地而親下、形氣諸物。以天地爲本。則以親天親地爲反本。人以父母爲本、因身而遡所從來、則以孝爲反本、本亦是一理、然似與天經地義本旨不相涉。

(伊)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皷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皷、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禮樂之

大用、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是理自相續不已非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萬般
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言不見
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
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 安節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陳淵

道體六

體仁

○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何也蓋若便以爲

仁則反使不識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
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薛瑄

明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
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
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
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
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
之體 臨大

明切脉最可體仁 良佐

明觀雞雛此可觀仁 良佐

按敬齋胡氏云切脉是生理貫通處雞雛是生
意醇粹處

明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良佐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
若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
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
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求之外乎醫

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
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
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醇

伊醫家以不認痛癢謂之不仁人以不知覺不認
義理爲不仁譬最近

按朱子云伊川說不認義理最好只以覺爲仁
若不認義理只守得一箇空心覺何事

伊剛毅木訥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

莫近焉、仁道難言。故止曰近。曰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爲仁。則失之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舍此則不可言、

(明)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按行仁義是對舜言若湯武皆行仁義者也孟子豈以行仁義爲不美哉明道斯語說得稍快啓後世口實 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夫能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

(伊)仁之道、要之只消說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伊)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柄

按先生意在訓公。然孔孟皆云仁者人也。故先生又曰公而以人體之。

(伊)仁義禮智信、於性上要言此五事、須要分別出、若仁則固一、一所以爲仁、惻隱則屬愛、乃情也、非性也。恕者入仁之門、而恕非仁也、因其惻隱之心知其有仁。惟四者有端。而信無端。只有不信、更無信。如東西南北、已有定體、更不可言信、若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則有不信。如東卽東、西卽西、則無信、

(朱)問仁、曰、此在諸公自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

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安節

(伊)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之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許

多般數來、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爲仁之本、安節

按性是萬事之本。性豈更有本。然仁之實、事親是也、今云、幾曾有許多般數、似孝弟非性中所有。須善讀之。

伊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旣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仁與聖倶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仁道。問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何如。曰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中庸言盡己之性。以至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此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安節

按一者何也。人也。由人道可以通天地之道。未有離人而能體天地之道者也。未有先悟天地之道以及人者也。

明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絅

明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淵

只理會生。是何如。

伊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按事對所主而言謂是所主中之事耳非事物之事 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也、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安節

伊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伊周伯温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

程子詳本卷一

程子詳本卷二

爲學一

立志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大臨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佐良

明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

伊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伊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無所食。無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其可一日舍哉。安節

按此條似淡。然比不學於無食。學不學乃生死之關。其言極痛。聞道則可死。不學道。則雖生猶死。

伊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按志則必大若小則非志志小者無志者也故曰志無大小。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纔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

言人便以聖爲志。安節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伊)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按有志於學自無倦時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安節

(伊)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安節

(伊)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求其所以如此何故。聖人生知。猶如此說。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安節

○仁在己。不可讓也。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讓。酢

(明)鐵劍利而娼優拙。此重則彼輕。

○或問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業之

按伯淳作字時甚敬、曰只此是學、然則舉業習經史、作文章、比作字豈不尤切。總是學中事。非必割時日三分之一以習之也。習舉業須研索理義。研索理義。益有助於舉業。但恐意在弋獲。則無實心求理義耳。信乎不患妨功。惟患奪志。若三分割一。却似另作一事。未免妨功。

(明)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於是始有所得而歎之、以子貢之才、從夫子如此之久、方歎不可得而聞、亦可謂之鈍矣、觀孔子沒、築室於場、六年然後歸、其志可見、他人如子貢之才。六年中。待作多少事。豈肯如此。絢

(伊)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何、曰、此實無所得也。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見。喜不自勝。此終無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爲得也。安節

(明)伯淳先生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

已。自有所至。邵伯溫

按標準非立極意。是自成一家之意。如學書者。或宗鍾王。或宗歐虞顏柳。到底只成得一路。孟子願學孔子。孔子無可無不可。便是箇原無標準之人。下條必欲學聖人。便是此意。學之循循不已。聖人可至。此是二程教人宗旨。

(合)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呂希哲

爲學二

師法

(明)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大臨

(明)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酢

(明)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良佐

(明)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聞驢鳴。亦謂如此。良佐

(明)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大臨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大臨

○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之彌堅。測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人之學。而善形容者也。

熊氏曰。實有是事。不是形容。

(明)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則是深知道之無

窮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他人見孔子甚遠。顏子瞻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耳。若孔子。乃在其中焉。此未達一間也。絢

(明)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良佐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酢

爲學三

實功

(合)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

幾許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遠近高下、森列於其中、譬諸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言、（節）

○人以忠信爲本、無友不如己者、無忠信者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忠信禮之本、人無忠信則不可以爲學。（光庭）

(明)聖人言忠信者多矣。人道只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絢）

○學始於不欺闇室、（光庭）

(明)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其大者。（光庭）

(伊)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安節）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酢）

(明)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良佐）

(明)學要在敬也誠也中間便有箇仁仁在其中矣之意（絢）

○學者識得仁體、實得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大臨）

(明)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大臨）

(明)自下而達上者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絢）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

見伊川、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靖、和靖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白伊川、伊川曰、極是、使其說、亦不過此、馮忠恕

（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大臨

按相觀而善、即是習中事、

(明)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良佐

○人活物也、既活、則須有動作、須有思慮、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幾時要身如枯木、心如死灰、敬以直內、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何等大直截也、大臨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伊)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大隱

按意必固我、豈學者所易亡、毋我尤非聖人不能也、程子似以絕四未爲極詣、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大臨

(伊)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按中理猶言當理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豈只守一箇敬、且如欲爲孝、須知

所以為孝之道、侍奉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安節

(伊)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安節

(伊)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

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安節

(伊)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大隱

(明)世事與我、了不相關、胡氏本

(明)克勤小物、最難、絅

(伊)忘物與累物之弊等、良佐

○學者今日無可添◎唯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擇識。是所切用也。

胡氏本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光庭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明)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良佐○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洛中見之云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馮忠恕

(明)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良佐

○默而識之。乃所謂學也。惟顏子能之。可謂善學者也、故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明)默而識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良佐

按此以繫辭中不言二字。貼論語默字。識亦貴默◎德行亦貴默◎默者◎致知力行之統也◎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酢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奚益哉。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粹

○學者要先會疑。

㊀伊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能自得者。未之有也。大隱

○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淵

㊀伊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從彥

○覺悟便是信。

㊀伊義之精者。須是自求得之。如此。則善求義也。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粹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或仁或義。或孝或弟。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按性上無所容修。因事之有過有不及。所以用修。對氣故言性。此語須善體會。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天下萬物。

㊀伊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只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顚倒說卻。廸

按初設心一問。甚好。伊川先生所答。只是用功之法。不曾答得發問本意。欲知此意。只味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句。遠炤到修身爲本。便設心用功具見矣。不說初學只要爲己。又不至顚倒說。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㊀伊伊尹耕於有莘。傅說築於傅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

而已矣。隱大

(明)人須知自慊之道、自慊者。無不足也。若有不足、則張子厚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絅

(明)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已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按此二語適合顏子克己仲弓敬恕 及其至則一也、絅

(明)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絅

(　)大抵有題目事、易合、

(　)不學。便老而衰。

(伊)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須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隱大

(明)居之以正。行之以和。絅

(伊)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為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華心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伊)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於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按先生意、似謂平日主於學道、無暇研窮文字、終是少此段工夫。然義理上儘自用心。至於外事。雖當應酬不可已之時。外貌奔迫。心裏悠然

不著。蓋即百官庶務。蔬水曲肱樂在其中之意。存養第五則內、亦有於外事思慮儘悠悠之語、與此處可相證、

○問聰明如何磨去、曰、使之則有。不使則亡。紫芝

(伊)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安節

(伊)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

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爲名與爲利。淸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爲名而學者、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人多錯會、此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使人求名也。 安節

伊 實是實非能辨。則循實是。天下之事、歸於一是、是乃理也、循此理。乃可進學。至形而上者也。 允庭

伊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廸

伊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事上求之、可否、曰、如六經各自有箇蹊轍、及其造道一也、仁義忠信只是一件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然仁是本。 安節

伊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卻是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安節

伊 嘗見李初平問周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棣

明 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 蔡上

按天理者凡人生詩天窮通毀譽賞罰所感所應或當或不當。甚且有極相舛錯爲人所最

詫最悲最憤以爲最不合天理者。皆坦然知其爲出於天理。此是程子體貼獨到處。所謂莫之爲而爲者也。若止云事理宜行宜止。猶曉然易見。非明道特拈出天理二字微意。

明 明道云、別人喫飯、從脊皮上過、我喫飯、從肚裏去、 蔡上

按飲食一事。有當時著察。有過後受用。夫子所言知味。在飲食時也。程子所言從肚裏去。在飲食後也。不知味有二。求美不已。過之飢渴而甘。

不及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乃知味也。入肚後亦有二。能消化則不受飲食之病。能運達其精華則受飲食之益。此眞切安穩受用也。崇禎癸未寓長安。劉總憲公念臺舉此條相證云。明道喫飯從喉嚨裏過。作何解。余未應。其門人惲日初從旁答曰。知味耳。公頷之。蓋明道以脊皮與肚裏對說。自論受用。若以喉嚨對脊皮說。自當作知味解也。識此見古今引伸觸類之義。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上蔡

(伊)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何。和靜曰。莫只是樂否。曰。樂亦沒處著。馮忠恕

(伊)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尹焞

按行乎富貴亦有學。不學之人。不可以處富貴。故處約處樂。皆非不仁者所能久。程子特就所問而答之。

(伊)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强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若兩

按程子論敬云。聰明睿知。皆從此出。朱子謂必是曾出得些來。方有此語。今觀氣貌改變四字亦是親涉過。如前條所記。自涪州歸。氣色勝平日。蓋其晚年涵養成就。無復圭角可尋。學者當體此。

○楊子安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王元致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和靜曰。固是只爲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祁寛

爲學門

階級次第

(明)纔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絢

(明)興於詩、立於禮、自然見有著力處。至成於樂、自然見無所用力。[illegible]

(明)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淵

(明)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無著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同。絅

(明)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佐良

(伊)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

化。乃可知。大臨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大臨

(明)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大臨

(明)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簡。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王按文無數亦保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易按

繫言極深研幾探賾索隱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大臨

按明道先生此條。全說一已生知安行光景。近來講學者。多藉爲口實。動云不須窮索。然存久自明。非不存而能明也。動云不須防簡。然體之而樂。非不體而能樂也。顧端文先生嘗深辨之。

(明)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佐良

按兢業小心。堯舜文王徹始徹終。從無放開之事。守之不勉處。便是從容中道。便是化。何待於放。伯子此條當與衣敝縕袍章參看。要細味開講既得後三字。蓋學者凡有所得。便須放開。更

求進步。如終身誦不忮不求。只是守定此一事矣。又如子貢無諂無驕。便須放開進到樂與好禮上、不得終守無諂無驕、又如朱子言、非全放下、終難湊泊、亦指平日考索著述等工夫、非要把操存之心一齊放下也、果爾曾子一生如臨深淵、本體從未嘗湊泊耶、自二先生放開放下之義不明、反為放心者、隱隱資藉、至楊慈湖直謂孔子戕操存、而貴舍亡、噫、放之為言、貽禍烈矣、觀下條先生自謂煞用工夫、顧獨不信耶、

(明)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伊洛淵源錄

(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利、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大臨

(　)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大臨

(明)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好之者。如游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己物爾、然人只能信道、亦是難能也、絢

(明)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絢

(伊)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顛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伊)或問如或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伊)問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求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須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

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胡氏本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大臨

伊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也者有可否之疑、須論辨而後明、學也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

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問於郯子老子、既知則遂行而已、更不須講。大臨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己而已。能有諸己、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師

○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為亂。

伊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伊今之為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曾點漆雕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

伊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只是

淺近說、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箇豈字、便露筋骨。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

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安節

按孔孟之言。一顛倒之間耳。未之思也。人病不求耳。一也。夫何遠之有。豈難知哉。亦一也。涵與露。惟在辭氣。其辨甚微。

明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於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是已知之而進不止者也、從彥

按已上二條、皆以由禮為淺、知禮為深、弗畔者、由於規矩者也、非能知禮意也。顏子約禮、是知天理之要歸、所以望的而趨。便到自強不息處。程子意、非謂行輕而知重。正謂由淺而知深。熊氏云、人而無知。行不足重也。人而有知、行何可輕也。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安節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明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不見其大、便大。

伊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

按學道學聖人、便是立趨向、便是立志。又有何事在立志之前為根本、只是孝弟耳。如小學功夫都是如弟子入則孝一節、從幼時培養來、孔子亦十五志學、十五前自有根本。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明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絅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光庭

明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絅

明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紳

明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紳

伊勇者所以敵彼也、苟爲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也、胡氏本

按勇乃達德。聖人亦勇、仁人亦勇。非懷一物以敵物也。此云不賴勇以敵物、似指果敢之氣而言、亦恐文定所記小誤、

伊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胡氏本

伊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卽常中、不思而得、卽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就他人見之、若不勉不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玩索、久之庶幾自得、

伊孔子自十五至七十、進德有許多節次、聖人未必然、亦是爲學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後進。

按聖人語無不誠、雖生知。亦必日深一日。雖安行、亦必日熟一日、寧有以上智發憤好學。而自少至老無容進步者乎、但他人從迷得覺、去非卽是。聖人總就覺中是中爲進步耳、自十五至七十、進德節次、非聖人不能自道、恐非獨爲學者立法、

伊周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爲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爲有巳、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胡氏本

按屢空與服膺並稱、是就心上看空字。如云洗去其驕吝耳。夫屢有驕吝。然後有屢空、故先師高子云、使顏子而屢空是頻復也。必以朱子屢至空匱爲當。聖人之言深淺隨宜、深處淺看不得。淺處深求不得。

伊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更無存心養性事天。顏子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祁寬

按程子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正謂不知天也。此乃以知天許之。又謂事天功夫在知天後。是知天尚非了義。孟子之旨果然乎。下條以不假存養爲極致。又直當以聖人歸釋氏矣。皆與素論不相應。蓋傳訛也。朱子謂疑信之傳。可以坐判。竊謂當判孰先於此。

○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參

伊陳貴一問。壽數可以力移否。曰。有之。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周能過厤之說。胡氏本

伊德盛者。物不能擾。形不能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大隱

伊君子之學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大隱

伊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大隱

明性靜者可以爲學。庭先

伊胡氏傳家錄曰。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譚善心補遺

伊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識

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凡別事。人多强得。惟識量不可强。惟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之量有限。有限。終有時而滿。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及爲相。蕭端公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位高。便動了。古人亦有如此者。如鄧艾年七十。位三公。處得甚好。及下蜀有功

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符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安節

按就爵位事功觀量。猶似容物、未言及於自容、就中鄧艾。不動於位而動於功者。惟謝安所處。乃民社安危所係。此時報至。固當喜。但自有中

節之和。

爲學五

學文

㊀伊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之曰東銘西銘。紫芝

㊀明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大臨

按念臺劉氏語予云、西銘粹泊、不及東銘、予謂東銘義淺、西銘辭雖粹泊。義理自融洽成片。特張子拙於修文故爾。非原無眞見。而雜引古人語以補綴爲之者也。

○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㊀明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張師雍曾問伊川云昔明道常與學者論浩然之氣因舉古詩云云如何伊川沉吟看著師雍曰好○紫芝

㊀伊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既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用處不同。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如王通之言甚好、但爲後人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附會、適所以爲贅也、安節

㊀伊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

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安節

伊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外、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呂與叔云、文似相如始類俳、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

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用功、方合詩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

伊伊川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柄

按孔子述作亦在六十後、使明道長年、所著必有可觀、與孔明齊壽、百世而下、學者追惜明道、亦猶英雄之泣孔明也

伊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大隱

伊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光庭

明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與位字、非聖人不能言、子思蓋特傳之耳、絢

程子詳本卷之二

致知一

格物

(伊)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大隱〕

(伊)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大隱〕

按以上二條。已包陽明致良知之說。

(伊)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光庭〕

(明)人最可畏者、是便做。要在燭理。〔絢〕

(伊)康仲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先生言、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

(伊)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伊)或曰、人問其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其告之以五倫上行、樂處便是、曰、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安節〕

按人問求道、而告之以人倫之樂、人倫固道之大本、然遽言及樂。不幾躐等乎。程子告以知後方能樂。頭腦已淸。但下文京師一喩。只說得知後方能行。於樂處竟未點破。蓋行道而有得於心之後。固樂。方其行之。亦樂。如已到京師。固樂。出門向前。心中了了。亦自樂。蓍龜成天下之亹亹。正爲使人明了。便生出鼓舞之意。

(伊)問學何以到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非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

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安節

按此條云。思一日。明一日。又云。才思便睿。後另一條云。思久後。睿自然生。共看睿字。淺深不一。

伊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强。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

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學者固當勉强。然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向親見一人。曾爲虎傷。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其可畏。然不如他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安節

伊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善。只爲不知。知至是至之。博學明辨審問愼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

伊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

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按格物以思爲主。此不言思。蓋明別處當則思在其中矣 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安節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大臨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固。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

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於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理

ⓘ格物窮理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强思亦不通也或問思一事或汎及他事莫是心不專否曰心若專怎生解及別事 安節

按置所未通且待後來觸發此善求通之法也我自欲置我自欲思心主事也若方思一事又攙入一事來是原未嘗專心於致知所以事得攙入心爲事役者也最難得到通處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

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 安節

()致知但知止於至善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之類不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汎然正如游騎無所歸也

ⓘ格物之理不若察之於身其得尤切

按察之身者合內外而言人倫言動性情皆是

ⓘ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然於物上理會也得不理會也得且須於學上格物不可不詣理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安節

按格物先於切身程子有是言及人問又推開只恐人執著一邊

ⓘ物理須是要窮如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

以幽顯。若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

○物理最好翫。大臨

伊 格物亦須積累涵養。如始學詩者。其始未必善。到悠久。便差精。人則只是舊人。其見則別。

伊 生知者。只是生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何害於學。如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禮文官名。既欲知舊物。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先知者。

○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大臨

伊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翫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見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良佐

○行之不著。如此人多。若至論。雖孔門中亦有由而不知者。又更有不知則不能由。

伊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安節

按七十子中。自信者不乏人。又有聞其言未必能守者。程子是大略說。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衆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伊 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安節

伊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柄

伊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安節

○尹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

嘗上有人題要不悶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之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以問伊川伊川曰只爲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寛曰看伊川此語豈不是悟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大小氣象又謂寛曰纔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 祁寛

按明道見處都是自然伊川見處都是用力熊氏謂守分語直捷推到盡分悶否便未可知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寘然而行者也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紫芝

（伊）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大臨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天如此大不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伊）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成就一箇是而已

熊氏云人亦有不聞道而能易簀者未敢輒以爲可死

致知二

辨言

（伊）杜元凱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紫芝

（明）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堂下則辨不得 良佐

○知言即知道也詖淫邪遁是觀人之言而知之

亦可以考其書、（芸業）

（伊）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安節）

按知命者盡人事以合之。如病雖知不死。必加意調養。豈有知其不死。便不以病視之。直與平居飲食起居無異乎。此喻以解微服過宋之疑也。若下三事。更非此例。人君求治。專欲安民。非獨延祚。天下安危之命。造於人主。豈得與身之殀壽同。其俟命者乎。治水治田。禹稷之職。猶兵司命於將。病人托命於醫也。可曰彼自有命。而不設謀。不處方耶。是皆無所用其疑者。至於舜之憂喜。自是仁者本心。以至不仁之弟而憂。惡滋深矣。安得不憂。以至不仁之弟而喜。善或

萌矣。安得不喜。此全與命之說無涉。彼謂人事不得不盡者。果非知道之論也。

（伊）人固可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佐良）

按用而後知。果不如不知之愈。然至誠前知。不由於用。如孔孟前知處甚多。所謂先覺。所謂至誠如神也。非弄精神。又不倚數。

〇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淵）

按發動處是情。要如何如何。方是意。意與志相類。但志是平生大主意所在。意是一時一事之所向也。

（伊）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廸）

（伊）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大臨）

致知三

讀書

㊇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强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其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安節

按暢大隱本有云、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

㊇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皆有傳授。後之學者、却先須識義理、方可治經、如繫辭所以解易、今人必先求卦義、方始看得繫辭、大臨

按易與繫辭。皆經也。如此引證。似以易屬義理。繫辭爲經。蓋一卦便先有一卦義理。他經難例。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大臨

按深者須人自悟。格言猶規矩準繩。人人不可離。

㊇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㊇解義理若一向靠書册、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誤人、

㊇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問瞽

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孟子更不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安節

㊇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

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 安節

伊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辭不通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 安節

○ 学者要不爲文字所梏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羅從彥

○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從彥

伊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楊遵道

伊 其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遵道

伊 周恭先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翫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 棣

伊 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 呂本中

○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

○ 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翫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理

伊 凡看語孟且須熟翫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 棣

伊 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大隱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王信伯先生曰當時門人有問此者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周憲

伊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安節

伊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認定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

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 棣

伊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棣

伊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 安節

伊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遵道

伊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遵道

伊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修己處事之美 柄

○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牴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

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

伊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爲唐鑑盡用先生之論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柴芝

致知四

天地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明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無成而

代有終者。地之道也。綱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大臨

按無外則無有出時。魚出水。以水有外也。

伊邵氏易學辨惑曰。伊川同朱公掞訪先君。先君置之飲酒。因以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之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

叔論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譚書心補遺

按此等處極是緊要。邵氏自記父說而不詳載。殊遺憾於千秋也。

○地者。特天中一物。如雲氣之聚爾。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不可言地。更須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大臨

○極爲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似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按此說特奇然於此物難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按此則是天地皆無盡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大臨

按此條有二說。一則地無適而不爲中。一則天地之化無窮。夫地形雖有高下。然萬物生載。總在平面。所云中者。就人物所處言之。若漸近四

旁。則萬物不能存著。及其旁也。水環周之耳。又況其下。安能倒載人物乎。是則地之形。終當以中爲中。特未可以三萬里圍之也。天地無終無始。以爲無窮可也。以其形氣爲無窮。難言也。就形氣論。謂天無窮可也。謂地無窮不可也。程子以地雖包於天內。然中不可定。則數不可窮。總是以意測之。

伊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

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雖似不可窮、然以土圭之法驗之、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故以尺五之表測之、每一寸當一千里、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煖、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幷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

彼夏至者、然又沒此事、大臨

伊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無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廓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無物、又如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有人言無西海、便使無西海、亦須是有山、無陰陽處、便無日月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朱熹

伊 若謂既返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何復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開闢往來、見之鼻息、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

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鑪、何物不銷鑠了、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册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理則一般、大臨

明 日月薄蝕、而漸復者、不能奪其常也、絢

明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以助陽、然則日月之眚、皆可鼓也、

月不下日與月正相對故食

伊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按日外月內必然之理使日月齊高朔望同度同道時兩大圓物相遇如何行過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安節

伊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一箇、亦得。良佐

按日月自是通古今一箇。其每日一箇、只可就人所見言。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有限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大臨

按易繫云、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有象無疑矣。此言日本無物、止是氣行到處有光、然則月魄又是何物。豈陰精有結、而陽精無聚乎。況據此、則於日月食之事。尤不可解。朱子曾謂此說可疑、伊川下條云、日月如人有目。亦自救轉此說。

伊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良佐

伊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即爲露、甚氣即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安節

按白露爲霜。見於經。使不合理。孔子須刪。

伊雹是陰陽相搏之沴氣、聖王在上無雹、安節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大臨

○石炭穴中遺火、則連蔓火不絕、故有數百千年、

伊井泉之異。全由地脉一溜之別。伯淳在扶溝、扶溝水皆鹹、惟僧舍井小甘、不欲令婦女往汲之、乃

禁之、既禁之、又一縣無水、乃相一端。鑿一井。其味
適。別。地脈是一溜也。又如在襄城、寺中水鹹、寺外
即甘、一日觀其墻下。有地皮一旋裂。於是試令近
墻鑿井。遂亦甘。只要相地脈如何。
按此一端、亦見明道先生之目力矣、此與悟堯
夫加一倍法相似。他人竭心思而不得者、先生
不勞而得之、然未嘗自以爲聰明睿知也。所以
爲明道。
（）汝之多瘿。以地氣壅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

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
瘿、治之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
少可也、
（）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更無間、故於石上起峰、
○天下獨高處、無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
致知五
造物感應
○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
分君道無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他安排、他如

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覈索、大臨
(伊)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陽盡恐疑於無陽也、
故謂之陽月、然何時無陽。如日有光之類。蓋陰陽
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安師
○、冬至一陽生。而每於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
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
復至陰黑。亦此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
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大臨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

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
坎卦本陽、陽倡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倡則
不和、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倡也、故雨、
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
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而雨、恐是山勢使然、大臨
(伊)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自有此五般、自小
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
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
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

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只是須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須言如此處之。則吉。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奪也。迪

○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箇去就斷割之意。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事又著甚安排也。此道理雖牛馬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唯人氣最淸。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大臨

○問。橫渠云。行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命與遇何異。先生曰。人遇不遇。卽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安節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爲盛。後世爲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爲盛。幽厲平桓爲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爲盛。天寶爲衰。以一歲則春夏爲盛。秋冬爲衰。以一月。則上旬爲盛。下旬爲衰。以一日。則寅卯爲盛。戌亥爲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爲盛。五十以後爲衰。然有衰而復盛者。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譬如月旣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有衰而不復反者。舉天地之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其大體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纔生一日。便是減一日。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安節

(伊)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按、麟最初有氣化者。其後有種生。有雜生。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按、漸消字下得好、不可云絶無氣化、

○或曰、傳記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曰、既謂之人、安有此、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嘗言之、聞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爲人、繁氣爲蟲否、曰、然、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嘗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近人處固無。須是極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生之後而種生者、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安節

(伊)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曰、既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合處去也。按相合猶相感也殺以殺爲成熟麥已熟者遇霜即殺所謂氣相感也其不殺者未熟耳於畦壟無與 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蓋兩木相戛。動極則陽生。不但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鐵無火、然戛之久必熱、亦是陽生也、安節

按木石皆有火。但不戛動則不出。性伏於中。不至自燒。鐵亦有火。嘗取生鐵未經煅煉者。兩相擊則火出。銅鏡對太陽。亦生火。惟金銀性純無

火。鉛錫質柔無火之說。想未自試。

伊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致耶。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節安

按漢書于公傳。孝婦之姑。先婦死矣。孝婦因此受誣死。郡旱三年。後太守祭冢表墓。雨立降。非殺姑致雨也。問者不記事。伊川不暇辨。然此大義所關。非比他訛。設孝婦果爲姑所誣而死。釋

其冤者。亦止應祭冢表墓。雪姑之誣。無殺姑償婦之理。必殺姑而婦冤始釋。又得爲孝婦乎。

伊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朶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後世有麟駕車者。却是怪也。

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白者易汙。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爲小惡。宣王小惡爲大惡。節安

按幽宣則夐殊矣。漢宣不及孝文。未如蒼素之相反也。安節多祥多災之問。本未確。[illegible]姑隨所問發揮。據云此是一理。便知不可泥著。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伊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外氣涵養之道也。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從闔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按分息分氣分元氣。分生氣。分外氣。所謂心通於道者。而養生在其中。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安節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義氣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名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爲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

由此也。穎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象數亦然。安節

㊍蘇昞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爲麤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淸。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磁椀中不如此。適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諸、曰、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三十、貓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安節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觀秦中氣燄衰、邊事所困、累歲不稔、以至士人相繼淪喪、但是樁點關中者、則遂化去、吁、可怪也、凡言王氣者、實有此理、生一物、須有此氣、不論美

惡。須有許大氣燄。故生是人。如闕里、有許多氣燄、故此道之流以至今日、昔橫渠說出此道理、至此幾乎衰矣、只介父一箇氣燄幾許大、大臨

㊍君子宜獲祐、然而有貧悴短夭、以至無繼者、天意如何、氣鍾於賢者。固有所不周也。

○程蘇之姓、傳於天下者不蕃、至於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按今程姓、在徽者極蕃、亦程子同宗、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大臨

㊐明漢成帝夢上帝敗我濯龍淵、打不過、良佐

按濯龍淵乃水利之大者、在汝南、舊名鴻卻陂、成帝聽翟方進言、毀之、尋夢上帝譴怒、蓋此陂本爲民利。方進賜田近陂。欲湮以利己。成帝雖從其請。終懷不安。程子言打不過。見凡夢兆皆心所爲也。人不可一毫有私。

㊐伊問高宗得傅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如常人夢寐間事。先見者多矣。卜筮亦然、誠心求卜。有禱輒應。又問高宗夢往求傅說耶、傅說來入高宗夢耶。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此往。亦非彼來。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也、按聖人精神相感原無往來物不入鏡奚由照見大抵人心虛明、有所感、必有所應、又問或言高宗於傅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羣臣未信、故托夢卜以神之、曰、此僞也。聖人豈僞乎。安節

㊐伊高宗思得聖賢之人、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按神聖造詣。古今事物。有急切難會者。伊川惟以理字目之。固不差。然于問者答者之心。各未豁如也。晦翁于所曉處。剖解細而實。偶未至者。如高宗夢上帝。孔子知天命。孟子大國五年小國七年。燕丹將爲秦所併之類。直自居於不知。不以爲嫌。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只是一箇理、蓍龜雖無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此理、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至於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

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如處藥治病、亦只是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氣、有此病、服之卽應、若理不契、則藥不應、大臨

伊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坼可驗吉凶、良佐

合有人言、郭璞以鳩鬬占吉凶、子厚言、此爲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昞

伊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

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物、合其。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如草木、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大臨

按至人盡知物性、由於生知、後人有意窮之、豈能盡也、神農又其特者。

伊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之、天之氣運只如此、但繫看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與一方、是一般、絡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爲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小則小、然其中善

言亦多、

伊素問文字、非三墳書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用不得、如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有一州一縣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迪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按人之變化氣質、猶此、但鐵受人點化、人受人點、其化則須自化、點而不化、是不如無情之鉛鐵也、況更有自化而壞者。

○草木土在下、因升降而食土氣、動物卻土在中、腑在内也、非土則無由生。大臨

○草類竹節可見、

按草木二者、植物之總名。竹居草木之間、頗難定屬、觀草節類竹、則竹當屬草類。非以竹爲主、而謂百草皆竹類也。

(伊)邵氏易學辨惑云、伊川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花異於常

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遊。譚善心補遺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亦各自有消長、只是箇消息、惟有消息、所以不窮、至如松栢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卻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物、何足怪也。大臨

○冬桃、視之似先春、其實晚桃也、直到今方發、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木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爲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理

(合)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雹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嘗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菴、勅使人於

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並無他異、復爲小兒玩之致死、此蟲廣南亦有之、只嚙人有毒。洒

(伊)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曾跳出、按今茅山無龍地運變物運遷之亦有時乾處能行、其行步如虎、茅山者則不嚙人、癸北五臺山者則傷人、又有曾於鐵狗廟下穿得一龍卵、後寄於金山寺、龍能壅水上寺門、取卵不得、龍所以知者、許大物、亦自靈也、龍卵生者亦非神、更一等能、必須胎生、

(伊)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耳。所

乃能隱見者爲能屈伸耳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按凡物能屈伸者未必能隱見故特號神龍

(伊)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便集而食矣

(伊)犬吠居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爾 楊

(伊)昔浙覺倡不信鬼神之說故身殺湫魚其同行者有不食魚而病死者有食魚亦不病不死者只是其心打得過或食而病或不食而病要之山中陰森之氣心懷憂思以致動其氣血也如太一湫魚自唐以來不敢取晉祠魚亦然伯淳嘗到

(伊)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爲有情者若楓樹化爲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爲無情者如望夫化爲石是也此語如何曰楓樹爲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爲老人川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 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 固有此理其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爲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 按大怪事只以理字斷之 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爲望夫石 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安節

(伊)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曰有之昔在涪見村民爪甲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芝紫

致知六

鬼神

(伊)用休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問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

川能興雲致雨都不說著卻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爲靈驗耳其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興妖之人皆若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舁僧迦避火其後語定曰何不舁僧迦在火中若爲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

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耶惜乎定識不至此 棣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於學上理會 臨大

○不信神怪事亦不得便放猛須是知道理若只放猛不知道理撞出來後如何處置 理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屢見之 臨大

明問鬼神有無曰待說與賢道沒時古人卻因甚如此道待說與賢道有時又恐賢問某尋 依艮

按上蔡語錄云說無時賢怎生信得及據此是明道直以鬼神爲無矣此云古人卻因甚如此道此語活潑得明道先生意蓋上蔡門人所記不如上蔡自記爲真故去彼存此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如夢寐皆無形只是有此理若言涉於形聲之類則是氣也物生則氣聚死則散而歸盡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 臨大

按夢寐無形而有理固也然其相感通則藉於

氣蓋夢者心所爲也心之能思出於氣之靈也如形而上者謂之道非惟不涉於形亦不涉於氣然必得能思能慮之方寸然後可以體而知之能思能慮出於氣也方寸形也形氣理實無相離處知其不相雜又當知其不相離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卻念得一部杜甫詩卻有此理（按有是理三字太空愚直斷之曰無是事）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

實有杜甫詩、按他書甚多何獨通杜詩世上實有十三經廿一史又可盡感通否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按彼此何所指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按此說死者下文引證過江者之妻又是生者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其爲必死矣、故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忽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意、度在某處作某事、按婢子恐妄耳是誠死也、及三二日、有漁人撐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旋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按感通須實有是物是事前云實有杜詩今妻未嘗死是實無其事矣烏得謂所妄傳者亦心相感通乎、又與前說矛盾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大臨

按既云有是理。須明此理如何。既云有感通。須明所以感通是如何。若渾渾爾。問者可無問。答者可無答。記此者、呂與叔也、識可知矣、予初欲刪此條、然存之使人惑。徑去之亦使人惑。故存而詳辨之。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言如聞嘆息之聲、不曾道聞如何言語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見李夫人、只爲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未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見聞。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大臨

按鍊鬼役神。邪人實有是術。非盡由想出。亦非盡心病目病也。近日如幃仙等法、士大夫白日往問禍福、皆親聞其言、揭幃覗之。無物也。一小人有使鬼法、燈背後、鬼輒現形、止見首不見身。人人皆見。但發聲必於幌內。現形必於燈下。幻而非真在此耳。直云無可見聞。恐見之聞之者。反以爲口實。

㊀今不知世俗所謂鬼神、何也、聰明如邵堯夫、猶不免致疑、嘗言有人家若虛空中聞人馬聲、其謂既是人馬、須鞍韉之類皆全、這是何處得來、堯夫言、天地間、亦有一般不有不無底物、某謂如此說、

則須有不有不無底人焉凡百皆爾深不然也大臨
按不有不無四字殊誤元公亦云有無之間謂幾動而未形然實屬於有矣此見邵子尚少致知之功

○風肅然起於人心恐怖風是天地間氣非土偶人所能爲也漢時神君今日二郎廟皆有之大臨
按人心怖則心中之氣出與室宇中之氣相感故風肅然而生但恐怖又因於鬼神遂見風爲鬼神所爲耳然有怨鬼鳴寃之類實能爲風風亦是氣鬼亦一時未散之氣兩者同物鬼欲與人相通必托於風

程子詳本卷四

存養一

養心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顥

(明)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顥

(明)心要在腔子裏

(明)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愼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已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

(明)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頤

(明)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良佐
按世有生知無欲之人不待學不待教所謂易抱之孩兒也然孔子至老好學教顏子必以禮

何嘗專重靈明而廢涵養、單提本體而畧功夫。
顧端文與友人書、親娘乳娘之辨。發明道本意。
微心微體、他人稱引、似俱未合。

○君子愼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淵

（明）人心不得有所繫。栁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踈。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顧

（伊）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熊氏曰止以外水不入爲虛何以處在內之水 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按前云主於一事明主一之非事也此又以無適明一直是天下何思何慮氣象此正明道所云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較諸陽明云專主一箇天理覺更無迹 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按此一語甚精然當云主乃直內之義 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昔呂與叔嘗問爲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爲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曰、若思慮果出於正、無

亦無害否、曰、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節安

按別本見明道語一條、問思慮紛擾、如何、先生曰、人心本無思慮、多是憶既往與未來事、矧見覺好、怪二書何以不載、既而體之、非知道者之語也、見在之事。豈無思慮。惟據理義。不參私心。則自無紛擾之患矣。既往固無容憶。若未來者豈容不豫籌。如言行前定。與易所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皆是也。亦惟循理而無私之爲貴。何嘗禁思慮。亦豈以思慮卽爲朋從哉。

(伊)閑邪存誠、如人有室、垣墻不修、不能防寇、修其垣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熊氏曰、垣防外寇。得矣。家親作祟。如何。愚按伊川解感而遂通云、感非自外也。固知此爽處物爲義。合內外之道也。感於物而動。凡人欲亦合內外者也。故以垣寇切喩閑邪。卽如夫子用箇閑字。未嘗不著跡。懲忿窒慾亦然。及原思怨欲不行。則僅以爲難。

(伊)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爲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罪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罪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爲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

(伊)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伊)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佐良

(伊)學者患思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君實常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近得一術、常以中爲念、則是爲中所亂、中有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爲中所亂、却不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夜以安身。睡則合眼。不知苦

苦思量箇甚。只是不與心爲主。臨大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皆不之察。及用心自觀。卽覺其爲害。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言。自約數年上牀。便不得思慮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爲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閒。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臨大

存養二

主敬

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臨大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臨大

明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臨大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臨大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沒事也。臨大

伊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居敬則自然行簡。若居簡而行簡。却是不簡。只是所居者已剩一箇字。

伊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

字便是忘也。安節

按用敬不用靜、固無病、然大學定靜。元公主靜。亦有說時。大學在知止之後。元公先言定之以中正仁義。靜而能慮。主靜立人極。何至於忘。正公因當時學者盡趨入禪。故嚴爲立防也。

(伊)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楷

(　)今志於理義、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正是剩一箇助長。雖曰操則存舍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大臨

(伊)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熊氏曰、知至所以必敬。所謂誠者懼也。其言足與程子之言相發。然程子意以敬爲學者成始成終功夫。知至固自敬。致知必主敬。如何爲致知時之敬。專心致吾知而不雜以馳騖闇見之意焉。是致知在敬也。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佐良

(明)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絢

(　)敬、下驢不起、世人所謂高者。却是小。

按下驢不起疑當時有此方言。物之可乘者莫卑於驢、猶且下而不復乘、寧步平地。卑之至也。主敬之人。其心事象此。凡物大者必卑。高者必小。易云卑法地。陽明亦云泰山不如平地大。

(明)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尼以仲弓爲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絢

(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光庭

(明)敬勝百邪。絢

(明)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顏子之不惰者。敬也。絢

按以敬言不惰。其義精矣。敬該勤。熊氏曰、此明道先生之善言敬也。顏子蓋知至者也。

(伊)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只是一事、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安節

(　)問寢不尸、曰、毋不敬、酢

伊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伊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

伊伊川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呂本中

○彦明嘗言先生教人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習之旣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

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先生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呂本中

○和靖先生曰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寬問如何是主一願先生善喻先生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又曰昔有趙承議從伊川學其人性不甚利伊川亦令看敬字趙請益伊川整衣冠齊容貌而已趙舉示先生先生於趙言下有箇省覺處 郭覺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人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大臨

○許渤與其子隔一窗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

伊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

伊敬則不私纔不敬便私欲萬端害於仁

伊敬卽便是禮無己可克 約

存養三

定靜

伊問操則存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此只是說心

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安節

按此則舍乃無事時、亡亦悠悠自得之意、非放其心也、未知孔子本旨然否、下條云、未感時只是有操、又與此異。

伊）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伊）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

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云無狀、敬自可見、安節

伊）舜孳孳為善。若未接物、如何為善。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為

（ ）因論持其志、先生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酢

按文公云、程先生有時放得稍高、其徒遂至空曠。觀此以持志為私、果過於高矣。及門高弟、酢後來最無狀、此語或非先生本旨、

明）伯淳言、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只是心須教由自家。蔡上

伊）人之身有形體。未必能為主。若有人為繫虜將去。隨其所處。已有不得與也。惟心。則三軍之衆不可奪也。若并心做主不得則更有甚◎

伊）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良佐

明）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籍

伊）或說其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

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迪

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臨大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此句如何、謝子曰、吾昔亦曾問伊川、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真猶芻豢悅口。始得。蔡上

（）養心者。且救他寡欲。又差有功。臨大

伊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伊暇日靜坐、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盆、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馮忠恕

合謝顯道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毎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焞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伊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焞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伊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溫伯

伊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汪端明

按邵伯溫所記、爲同舟老父問答、且云存心不若無心、事理俱當。如周窻記震澤長語云、岸上樵夫、有舍去達去之問、與汪端明此記岸傍云云、并起揖等語、皆全非事理。達舍既不足以云伊川之敬。問而峽江順流。迅踰奔馬。先生端坐。必在舟中。岸旁人何由得見。況及交語乎。記者不知道。不明勢。不考眞。而任意描寫。如此類者

非一適足以炫後學之目而生其疑今特存此條與邵氏所記互觀之使得失較然明著而其他之相似而分存去者可以此意類推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大臨

（伊）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良佐

（明）昔在長安倉中閑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

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大臨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伊）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良佐

○問日中所不欲爲之事夜多見於夢何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間所有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浪猶洶湧未已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淸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淸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氣昏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閒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顚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安節

（伊）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夢寐不忘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今人都縣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安節

存養四

威儀辭說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伊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如何、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內直則外必方、安節

按夫子將敬義夾持說。正爲人有務內而遺外者。先生另是一意。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明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良佐

明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上蔡

按夫子教人。只說居處恭。恭而有禮。恭則不侮。未嘗教人以恭而安。其自處也。燕居則申申夭夭。君在則踧踖與與。皆恭而安之氣象。蓋養盛則自至此。恭可學。恭而安從何處學。張子學恭而安。早已失之。故明道云可知是學不成。

伊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良佐

伊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劉質夫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安節

伊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說得蹇澁。須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安節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紫芝

伊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安節

明 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荊軻於樊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存養五

愛身

明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

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顧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顧
按倦生不誠。人情委多此病。知病則知方。
○呂與叔以氣不足而養之、只是求無疾、如道家修養、亦何傷、若要存想飛昇、則不可、大臨
○胎息之說、聖人未嘗說著、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須以心爲主。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爲此

氣、又所爲者小。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只閉目靜坐、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是要養其志、豈只爲養這些氣來。大臨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節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如斯而已矣。醉
明謝子曰、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與於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孟子所以異於釋氏此也、祭上
合子厚謂程卿夙與幹事、良由人氣清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晒
按凡事皆不恤、乃涉而不有之意、能役物、不役於物、則此心恬然常得其養也、故張子謂此則

由於學問之功、又非止氣質自然而巳。
明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絢
明志可克氣、氣勝志則憒亂矣、今之人、以恐懼而勝氣者多矣、而以義理勝氣者鮮也、絢
伊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爲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倦怠者、只是一箇愼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按苦學致疾、聖賢視之、亦以爲恣意也、須有節、
伊守身爲大、其事固有大者、正唯養疾亦是守身

之一、齊戰疾、聖人之所愼、

伊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與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身狥欲爲深恥、 廸

○酒是麴糵爲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志之爲力極可怪、

伊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

量不及亂、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顚、容貌傾側皆亂也、 尹焞

程子詳本卷四

程子詳本卷五

克治一 按克治以輔存養也省察在其中矣

遏欲

明 克己則私心去、自然能復禮、雖不學文、而禮意已得、 大臨

○非禮不視聽言動、積習儘有功、禮在何處、

伊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卽是禮、禮卽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於爲善、亦是非禮、無人欲卽皆天理、

按有意爲善猶云有爲而爲善也、使槩謂欲爲善爲非禮則必不思善而可乎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爲嗜慾亂著他、莊子云、嗜慾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大臨

伊 慾之害人最甚、人之爲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然則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爲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 大臨

明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曰、不獨財利、凡有利心便

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伊)故者以利爲本、故是本如此也、纔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爲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遘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直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溫暖、無所不爲、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其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爲人用得別 安節

按深知孟子不肯言利之意者、無如伊川、不信之李遘、固不足言、信而禁利、不知仁義者也、

(伊)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與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

按利害只在公私、最盡、私利私害不當計、公利公害當計也、私者利己、公者利社稷蒼生、

(伊)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决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貧富有命、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一本云、謝顯道將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對曰、禁人𢾅習禮記決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酢

(明)明道十六七時、好田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

按舍己從人、原是聖人分上事、堯舜非有意舍之也、然學者分上、自應痛舍之、痛舍字、程子下得極警策、使人有猛省處、

(伊)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佐良

(伊)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

化之解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爲小便驕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吝、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曰、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必有歉歉之色。節安

熊氏曰。不足是病源吝是病候。不足而後吝也。故內之有得、不肯以教人、外之有功。不樂與人共皆其中有不足。恐人之已同或已勝也。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伊）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蔡上

克治二

反躬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客氣消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顥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胡氏本

（）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胡氏本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伊）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伊）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佐良

（）不應爲、總是罪過、

按此君子之所以懷刑也。爲所不應爲。即已犯刑

（）賢人云、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粗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臨大

（明）與善柔人處、壞了人、須是與不善人處。方成就

得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良佐

按善柔○非柔中○原不可謂善人○今與不善人對說者○不善指剛惡○與邵子解詩略異○邵子將善不善對說○明道就不善中○又分剛柔損益說○

克治三

氣稟習情

㊀伊人有實無學而氣盞人者、其稟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克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爲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夫子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安節

○多驚多怒多憂○只就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止○

㊀伊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克○須是涵養○久則氣克○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安節

○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節

㊀明動乎血氣者○其怒必遷○若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以應之○怒不在此○何遷之有○絅

㊀伊問不遷怒、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若此、則甚易、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罪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按前謂甲不遷乙就兩人身上觀後謂不遷於物是心當止而不役原是兩意但推其原則所以能甲不遷乙者因其心能不遷於物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倍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安節

㊀伊伯淳近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

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簡

伊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曰、安在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遡

伊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猶

伊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

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紫芝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大臨

程子詳本卷五

程子詳本卷六

家道

伊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多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 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去 嘗每月朔、必薦新、如仲春薦含桃之類 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 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 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

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 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以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按位非坐位也既不設主無所坐所亦謂位者几也列祖共一几列妣共一几置牲饌粢盛於其上而共享之 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也 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各祭 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推元妃

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祔葬可也○按生母配祭則元配反無位矣於義未安朱子嘗存說正之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廳正堂也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宮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相配爲位舅婦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埋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祧也其大畧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祠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

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節要

○既爲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爲父母、後之疑者、只見禮不杖期內、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爲伯也、故須言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父母仍稱父母也、大綱

按此程先生一時之言非定論也、後人多辨之、

(附)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爲伯叔、大無義理、呼爲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節要

按伯叔只是長少之義、與仲季同、今呼父之兄爲伯伯、猶云長長也、未大謬也、呼父之弟爲叔叔是少少也、不已舛乎、習訛已久、如之何、

(附)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

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惑之甚矣。節要

按此則是知孝而不知弟、猶小人中之良人也大本猶存、反之友恭不難、正恐先不知有父母而乃至讎敵其兄弟

(附)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做便是私、

多譬已子與兄子、天性自有輕重、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人自不推其本所由來、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已之子美。各擇其相稱者。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安節

㊉伊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安節

㊉伊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柄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也、

按此條初觀似善。細推之。難行。生日稱慶。爲老非爲少。天下爲子孫者多具慶。爲祖父者多忝思。是子孫可使他人爲已稱觴。而終不敢奉觴於其祖父也。大約七七八十以上。遇旬則親友往壽。每歲生日。子孫自爲家燕。簡其儀文。盡其歡心。亦可矣

㊉伊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可出、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多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爲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人修身刑家最急、纔修身便到刑家上、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梨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絶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只爲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

但自巳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巳。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個含容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節安

伊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曰、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配身、是巳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〇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顏

伊今人家買乳婢、亦有不得巳者。或不能自乳、須著使人、然食巳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巳、用二乳而食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爲害。又不更爲巳子而殺人子。要之不過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

按催乳媪、委有害人子之事、予向曾立一法、并着爲說以示後人、當時未見伊川先生語也。法與此不同。然先得我心所同然。此亦其一端矣。予意思所到。與伊川晦翁默符者甚多。因見先賢巳言。輒自删去。與明道則少有重複者。始知明道見地非思慮所及。

明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節上

伊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人有一珍寶物。須是自看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

何、故可任醫者、或曰、巳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奈何。曰、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巳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巳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節安

程子詳本卷六

程子詳本卷七

禮法 治國齊家禮而已矣若家道爲其切於行也若治法爲其主於事也故後先列之而著禮法一門於此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珮、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大臨

右一條賈子新書所謂容經之屬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

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大臨

㊅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節文

按婦於舅姑、非可例以君臣之分。君臣自有貴賤、非爲義合。旣君矣。至貴無二。雖諸父兄弟子姓以恩合者。皆臣道也。豈得不拜於堂下乎。朋友亦以義合。而不分貴賤。婦拜舅姑於堂下者。遠嫌也。一子有事。率其婦同拜。則於堂上。遇節慶公事。諸子齊拜堂上。則諸婦齊拜堂下。從夫而拜。則近之。非從夫而拜。則遠之。別嫌也。非謂婦賤於子也。如主婦尸祭。亦與君子同位。

○內則請醴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大臨

右內則三條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

㊀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要守得、方是、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祖業、使一人主之、

按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然明其道者何在。設學是已。行其事者何在。立宗是已。聖人不以一身盡治天下也。故使國有君。家有宗。然其法一廢而不可復。何也。大雅曰、君之宗之、宗道因朝廷而起。附封建以行。開國者世

有衆君故承家者世有宗子國君主政而大事在祭宗子主祭而家政亦稟焉所謂宗子有君道也譬諸自幹達枝枝之初分者又爲幹自源達派派之初受者又爲源自建侯者苦於繼世之非人周末大亂秦起而郡縣之後王因之後聖不能非也既無世國安有世家既無世家又安能立宗子不幹而枝不源而派得乎是故郡縣起而宗法廢勢也計今日惟元勲世爵孔聖世公顔孟四配與周朱五子世博士此諸家者

可以立宗其餘卿士大夫家推祖宗有功德者建專祠以時致祭因而會其族人俾雖遠勿踈雖久勿忘斯善通宗法之窮者也吾家立義莊祠始祀廉憲公義準諸此

○宗子法廢後世譜牒尚有遺風譜牒又廢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評)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

(評)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漢高祖欲下沛時只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幹（如大宗）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安節）

按漢高下沛相如使蜀二事因去古未遠猶有流風今欲民間槩立宗法以尊朝廷意雖美恐近於倒行逆施其勢終難就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爲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業芝）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大臨）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

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
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自踈者。只爲不
相見。情不相接爾。顥
伊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序齒以拜。蓋
昭穆高下。未可知也。呂希哲
伊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己。所以得
宗之名。非己宗於人也。
伊凡言宗者。以祭祀爲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
別子爲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

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爲大宗。
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按疑庶子
不祭嫡詳語意祭字恐見繼字然於禮亦不合別子雖是祖。然亦諸子之
禰。繼禰者爲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
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
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安節
按繼禰者爲小宗。謂諸子之長子。繼諸子而爲
同父昆弟之宗也。非謂諸子繼別子也。繼別子
者。自有嫡長。諸子安得稱繼耶。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
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
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顥
伊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
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
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
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長。惰
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伊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
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
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
伊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謂承祭祀也。然亦不
當道七十只道雖老無無主婦。便得。
按此相傳孔子之說。妄也。禮。諸侯天子無再娶。
豈有士大夫爲宗子。顧繼娶無休。據云天子諸
侯。有妃嬪可供祀云。供祀。明非主婦也。宗子有
君道。可以義起。

㊥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按旣無兄弟矣。身任繼祖。使父反無子乎。則宗法有時傷孝也。竊謂宗子絕。不可無續。身應繼而無弟。當推與近支有次子者繼之。或近支次子未必賢。則與通族公議一賢者立之。庶幾宗法不因我而廢。親嗣不因我而絕。此所謂可以義起。○熊氏曰、無近支、無通族、則又如之何、祖之喪也。猶廟之可祧也。父不可絕也。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也。且父絕則竟絕矣。父不絕。祖名亡於大宗。而實存於小宗。

㊥禮云、宗子不爲殤、宗子有君道、豈有殤之理、

㊥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

㊥大宗小宗圖子、京師有印本、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沒、旣除喪、明道之長孫昻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昻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旣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嫡之說。可以義起矣。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差誤○胡氏本

按立者。或立宗。或世爵之家立嫡。程子於二者俱無。則所謂立子立孫者。將以主何事也。胡文定旣不著其原委。而特附尹子親注一語。所云差誤者。非指句字。蓋指其事理而言。立廟主祭。伊川殆始立宗法也。立子者。立爲宗子也。今以

天理人情揆之。程氏向未有宗祠。至伊川始立廟。則伊川乃宗子也。伊川嫡子。自應繼立。凡始建宗廟之人。其精神規制。上可以追祖宗。下可以感子姓。其子姓亦承祖父所建。奉之勿替。此自然之道也。假使明道長子在。亦不得與端彥爭立。蓋與公儀仲子。事理迥殊。仲子。遁承先世之爵者也。非始爲卿大夫者也。自當立孫。伊川始立廟。建宗法者也。則當立子。設令明道存時。與伊川共主其事。則明道長子雖早歿。亦應其

孫繼之旣云程氏之廟創自伊川則伊川乃程氏不遷之主矣故侯師聖引奪宗奪嫡之說爲謬。允合於義和靜拘古立孫之說而又難顯言。特注其差誤則和靜晰義之未精也。

右宗法二十條

(一)冬至與諸友賀先生不出云有司法服慰乃出

右一條雜儀 以指哲宗初除喪請改賀爲慰事

(伊)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欲如魯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非可責之時旣冠

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伊)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後又不常著却是僞也必須用時服

右冠二條

(伊)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工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用可否曰於律得用而用之何害安節

按重其禮者盛其服非自重也爲所見者重也古之農夫通義禮者皆稱士後世士必列名貴序乃得稱之崇禎癸未有布衣某者以科臣陳燕翼薦其奇謀得召見過商衣冠式子引此條爲據不當以布衣禮褻至尊乃酌用儒冠皂靴而衣青屯絹衣徽示亞於生監一等也當時觀者以爲得體

(伊)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須卜豈有問名了又卜按卜恐是卜日只苟卜不吉事可已邪此等處難信

(合)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暢

伊昏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illegible]

伊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按婚從昏以昏時成禮也鄉射在門外日陽禮皆用樂冠婚在門內日陰禮皆不用樂但婚所以不用樂者大不專幽陰之義孔子嘗告曾子矣取婦不舉樂思嗣親也然則亦非以嚴用之故致祭班朝治軍皆嚴肅之事而皆用樂、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illegible]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節安

伊棣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

凡人爲夫婦時、豈有一人先死、一人再娶再嫁之約、只約終身夫婦也、但士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右昏六條

伊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illegible]體凡從已不[illegible]獨無服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節安

伊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未忘、又繼之以一時、棣按棣意、似以三年猶少、程子所答、似謂已足、夫子早一言定之、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伊問女既嫁而爲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

夫家、事舅姑、安得伸己之私、節安

伊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

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古却無服、豈能恝然曰古雖無服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舂不相杵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節安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一槩制服。大臨

○古者八十絲爲一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絲、於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

絲、今蓋無有矣

右喪服六條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逐致井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紫芝

按衰老久病、皆無蘇理、炎月久停、殊爲死者害。三日之禮難拘。

○重、主道也士大夫得設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卽不用苴、

伊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栗土所産之木、取其堅也今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堅者、可也、節安

伊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主在寢、哭於何處

伊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家化之、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胡人之樂也、今用之死者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因使作樂於前今乃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謾千百年、無一人理會者、炳

伊棺槨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栢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按栢性燥、不如杉性和平、且栢生時、卽有蟲蛀之、惟杉永久不蛀墓側可種杉栢、雖不能解蛀、猶不致聚蟻也、松最引蟻、觀松樹上下蟻極多、只可栽遶所、壯墓間鬱葱之氣、

(伊)伊川嘗爲葬說、其穴之次、如尊穴南向者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室、乃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土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臨大

按陪葬東西內外之說、有所難合、如主穴南向居中、陪葬者以近中爲內、昭穴男東而女西、是男外而女內也、穆穴亦男東而女西、是男內而女外矣、愚意主內外、不主東西、即今朝禮觀之。東班以西爲尊、西班以東爲尊、惟取近中爲主也、所謂坎室、如今築壙、用磚墻石蓋、任厚土壓之、無虞。

(伊)世間術數多、惟地理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

而尊長召地理人觀之、云是商音絕處、某曰、固知其絕處、且試看如何、其家至今人已數倍矣。棣

按宋時以五音論地、眞無義理、故二程俱不信。若他地理書有義理者自多、即如風調地厚四字、亦儘合地理、但風調之妙、微而難知、地厚之說、又近粗、其以生命、多解商音、絕最可破惑、

(合)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芝紫

(伊)范淳夫之葬、先生爲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左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墓獨完。芝紫

按千里遠賊、必因隣近數世後患。止因目前深慮良規、不獨瘞死宜然也、即治生以貽孫謀、亦在洩里黨之情、而薄其蓋藏、使知無可欲、則在亂而能安矣。

(伊)溫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溫公、道遇朱公掞、問之、公掞曰、程先生以爲慶弔不同日、二蘇悵然而反曰、

壓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譏伊川、他日國忌、禱於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於是范淳夫等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云、紫芝

按慶後不妨弔、於情合則於禮通、朱子有云、自哀而樂難、自樂而哀易、若忌日喪之餘、素饌無疑矣、譏者自陷於虐、

(伊)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伊)伊川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胡氏本

右喪十三條

(伊)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

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安節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有祭、如禮望墓爲壇、并冢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既有墓祭、則祠堂之類、亦且爲之可也、

按此祠堂、即建於墓側者、後世墓祭、有補於孝思、殆純儉之類、君子樂從、

○冢人墓祭則爲尸、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者、非也、蓋古人祭社之外、更無所在有祭后土之禮、

按周禮墓祭、祭土神也、或將葬而告期、或既葬而致祈也、冢人主其地、故爲之尸、若拜掃祭先、當以子孫爲尸、豈得用冢人、此說出王應電周禮傳、甚當、程子前條尚沿舊說、

○橫渠於墓祭、合一分食而祭之、故告墓之文、有奔走荊棘、殽亂桮盤之列之語、此亦未盡也、如獻

尸則可合而爲一。鬼神如何可合而爲一。

橫渠墓祭。只爲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同几謂設二位 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恐未合人情。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未及。則不得致感之意。凡祭祀。敬齊禮文之類。尚皆可緩。且要大者先正。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舅婦生無共坐也。按王文成倣浦江鄭氏家祭考妣異席南向而曾祖禰三代考皆西向妣皆東向謂得男女之列資本伊川此說也然使三世皆不得比肩而坐夫婦隔絕子孫之心未安愚於陽明寄鄒謙之書詳論之 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也。光庭

伊 棣問。祭起於聖人之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祭高祖。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如何。曰。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棣

按祭享自當設主。刻像寫真。使後人望其容儀。想其精神耳。孟子亦嘗自刻石像。

伊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按此語有誤 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

按四代之祭。本服制以斷之。

(明)祭先之禮、不可得而推者、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祖又豈可不報、又豈可厭多、蓋根本在彼、雖遠豈得無報、

按此專論情也。禮則不可、故惟墓祭爲不僭不忘。若祭於廟、則千年之家。須祭三十餘代矣。

(伊)八歲爲下殤、十四爲中殤、十九爲上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

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安節

〇庶母亦當設主、但不可入廟、子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理

(伊)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棣

〇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人之魂氣旣散、孝子求神而祭、非尸則無享、非主則無依、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旣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然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籲

(明)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亦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

豈有通幽明之理、良佐

(伊)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尸、安節

(伊)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嫌、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當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竝祭、

(明)若與夫人當異廟、故自無配、大臨

按此條義未可解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節翁

(伊)問旣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

旣獻則撤去可也傾在他器 節安

(伊)周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 椿

(明)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爲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佐良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酢

按此條朱子全採入周頌我將傳

(伊)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物之始故祭於圜丘而配以祖陶匏藁鞂掃地而祭宗祀言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此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爲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按此禮制自周公推本武王之心必宗祀文王

乃安使拘季秋成物之義必以父配則康王時又當改配成王必不然矣孔子云周公其人也以制禮而言愚有嚴父配天解

(伊)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也

(伊)天子大祭曰禘諸侯大祭曰祫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

祠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爲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於太祖廟以羣廟之主合食、是爲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爲得用天子禮樂、故於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卽是祫、言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卽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卽當言有事、吉禘於莊公、只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名、只是禮文交錯、

(伊)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弟四人相繼、如何、按太伯弟惟有虞仲無四人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按祖仲竹伯祖故廟雖多、亦不可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按五廟七廟五世七世也兄弟相傳同及人數雖多共當一世非以一人爲一世故廟雖多止祧服絕者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太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右内祀二十七條

(棣)棣問卜郊如何、曰、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便用下辛、不可更卜

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非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伊)川休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按周禮五帝非上帝之隨方而異名也帝只是主宰意五行之主謂之五帝乃隨四時及土王而異名也昊天上帝則統言之雖言五帝統是一帝也非有六帝至稱六天益謬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棣

〇稾鞂大羹鸞刀、須用誠相副。

（伊）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爲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爲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且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豈知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可同時邪。

（明）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似亦大早。雖不以卑廢尊。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未葬時。哀戚方甚。不能祭爾。絢

（合）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齋。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只消使冢宰攝爾。○按禮宗伯攝 昔者英宗初卽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按此下相傳疑有闕字。蓋古人居喪百事皆變。今人居喪百事乃如常。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按程子此言。直欲英宗易服親祀 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按此論太子見君之禮。非所以祭士大夫 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大臨

按張子此言。直欲廢郊祭。○據禮。喪三年不祭。謂不親祭耳。非廢祭也。其云惟祭天地社稷。則是餘祭皆廢。豈有因抱哀痛而令祖先三年無食乎。○王制之說謬也。天子諒陰。使大臣攝祭。諸侯以下。祭先必親。無可疑者。然祭吉禮也。喪服不

可以祭。又不敢卽吉。大抵玄素爲宜。

（伊）五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言。報則遺其重者。井人所重。行。宁廊也。其功幾何。

右外祀七條

（明）祭者。所以盡誠。或者以禮爲一事。人器與鬼器等。則非所以盡誠而失其本矣。絢

（　）交神明之意。當在事生之後。則可以盡孝愛而得其享。全用古事。恐神不享。大臨

（伊）凡祭必致齋。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

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齋也、齋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齋、齋三日、必見其所爲齋者、此非聖人之語、齋者、湛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節安

按內祀與外祀不同。他鬼神原無志意聲容可思。若思其所祭之親、亦何妨於純一。外祀致敬。內祀致孝。

右祭義四條

(伊)或曰、正叔所定婚儀、復有壻往謝之禮、何也、曰、

如此乃與時稱、今將一古鼎古敦音對用之、自是人情不稱、兼亦與天地風氣不宜、禮、時爲大、須當損益、使今人衣古冠冕、情性自不相稱、蓋自是氣有淳漓、觀三代之時、生多少聖人、後世至今、何故寂寥未聞。蓋氣有盛必有衰、衰則終必復盛、若冬不春、夜不晝、則氣息矣、聖人主化、若禹之治水、順則當順之、治則須治之、古之伏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須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大抵氣化在天在人一般。聖人於其中、只有功用。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正須如此。

(伊)今人古人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觀其形象被冠冕之類、今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不可施於今。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

(伊)所以有古今人物之異者、自然之理、譬之一片

地、始開荒田、則其收穀倍、及其久、一歲薄於一歲、氣有盛衰故也。如東西漢人才文章皆別、所尚異也。尚所以異、由心所爲。心所以然者、只爲生得來如此。如春夏冬所生之物各異。其栽培澆灌之宜。亦須各以其時、不可一也。即均是春生之物、春初生得別。春中又別。春盡所生又別。禮之隨時處宜。只是正得當時事。所謂時者。必明道以貽後人。

(伊)禮孰爲大、時爲大、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徇流俗

非隨時。知事可正。嚴毅獨立。乃是隨時也。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狥耳。和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

伊 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匕筯。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之矣。

右禮論五條

程子詳本卷七

程子詳本卷八

出處

合 明道言。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此泛舉也。直哉史魚。不若君子哉蘧伯玉。然則危言危行。危行言遜。乃孔子事也。危。猶獨也。與衆異不安之謂。邦無道。行雖危而言不可不遜也。伊川言。卷而懷之。乃危行言遜也。從彦

按卷而懷之。無道則隱。此君子之事也。隱則言行皆不見於朝。何復危遜之可見乎。危行言遜。蓋無道而猶仕。如伊尹亂亦進。相似。此非聖人不能。故明道曰。孔子事也。

明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綱

按行其所樂。曲肱簞瓢是也。違其所憂。閉戶於鄉隣之鬬是也。行在身。不在世。亦藏之事也。故合樂行與憂違。總歸潛龍。

伊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

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爲學也 安節
按轍環便是仕非必居位乃爲仕也閉戶方是
不仕故孔出則顏可處然使聖道得行顏子正
當出而輔運邊亦非一聖人可獨行者
(伊)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
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
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天下之大國七非
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
之義王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

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
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
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先生
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
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紫芝
(伊)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亦有知
道者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
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古人有行一

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不爲 按此正是聖人心事非行事之
一節而已若能此乃知道乃自得也恐未可與隱逸不仕同類而道之 古人有高尚
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不仕如此等則倣效前人
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殺身不悔
者只爲不知道也 安節
(伊)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
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
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
又不敢有爲曰非特不敢爲又有多少畏恐然二

者皆不知命也 安節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
然後歸之於命 理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乃以命處義
大臨
(伊)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
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
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有命曰在己固
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

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爲中人設、非爲上智者言也、人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愆、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亦不求、上智安於義、中人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又其每下者也、（節要）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祁寬）

（伊）問有殺身以成仁、竊謂苟所利者大、一身何足惜也、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雨若）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

按夕死是常、殺身是變、夕死不因聞道上成仁在殺身上、二事不同、程子姑卽常以明變與

（明）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爲難、（納）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於義、孔悝受命立輒、若納蒯聵、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蒯聵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悝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孔悝既被脅、子路自不得不死、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

○漢家賢良、備見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强起之、乃就對、後世賢良、乃自求舉耳、若果有心、只待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矣、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伊）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胡氏本）

熊氏曰、俸當請則請、以與鄰里鄉黨可也、不當請、何必留券、

（合）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

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芝業

(伊)人注擬差遣、有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

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幙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爲業、如何去得、師安

(伊)問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曰、乘田委吏、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廸

(伊)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敘封、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其夫人至今無封號問今人陳乞恩例、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今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動不動是乞也、因問

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廸

按此等處、明道先生必有矢口便能發明理致。黜動人良心者。

(伊)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曰、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曆、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

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撿例、無祟政殿說書已久、戸部遂定以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劵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弟子錄與受官月日、遺

按以上二條、先生取受之間、氣象嚴毅、儼然在目、然索劵不與、恐思孟亦未必爾、

伊先生初受命、便在假、既而供職、尹焞深疑之、先

生曰、新君即位、首崇大恩、自二千里放回、豈得不受、某在先朝、則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只是憐其貧、不使饑餓、其須領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官則必做不得、既已受諾、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且畧與供職數日、然後惟吾所欲、遺

熊氏曰、官既必不可爲、則拜枚回之恩而不受可、乃爲至當、

伊先生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某不曾食、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但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自然住不得、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些子某便做官不得、若做時、須一一與理會、遺

伊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

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按四語合天人民怨尤可爲處患難者百世之法、因問邢七雖爲惡、然必不更傾先生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身爲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遺

伊宣仁山陵、程子在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曰、何也、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

隰讓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爲而不問也、按先生嘗云孟子言譬如水精有光縱又云賢人之言必引而自高不自高則其道不尊殆自道云讓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康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爲大夫、公謀言也、釋

伊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承安尉、可也、釋

伊執政有欲薦先生爲諫官者、先生以書辭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顧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釋

按此書詞氣輕俊、不似先生手筆、子夏謂夫子聽其言也厲、厲固言之則乎、然夫子溫良恭儉讓、必聞邦政、程子立朝非久、上下多苦之、讀其辭氣、時或過於厲也、語錄中凡思叔所記語多輕俊、

伊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爲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何獨某也、天下貧者亦衆矣、恐公不能周也、釋

伊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

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爲人師而試之乎、湜不能用、釋

伊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爲守、待之甚厚、先生曰、其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明汪端

附出處一　交道

伊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爲一句、是否、曰、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

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無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懽無終、旣无首、安得有終、比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曰、是也、豈有甘而不壞者。安節

(伊)或問子畏於匡、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乎、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如執干戈、衞社稷、到急處、便遁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

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規避也、且如常人爲不可獨行、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爲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出就店飮酒、一人大醉、臥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當然者也、禮言不許友以死、此言亦在人用、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如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如戰國游俠爲親不在、乃爲人復仇、甚非也。安節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爲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風天大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

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棣

(伊)伊川與韓持國善、韓年八十、伊川欲往見之、因正月一日、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須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春中往造焉、久留潁昌、韓早晩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二十兩、似可爲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

其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再三謝過而別、焞

按伊川泰山巖巖氣象。然亦不至露圭角。辭受嚴。言色和。盡善矣。持國亦大賢。他人未免起慍。

(伊)人或勸先生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附出處二 臣道

(伊)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按伊川尚能留心世務。每論事儘通達。但行處尚有窒礙。難方孟子明道耳。後世儘有留心性命、篤意踐履者、而於世務全不通曉、則是分內外之道。可稱善人。未可稱善學。

(伊)儒者逢時生靈之幸。

( )職事不可以巧免。

(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按孝者所以事君。蓋其不可分處多矣

(伊)信而後諫、唯能信。便發得人志、

( )或問劉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然則宜如何、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疎遠小臣。一旦欲以新間舊。難矣。芝紫

(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又不曾有大橫見加。便豈可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義不可絕、豈有身爲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乎。臨大

(明)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臨大

按此有明道之志則可。

(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却濟事。臨大

(明)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見也、明道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本相 氏

按君臣間有唐虞氣象。當時若無安石橫斜挿入。神宗必用明道爲相。宋室可大治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

(明)御史俸簿、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

熙寧初、伯淳入臺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
廳向火、王得臣

按舊例從倖薄來。意當時喫飯少倶。有自携者。
故分廳。伯淳欲使豐儉共之。見協恭和衷之誼。
至向火不妨隨意耳。余初疑飯時便於商酌事
理、魚山云、若爲商酌。向火時不更久乎。還重在
豐儉同餐上得之。

(今)正叔說、范堯夫對上言、陛下富國强兵、後待做
甚、此言安足論、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

焉、横渠言、堯夫抑上富强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
神仙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曉人不、如此方
拙。如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
之至于不奪不饜、晒

按孟子、利不可言。則極推其害。仁義當言。則順
明其利。人疑儒者迂闊。豈知迂闊乃在不致知
之正人。如程張二子。便通達過堯夫遠矣。至如
孟子。直是救時中病之良劑。孔子更是起死回
生之靈丹。總知至也

(伊)孔子言期月三年、須是知遲速之理、昔嘗對哲
宗說此事、曰、陛下若問如何措置三年有成、臣卽
陳三年之事、若問如何措置期月而可、臣卽陳期
月之事、當時朝廷無一人問著、只李邦直云稱職
稱職、亦不曾問一句、雨若

按期月而可、三年有成、此大有通融之理在。當
年有用孔子者。止是諸侯。與後世一統之勢異。
孔子爲政。必就一國中。能使四方觀法。上及王
室、益具有天下之規模焉。又用之者。或魯或齊。

或衛或楚。俱不可定。各國自有風土利弊。致治
之道雖一。撥亂之方不齊。必欲定其期月三年
中。如何作用。如何功效。恐難一一數也。大要可
言者。風動人心最蚤。足食足兵等實事稍遲。舉
大綱。與除當時要務在先。斟酌諸色規條使曲
盡無遺。在後。期月三年之大分。其可言者約如
此耳。此則不拘何國皆然。不拘一國與天下亦
皆然。若以古今時事言之。程子時異於孔子時。
今時又異於程子時。學者須從今日籌用我之

效。然後聖人當日之作用。可知而可言也。

伊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而已、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其周公之衰乎、以此爲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因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按此下應補一句云以君之信任也方得立功之本）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

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節安

伊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日來相見、既問、却不管他好惡、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力詆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皆是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處、大段不知事君。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臣職所當爲也。介甫平居事親至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爲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棣

伊彭汝礪懇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邪。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至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昞

伊問荊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荊公亦自知之、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

於自明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聚此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因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節安

㊟伊尹受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不終惠可廢也然則始何不擇賢外丙仲壬幼惟太甲長耳使太甲有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爲也 劉

先王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爲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爲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爲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使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而不受先王之委寄諫不用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爲也義理自昭然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須立太甲又伊尹知太甲有思庸之資故放之桐三年若無是質伊尹初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禮王巡狩問百年者亦稱歲爲年且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云王徂桐宮居憂三年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帥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今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爲用他飽則颺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蔡上

㊟東漢趙苞爲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楚使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栖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

好、至沆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安節

(伊)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按伊川於美新事莽之楊雄。責之頗恕。而責事太宗之魏公也甚嚴。晦翁與是註楚辭。極貶雄惡而生平無苟求於魏公

(伊)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正叔云、是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呂希哲

(○)朱公掞爲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紫芝

按公掞未知是敬否耳。子瞻安識敬。敬有可打破耶。

(伊)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胸中。無事如此。有朝士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胸中不是無事。紫芝

(伊)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正叔爲崇政殿說書、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者以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伯溫

(伊)先生在講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爲者、某遂令取文字示潞公、潞公始驚怪、某

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是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閤中。其須理會。廸

按經筵主成君德。有侈事不得不諫。太后舉動微過。經筵可以不聞矣。此見先生方中有圓。

(伊)在經筵、講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內臣貼却容字、問之、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內臣貼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覩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爲始月、蒸餅爲

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
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爲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爲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爲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按人臣報君猶人所知、人君報民、非伊川先生不能發、如此開道、是眞 官）講　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今後且不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施）

按勿傷觸人、微仲直世情語耳、儘說不妨。堯夫亦未盡、須是旣不著名字、而辭氣之間更有一藹溫厚和平之意、如下條稱范純夫云云者、則人主受沃心之益、左右亦不至於開忌矣

伊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言、他見修史、某云、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棣）

按先生此擧自知所不足、取人以自輔、非眞以君德成就爲已任者、其能然乎、大率開導人主。以理義爲本、以顏色辭氣爲用、用不足往往不能收啓沃之功

伊在經筵日、聞上盥漱、唾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天下（胡氏本）

伊在經筵時、上服藥、卽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言、選宮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栢）

伊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內侍至資善堂、宣權罷講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馮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物、曾取動藥、恐未能久坐、今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器講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甚驚、聖躬別無事否、上曰、

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范祖禹

伊 二月十五日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人君當推己欲惡知小民飢寒稼穡艱難後唐明宗年六十餘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於殿壁其詩云云進說甚多 祖禹

伊 三月二十六日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二十六日移講讀就延和四月六日講讀依舊邇英閣頤子敦封駁以爲延和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爲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違成造

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窓已得旨而呂公 按晦叔此時爲相 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有擘畫未知何所也十五日邇英進講文公以下預焉邇英新修展御坐比舊近後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釣窓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 祖禹

按當時講讀小臣等語知尊官不知尊道知賜坐之榮在臣而不知重道之榮在君天下之爲子敦者多矣

伊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曰不於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胡氏本

伊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資善堂見畜小魚恐近冬難畜託淳夫取來投河中幸便爲之 右朱光庭與范淳夫帖

按此事見仁人愛小物之心魚畜自公署而念所曾及不因去而忘也總以體君之仁

程子詳本卷八

程子詳本卷九

治體

(明)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顥

(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己何與焉。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都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是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厠於其間哉。義之與比。大臨

熊氏曰。善惡未著。固也。堯更有大者。蓋其精神全用於得舜。不能爲天下得人。而惟舉人誅人焉是務。日其暇給乎。使十六相中有舜。則堯蚤舉之矣。

(伊)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堯不知其惡乎。曰。惟堯知之。知而不去。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

堯之時。非特不爲惡。亦賴以爲用。安節

(明)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絢

(伊)三王之法。各是一代之法。故其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淵。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

(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大臨

(明)時者。聖人所不能違。然人之智愚。世之治亂。聖人必示可易之道。豈徒爲教哉。亦有其理故也。絢

按明道他日又云。賢不肖治亂。不可以言命。其意正與此相發。賢不肖。心主之。於命何與。治亂雖氣運。而人主有致治撥亂之權。豈得諉之命哉。人心必欲爲善。則雖愚必明。立一身之命。君心必欲爲善。則雖亂必治。造一世之命。

(明)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

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道也、絢

〇古今風氣異、日月星辰、皆氣也。亦自別。絢

〇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未爲害也。堯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析、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泛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

伊 堯之於民、匡直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

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爲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因問十世可知 遂推此數端

〇後漢人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觀

〇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必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大臨

伊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
小變則小益、

㊊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龜山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紫芝

㊑問舜能化瞽象。何爲不能化商均、曰、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耳。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擇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旣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安節

㊑唐太宗、後人只知是英主。不曾有人識其惡、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只做得箇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至如肅宗卽位靈武、分明是纂也、

按傳賢之義可推於傳子。皐陶德過大禹。禹自知之。故讓於皐陶。帝舜亦知之。然卒不傳皐陶而傳禹者。功也。禹功旣大。人心係之。卽天命矣。唐有天下。創自太宗。誅逆廣。除隋虐。雖不比於地平天成。然天下歸心矣。特以建元良之日。高祖王之不堅。太宗又僞讓。遂啓異時之禍。太宗慚德固多。而直夷之於功臣。未爲至論也。漢高亦有太公。太公又非唐高祖比。然以子事父。豈問父之有功無功哉。使漢高大孝。以天下奉太公。太公其後立仲爲儲。而漢高夷於功臣之列。擧朝之臣心安乎。天下之民心服乎。是故長幼之序。守成柰之則亂。而創業泥之亦亂。且夫傳賢窮而傳子。不得已也。傳子必以嫡長。亦不得已也。正爲繼世者杜亂端。柰何槩泥之於創業之始。而反啓亂源哉。當時建成自知人心不服。必欲殺世民以自安。世民能爲泰伯伯夷子臧。惟有一遜耳。然一統之世。遜亦何之。其帳幕中諸雄迫切擧動。勢所必至。世民旣不能安心待死。遂聽之而不禁也。傳賢者以德而兼功。則傳有功自虞夏而已。然唐初之亂。皆高祖不明於虞夏之道之所致夫。

伊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大隱

伊高祖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入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爲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伊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

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按藝祖勝漢高專就保全功臣一事言。本朝臣子問者不合發此問。答者不得不作此答。然賜地取錢二事。皆非大英雄所爲。

伊太祖初有天下、士卒人許賞二百緡、及即位、以無錢久不賜、士卒至有題詩於後苑、太祖一日遊後苑、見之曰、好詩。遂索筆和之、以故每於郊時、各賜賞給至今爲例、不能去、或問今欲新兵不給郊賞數十年後可革否、曰新兵本無此望。不與可也。不數十年可革、

按厚許不賜。失之大者。索筆和詩。默消其怨心。有度有術。若一窮究生無限事。惜未有處分。遂貽郊賞無窮之累。

○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兵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官制、亦循此意、呂希哲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仁祖都不言彼兵

事勢只一箇天地之量至誠有以格之 大臨

明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六分怪其太甚也有旨只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如舊又羹中進膳飯中有砂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 尹焞

伊 嘗觀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内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按陳橋受命豈盛事耶順守不掩其逆取至待夷狄更最不善絕無自强之道以欵始終至誠固如是乎至誠則自有無限作用豈有終亡於夷狄者哉此百世所當戒

伊 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伯温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者亦未爲無理伯温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爲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言得之矣 邵伯温

按程子於理義宜無不晳而聞伯温之論遽舍已而從之惟深於學者不執意見然竊謂伯温之論禮亦未盡也天子於祖宗可以追尊何謂叔不可以復嫂之位號而必以太后爲主乎微太后孟后之賢其終廢耶

○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節

伊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佐良

按此亦大槩言之西北人固有柔細者東南人非無麤勁者生才不擇地則用才不拘地

伊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堯舜只是以禮樂法度。驅而之善。盡其道而已。言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爲惡、不能成其惡、然雖堯舜之世、其家乖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爲四凶、久而不去、

按天固不能盡生君子、不生小人、然謂其氣常停。則不可。至於君子小人之分數。謂因其用之多少以成治亂則可。謂因其生之多少以定治亂則不可。程子所謂六分七分者。意亦主用說

伊 自古治亂相承、亦常事、卽使小人多而君子少。亦須朝廷之中。君子小人雜進。不似今日剪裁得齊整。不惟不得進用。更直憔悴。善類畧去近道則須憔悴。舊日交遊、只改節者便於世事差遂、不知何故、正叔近病、人謂之曰、在他人則有追駁斥放、正叔無此、故只有病耳、大臨

伊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者、願爲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爲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何害、先生終不言、遺

按問者竭誠不答者避嫌。若在明道然否。

伊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謂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安節

（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伊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若雨

明 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

私之間爾、絢

按仲弓見未到。不是私心。以所見者小。故曰私。

(明)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常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呂本中

(伊)大綱不正、萬目卽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

(伊)人惡多事、或欲簡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何。胡氏本

○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利害、便不是、

按一己之利害不可較也卽在天下之小利亦不可見也然爲天下。正欲利天下。凡有興者以其利也凡有除者以其害也豈因近効不可求。而一切利害不計乎。天下之利害。卽義也若曰義所當興而或以害天下。義所當除而或以利天下。無此理義。亦無此政事。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按後世講學者多有此病張南軒所謂論道者反不切於事也學以經世不切事實不通治體豈有懸空之理義乎專理會法度則又陳君擧之學問朱子所謂永嘉事功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又繫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大臨

(伊)李覯詩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蠱也、若已蠱。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蠱尚能用管仲之理佐良

按桓之霸業以志驕而衰以相匪人而敗。其平生好內固管仲以爲不害霸者也觀詩似以管仲力能把持桓公故程子復推本於君心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猝處事

○把得地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伊)人之禀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佐良

(伊)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設教、非不

欲家喻戶曉、比屋可封也、但能使天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若曰不使民知、是後世朝三暮四之術也、謝景溫嘗說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無義理、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朝三暮四之術哉、節安

○事往往急便壞了、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節安

㊀伊武問人有謂周公營洛、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

戎之禍乎、曰書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更何疑也、周公只為犬戎與鎬京相邇、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節安

按洛邑天下中、營洛以便朝貢、非避犬戎也、立國當謀自强之道、有畏夷狄而先作退步者耶、

㊀伊成周恐只是統名、洛邑是都也、成周猶言今西京、洛邑猶言今河南府、

㊀伊孔子仕魯、所以為之兆、得可為處便為、如陳恆弑其君、孔子請討、一事正、則百事自已不得、

㊀伊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却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節安

按沈同問伐燕、孟子亦答、當時問柳下惠者、未如燕比耳、

○顏言、趙澤嘗云、臨政事不合著心、惟恕上合著心、是否、曰彼謂著心勉而行恕、則可、謂著心求恕則不可、蓋恕自有之理、舉斯心加諸彼而已、不待

求而後得、然此人之論、有心為恕、終必恕矣、節

㊀明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先生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節

按此可見明道物格知至之學、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臨大

（合）正叔謂子厚、凡越獄者、卿監已上不追攝、以其貴也、朝廷有吉追攝可也、又請枷項非也、太辱矣、其貴貴以其近於君、子厚謂若終不伏、奈何、正叔謂寧使公事勘不成、朝廷大義不可虧也、子厚以爲然、（臨大）

（伊）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凡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臨大）

（伊）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隱大）

（伊）名之曰幽厲、百世不能改也、漢之君、都是美謚、何似休著

按秦廢謚。故漢皆美謚。百代驕諂。莫不啓於秦。

（伊）蕭何大營宮室、其心只要斂怨自安、謝安之營宮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伊）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

（伊）曹參治齊、以獄市爲託、後之爲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按陳平曹參。無性命之學。有事功之學。較訓詁詞章。猶所謂實勝者。此等人作宰相。故能成西京之治

（伊）周勃入北軍、既料得爲劉氏、又何必問、若未料得、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安節）

按北軍本心。自是大槩爲劉。然當時呂氏勢亦盛。衆心未必無猶豫者。惟出其不意。猝然一問。自然相率左袒。周勃以此一問。整齊衆心。斷其疑二。非料之未定。而姑探之也。此乃老將兵機。

（伊）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胡氏本）

（　）侯仲良言温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

人豈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何如耳若宰相用之爲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胡氏本

按尹和靜甚疑此條然明道此意言之非一但或非伊川意

(伊)介甫與曾鞏善役法之變皆曾叅酌之晚年亦相聧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役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

其聧必能變之況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淳

按朱子謂此段可疑今觀其語意前後多戾既云必無損益又云必能變之若無損益何變之有既云是其黨又云因其聧豈有不論人才而但求杜人後議不問事理而但欲借人乖分以變法度者伊川必無此言顧不知彦明誤述耶抑記彦明之述之者轉而誤也此條本當去因朱子有疑特闕其所以可疑者使讀者知所取擇并可推類云

(明)伯淳言新政之改亦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决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言管仲猶能云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介甫之意只恐始爲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父道此則感賢誠意大抵伯

淳意欲從容待之如青苗且放過却爲張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介父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悉爲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羣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伯淳嘗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是仁

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爲賢習以成風非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則是爲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大臨

明以吾自思猶是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天意然據今日許大氣焰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汾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今日豈不是命大臨

明神宗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爲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

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若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淳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伯溫

明伯淳嘗言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此也伯溫

○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按介甫學術誤做法却得頭腦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大臨

明荆公置條例司用伯淳爲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語公子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

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而去伯淳自此與荊公不合伯溫

按此事安石全無家教雱敢爲是飾又敢發是言相鼠有皮人而無儀雱之謂矣義方不行於其子而能治天下乎哉明道先生責之不惡而嚴安石不內愧反含慍焉自負讀書讀將焉用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衆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他便只去人主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辯遽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革了人心爲害最甚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大臨

按晉時至以清言辟椽梁末至以萬乘捨身然而天下之士未盡從之也安石以其私智邪說決裂六經上堅世主之信設功令以取士於是天下習而安焉自古乘權講學之禍未有甚於

斯者也至南國家之禍其禍始熄譬如醫者妄用毒藥以攻病病人血氣一日猶存則藥之毒一日猶行病者斃毒乃已嗚呼可畏可畏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己者自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大臨

伊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却只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大臨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參

○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於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遂成土崩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勢各有限隔則卒不能壞今却似一箇萬頃波要起猝起不得及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

無端倪可起。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搖動、雖夷狄亦散兵卻關、恃此中國之福也、大臨

(伊)嘗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响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

(明)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曰、顥常愧此四字。時

(明)張子從言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伊洛淵源錄

(明)趙普除節度使權、便是烏重胤之策、以兵付逐州刺史。先良

(　)今許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亦須有議論、如苻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十年恣睢、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也、元豐四年用种諤沈括之謀伐西夏。大臨

(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恥、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大臨

按禦夷之道。力能制之、而不用力、故稱能容。無制之之法、何量之足云也。漢許和親、量耶、

(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

任事之際。須成敗之責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按任事致身權在我則可隨人則不可程子數語可為人臣效忠之法輕死之戒 如非軍興事務煩夥、是亦學也、按世間何事非學孔孟每就事論事但使聞者明此事之義理而學在是矣 但恐只了他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衆、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曷為而不已也、大臨

按上三條、大意皆謂西師當止、然終未明言其

於豈當時有難言者耶。議於室猶難。則又何以
責朝無言者。看來此條之言。又與前二條稍殊。
前二條專論西事。此條是因西事而論去就。
當時學者有欲從軍樹功名者。故以此止之。
(伊)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
泛舟於潁昌西河、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
見大資、其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其云、
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夷叟云、求
薦章、常事也、其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

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遺書
按古來大臣能受盡言者。武侯狄梁公而後。惟
溫公次之。任人忤終無怒意。是亦聖人無我之
氣象也。武侯奇才。溫公中才。然皆上知之量。持
國亦近是。
(伊)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
也、公曰、爲民所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釋
(伊)持國使椽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椽盆植而
匿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爲亭、而更爲
此以悅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大見之則喜、釋
(伊)范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告歸、公使人要於路、既
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爲將帥、當使士
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有之、子曰、舊
帥新亡、而公張樂大享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視帥
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
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
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廢享而須之酒食如
何、曰、無須也、武夫視酒食爲重事、弗須、則必思其

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不來、
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釋
按此誤在設享耳。設而弗須。亦未善。所設多物。
何以處之。不如廢享而須酒食。猶近於義也。
(伊)范文甫將赴河淸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
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
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典、土地
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又問只恐駭衆、
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泰

伯伍子胥二廟、今人做不得、以爲時不同。是誠不
然、只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棣
按城復于隍。易言之矣。郊特牲、祭坊與水庸、二
者。田間堤與溝耳。坊高有城象。水庸陷有隍象。
爲物至微。猶不廢祭。城隍乃保民之大者。可比
於淫祠乎。應有所報。但易像以主。
伊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亦減一人、
子曰、只聞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
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

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三人行、必得我師焉、若止兩大戶、則一人以爲
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
然、近來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釋
伊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小人之無行也、牛壯
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
屠之猶得半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
且安得芻菜養無用之牛乎、子曰、此知計利而不
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

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不善之
致也。釋
按衣食足而從善輕。人事之理。民俗善而年豐
食足。天人感應之理。夫感應獨迂也乎哉。後世
禁宰耕牛者。惜物用兼以感民仁也。
伊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
沒。伯溫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
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
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

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
責者宜愼之。恐其或有立也。伯溫
伊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嘗在蜀、與二使者遊二
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
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按泥濘則與夫益難捐矣反忍使之乎不忍之心有窮於無可奈何者此其一也長存此無可奈何之心而巳矣
二使者亦將不乘、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
晉道壁間、先生曰、毋書其名、詰其故、曰、以使者與
一關人遊、若錄客、當時竟不乘轎、亦不書名、
終

治法

〔伊〕今日所患止患不得爲、不患不能爲、大臨

按此伊川先生隱然自言其講延之意。若將相專任。又不患人之阻之。患其不能也。近世所患。尤在無公無誠。如下條所云患人不爲者。

〔伊〕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呂希哲

〔明〕扶溝地卑。歲有水患。明道先生經晝溝洫之法

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爲經晝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按養民之政無踰溝洫知其不可以猝成爲之開端以引後人一邑且然況治天下而欲速乎爲之一方無近效舉世皆棄置不爲此西北之所以多荒蕪而四海日困也撫今思古不禁三歎夫爲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爲盡。按令之爲令者知此職否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爲。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楊遵道

〔伊〕靑苗央不可行。舊役法太弊。須量宜損益。尹焞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計所收、似不足以供九人之食、然通天下計之。則亦可足。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賙捄之義、大臨

〔合〕二程謂地形不必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筭法、折計地畝、以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

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只就得井處爲井、不能成就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正叔云、如何得至十一、子厚言百畝而徹、是透徹而耕、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

裒分之、以裒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謂井議、
若有人開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子厚云、如有能者。
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幸也。按張子此心與二程同、千秋上下、但自反
不同此心者任是脩操名理高才大功俱違天德 伯淳言、井田今取民田、
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未可言
民情怨怒、止論可不可耳、伯淳言、須使上下都無
怨怒。方可行。按可不可之論本理上下無怨是論人情人情者王道之本事理在其中
矣伯子之言終包括得盡 正叔言、議法既大備、却在所以行之
之道、子厚言、其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

行於當時、行於後世一也。晒
㊀二程問官戶占田過制者、如何、曰、如文曾有田
極多、只消與五十里采地、儘足、又問其他如何、曰、
今之公卿、非如古之公卿、舊有田多者、方與之采
地多、若緊與之、則無以別有田者、無田者、晒
㊀歷代帝王陵寢下、多有閑田、推其後、每處只消
與田十頃、與一閑官世守之、至如唐狄仁傑顏杲
卿之後、朝廷與官一人、死則却絕、不若亦如此處
之、亦與田五七頃、

㊀井田、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
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
少之理。棣
㊀封建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亦窺測得分數。秦
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棣
㊀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
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
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
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制

之也、大隱
㊀有土地。種粟以養人。乃宜。今以種果實、只做果
子喫了、種糯、使之化爲水飲之、皆不濟事、
按種秫釀酒。妨損民食。自宜有制。若植果。則地
性地勢各殊。如東南山中砂地。可果而不可稻。地
此性也。西北近邊之地。濬畝澮。成水田。其旁間
植棗栗。可以禦賊騎。既佐民食。又有助於設險
之義焉。此勢也。爲治之道。非深思不周。敢因以
暢程子之說。

伊酒者、古人祭祀養老之所用、今官有榷酤、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爲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爲小充。若未能絕買撲、且只諸縣都鄙爲之、民亦利不細、

伊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出、在坟所與莊上。常合藥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事。棣

伊陝西曾有議罷鑄錢者、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

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欲增鈔價。實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鈔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役法切未可動、動之、即三五年不能得定。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蔡上

○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按律難定者正爲黃鍾之聲難定亦爲世無知音之人）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須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未爲定也、此尺是器上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若古人

身材、只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人身而定。按今灸者。量人手中指之中節爲寸。男左女右。以定其周身之穴道。即因人制尺寸之證也。然此就一人之身。定其一身之尺寸。非通行者。天下自有天然之律度。雖聖人未必全合。古來惟稱大禹聲爲律。身爲度。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

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按準繩亦盡天下之平直、以規矩準繩四者。原無大小之定數也。規矩從中心取準、取於水。繩取於虛、人無所用其意。若度量衡、則有定式矣。人得以意增減之。遂難得其正定。律管有氣而無形。故中聲愈難求。

伊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

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則不同。佐良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

○凡聲皆陽。聲大鳴則大震、小鳴則小震、胡氏本

○黃鍾牛鳴、

按牛屬土、其聲宮、有善察者。則知其有合黃鍾者。

伊 律曆之法、今亦麄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

伊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幾分、其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卻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按道體四之理氣篇內論物情不齊、亦本於陰陽虧盈、其理總發自邵子曆上

若是通理、所通爲多、堯夫皆窮味、有一萬七千二百十四、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一萬七千二百十四、非人所染畫、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蓋聲陽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

熊氏曰、聲之多少、各隨其方。天竺殆不止一萬七千。若今閩語。卽半武未及也。難槩謂少於味色。

伊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誇治平。乃本分祭天地、如
周頌告成功、是陳先王功德、非誇自己功德、廸
〔〕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
遷、所居皆言亳、猶今言京師、
按契至湯八遷、湯之子孫又五遷、商共十三遷、
今云湯十一遷、訛也、所居皆言亳、亦無是事、湯
以前皆言商、盤庚以後皆言殷。是國號、故隨所
遷而可稱、
伊 河北只見鯀隄。無禹隄。鯀堙洪水、故無功、禹則

導之而已、
伊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
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
與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
若使某當是事、不如此處置、當辨云、大河之塞、天
地之靈、廟社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
獸也、不可衣人衣冠、且若以爲一龍、不當立數十
廟、若以爲數十龍、不當同爲善濟夫人也、子厚以
爲然、師安

熊氏曰、龍不可衣冠、武一道也、若以數不可分
合。則凡爲神立廟者皆失與。
〔〕官妍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弗善也、紫芝
按法制之不善者、以一人矯之。不能砥柱也、而
適以顯國家之失、
明 今之城郭、不爲保民。從彥
伊 涑水記聞載伊川先生言、曹彬攻金陵垂克、忽
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
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

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
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
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累世不絕、翰卒
不三十年、子孫有乞匃於海上者矣、遺書補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按此分布天下大勢爲三等、辟雍選高賢爲師
以育人才。內郡專務農桑以養民、外郡習禦守
之事、然以民養兵、終非良法、必也田寨下使兵
士番休耕種而又用 本朝鹽商種粟於邊之

制。以豐其餉。厚其賞功之典。其殆庶幾乎。

○兵能聚散爲上。

○兵陣先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旋量力分外、而與敵人合、若遊騎太遠。則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自家如何。待堅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伊問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使王者行師、當如此否、曰、用兵須要勝、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之道、但湯

武之兵、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不成道我不用計也。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自合如此。師安

伊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爲、此僞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此地不可據、梟雄欺人、不可盡信、炳

伊兵强弱亦有時。在時陳許號勁兵、今陳許最近幾、不聞勁、今河東最盛、

○義勇亦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緩。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著、故得許多時寧息、大臨

伊管轄人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炳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古則用車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按破猶分也兵車重車各一乘共百人重車用二十五人推之總自百人中分出又古者行兵、在中國、不遠敵、若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計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按人日食一升半則一夫齎二人七日之糧約二斗有奇是兩人僅得一兵之用若以半月爲率則二夫各齎二斗僅供得一兵是三夫而得一兵之用也此間下助字上文下破字俱訛手之聯案令人費思一日不回、則一

日之食、以此較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知此耳、大臨

按兵不輕用、專恐傷人。若饋運固自有道。如鄧艾過師境內。豫積穀於用兵之地。則不煩運矣。孔明更能耕敵國之田。孫子又有因糧之法、患無善將。不患無善術也。熊氏曰、若大一統之世、軍行數千里而後見賊、安所得敵田而耕之、敵糧而因之乎。噫此蓋有感而言、古善禦亂者。何至調發於數千里之外。觀曹操制令可見。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未必能勝二萬人、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狥。安得不如此、元豐五年永樂城事。大臨

伊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

按人情天理、俱可究悉到十分精微。措處到十分確當。律本因情據理者也、以犯罪者大都違情背理之事。律於違背處斷之。有所不能盡與不可盡。故只到得七八分。此可心悟。難以事語。大約造律用律、可稍不及、不可過也。

伊問肆大眚如何、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按宥過無大。虞道也。眚者過之屬也。故又云眚災肆赦。後世赦之不當。以幷故而赦之。文中子言無赦之國其刑必平。愚則謂平刑之國。乃可無赦。非孔明疇與當之。況又劉璋積玩之後乎。若煩刑而不赦則亡秦之續耳。失於刑寧失於赦。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雖孝子慈孫、不以為異、更是明立條貫、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便以為深仇巨怨。乃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可不哀哉。大臨

按此宋法之太弊。漸染釋教。而忘其酷也。馴啓胡元之習嗚呼毒哉得我 朝正之。嚴立規條。

於是頽泚一滴。仍可衍諸百世矣。嗚呼仁哉。

程子詳本卷十